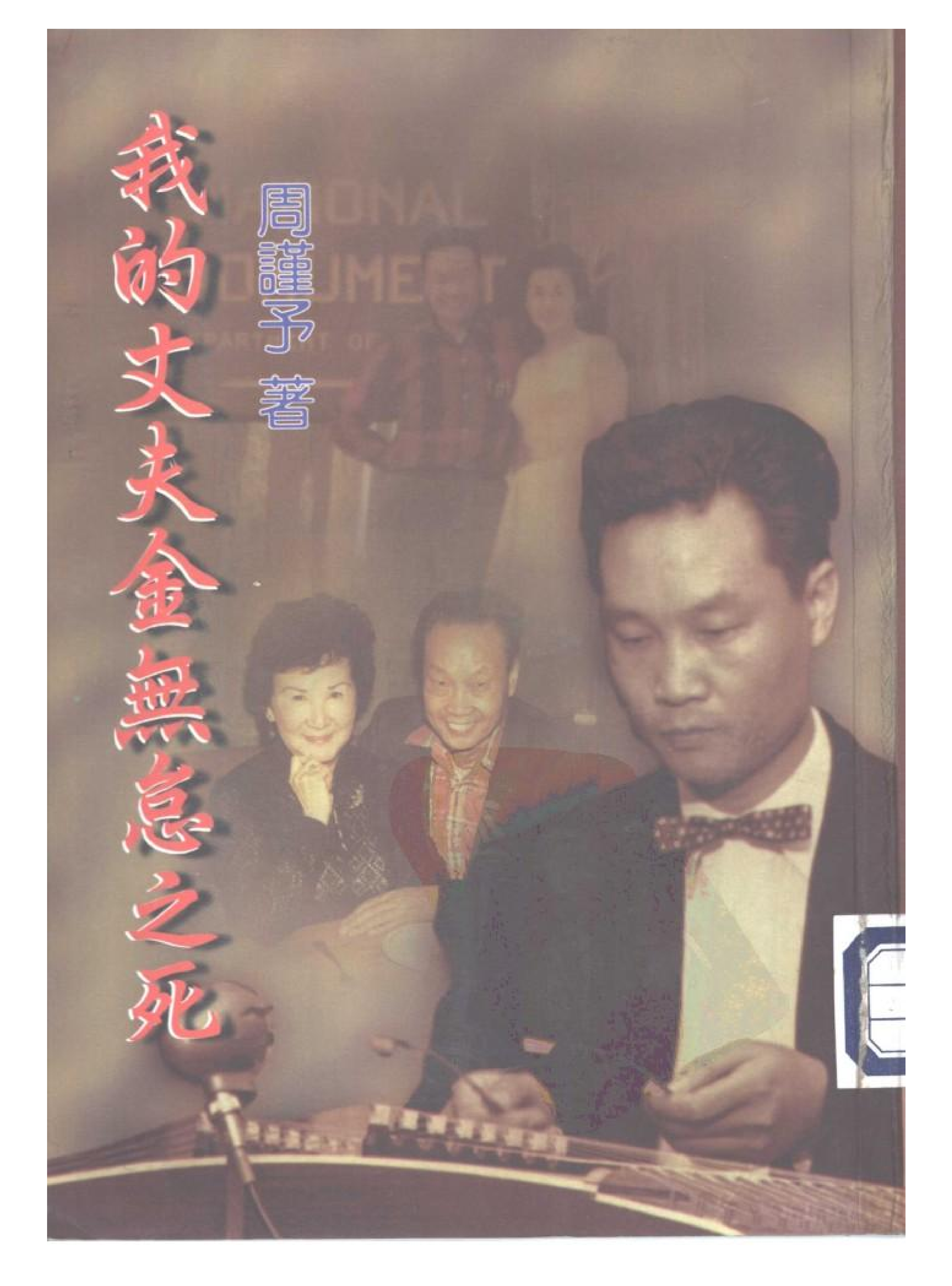

我的丈夫金無怠之死
周謹予 著

我的丈夫金無怠之死

周謹予 著



六日



一九五三年 沖繩新年晚會中表演



一九五九年 初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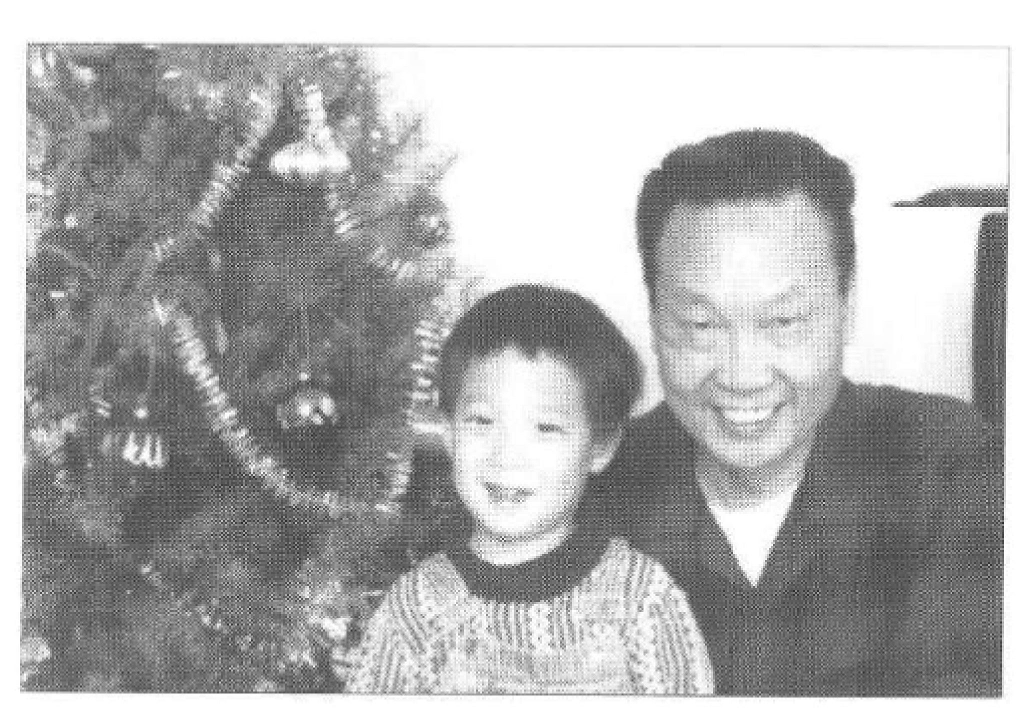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 結婚宴客合影



一九六三年 結婚渡蜜月



余熙忠伉於維吉尼亞州新居客廳合影



余無忌與孫兒蹦蹦一同過聖誕節



攝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會議室



一九八一年，徐熙忠退休時，在中情局總部頒發獎狀被邀請觀禮後，於曾客宅合影。



此照片是金無怠在維吉尼亞州亞力山大聯邦法院被控為間諜，
隨後由安全人員押送離開。

序言

陸鏗

一九九三年「九一八」，舊金山抗日戰爭史實會和矽谷中國民主促進會一些立足美國心懷神州的朋友，爲紀念「九一八」，組織公演話劇《中國人》。

幕間休息時，廣播介紹抗日戰爭史實會，並宣佈當晚到場觀劇的史實室負責人名單，提到顧問陸鏗。一位盛裝的女士像旋風一樣飄到我的面前說：「你不記得我了吧？我就是抗戰期間在重慶廣播大廈被你喚作『黃毛丫頭』的周謹予。」

那是戰鬥的歲月。我們一批年青人爲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共同爲《中國之聲》(THE VOICE OF CHINA)而戰鬥。光陰似箭。當年留著短髮的十七歲小姑娘，現在變成了年逾花甲的女太太。正如莎士比亞詩句寫的：「時間會刺破青春的華麗精緻，把平行線刻上美人的額角」。幸而謹予仍是有說有笑，明慧照人。

經過交談，我才知道她的羅曼蒂克的遭遇。她竟是轟動一時的間諜案主角金無怠的太太。與這個潛伏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三十多年的中國間諜長時間生活在一起，直到這位神秘客被主耶穌召喚而去爲止。

不可想像的是，她將近三十年和一個間諜結爲夫婦，竟被完全蒙在鼓裡。正如她所說的：「我不知道是他行跡高明，還是我麻木不仁。」她是在金無怠被捕傳媒指出金爲中國間諜以後，才似大夢初醒。接下來幾乎每天一封從獄裡寄出的情書，使她大致了解了金案的輪廓。而美國中央情報局

則遠比她早兩年半即已知道金的中國臥底間諜身份，於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在達拉斯機場對金的行李作了詳細的檢査。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紅都女王」江青的第一個丈夫，即中共派任第一位天津市長的黃敬，與江青離開後與中共黨內同志范瑾結了婚，生了個兒子叫俞強聲。黃敬本名俞啓威，是曾任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俞大維的侄子，那俞強聲就是俞大維的侄孫子。他官至中共國家安全部情報處處長，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刺激，特別是眼見其母范瑾爲黨奮鬥一生，文革前出任北京市副市長兼《北京日報》社長，文革中橫遭凌辱，爲了抗議毛澤東封建法西斯統治，於是投奔美國。爲了證明其本人的誠意，提供了金無怠長期臥底的秘密。因此，美國遠在一九八三年就對金和他的家庭作了嚴密的、不露痕跡的監視，使其無所遁形。

最妙的是，金無怠在事情暴露，身陷囹圄後，還繼續做著「美麗的夢」。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給周謹予的信中說：「現在想來，我的情節如演成大型的電影也是足足有餘。」「如我案能平反，其劇情之轟動將壓倒一切。可演電視連續劇，也可演像《飄》一樣大場面的大型電影。妳在內可以做一個主角了。哈哈……—！

他爲何會有如此天眞幼稚的想法？

原來是他認爲中美兩國恢復了中斷二十二年的關係，得以握手言歡，主要是他的功勞。

他認爲．他的一紙情報，告訴中共尼克森有意改善中美關係，發揮了奇妙無比的作用，取得了政治「紅娘」的效果。

那他又爲什麼會自殺呢？原來是他太不了解中共。竟異想天開地認爲，中共可能通過外交途徑

以他的情報對中美建交有功，要求美國將他交換或釋放回中國去。甚至荒唐到想由他的律師向法庭提出要求傳鄧小平出庭爲他作證。

金無怠顯然過高估計了自己，但他也承認「那當然不可能」。不過，他仍不死心，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給周謹予的信中說：「據一月二十六日出版的《新聞周刊》報導，目前鄧小平正面臨毛派重大壓力的困境，因他的開放政策招致了貪污腐化，使得毛派對鄧大加攻擊，一時使他難以招架。在這當兒，如爆出我案內幕，對鄧無疑是雪上加霜，說不定使鄧倒台。因此，由我（金無怠）向副總統（布希）提出，請檢察當局取銷控訴，以免促成中國再倒向毛的勢力。」

直到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法庭宣佈金無怠被控的十七條罪名統統成立，只是判罪要在一個月後，金無怠才認識到中國當局是不會救他了。他才決心讓生命和夢幻一齊終結。

兩位名作家張系國教授和平路女士一九九二年七月合作寫的《捕諜人》以金無怠故事背景，張寫虛構的部分，平寫眞實的部分，成了一部互動小說。

張系國一開始就說：「金無怠不是自殺，他是被人幹掉的。」「你想金是用盛垃圾的塑膠袋套在頭上自行悶死，這可能嗎？只要在昏迷前將塑膠袋扯破，人就死不了，要有多大的決心，才能這樣的尋死？」

平路相反地說：「我相信金是自殺。很容易理解！起先抱著不切實的期望，一旦判了『有罪』又發現沒有人理會他，自然了無生趣啦！嗨，你知道金生前一再交代，要把他與消息有關的剪報和電視訪問的錄影都寄給中共駐美大使；他們的大使館對金的案件可是從頭到尾不聞不問，追悼會上花圈都沒有一個，更甭提派人致祭了。」

這就是共產黨！金無怠到死都未能了解的共產黨。

謹予告訴我，他覺得《捕諜人》到底是部小說，雖然平路訪問過她，她也爲他們提供一些有關資料，但給讀者的印象可能恍恍惚惚。她，作爲跟金無怠近三十年的伴侶，有責任盡可能端出故事的全貌，爲冷戰時代的悲劇留下一個眞實的紀錄。而金無怠獄中所寫大量的信件，「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多少可以幫助讀者了解這一時代的悲劇是怎麼造成的。

借用張系國教授在《捕諜人》結語中的一句話作結：

生者和死者，在衆星燦爛的夜裡互相擁抱！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於加州

序言

張紹載

和周謹予認識是在一九五〇年的暑假，我們同時參加了中國文藝協會與台灣省教育廳合辦的「文藝研習會」的戲劇組。那時的組主任是後來因導演電影「獨臂刀」而享名且打入國際市場的張徹。講師中有國寶級的戲劇大師齊如山先生，現在常說的：「京戲是無聲不歌，無動不舞。」就是齊大師在四十多年前最先說出來的。還有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銀幕第一大壞蛋」袁叢美先生。但袁先生講課一點也不壞，而且條理分明頭頭是道。還有台灣電影製片廠廠長王紹清先生，記得他講「戲劇的眞善美」，操著濃重的四川口音配合各種手勢表情講：「美景是美，美人是美，美鈔也是美！」講得學員都哈哈大笑。漫長的暑假在還沒發明冷氣的亞熱帶台北，我們每週六天，每天六小時的密集研習得津津有味。結業時大家決定公演舞台劇。編劇、導演、劇務、演員、化妝、服裝、佈景、道具、燈光、音效、以及編印說明等，全由學員擔任，張徹主任從旁指導。那次被選爲女主角的就是周謹予，所以全班幾乎沒有不認識她的。

文研會雖只兩個多月的相處，因大家興趣相投，結業後仍每月有一次聚會。多數的聚會都是在周謹予家。周是班上唯一結婚，故而大家都稱其爲周大姐。每次在周大姐家聚會，都是她親手燒菜招待這些弟妹們。

周謹予是中國廣播公司首席播音員，負責每天的新聞主播。後來我也參加了中廣的廣播劇團，每星期六晚八點的廣播劇一半以上都有我參加，與周大姐見面的機會就更多了。彼此也就更熟識

了。周大姐待人一向是一片眞誠。熱心助人，主持正義，即使有人背信她，她也是一笑置之。

周大姐有用不完的精力，上班外寫作、進修、演戲，以及招待客人，從來沒聽她說過「累」或「倦」。她做事認眞，力求上進。

韓戰期間周大姐被派去東京加入聯合國軍之聲，在東京及沖繩向大陸廣播。文研會的朋友在我家舉辦的惜別送行餐會，這一別就二十多年失去音訊。九年前在一次舊金山中華聯誼會的晚會上快要散會時，突然一個很熟的聲音叫我，才又見到周大姐。周大姐仍是口若懸河淘淘不絕，金卻沈默不語。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金，也是最後的一次，沒想到他竟然是轟動世界的人物。

在周謹予這篇文章中都有詳細的報導，而且每一章都是眞實的記錄。正因爲金是眞的，所以不像編造的偵探小說那麼曲折離奇與高潮迭起。文章裡暗示了法律的無情，也暴露了名律師的唯利是圖；由於連續的不幸與感情的傷痛，文字間倒插筆中的倒插筆很多，眞誠的表達出其文章的特色。但慢慢看下去會使人覺得一章比一章緊張，一節比一節有出乎意外之筆，最後結局竟是一個難解的「謎」！留待讀者們各自去推斷吧！

世事浮沉如夢，人生幾度悲歡

董桂因

爲謹予女士這部書寫序，眞是百感交集難遣，千思萬緒難翦。待提起筆來，始覺出心中況味惟一個苦字；因爲，這段緣起有位關鍵人物，不能不說。

——九四年仲夏，一個午后，報社同事也是情誼甚篤的好友劉玲，將一疊厚達三百餘頁、近四十萬字的文稿放在我桌上；「金無怠之死」幾個字入眼，幽冷而驚心。

劉玲娓娓的憶述著當年她採訪這樁新聞的始末，言語間頗多感慨。「金案」事發於八五年寒冬，經媒體競相報導後，震驚僑學界，撲朔迷離的案情，格外引人關注。及至八六年初春，與事件相關的傳言甚囂塵上之際，案情卻出人意表的急轉直下，金無怠在獄中以「自縊」結束生命，爲他與塵世的一切，圈上了句點，惟把多少問號與驚嘆留在人間。

歲月悠悠，一壞黃土雖然掩埋了謎一樣的金無怠，卻沒有塵封一位多情女子的今生情緣，八年後，謹予女士寫了這部書稿。

「很有故事，妳會喜歡的。」

於是，我將厚重的文稿捧回家中。大約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每天在編務之餘，夜闌人靜時分，慢翻細讀，隨著謹予女士的筆，識得了那被金無怠喚著「小魚」的癡情女子，也走進了一幕幕人世的悲歡。

劉玲說對了：我的確是喜歡。

謹予女士的文詞婉麗，眞情流沛，每每令我讀至動容，掩卷還不得將息；它不單單是謹予女士生命歷程的回憶，更是一部塵世恩怨情愁的夢覺錄。

然而，書稿是以金無忌之死爲基調，渲展陳鋪著謹予女士一生的遭逢與轉折；眞情固然感人，文字功底不弱。但是，須由豐實的寫作歷練與技巧，方能駕馭如此龐雜的架構，否則難免格局受限，流於繁瑣冗贅。這部手稿頓然成了我心中的難題，若要刊載，必須費功夫刪改。

我在電話中對謹予女士坦言。她也毫不避諱相告，文稿寫就之後，兩年來，幾經波折，輾轉交託給劉玲，是絕望前的最後一試。心力交瘁與蒼涼之情，溢於言詞。

「多少往事，多少的愛，多少的恨，多少的歡樂，多少的震驚，多少的無奈，多少的眼淚，多少的沉痛！」謹予女士手稿中的這段低迴，不斷的在我腦海中激盪。她全權託咐，我明知不易，卻終究承下了這一諾。

「金無忌之死」在我的書桌上又攤了兩個多月，不知道反覆讀過多少遍，刪掉數萬字後，以「我的丈夫金無忌之死」爲篇名，從九四年十月十七日開始，在國際日報的副刊上連載，至九五年八月七日結篇。値得欣慰的是，這期間頗多回響，也有不少讀者來函託我轉寄謹予女士。

九六年，聖誕節過後未幾，謹予女士來洛城訪友，始有緣謀面。猶記得初見的感覺，眞如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所寫——「經歷了多少悲歡離合，仍要像身上沒有故事」一般，謹予女士給我的印象是淡靜而嫻雅。

如今，這部回憶錄成書在即，謹予女士將「我的丈夫金無忌之死」的剪報寄來，託我寫序。同樣是厚厚的一疊，同樣是夜闌人靜時分，燈下細閱，竟有彷如昨日又像隔世的觸動。看著、

翻著，那版面，那小標題，我爲眞情寧耗心思——

「初次交談便一見如故」、「再見方覺兩情漸濃」、「經過離別才知相憶深」；把一段沖繩島初識、西雅圖定情、誓盟的刻骨銘心之戀串起。

金無怠因「間諜罪」嫌而身繫囹圄，「小魚」的景況是「咫尺天涯淚眼望他」、「冰雪之夜驅車圓夢」、「魚雁往還互寄心曲」、「萬般思念與無邊孤獨」；庭訊之後，是「聆聽宣判天崩地裂」、「斷腸人掛記牢中人」；驚聞噩耗後，小魚「伸手撫摸那冰冷的面龐」；緊接著「守著靈柩不忍離去」，「蓋棺聲中始知後此永訣」；隨之——入土——獻上最後一朵玫瑰。

謹予女士在手稿中寫道：「我敘述自己的故事，並無他圖，只是告訴讀者，在這段歷史過程中，有這麼一個故事。」若是心願，便已得償。

收攏剪報，想到如今臥病床榻與癌症拚搏的劉玲，不由得不慨嘆；這部書稿，當年由她轉交，眼見絕處，竟逢生機。這樣的緣起，讓我幾度執筆時，心情比心思還亂。

這序，寫得我苦；直如大夢一場。

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於洛城隨緣居

播音員、情報員傳奇的愛情

劉 玲

一九五一年，蔣經國在台灣主掌國防部總政治部，特別從「中國廣播公司」中圈點了一名年輕女播音員，派到日本，在NHK爲「聯合國軍電台」擔任「韓戰」時期的「心戰」播音，結果，這位「黎明小姐」甜美的聲音，感人的呼喚，讓身居戰俘營中一萬四千個戰俘選擇了「投奔自由」，選擇了「一條心，到台灣！」也造成國民黨遷台之後，在「對匪作戰」上最大的政治勝利。這位「黎明小姐」，就是現居北加州的周謹予，前美國中央情報局華裔工作人員金無怠的妻子。

一九八六年的三月，金無怠以「背叛美國，提供情報給中共」的罪名被捕，關在維吉尼亞州的監獄，並於次年二月二十一日「意外」死於獄中，造成國際間重大的間諜悲劇，轟動一時。

八年以來，周謹予從華府遷來加州，隱居在北加州菲利蒙的小鎮，沒有人認識她，沒有人知道她當年的輝煌及這八年的哀傷，她娓娓地說：「雖然現在還很難忘廣播生涯，卻不輕易去挑起陳年往事，那一些光輝繽紛的歲月，已經塵封太久了，反而，八年前賴瑞（金無怠洋名）的死，那種痛心、疑惑，一直塡滿了我的心。」

刻意忘記「黎明小姐」的歲月，卻拾起了筆，回憶那一段與金無怠相伴、相知、相愛的不平凡婚姻，以及周圍的不平凡事件，周謹予完成了心願，她描述了一位情報員的家庭，情報員的愛與恨，前情後戀，以及屬於故鄉與屬於國家的抉擇。

周謹予的一生，是一部「瓊瑤式」的連續劇，高潮迭起，曲折、複雜，光是她與金無怠的婚

姻，就相當「勇敢」了，各自從婚姻中走出來，再尋找眞正的知已，重新開始，只追求屬於個人的世界。中年再婚，捨下了子女，捨下原有積蓄，這並非許多人能夠做得到的，而周謹予，卻爲了「愛」，瘋狂地跳進了火窟，甘願接受來自四面八方的責難，甚至金無怠死後，仍有許多流言伴著她，沉默八年，她終於出現，用她的筆，她的文章，而不是「黎明小姐」柔柔軟軟的聲音。

抗戰期間，周謹予在重慶國際電台擔任播音，那是個以短波向世界播報中國戰區對日戰爭的成果。這位在東北大學演話劇而走紅的「小妮子」，在戰爭中期嫁給了青梅竹馬的男友，在接收公賣局局長的鼓勵下，雙雙到台灣，一位留在公賣局，她，周謹予被派到女子師範任專任教員兼出納主任，又時兼發學生代金。又同校長接收了女師附小與第四女中（二女中），並爲戰後的台灣同胞教他們國語。

在重慶她生下兩男一女，除了金無怠，周謹予不願提前夫的名字，她說：「我是金無怠的妻子」，至於與前夫離婚，周謹予也說：「那是不得已，人各有志」，她補充說：「跟金無怠結婚是跟前夫離婚兩年之後的事。」

「我自己有二男一女，無怠也有二男一女，我們的孩子相處的都很好，這才是最大的安慰……」

周謹予目前與朋友合夥開了一間小小的卡片禮品店，她雖然見過很多講究的首飾，但是，她最愛的是金無怠在大陸剛開放時，在北京買回來的一條金項練，下面一枚翡翠墜子，一枚翡翠戒指以及用十枚翡翠鑲在一起的手鐲。她說：「這是無怠跟我結婚以來，第一次買東西送我，也是唯一的禮物。」這些冰清玉器，幫助她靜心、淸心，渡過哀傷的八年。而身上一枚金質的鷄心墜，放著金

無怠與她的照片。一直都掛在身上，周謹予仍然有著另一個時代女性的執著與對傳統紀念物的難捨。小鷄心墜，也出現在許多她與他的生活照中，它們是與謠言、謎語、傳說無爭的存在。

關於金無怠的傳奇一生，以及生前死後的種種，周謹予將在「我的丈夫金無怠之死」中詳細記述。歡迎讀者一起從文中思索一個情報員之「愛」與「死」。

寫在書的前面

羅孚

開始注意到金無怠這個名字，是我還在北京被「軟禁」的時候。

一九八五年底、八六年初，我還是一個監外服刑的囚徒。被判刑十年後雖然即刻得到「假釋」，仍在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三年當中，處予「監視居住」之下，不能回歸香港，只是在北京和大陸就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忍受著「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的情味。

我至今還不知道，杜鵑聲到底是怎樣的，但卻知道，「不如歸去」就是杜鵑聲，當時我的心情就是不如歸去。得了一定的自由，卻想回到有著更多自由的香港。我的一定自由中，有著可以看到香港報紙的額外自由。這不是官方的許可，而是一種偶然的機緣，使我每天都可以看到。而且當天晚上就可以看到了。

一天，忽然從《明報》的副刊裡看到一篇文章，建議不妨把美國監牢中待審的金無怠，和在北京監外服刑的我作一個交換。文章的作者是我認識的哈公，他是以寫怪論出名的。這篇東西正是他的怪論專欄裡的怪物。我看了當然是付之一笑，苦笑。但也禁不住想：眞能把我交換出去那就好了。我當時眞是歸心似箭，而我能從「假釋」走向眞釋，爲期還有七年。

就這樣，我就對金無怠有了印象，我就想到了常言道「金不換」的說法。

後來我又聽說，北京的國家安全部有一位局長級的官員出走了，去了美國，正是他把金無怠出賣的，因爲他是牽涉到對美國的敏感活動的一位主管。而他，又是江靑的前夫黃敬的子侄。一御

醫」李志綏若干年後又洩露了一個秘密：黃敬的晚年是被嚴酷的「階級鬥爭」驚駭得神經失常而死去的。

這是後話。當時的冷酷的現實是：金無怠突然在獄中自殺了。一個塑料袋、一條鞋帶，就送了他的命。有人是懷疑這樣的「自殺」的。

傳出的信息是：他承認自己是中共的間諜，但中共並不承認他。他曾經希望把他交換給北京，這從他引述美國和捷克的一宗間諜交換爲例可以看出。在他的想像中，他的信息促成了毛澤東、周恩來和尼克森、季辛吉打開了華盛頓和北京交往的大門，也促成了鄧小平和卡特後來決定的正式建交。顯然中共並不如此看待這些發展，以致最後落得「金不換」。使得「金無望」，終於促成了這自殺的悲劇。

我們沒有任何內幕，只是根據一些表面證供串聯成這樣的一個雙重間諜的故事。故事還牽涉到朝鮮戰爭、中央情報局、香港、沖繩……

這是一個大時代的故事

這是一個間諜的故事。間諜故事又往往是有愛情故事作伴的。這裡也有愛情故事，而且是由當事人的愛情伴侶寫出來的，也就是這本書了。

我們沒有機會認識寫間諜故事的金無怠，卻有機會認識寫愛情故事的周謹予，有幸讀到她寫的金無怠的故事。

我們不想對金無怠的間諜故事說三道四，這牽涉到最不講情義的政治，而且又往往翻雲覆雨。也許有人不等話說完，就會反問：難道愛情故事就一定有情有意？而且，翻雲覆雨的事情還少麼？

這倒是的。就是從周謹予寫的愛情故事看來，就可以看到一些負面、負心的人和事，始終屬於「忠貞之士」的只是她這位女士。在沒有發生間諜故事以前，她就已經爲愛情故事含苦茹辛了。間諜故事如山壓頂而來時，她就更有了雙重的苦辛。但她都一一抵受住了，在最容易改變的時刻，顯出了她不變的忠實，這就更難得了。我們也不想對金無怠的愛情故事作什麼評說，但卻不能不對周謹予，不變的感情表示敬意。她又一次以自己的故事證明了人間有情。雖然只是「又一」，也是應該敬重的！

讀到她寫的這本事時，我忽然想起了《僞自由書》，魯迅的一本著作的名字。這本來是毫不相干的。這本書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金無怠、周謹予夫婦兩人之間傳情的魚雁。金無怠在被捕待審以至出庭期間，天天都寫信給周謹予，而周謹予也是每信必覆，天天都有信寄到牢獄中去。這就構成了別開生面的「兩地書」。《兩地書》也是魯迅和許廣平互通的信簡，我爲什麼不首先想到《兩地書》卻想到《僞自由書》呢？因爲我感到金無怠、周謹予之間，天天傳來遞去的，是「眞自由書」。我們從來沒有想到，一個成爲囚徒的人，居然還有這樣大的自由！不但可以天天收信，更可以天天寫信、發信，毫無阻礙。他寫的信又似乎是並沒有人檢查的，命令你哪些可以寫，哪些不可以寫，而是任你自由自在地寫，和一個完全享有自由的人一樣，自由地抒寫，這樣的自由我們一般人固然想不到，當事人的金無怠、周謹予一樣也沒有想到；這眞自由！原來在美國，一個人在法律面前，除非正式判定有罪、處刑，他是只能被視爲無罪的。他的自由不能被制奪。這眞自由！這樣的書信還不是「眞自由書」麼？

人在監牢，生活待遇之好就更不用說了。待審的固然好，已判決的也好。以前香港人開玩笑地

把監牢稱爲「皇家飯店」，美國監牢的情況，使人感到才眞有些像是飯店，雖然不是高級的，卻好過一般底層的窮苦人家。時時有進了監牢就不願出來的人，這已經是不是新聞的新聞了。當然，這並不表示美國監牢無黑暗，牢獄暴動也是時時都有的新聞，事情往往是有兩面的，問題是居然還有這樣好的一面，好的生活待遇，以至天天寫信的自由，這卻是題外話了。

這是一本奇特的書，這是一本眞實的書。這是一本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會有它而我又會爲它寫一點什麼文字的書。至於是不是喜歡它，這個答案就要由讀者你們來說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於金山矽谷

不論他們生前曾是叱吒風雲，還是沒沒無聞，
不論他們對人生播下了豐收的種子還是顆粒無收，
但，人生的道路上曾留下過他們的足跡……

多少往事，多少的愛，多少的恨，多少的歡樂，
多少的震驚，多少的無奈，多少的眼淚，多少的沉痛！
如今，生死的兩個世界……

目　錄

二 人生之旅

三 東風無力

四、疑雲未散

一

晴天霹靂

墓園

美國西岸的加州總是那麼生氣盎然，吸引著各地的遊客，連美國的人民，都以加州的充滿開拓豪放的傳奇，令人舒適的氣候，四季不衰的繁花，情有獨鍾的海岸，以及蔥郁的山巒而自豪。但是，我更嚮往加州的寧靜。

自從我踏上新大陸的土地的時候，就是加州張開雙臂接納了我。那時，我是懷著無限喜悅和憧憬，準備開始新的生活。

好像經歷了萬水千山的跋涉，了結了萬般繁雜的事務，來到生活旅遊的一個暫時的憩歇點。我深深呼吸了加州溫馨的甜美空氣，編織著在聖塔羅莎的生活的起點。

現在，我又回到了加州。

但是，我這次是走進了帕拉阿圖市的奧塔瑪哈墓園。

我的丈夫金無怠在這座墓園裡永遠安眠。

每年的二月二十一日和聖誕節前夕，我都來到這裡。無怠的子女們，有時是我的摯友們，陪我踏入墓園。

每一年，在這兩個日子來到之前，我的心總是猶如荊棘般的刺痛。我常在居室內踱步，或是佇立窗前，凝視遠方的山巒，聽不見四周的聲響，心中是一片蒼白的空虛，有時腦海裡出現一幅迷宮圖一般的茫無頭緒的畫面。

我曾無數次地嘴裡叨念著：「爲什麼？爲什麼？無怠爲什麼如此撒手而去？」

在這兩個日子裡，不論是無忌的子女們或摯友們堅持陪同我去掃墓，我都希望獨自有一段時間給我與無忌盡訴心曲。

子女和摯友常常以不安的眼神凝視著我，不放心我獨處時陷入苦思冥念的淵藪之中。他們親睹過我和無怠生離死別的情景。我十分感謝他們由衷地叮嚀和關愛。他們和我一樣經歷了生活中的巨變與生離死別，我曾和他們一起承擔了命運的突襲。

我也一樣愛護他們，我總是接受了他們的陪同，讓他們也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情誼。

但是，每一次，我總是比他們早到一小時。

我捧上一束鮮花，輕輕地放在無怠的墓前。佇立著，我每一次都要輕聲地說：「無怠，我來了。」

我的輕語是怕驚醒了他的安眠。我會坐在墓前，撫摸他的墓碑，環視墓園四周。

墓園是寧靜的，偶爾，有一陣低低的沙沙聲，特別在加州連續五年乾旱無雨的時節，也許其他地方呈現缺水枯黃色，但墓園的管理人員特別解釋葬於斯的人們希望安眠在碧草叢中，得以永恆的安靜，不論他們生前曾叱吒風雲，還是默默無聲，不論他們對人生播下了豐收的種子還是顆粒無收，但，人生的道路上會留下過他們的足跡。他們應享有一片寧靜的土地，我看到匠心獨具佈置的墓園，無怠也安眠在這裡，我的心中泛起一種難言的慰藉。

一九九二年的這一天，我一如往昔，抬頭看看天空，一片蔚藍，這年的冬天一直大雨不停，使人心中蒙上一層灰色的陰霾，可是今天卻出奇地讓人寬慰，我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情懷。

我常常自問：「天意何在？命運何在？」

多少往事，多少的愛，多少的恨，多少的歡樂，多少的震驚，多少的無奈，多少的眼淚，多少的沉痛！如今，生死的兩個世界。

天空與大地包圍著我，我好像進入混沌之中，不知身在何處。湛藍色的天空深遠無涯，四周如此靜謐，偶然遠處有兩聲停車的響動。

在天幕上我看見的是：在沖繩的一次舞會，記得那時的我，雖然已工作多年，生活的情趣是多樣的，工作可以說就熟駕輕，大可不必在夜晚去多思工作，自然和平時呵護我的、志趣相投的同事們到舞會上去排遣工作時的緊張和呆板，和同事們天南北地談些無關緊要的閒話，或者活動一下身手，換得一夜沉睡，翌日可以抖擻的精神進入工作。

那是一段充滿職業衝動的年歲，我雖然拖著一日工作的勞累，和同事們一起開始一如往昔又充滿新鮮的夜晚。就是在這時，我和無怠邂逅。我常常思忖：是命運把他送進了我的生活？

在沖繩的一段日子，我不僅與無怠相識，他竟然是我三姐的燕大同學，我還認識了他的妻子。決定我愛情生活的西雅圖之行，也好像有一隻命運之手在冥冥中有所安排。

一九六三年，國際博覽會在西雅圖舉行。那時，無怠已奉調到北加州的聖塔羅莎工作。我們都十分難忘在沖繩相識的情懷，他熱情邀我來美國相聚，那時，我們心中被愛情填得滿滿的，好一杯醇酒，讓人心醉。

一九六三年的內華達州的雷諾城，如今是加州的名城了。在那時，我們幸福地在牧師面前，彼此顧盼那決心永相廝守的目光，心中想大聲叫喊，但嘴裡卻溫柔地輕聲說道：「我願意。」

兩人同駕的一條船，當然比獨自掌舵要好得多。雖然我們雙方都有子女贍養，但，那時正是勤

奮努力的人生旅途，幸福的日子讓人忘卻生活中的波折。我們度過了六年平靜而幸福的生活。我在他因工作勤奮而獲得嘉獎時，以驕傲的心情與他分享榮譽與歡樂。除了陶醉新的生活外，我那單純的心只要使自己全力成爲一個好的主婦，就心滿意足了。

無怠由聖塔羅莎奉調到華府。高層次的生活環境，必有一番新的生活安排。我一直被大大小小的家事緊緊纏繞。幾年的正常居家的日子，無怠總是有做不完的工作，他在書房裡可以待上幾個小時，有時會沉思緘默無語。他總是自己仔細經營他的財產，我每月只管他給我的生活用度，我心中十分歡喜他的照顧，以免自己最怕的算計錢財。我們曾和親友歡度過無數愉快的夜晚，他竟能迅速學會牌藝，有時令人驚嘆他的精湛技藝。

在華府的時日，我們曾接在加州的長孫來到我們膝下，與我們度過櫻花燦爛的春天和白雪紛紛地聖誕夜，無怠會如同孩童似地和孫兒嬉戲。直到他身陷囹圄許久，才讓在我們身邊成長的孫兒得知他的事件，孫兒痛哭傷心而難以接受。

無怠對其侄輩的關心，許多友人嘆爲觀止。

我在墓前，凝視遠空和碧茵草地，我好似在無怠的安排與陪同下，曾經漫遊過一些國家，我曾饒有興趣地觀賞不同國度的美不勝收的景色。那時的我，豈會設想他眞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擁有別的企圖？

我在事變之後，曾努力回憶在香港時，我去購物，他去何處了？我去大陸憑弔我那童年的遊伴和我哥哥的不幸遺骨之際，無怠爲何留港不與我同行？

墓園裡輕輕吹過一陣微風，我好像從遙遠的夢境裡醒來，稍稍感到一絲涼意。我覺得心中好像

有一方塊壘，它緊緊地凝固，讓我喘不過氣來。

一九八一年，無忌從服務處退休了，我曾爲他能夠與家人歡聚而高興，因爲我總是看見他埋頭筆耕，把自己關在書房中，替他感到辛苦，如果無工作負擔，可以身心舒展一些，可是，他卻興緻勃勃開始新的課題。

他出生燕京大學新聞系，抗戰烽火自北向南推進，使他再入燕大時，燕大已遠遷巴山蜀水的成都了。也許他對母校仍然情深義重，他爲推動燕大的復校的工作而奔走。同時，依然興緻盎然地去旅行。

也許由於他出身於皇族，家族重視培育子女，在此後的年月裡，他從中國陸續接出了他的子侄和甥男。爲他們能夠在自由民主的新大陸拓展生活的坦途，免除這些可造就的子侄們重蹈其父輩在中國所度過的艱辛、坎坷的覆轍。

我對他晚年有如此寄托，深感愉快。可是，在這幾位無忌悉心呵護的子侄中，出現一位女子，她的到來使我們平靜的生活，猶如「吹縐一池春水」，開始有了變化。

無忌好像變成了我不再相識的人。言談的支吾，欲蓋彌彰的行動，深夜的匆匆外出，相對的木訥無言，掩飾不周的電話對談，以至於在停車間不顧我的勸阻，橫衝直撞，不惜輾過我的肢體而迫不及待地趕去會晤他心中的情人，在場的左鄰右舍驚愕得要打抱不平。

我們婚姻生活墜入暗無天日的淵藪。我曾迷惑不解，常常垂淚自問：一、二十年來我做錯了什麼?昔日的溫情蜜意到哪裡去了?艱苦耕耘的生活，怎麼會被外來的一雙手，揉成紛紛碎片？

我墜入五裡霧中，終於日苦思冥想，希望得出一個答案。特別如我這樣的女子，此生歷經了事

業、生活、婚姻的坎坷旅程，沒想到在晚年，遇此意外的「第三者」。

以我一向與人善處，爲他人多想的單純性格，的確一時難於尋覓答案。我不得不承認，我對無怠雖耳鬢廝磨，有過二十多年的朝夕相處，但，我冷靜地深思，我到底對他的靈魂另一面是一無所知了。二十多年的感情生活竟然毀於一個陌路女子之手，我的心凝固了。

我的至愛親朋見我形骸消瘦，精神沮喪，也許他們早已知曉此事的端倪，難於啓齒，讓當事人如同蠢人一般自我欺騙，空無實言的慰藉是殘酷地對世界上怨偶的丈夫或妻子的錯誤誘導。好在，我的經歷、性格指導我應該做出抉擇。

我曾經三次向我的律師表示了我的決定：我要離婚。

無數次的表白、長時間的乞求原諒，自我的檢討，歸正的行動，熱淚盈眶的默默無言，女人的心是柔軟的，心中有太多的原諒，太多的美好回憶，太多的不忍破壞現實來之不易的生活，我終於原諒他的不軌外遇。以大海般的心懷，讓他回到我的身邊。

我提議，讓海外的新鮮自然的空氣洗滌我們心中的陰翳。我們到歐洲旅行去了。

墓園的碧草，經過陽光的撫育及日前的幾場大雨，好像爭先恐後似地舒展手臂，散發出陣陣的溫馨，我好像剛從一陣風暴中醒來，情不自禁地撫摸著碧草，我輕輕地問道：

「無怠，可記得我們在荷蘭所見到的如同酒杯一般的鬱金香？讓我們舉杯再次慶祝第二次蜜月旅行。」

尼斯的清晨，讓我們沐浴在潔淨的光環中，好像生活剛剛開始，那時，我多麼希望永遠如此寧靜，好像世界上僅有我們兩個人。巴黎的美景是令全世界的人們讚賞無比的，但我更留戀我們在巴

黎塞納河畔漫步和艾菲爾塔上的眺望，我們無主題的閒談，彌合了前不久的裂痕和遠望了未來。

特具文化氛圍而火精雕細刻的歐洲氣質給予我們的生活內涵。我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我們深深地陶醉在新的生活起點。我開始忙於一個主婦應盡的職責，悉心照顧無忌的生活起居，一如往昔從不打擾他的工作，由他將自己關在書房裡，做他自己的事，我也如常的和我的友人歡聚。

等不到的最後的晚餐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作夢都沒想過，我會遭此晴天霹靂。我迷惘、震驚，頭腦完全一片空白，血液都停止了流動，全身冰冷，雙手顫抖，喉頭緊縮，欲說無聲，欲哭無淚，我手足無措，猶如太空的飛物砸到我的頭上。

無忌在應該回家晚餐之際，毫無信息，後來，他來過幾通電話，只說因有會議，晚些回來，我耐心等待著，我們一直是盡可能晚上一起進餐，這是我們每天的固定日程。

時間滴答逝去，我走到窗前，已是萬家燈火，急歸的車流和街燈耀眼的閃爍，平日，我也常常臨窗而立，心中默默暗想著，多少家人擺好了餐桌，期待奔波一天的親人歸來圍坐桌邊談笑進餐。

我在接到無忌的一次電話告訴我不必再等他晚餐了，我看到桌上的菜餚早已冷了，我也餓過了時辰，坐在沙發上呆呆遐想，似睡非睡之中，聽得一聲門鈴叮咚。

進來的是不相識的二位客人。

無忌被捕了。

我不知道此後的日子我是如何度過的，驚愕的震顫，莫明的害怕，萬般的無助，可怕的空虛。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無怠做了什麼？走投無路。但是，我一定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接著，我尋找律師，無怠的子女由加州飛來，我平生第一次進監獄，出席法庭旁聽，每天期待的通信、奔波與磋商……我經歷了一生最可怕的日子。

我常常想到我做錯了什麼要遭此劫難？我虔誠地禱告，希望命運給我指出一條道路。

自從我們之間婚變到諒解，已使我精疲力竭，好端端地努力彌合裂痕，正在恢復感情創傷之際，又遭此重擊。

我一向以寬厚待人的心懷暗暗告訴自己：儘管無怠曾做過對不起我的錯事，在他身入囹圄的時刻，我忘記了一切不快，一心只想以眞心諒人，爲他做一個妻子應做的事。

聖誕節過後，一九八六年的新年來臨，接著中國的春節也過去了。可是，我雖然心有虔誠，命運並沒有賜與我任何希望，相反，讓我承受了更加嚴重的打擊。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早晨，我眞的欲哭無淚，驚呆得如一座石雕。無怠在拘留所中以塑膠袋繫上鞋帶套於頭部「自殺」了！

再次的晴天霹靂！

我又一次昏厥了。

我陷在生離死別的悲境之中，耳鬢有窒息般的抽泣聲，我每次想到此時此景，恨不得大聲哭喊：「我有何罪？遭此天譴？」

藍天依然無恨，輕風依然吹拂大地，青草依然低垂，輕輕搖曳，我問天，問地，問青草，問無怠：「爲什麼走此絕路？」

美石一身黑衣，鹿石臉色寧靜早已站在我的身旁，恐已多時了，不忍心驚斷我的遐想，他們愛父親，在巨變之中，我和他們兄妹增進了解和相互關懷，他們深知我的巨痛和悵惘與無奈。

我回到了自己的時空，我有些不知所措和歉疚，無意識地整理一下花束。

「我們都來很久了，回去吧！」

美石避開視線，不直視我的面龐，她可能害怕不能自持而淚滴湧出。

「是的，該回去了。」我喃喃地說。

有幾次，我從遐想中轉來，總是自己絮絮地說：

「怎麼回事呢？」

「爲什麼走到這一步呢？」

「告訴我，告訴我，爲什麼？」

我最後站起來，佇立片刻。我還是迷惑不解，人生的旅途會有終點，怎麼會選擇這樣一步，給自己的生命打上句號？

「無忌，請你告訴我，你所思、所想、所見、所聞。讓我在將來長眠於你的身旁之前，明白地知道這個謎團！」

「無忌，請你告訴我，你在拘留所給我的長信，充滿了對人生的企望，訴說了你對人生的哲理，對鐵窗的日子還安排得井井有條，甚至一一如平時瀟灑的詼諧語氣，一再重複讓我不必悲傷。在字裡行間，沒有任何端倪，怎麼令我和子女們想到你會走此絕路？連隻字片語都不肯留下？在你訣別前夕的信中，還有條不紊，字跡端莊地爲我設計日常生活？難道你臨走之前，心情那麼平靜？

我不解、我迷惑。直到此時此刻，我心中的問號誰人可解？」

美石和鹿石以深深關切的眼神凝視了我，他們兄妹和我共度了最淒涼痛苦的日子，承擔了意外的打擊。我想，他們的無語沉默之中，同樣有一個難解的謎團，心中不知也有多少爲什麼？

墓園的靜謐，青草依依，好像隨風輕輕飄來，一聲呼喚：「小魚！·小魚！·」只有無怠這樣呼喚我。

我猛然回首，除了湛藍的天空外，除了那一束鮮花陪伴著他，一片寧靜。

魂兮歸來！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維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大市，感恩節的氣氛越來越濃，不僅在超級市場或店鋪已呈現了節日的應時物品，小南瓜和帶葉的玉米，黃澄澄而踏實的瓜瓣，紫赭色的珠粒擁著成熟的乾葉，給人們以豐收的象徵，回憶開拓新大陸的祖輩，怎樣在槍林彈雨中，獲得了土地，種出繁衍子孫後代賴以爲生的果糧和養了禽類。是的，感恩節即將來臨，我們踏上新大陸的沃土已有二十多年了。出生在中華大地的兒女，由於歷經軍閥混戰，抗日硝煙，大陸易手，奔赴寶島，輾轉來到新大陸，好像長途跋涉的駱駝，尋到了甘泉，情不自禁地開懷吸吮天賜的瓊漿。入境隨俗，更不用說，生於斯，長於斯的子女和孫輩，滿含熱情地吸收了這片沃土的賜與，當然，各個節日，我們也和本土本地的美國人一樣同聲慶祝了。

我和無怠在歷經了一波三折地婚姻危機之後，遊歷了荷蘭、法國、蒙地卡羅、意大利和英國，回到了家園，倍感家中仍然是我們的安樂窩。

我悄悄盤算，在那分居後的淒涼孤寂的日日夜夜已黯然離去，離枝的鳥兒歸巢後，用自己的雙翅飛尋築巢的松枝，使棲身的窩巢更加溫暖，我計劃重整一下房間。

無怠向我表示懺悔後，要求搬回來住，希望我撤回離婚的訴訟，破鏡重圓後的生活需要兩人的彌補，我既原諒了他，我的胸懷促使我邁上一步。

他患有糖尿病已多年，只有我最了解他的病情和知道怎樣控制病情的發展。我遵醫囑，仔細為他搭配食譜，希望病魔不致折磨他。

我自忖，我們的日子將會逐漸恢復到往昔的溫暖之中，我們可以接來我的孫輩，讓居室內充滿無邪而頑皮的嬉笑和追逐；夜間無事，驅車到華府百遊不厭的景色中，隨意閒談；或許，有一、兩位摯友天南海北，海闊天空馳騁一番；也許，各自無言，捧一本心愛的作品，隨著書中的主人翁進入他們的生活世界，分享他們的哀與樂；也許，我們會漫無邊際地各說各的，沒有主題。

我十分珍惜這種失而復得的生活，我可能生性喜愛歡樂熱情，憂愁之後，盼著喜悅，自有一股摒除陰暗的力量，希望著生活永遠清明寧靜。

無怠在我們的感情生活發生齟齬不久，有一天，他對我說：

「我想在另外一幢樓裡租一間居室，作為我的辦公室，我好有一個地方做些自己的事。」

我雖然心中不快，只能由他去，也許他為了與那個名字叫「玲」的女人便於聯絡，也許他眞有些工作要做。我未置一詞，眼看他自己將書房的什物一件件搬走，我也不想助他一臂之力。

我連他的新居在何樓幾號都不想過問，也不願意問，所以，我甚至連他的新書房都沒有進去過。即使在我們彌合後，我也沒有去過他的新書房。他自從有了新書房，每天起床後，用完早餐，

他就到他的書房去，中午回來午餐，小憩後，又回到他的書房。晚餐後，他不再去書房，我那時正處於心灰意冷，一心覺得他不願和我同處，勉強亦枉然，由他去罷。

二十二日的中午，他小憩後，一如往昔又回到他的新書房去了。

下午，四點鐘，無怠從他的書房打電話給我：

「凱茜，我和外來的幾位朋友在開重要的會議，沒有什麼事別打擾我們好嗎？六點鐘我回來吃飯。」沒有多說什麼，電話掛斷了。

每天，我都是仔細考慮，晚餐的菜餚的搭配適度，無怠不太喜歡肉食，但，卻十分愛吃海鮮，我這個福建人，燒的菜餚偏於清淡，加以無怠的病情，照顧營養，減少澱粉成份，我曾用牛尾和非骨煮得極爛，用水果幾絞成肉糜汁，以補其肉類營養。我的親友們都說我是一名別具匠心的好廚娘。

我的晚餐的菜餚已備齊，餐桌已擺好，雖然例行公式的一日三餐，家家都一樣，即使在無怠與我的感情破裂之後，只要他在家進餐，我仍一如既往，總會烹炒他喜歡的可口菜餚，看到他日漸消瘦的面龐，多進一些食物也好，可憐的妻子之心。

六點鐘敲過了，我正佇立窗前眺望遠方，我們在這幢公寓裡已居住了很多年，當時選擇的最大喜悅就是落地巨窗，像是一幅變幻莫測的巨畫。清晨、黃昏和深夜，畫面有時如中國的水墨、丹青，有時是歐洲的油畫，有時是現代派的粉彩畫。我常在窗前久久佇立，墜入幻象之中，我有時看到遠處的碧綠叢中的華屋廣廈，人們在創造生命的財富；流水的車隊，早上爭取每一秒鐘，趕赴自己的崗位；黃昏以後，猶如歸巢的倦鳥，急匆匆駛回溫暖的家中，大約家家都已燈火通明，桌上菜

餚已發出誘人的熱氣，也許有孩子的家庭，正親切地擁吻和嬉笑。

我再遠望萬家燈火，美不勝收的華府夜景，從我的幻覺中醒來，電話鈴聲又響了。

「凱茜，我大約要在七點鐘才可以開完會。七點以後可來吃飯。」

我看看桌上的菜餚，有的早已冷了，立即不加思索，將一、兩碟菜餚溫在火爐上。

我坐下來，翻一翻放在小茶几上的書，看了兩頁，只能默默坐在那裡。心裡也漸漸想著，我應該給我在加州的孫兒打電話了，問一問他們今年怎麼度過感恩節；也要問一問近日無怠的三個從中國大陸接出來的侄兒了；轉念一想，今年的感恩節，我們該有個計劃。

抬頭看看掛鐘，已經七點半了。怎麼無怠還不過來？習慣持家烹飪的主婦最討厭做好的飯菜，無人即時來吃。於是，我拿起電話，撥到無怠的新書房。我有些沉不住氣了。

「怎麼回事？什麼時候回來吃飯？」我開門見山地說。

「很快就開完會了，等等吧，馬上回去吃飯。」無怠輕聲地回答。

我走到桌前，想想我該重整菜餚了，湯可以開火熱一熱。走進廚房，還有一味菜，是不是現在開始炒呢？無感一向歡喜吃新鮮海鮮和蔬菜的，還是等一下吧，我坐下來看電視。

電話鈴又響了。八點鐘。

「凱茜，我們的會還沒有開完，我已從中國餐館叫了飯菜，大家一塊吃了，妳別等我，自己先吃吧！」

眞是的，等了這麼久，來這麼一通電話！好吧！自己吃就自己吃。我很快收拾了不必再燒的菜餚，坐下來拿起筷子無精打采吃了飯。

我收拾完廚房，因爲一向喜歡家中窗明几淨，廚房是我每天可以說時間待得最多的一個地方，自然，更收拾得有條不紊。

我想，無怠這時吃了外賣的飯食，肯定食不裹腹，他很注意他的糖尿病，我準備等他回來再做點清淡的消夜，以補他的不足。

電視雖然在放映各種新聞和廣告，五光十色，廣告早已看得不想再看一眼；喜劇故事一陳不變，發出陣陣哄笑；熒光屏閃來閃去，讓人目不暇給。

我捧了一杯熱茶，在沙發上坐一會兒，起來再來回踱步，無怠的這幾通來回電話，擾亂了我的夜晚，我眞不知道他在新書房裡有什麼會，自從他搬到另一幢樓裡，安排新書房，那時，我的心情正處於婚變一波三折之中，心裡憤恨他的無情，不顧念二十多年的夫妻生活，我連想都不想踏進他的新書房一步，更不用他一再囑咐我不要去打擾他。即使以前他在家中的書房，也不讓我動他的書桌和什物。

過去，我也是一個職業婦女，曾經在廣播界工作多年，自從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我和無怠結婚後，離開了工作崗位，一個在婚戀中的女子，一心一意地侍奉丈夫，相夫教子被視爲婚後的女子恪守的美德，何況，我在抗日烽火中踏上社會的大門，二十年的職業婦女的旅途，酸甜苦辣，只有心知肚明，何況我曾遇過第一次婚姻的糾葛，有三個子女有待扶育成才，猶如人在江湖，招招費盡心思。

到達了新大陸的懷抱，我一心享受生活的安定，丈夫的愛撫，脫離早午點卯的職業生活，做了家庭主婦，但是，我十分尊重有職在身的親人朋友，在無怠告訴我，他要工作，不願有人打擾的時

候，我不僅不進入他的書房，即使在客廳裡活動都不願讓他感到心煩。

我是從來不過問他的工作的，而不論他理財、安排家庭生活都井井有條，不必我操一分心思。我長久不工作，也失去了對工作的興趣，我一心照顧他的飲食起居，使家庭生活井然有序，氣氛融洽，子女孫輩各有成就，至愛親朋相互關懷，這一切，對一個經歷坎坷的女子，又有何求？

當然，感情生活的風雲突變，給我帶來重大的傷害和痛苦。但是，我既然諒宥了無怠和玲的荒唐糾葛，我就不再懷疑什麼了。

這天他的未歸晚餐，倒使我忐忑不安，最近以來，無怠總是三餐按時，即使到他的新書房去，也不致遲遲不回來晚餐，我想他今天一定有事要辦。

自從他退休後，除了做翻譯外，他對貸款和燕京大學的復校比較投入，和在華府的燕大校友常常交換意見，大約他又忙他的復校活動了。

也好，他有事忙碌，不去胡思亂想再起感情風波，又造成家庭陰影，他和朋友們相聚，討論些問題，也好排遣他近一年來被家庭破裂危機所帶來的身心交瘁。時鐘有規律的滴答聲，也使我胡思亂想起來，我感到十分疲累，排除一切思緒，我靠在沙發上，昏昏欲睡，任憑電視機傳來斷續的聲響，就讓我在夢中神遊吧！

午夜闖上門的陌生人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晚，門鈴一陣緊似一陣地響著，我正靠在沙發上昏昏沉沉，似夢非夢。跳起身來，無怠有大門的鑰匙，還按什麼門鈴？有什麼別的人來了？這麼急匆匆的？

門開之處，一位白人女子和一位很像中國人的黑髮青年，像個大男孩似的。

他們給我出示了聯邦調查局的證件，那位黑髮的大男孩似的青年，用中國話說：「金媽媽，打擾妳了，可以和妳談談嗎？」他很客氣地說。

當時，我眞是大吃一驚，我瞪著雙眼看著他們，完全墜入五里霧中，我頓時想到一定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我一生沒有做過虧心事，心中是坦然的，沒有什麼可懼怕的。

「我叫喬治，姓劉。我們想跟妳談談金無怠的事。」

我當時想，大概無怠在外面又攪上了什麼荒唐事，讓人家告發了，我定了定神，說：「請進來吧！」

「我們想借看一下金無怠的檔案。」

那位女子走進無怠的書房；喬治陪我到客廳裡坐下，我連忙跟喬治說：

「我們夫婦前些時鬧意見，差點要離婚，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無喬治打斷我的話，說：

「金媽媽，妳不必多說什麼，這些我們知道的比你淸楚。」接著他問：

「妳跟金無怠去過澳門嗎？」

「是呀！我跟他一道去的。」

「我可以看妳的護照嗎？」

「可以的。」我去取了護照，交給了喬治。

「金無怠的護照我也可以看看嗎？」

我去找無忌的護照，但是，我翻找了很久，沒有找到，我告訴喬治：

「無忌在另一幢樓裡有一間書房，大概他拿走放在那邊了。」

「我知道妳和他的感情不太好，是吧？」喬治問道。

「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我不願舊事重提。

「妳們分居了好幾個月，是吧？」

「是的，他在外面有女朋友，對我又不好」

「我們知道得比妳知道的還多。一個姓胡，一個姓黃，對不對？」

正在這時，電話鈴響了。喬治起身去接聽，他說：

「很鎮定……」

我猜測大概對方問的是我的情形。

這時，我突然意識到，一定發生了很不尋常的事了。我有些不安，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能給無忌打電話嗎？」

「現在不行，現在有人跟他在談話，不方便。」

我回想起來，今天下午，無忌一直來電話告訴我，他不能回來吃晚飯，我自忖，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我腦子裡一片空白。

大約十點鐘，電話鈴又響了。喬治又去接聽，彷彿聽到他說：

「可以行動了。」

喬治放下電話，轉身來到我的面前對我說：

「金無怠現在已經被捕了。」

我聽後，全身冰涼，兩手麻木，一點不能動彈。晴天霹靂！怎麼這麼嚴重！

我發呆得不知身在何處，喬治也許看到我頓時沒有血色的面孔和瞠目結舌，我眞像墜進了漆黑的深淵。半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腦子裡一片白茫茫。

這時，又有人按門鈴，進來了一位白人男子，向我出示了法官的命令。

「金太太，能告訴我們，哪些文件是屬於金無怠的，哪些是屬於妳的？」喬治問我。

我告訴了他們。

後來的兩個男子，從抽屜、書櫃、書架、桌面上逐件檢查，翻閱，然後拿來紙箱，逐件放了進去。他們又走進臥室，在無怠的床頭櫃裡又翻尋了好一陣子，大約裝好了十個紙箱，搬到客廳裡，逐一加上了封條，又加蓋了印章，我木訥訥地站在一邊，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很內行地完成了任務。

我毫無反應，好像過了一個世紀。

在他們一行人將紙箱搬到房門口時，電話鈴響了，十二點鐘。

我去接聽，是無怠打來的，我又驚又喜，突然難以控制地，好像江河決了口，嗚咽地痛哭失聲，我十分不相信我的耳朵，我急著想立刻告訴他，客廳裡還坐著人，他們要將書房裡的檔案統統拿走……

「無怠，你現在在哪裡？」我焦急的衝口問他，心好像要從胸腔裡跳出來。

「幹嘛那麼緊張呀！我現在在拘留所裡。」他還很輕鬆地說。

我頓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好像一盆冷冰冰的水從頭上澆下來，我失聲大哭。

「到底是怎麼回事？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有關係，讓他們儘量拿走好了。」

「你到底說說是怎麼回事？怎麼會到拘留所去了？」

「別哭，別哭，其實沒什麼，只是一場誤會。有一個人從大陸逃了出來，要求政治庇護，可是，又沒有證據，他說，他認識我，所以，他說了我的名字。他們就把我關了起來，現在正在查，明天一早我就回家了。」他淡淡地說。

「他們把你的所有信件和文件都裝在箱子裡，要帶走；連打字機上的打字帶都拿走了。」

「沒關係，讓他們拿走好了。」

「要不要去請律師？要不要我打電話告訴美石他們？」

「不要了，明天一早，我就回家的，這裡的電話是公用電話，只要沒有人佔用，我隨時都可以給妳打電話。不過，要妳付費，現在，我要掛了，有人在等著用電話。事情會很快弄清楚的，明天我一定可以回家，等客人走了，妳好好睡一覺。」

我正想再問他一些別的問題，他把電話掛斷了。

我握著話筒半晌說不出一句話，腦子裡千頭萬緒，一堆問號。

午夜一點多了。

四位聯邦調查局的人員，遞給我一張他們要帶走的文件清單，我木木然簽了字。

他們分兩次搬走了，我不由自主的，呆呆地不知所措。

房門輕輕一聲關上，我連他們離去的腳步聲都沒有聽見。

室內一片死寂，靜得令人心寒。

我走進無怠的書房，坐了下來，亂糟糟的一片，顯得房間特別空洞，寒氣襲人，靜得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在哪裡？曾經在這裡發生過什麼事嗎？有什麼人來過？無怠沒有回來？來過電話？我什麼也記不起來。

看看室內，眞像是抄過家，無怠爲什麼又說明天早上一定回來？又說現在在拘留所；哪座拘留所？他說沒有什麼事？爲什麼又在拘留所？書房的東西的確沒有了，一片混亂！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昏眩而迷惑，我好累。

可是，無怠說明天早上一定回家，好像遠方有一線光亮，心中有了一點希望。

那位像大男孩的黑髮青年喬治怎麼說，他知道得比我多，怎麼把無怠的文件都拿走了？無怠在電話裡說什麼大陸來了一個人，怎麼跟無怠有關係？要探員來查抄東西？怎麼一下子連回到住處都不能，而去了拘留所？我一直擔心無怠又在外面攪了什麼風流事，胡作非爲，也許被人抓到什麼把柄？看來比胡鬧要嚴重得多。

這天的經歷是我一生首次遭受的，我懷疑，我怎麼承受，我當時怎麼不多問一下喬治，無怠到底做了什麼錯事？我眞蠢！我能找什麼人，助我解開這個自天而降的災難？

這天，我身心交瘁，累得筋疲力盡。

我昏昏沉沉地睡著了。

這麼快就送上法庭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

一陣接一陣的電話鈴響，我正昏沉沉，好像正在夢中，又好像已經醒來，頭似鉛重，腦子裡一片昏沌。下意識地在想：什麼人來電話？突然一種莫明的驚恐使我立即跳了起來。

「是凱茜嗎？無怠在不在家？」

我已經有些清醒。電話是我們的老朋友王君打來的。我頓時清醒了。眼前一片昨夜遺留下來的零亂，空氣裡似乎還留下輕微的紙墨的氣息，也微微留下一點往常訪客走後的特殊空氣。更多的是死靜和涼意。

「我……」我不知該說什麼是好。我心中不知有什麼猶豫，心房裡好像塡滿了堅石，也不知從何處說起。

王君的聲音也有些急促：「凱茜，是這樣的，美華協會的會長在今日早上收聽新聞廣播時，他聽到一名叫拉瑞・金的被捕了，他打電話來問我，會不會是無怠？因此，我想證實一下，因爲名字相同的人實在太多了。和無怠的名字完全一樣，太巧合了，並且，新聞裡還說，今天下午兩點鐘就要開庭。」

我一聽王君這一席話，眞是魂飛天外，驚駭得全身冰冷。嗓子乾涸，心跳不止。

怎麼回事？事情發展得迅雷不及掩耳，我眞如雷殛了一般，王君的電話如同來了救星。

我急促又斷斷續續地把昨天晚上發生的一切簡要地告訴了他。

「我眞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眞不知怎麼辦才好！」

「妳應該去請律師，不管是什麼案情，都需要請一位律師的，到緊要關頭，也許可以緩和一

下。」

「我到哪裡去找律師？找哪一位律師？你知道，平時，家裡什麼事情都是無怠在辦。那麼，你是不是可以介紹一位律師給我？因爲，我實在不太懂這種事情應該怎麼辦的？」我向他求救，好像掉進大海中，抓到了岸邊的一根樹枝，極盼他能指出一條途徑。

「我也不認識什麼律師，而且，今天是星期六，兩點鐘就要出庭。並且，妳知道請這種律師和請一般律師是不一樣的，要請的話，也要請懂這方面案子的律師才行。」

我一聽他的話，立即急得哭了起來，王君所說都是事實，我如何辦？救人要緊！

「那麼，怎麼辦呀！」

王君是我們相交已久的朋友，他一定知道我心急如麻，在此迫在眉睫之際，一定一籌莫展，對任何家有突變的人必然如此，何況對我這個只會相夫教子的，如今獨自孤單作戰的弱女子，更是走投無路的了。他聽見我嗚咽抽泣便說：「別急，別急，急也無濟於事，這樣吧，我打電話給美華協會的某先生，問問他，他認識的人多，我馬上和他談談，妳等我的電話好了。」

王君掛斷了電話，我已心亂如麻。王君給了我一點信息，下午兩點鐘就要開庭，既沒有律師，而且身邊又無人可以商量，除了等待王君再來電話之外，我理不出頭緒來。我在室內踱來踱去，室內的一片凌亂，更增加了我紊亂思緒。是的，救人如救火，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我對無怠的荒唐行爲、他對我的無情和欺騙，都消失在我的溫厚性格中，我拋棄一切前嫌，要設法拯救他出來。

我擦乾了眼淚，立即打電話給無怠在加州的女兒美石，告訴她所發生的一切。

美石驚駭之後，立即說：

「我馬上通知鹿石，然後我會立刻打電話過來。」

不久，鹿石來了電話。

「一定要帶上律師去出庭，我馬上乘飛機到維州來！」他沒有多說什麼，語氣十分焦慮但透著果斷。

加州與維州有三個小時的時差，可能一個小時以後，鹿石就登程而來。無怠一向對子女舐犢情深，關懷和嚴教兼而有之。美石兄妹姐弟眼下只恨身無雙翅了。

王君來電話了。

「凱茜，不要著急，我已代妳請到了一位律師。我請他十點鐘到妳那裡，妳跟他談談吧。然後，他會陪妳到拘留所見見無怠的。」

「這眞有點不可思議，從來沒有一件案子這麼快就上法院出庭的。並且，又在星期六開庭，眞令人萬思不得其解。」王君喃喃地輕聲說，好像自己在尋找什麼答案，我何嘗不是如此。

十點鐘，王君代請的梅爾斯律師來了。

我請他進入客廳，沒有什麼寒喧，立即開門見山，時不我與。我將昨天晚上所發生的情況詳細地告訴了梅爾斯律師。他默默地靜聽，並提出了一些問題。

他聽完我的敘述之後表示，他本是來自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律師，如果他承辦這個案子，他還得去請一位居住在維吉尼亞州的律師，共同承辦這個案子。因爲據他所知無怠的案子是當天下午兩點鐘在維州的亞歷山大市地方法院開庭，按規定，必須由維州的律師代表無怠出面在法庭上發言。

他還說：「據我所知，金先生現在已轉移到亞歷山大市阿靈頓拘留所了。」梅爾斯律師倒也爽快，帶著律師特有的神色和語言告訴我：我應現在就得付給他二千美元，他才能代爲出庭，我立即給他開了支票。

我這時向梅爾斯律師提出，要求他帶我去拘留所，並希望他安排我和無怠見面。因爲王君在電話已告訴我，梅爾斯律師已答應帶我去和無怠見面的。

梅爾斯律師面有難色地沉默了良久。

「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妳知道的。」

我直視著他，十分急切地期待這個機會，因爲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一個日夜的變化如此之天翻地覆。無怠到底在哪裡？我能爲他做些什麼？

夫妻一場，豈能見死不救！

梅爾斯律師依然沉默不語。

眼前這位沉思的專家，腦海裡在設計著什麼方案？除了他能伸出雙手把我帶去見無怠一面，別無他途了。室裡靜如一池死水，我不敢再多說什麼，生怕我的無知和急切，打破了企望，在能邁進一步的小徑上多生障礙。我的眼神可能出現了乞求的淚光，我低下頭去，等待梅爾斯律師的決策。

坐了很久，我覺得很久，很久，「這樣吧，讓我們試一試。」

我們驅車離開了凌亂的房間，把昨晚的一場、對我此生來說永遠難以訴說的劫難暫時丟在身後，十萬火急地衝出了我的「水門」公寓的車房，急奔亞歷山大拘留所而去。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中午。

梅爾斯律師帶著我驅車奔馳在亞歷山大市的街區之中。

我默默無語的坐在車中，偶然也交談幾句。我有些時空的剝離感，平時我十分喜愛我的四周的氛圍，這裡平常好像鬧中取靜，別有一番情景，在華府上班的官員或商賈，往往嫌華府中心區人煙熙攘，摩肩接踵，在街道上，人們目中無人似地，急疾奔走，好像有極爲重要的事等著處理，尖峰時節，流水般的車隊頭尾相連，誰也不想讓誰隨波追逐。早上，人們帶著一天的肩負匆匆地邊走邊想；黃昏時候，滿臉的鬆弛和倦意趕回宅邸。

在亞歷山大市，沒有那麼使人感到逼面而來的壓力和急促，特別在我們這幢公寓，也許住著太多的至少小有成就的人們，顯得那麼悠然自得，但是，今天，我好像心中有一塊鉛。公寓的樓層好像要壓倒了我，無怠什麼時候再回來？

我可能看到了平日熟悉的人影、路旁的草地、對面駛來的車輛、曾經佇足張望過的櫥窗、幾家曾經邁步進去的店鋪。現在，對我毫無意義，我眞有些視而不見。

讓週遭的人與物都倒流過去，一心只希望一步邁到無怠的面前，多少話要問他！

梅爾斯律師畢竟是一位專業人員，他到拘留所去見他的當事人，持有從旁門進出的通行證，他建議我充當他的「秘書」，說不定可以混了進去，從正門而入，是使不得的。

自從此事經過媒體的報導，早已成爲轟動的新聞，敏銳的新聞記者可能早已佔據盡可能有利攝影的大門階前，等待捕捉有份量的鏡頭。

果然，梅爾斯律師的所料不假。我們的座車接近拘留所時，我看見電視攝記者和報社記者正佇立在正門的石階上，四面張望，期待和焦急的神情，正在捉摸有哪個有關人士別漏過他們的眼簾。

梅爾斯律師帶著我，走進了拘留所的旁門，他面部的表情也透著一些緊張又謹慎的神情，畢竟，這樣做，對他而言也是冒險的。我也十分耽憂，生怕出了什麼差池，豈不一場空期待。

我們小心翼翼地快步順梯而下，來到了這幢大樓的最底層。

梅爾斯律師低聲跟拘留所的管理員說了一些什麼，我想，他一定告訴管理員我們要見的人。管理員打開了門，告訴我們，無怠關在哪一間。

梅爾斯律師和我快步奔去，我幾乎有些雙腿發軟，舉步維艱，好像這小小的通道上的幾步路，像天河一般的漫長。

無怠站在一間有鐵欄柵的小室裡，雙眼正在掃視著，他已經看見了我們，立刻奔到鐵欄柵旁，並且從欄柵的鐵條的空隙間伸出了手。

我急急奔了過去，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我好像大堤決了口，再也想不到身在何處，嚎啕大哭起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無怠面容憔悴，雙眼無神，竟沒有了一點亮光，灰黃的面頰，好像凹了下去。伸出來的一隻手冰涼。我淚痕滿面，心中的無數疑問頓時茫無頭緒。

「怎麼啦，又哭了，別哭，別哭！」他的聲音裡還帶著往日的幽默的氣息，我又湧出了長串的淚水。

「別哭啦，我來告訴妳，我昨天的事：昨天晚上我被帶到另一所拘留所裡，那裡被關的，什麼樣的人都有。那座拘留所裡，沒有床，只有幾把椅子，也早被人佔坐了，我只好依牆坐在地下，昨天晚上眞冷，幸虧我帶著大衣，蓋上大衣，還是很冷，凍了一夜。」

我聽了以後，眞是心如刀剮。無怠在家裡不僅他自己很會照應自己，我也對他無微不至，我又滾滾熱淚，喘了一口氣。我抑止了珉淚，把昨晚的經過簡單地告訴了他，並將梅爾斯律師介紹給他，告訴他，是王君代請的，鹿石他們馬上從加州趕來。

由於我不停地痛哭，哭聲可能驚動了拘留所的管理員，也走了進來查看，他問梅爾斯律師。

「怎麼回事情？她是誰？」

當管理員知道我是無怠的妻子以後，他說：

「我原來以爲是你的秘書」他看了一眼梅爾斯律師，接著說：「我才讓她進來的，你知道，按規定，她是不可以進來的，快些離開這裡吧！」

我以乞求的目光看著管理員，他有職責在身啊！

梅爾斯律師也對我說：

「這樣吧！你先到法庭大廳去等一等，我還要和金先生談一談，了解一些情況。」

我淚痕斑斑，再一次緊緊握著無怠伸出來的手，無怠握著我的手，送到唇邊，吻了一下，此時猶如生離死別，我們都情不自禁地隔著冰冷的鐵欄柵，深深地吻了一下。無語相視了一眼，我擦著淚眼，跟在管理員的身後，蹒跚地離去。我沒有勇氣回頭再多看一眼。

我低著頭一步一步走著，隱約聽見管理員在關門。

天啊，我應該怎麼辦？

我離開了拘留所底層的關押室，順利地走進了法庭大廳，我挑選了在角落裡的一個座位，悄沒聲息地坐了下來。

我眞感到身心交瘁，看了一下四周。

法庭方圓不大，我從來沒有進過法庭，但是，我孤伶伶地一個人處身在這個氛團中，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的確，我在電影和戲劇中看過不少法庭審判的鏡頭，那時，我完全沉浸在我同情的角色的一邊，恨不得她或他早早脫離苦海，讓眞理和正義歸屬我的主角一邊，邪惡和醜行得到應有的懲罰。孩提時代的好人和壞人，涇渭分明，深深烙在我的腦海裡，如今，我怎麼也坐到這裡來了？心中這般焦灼和忐忑，我眞糊塗不清了。

由於我是從法院裡面走進法院大廳的，記者們仍然正在法院門前，鵠立引頸，在等待著。我知道，如果被這一批伶牙俐齒的無冕之王窮追不捨的話，我眼下的千頭萬緒，連自己都蹈在一團迷霧之中，又能對他們說些什麼呢？我肯定經不起這一場戰鬥的。

起訴金無怠充當中共間諜

這一座維州亞歷山大市東區地方法院，外表與美國其他地方的法院相差無幾。四平八穩的建築，堅實的石階，梨花木的大門，給人一種威嚴、穩實的印象。我不曾想過有朝一日我會進入其中。

法庭之內，面積較小，旁聽席不過五、六排。我進來的時候還是空蕩蕩的，我坐在角落裡，心中想著一定有人注意我，我沒有轉睛四望，只聽到有輕輕的腳步聲，估計有人進來落座了，大約五、六人。

兩點鐘左右。

首先進入法庭的是梅爾斯律師和他請來的一位維州的女律師走到被告席後面的座位上。再次進來的是聯邦調查局的探員馬克·江森和另外二人。地區檢察官約瑟夫·亞洛尼卡和法官柯蒂斯·蘇維爾進來並落座就位。

法庭裡鴉雀無聲。

無忌是由兩名警官帶進了法庭。

他的面容消瘦，顯然是一夜無眠。身上穿著昨天下午離開我們居室的深色西服，他幾乎目不斜視地走到被告席上。

這次是聯邦大陪審團起訴的。法官柯蒂斯·蘇維爾宣佈開庭後。地區檢察官約瑟夫·亞洛尼卡宣佈了今天是起訴拉瑞·金的間諜案。

首先由江森探員報告了自己的姓名，其他兩位也是如此，接著報告了昨天的經過情況，用英語述說，在必要時，用中文。令我十分驚訝的是，他們三人均操令人難以置信的流利的華語。

江森等三人的報告大致內容是：

「拉瑞·金，現年六十三歲。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爲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情報。

過去他曾以旅行爲藉口，往返於香港、多倫多、澳門、北京之間。向中共提供了與美國國防有關的文件、照片及資料。他利用在『外國廣播服務處』(FBIS)工作之機，取得上述文件資料。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一年屢次從上述機構帶走機密文件；一九八二年二月，還赴北京晤見中共情報部門的高層人員，中共情報部門還提升他爲該情報部門的『副局長』。」

江森探員表示，以上簡況，均為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金宅，由金供認。並稱，金還供認歷年來曾接受中共酬金十五萬美元。

在江森等報告上述情況時，也在一些部份使用了華語。

我當時聽了以後，眞如五雷轟頂，所料不及，我和無怠可謂二十多年來朝夕相處，竟未意識到一點蛛絲馬跡，亦無半點口風。我眞是泥塑木雕，一心只顧家庭溫馨，豐衣足食，兒孫平安，柴米油鹽佔去了我的大部時間，身邊出了這麼天上掉下來的災難，竟然絲毫不知。我耳鼓轟轟直響，我緊緊捏著雙手，眞到生疼時，才相信人在現實之中。

江森探員報告結束後，梅爾斯律師起立發言：

「剛才江森先生說過，報告中所說的事件來自昨天對拉瑞·金的訊問，由他本人講述交代，用了六個小時，這就是控訴的根據。我認爲六小時的盤問之中，充滿了很妙的心理脅迫。在對話中的心理脅迫顯而易見的，這麼做，等於金本人的口供。」

江森探員等認爲拉瑞·金犯有間諜和陰謀出售國家情報罪。

梅爾斯律師向庭上表示，拉瑞·金患有糖尿病，需要保外就醫。

法官蘇維爾根據江森探員等的報告，地區檢察官亞洛尼卡的起訴，宣佈如果罪情成立，將判終身監禁，諭令不得交保，並定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金案的聽證會，宣佈休庭。

無怠被帶了回扣留室，我眼巴巴地盯著他，他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低著頭，慢慢離去。我的腦海一片茫然，全身痲木，連站都站不起來，頓時眼前一片黑暗，熱淚盈眶。我除了喊天，但天不會應的，我孤單單一個人，眞承受不住，低頭坐在角落裡。雙手扶膝，雙腿時似棉絮般輕，時似鉛

塊般重。時間對我來說已經停滯了。

「金太太，我現在送你回去。」梅爾斯律師可能早已走到我的面前，輕聲地說。

我好像如夢方醒，稍稍恢復了知覺。我起身，跟著他依然從來時的旁門出來，登車回家。

「梅爾斯先生，能不能告訴我，拉瑞到底犯了什麼罪？」我急切地問他。

「這件事很難辦，很難辦。他至少犯了四、五項罪，那怕就是其中的一項，也很難於脫罪。我先送妳回家去，我馬上還趕回來跟拉瑞再談談。」

「我還想再見見拉瑞，你還替我安排一次可以嗎？」

「我想想，我去想想辦法。」

梅爾斯律師送我到家後，匆匆離去。

我不知怎麼樣回到了空蕩蕩的家，我也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只能在室內踱來踱去，腹內空空，但，並不餓，相反陣陣的隱痛。腦海裡一直出現無怠憔悴的面容和法庭上的景象。

「無怠有罪嗎？是什麼罪呢？」我腦海裡反覆問著這個問題。

我想，今天梅爾斯律師和我前往拘留室看無怠時，途經法院門前，有那麼多記者在那裡；王君告訴我華美協會的某先生聽到新聞廣播才得知無怠被捕的消息，我立即翻開手邊的三份報紙。果然，三家報紙都刊登了無怠被捕的消息，進入我眼簾的大標題是：

「中情局華裔官員涉嫌當中國間諜被捕」

「金無怠被捕，涉嫌間諜案」

「金無怠被捕」、「間諜」……。

我眼前一片金星，腦袋沉沉，一片模糊，報紙上的字跡在跳躍，內容我沒有仔細看下去。打開電視，新聞節目上全是頭條報導，連主持人都換上平時只有左有重大新聞時才上場的著名人物。我呆呆地看著螢屏畫面，無怠手帶手銬，腳拖腳鐐，由兩位便衣探員陪同，坐進車裡；另一條頻道播出，無怠鋃鐺慢步，緩緩走上石階，好似進入法院的旁門；另一個畫面是無怠以大衣蓋著手銬，慢步進入車內，一位警衛模樣的男子以手護著他的頭，讓他坐進車子，其中幾個鏡頭還有兩位攝影記者追著在後面搶拍的鏡頭。無怠面部沒有什麼表情，低頭走著，我不想再看下去，關上了電視。

我坐在那裡，兩眼直勾勾的。如果有人在我的面前的話，一定會把他們嚇壞。螢屏上的畫面，令我揮之不去，一再地重疊出現；特別是，無怠的眼神，怎麼會那麼冷冰冰的呢？他大概只瞟了一眼攝影機的記者，我看到了他的眼神，當他進入車內時，想些什麼呢？他在他的書房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又重新回想了一下昨天下午和夜晚的情景，昨天下午的幾通令人莫解的電話，他什麼也沒多說，只說「有外面來的朋友在開會」，我怎麼沒有問一聲，開什麼會呢？我知道，即使我問，他也不會告訴我的。是的，他從不讓我打擾他。我連他的新書房都沒有去過。他又來電話說，叫了外賣的飯食，不必等他吃飯了，我怎麼什麼也沒有問呢？

我起身，走到窗前，胸中十分抑鬱。

初冬的黃昏顯得格外陰暗，夜幕臨得早，看看窗前，遠處已是華燈初上，處處燈光熠熠，車隊如龍。人們正為感恩節而忙碌，多少人家正期待圍桌而坐，邀幾位至友切著熱騰騰的火鷄，舉杯共

慶佳節。

而我，多少年來，入鄉隨俗，融合在新大陸的氛圍之中，這一天，也成爲我們的佳節之一，雖然，我做的菜餚不似眞正美國家庭主婦的固有風味，但，也頗得至愛親朋的好評和讚許，我會暗自歡喜，這麼多年來，在此節日，無怠和我們的兩家子女和孫侄也來聚會。但是，如今，怎麼會禍從天降，一夕的巨變，竟是天上地下的不同。

我沒有開燈，覺得全身冰冷。

電話鈴響了，是梅爾斯律師打來的。

「是金太太嗎？我是彼得・梅爾斯，我已經安排好，明天上午十點鐘，妳可以和金先生見面。」

梅爾斯律師掛斷了電話，我恨不得黑夜快快逝去，早晨儘快來臨，我一定要問一下無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這兩天怎麼度過的？我又想，丸藥是否帶在身邊？

他的糖尿病怎麼了？要不要什麼東西？更重要的是，事情嚴重到什麼程度？梅爾斯律師面色看來相當沉重，又說，其中每一項都難於脫罪，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又能做些什麼？

我坐下來，反覆前思後想，無所適從，我要祈禱，請上蒼能指出一條道路，那怕荊棘叢生，我也願意去披荊斬棘。我心中充滿了原諒，一個人到了這般境地，如何不伸手救他一把？我一向主張爲人不可以以怨報德，應該以德報怨，無怠雖一而再，再而三地荒唐胡爲，背棄過我們的海誓山盟。此時罹難，我心中只有救他一把，別無其他。

夜已深了，十點鐘，電話鈴又響了，我從昏迷狀態中驚起，什麼人來電話？我已經整整兩天沒

有接過除了王君的電話之外的任何友人的電話了。夜深了，是誰來電話呢？

「啊呀，無怠，是你？」是的，是無怠。

「妳一定嚇壞了吧？」

我一聽到他那平時還帶著笑的聲音，立刻淚如泉湧，大哭失聲。他可能說了什麼，我沒有聽見，好像決堤的河水，將緊緊憋悶在胸腔中的痛苦，一瀉而出。

「別哭，別哭！沒那麼嚴重，律師告訴我，明天妳可以來看我，是不是？」他的語氣好像和平時一樣。「是不是一？」是他的口頭禪，現在，連這三個字也如往常一樣輕輕的。

「只要這個電話一有空，我隨時都會打電話給妳的。有很多人都在等著用這個電話，我掛了。」

「哈囉，哈囉！」當我聽到他說要掛電話的時候，緊緊握著話筒，再沒有聲響，我半天沒有回過神來，我恨自己不爭氣地哭，我心中多少話，連一句都沒說，就這樣斷了線。

我痛悔，「爲什麼不說話呀？」我恨恨地譴責自己。

十二點鐘，電話鈴又響了。

什麼人會來電話呢？我立刻跳了起來。

是無怠，是無怠，一定是他。那熟悉而悅耳，略帶笑意的聲音：

「還沒睡呀？好不容易等大家都不用電話了，我才能再打電話給妳。」

這次我無論如何，都要控制住自己，緊緊抑制住翻騰的心緒。

「無怠，你現在在哪裡？怎麼樣？」

「這裡是臨時拘留所，什麼樣的罪犯都有，吸毒的、偷渡的、小偷兒、鬥毆打架的，都沒有出過庭，也都沒有定罪。十二點，大家都得回牢房睡覺。白天大夥都要離開牢房，到一間大廳裡，那裡沒有桌子，只有幾把椅子，誰先搶到，誰就得坐了，我只好靠著牆，坐在地上。吃的還可以的，有麵包、有沙拉、也有肉。」

「我已經換上了囚服了。」我聽到這一句話，心頭如落深淵，又哭起來，我眞難以想像無怠是什麼模樣，換了囚服，說明案情嚴重還是什麼?我一點不懂監獄的事，心裡更害怕了。

「我該進牢房了，明天咱們還要見面，別哭了，我掛了。」那邊收了線。

我呆呆地坐在那裡，一動也不能動，手裡還拿著話筒。

是的，明天，我曾經翹首企盼過多少個明天，從沒有現在這麼急迫和痛苦。

但願明天能給我帶來一點曙光。

生命中的第一次探監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上午。

昨晚，無怠第二次來電話時，已是午夜二點。他收了線以後，我仍眼睜睜地凝視著電話，心中明知他已按拘留所的作息規定，進入了牢房，我還企盼奇蹟出現，說不定再來第三次電話。

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凌晨已經來臨，我再等十個小時就可以見到無怠，我耽心早上駕車去拘留所，可能因爲連日來的打擊、震驚和疲憊而支持不住。我多麼盼望見到無怠時，能把今晚本來想說的話向他述說，下決心一定控制自己的情緒，不能讓他知道我的痛苦而增加他的負擔，我吞下兩片

安眠藥，我昏昏睡去。

第一次，我生命中第一次的探監。

我的心情難以用語言形容的悲愴、焦慮和忐忑不安，我從來沒有去過監獄，我也沒有聽過去過這兩種地方的朋友，說起過探監獄是怎麼回事。即使在電影中看到男、女主人翁有這種遭遇，也因爲心中有太多的同情，巴望著他們見面，當時的細節，不加注意。

我駕車好不容易找到梅爾斯律師告訴我的那座阿靈頓拘留所，只覺得是一座碩大而堅固的建築物，由於心情的激動，顧不得環視四周。問了進門處的像似警衛的男子，他指示我，先到另一間屋裡，辦一下手續。

由於我心中焦急，來得太早了，還不到探監的時間，但是，那裡已有一些人坐在椅子上等候。我實在心中十分痛苦，無心關注他人，只見我身邊的男女，也是個個愁眉不展，面容木訥呆滯。我懷抱著給無怠帶來的一套乾淨的西裝和領帶，默默坐著，希望時間一到，就讓我看見他。

十點鐘，我聽見在叫名字，我幾乎緊張得心都從胸腔裡跳了出來。眼看著被叫了名字的人們陸續魚貫而入，那裡有扇自動門，開啓又關上。我眼巴巴地看著人們走向自動門。

「金凱茜太太！」

我眞像觸電一般，跳了起來，胸前還抱著無怠的衣裳。我走到自動門前，門開處是一條通道，又有一扇門。進了門，房裡中間是一間玻璃房，有兩位佩槍的警察站在兩邊。玻璃房的兩邊是探視者的座位，我進去時已經有犯人坐在玻璃房裡側的窗口，等待親屬來探視，每個窗口坐一個犯人。

我極目搜尋，轉眼看見了無怠。他身著藍色的囚服，已經坐在裡面，朝著窗口向入門處張望。

我幾乎是撲了過去。趕快坐下，我懷疑自己要跌倒，我一見到他一身囚服，熱淚奪眶而出，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小魚，不要哭好不好？咱們有好多事要商量哩！」他語氣無限柔情地說。

我知道每次探視只有短短的半小時，要說的事實在不少，我嗚咽地問無怠。

「我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昨天在庭上一聽，眞把我嚇壞了。前天你給我打了好幾通電話，只說不回來吃飯什麼，怎麼不說點讓我起疑的話？如果我覺得不對勁，我會去幫你解解圍。」我斷斷續續地埋怨他，心裡後悔沒助他一臂之力，釀出如此橫災。

「沒想到啊！都怪我不好，以前什麼都瞞著妳。」他似笑非笑地低著頭說：「其實該對妳講的。」他看了我一眼。

「現在，怎麼辦呢？」我急切地望著他，時間已經不多了：「鹿石他們，今天可以到了，我們怎麼辦呢？」

「昨天在庭上，妳已經聽到了。鹿石來了，找律師好好商量一下……有幾件事，先辦一下；待會兒，請幫我買一套內衣褲，這裡不能穿原來的衣服，還要襪子。」

「另外，要在這裡存點錢，開個戶頭，好買一點日用品和零食。待會兒，妳把我要的衣褲交給管理員，他們會給我的。」

「我已經和律師談了好幾個鐘頭了。鹿石他們來了，一定通知律師，要求特別會見。」

「小魚，妳要堅強起來，以後還有很多事要妳努力去做呢！」

「無怠，你到底犯了什麼罪？」我非常想知道。

「沒那麼嚴重，別怕。」

這時，獄警宣佈探視的時間結束了，請探視的家屬們離開。我看見四周的家屬紛紛站了起來，有淚眼汪汪地看著玻璃房裡的親人，不忍離，有的已經一顧幾回首地從另一扇門走了出去。門外進來了一位獄警，很客氣地請我離開。

「會見只有半小時，外面還有人等著要進來呢！」

我不忍離去，呆呆坐著不動，可是獄警還站在身後，外面等待的人會和我一樣地焦急。

「我去辦你剛才說的事，我會去接鹿石他們的，等他們一到，就去看律師。」

無怠站起來，凝視著我，我不知道他的眼神包涵了什麼複雜的心緒。

我問了獄警如何去辦無怠囑咐的兩件事。他們耐心地告訴了我。

我的心仍然沉墜深淵裡，一片茫然。

一堵透明玻璃分開了我與無怠，近在咫尺，卻猶如天涯，我們再不能緊握手；半小時的時間，難以敘說情懷，我還是不知道我眼下應去爲無怠做些什麼，或怎麼做。

對了，我應該去接美石他們，說不一定他們對拯救父親有什麼好辦法，我對他們抱著無限希望。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下午。

無怠與前妻曾有三個子女：長子巨石，長女美石和幼子鹿石。他們都在加州，也都學有成就，發揮了自己的才華。三個可愛的子女對父親十分尊重，非常親愛。

當無怠被捕的翌日，我先通知了美石。我從電話裡，聽到她的聲音，完全可以想像，美石當時

是什麼心情。以她堅強的性格而言，也同樣猶如隕石從天而降，她當機立斷，火速轉告兩位兄弟。

美石和鹿石抵達華府，我接了他們，並將兩天來發生的事情經過詳細地告訴了他們。他們聽了以後，可以從他們的眼神中看出，他們也焦急萬分。我們三人都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決定與梅爾斯律師取得聯絡。向他提出，請他安排一次特別會見。因爲子女剛剛到達，他們有權要求會見父親。

梅爾斯律師經過緊急聯絡，來電話通知我們，下午可以到拘留所去，那邊已同意了。

孩子們愁眉稍展，我們三人立即出發。

我們到達拘留所，孩子們也是第一次到這種地方來，雖然有些緊張。

無怠見到孩子們心裡一定感到極大的安慰。他還面帶微笑，沒有一點愁苦的表情。

孩子們也很堅強，控制著情緒，也許他們都感到會見的時間不很長，還有許多事要辦。我看到他們父子們如此理智，他們用了多大毅力才能這樣，我稍微感到慰藉。

「爸爸！」他們把手放在玻璃窗上緊緊挨住：「我們已經知道不少事情的經過，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和梅爾斯律師這兩天談了很多，很多。我已詳細把事情的經過和我的意見告訴了他，我覺得這位律師很負責任的，我想十一月二十七日聽證，還是請他出庭吧。」

姐弟倆表示：「我們認爲應該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最有名的律師來爲你辯護。哥哥明天可以到達，我們再進一步相商一下，應該去找哪一位律師，爸爸，你的意見呢？」

「恐怕一時難於找到其他律師，二十七日，先請梅爾斯律師出庭吧。明天，你們等巨石來了以

後再商量，我這裡只要有可能，我就打電話給你們，我們還可以再商量。」

當天下午，由於是特別允許孩子們會見，所以，拘留所裡沒有其他探視的家屬。

我們大約待了近一小時，時間緊迫，我們立即回家，設法聯絡其他律師。

回到家中後，眞是一籌莫展，平時我除了照應家事外，一切均由無怠處理，我到何處去請律師呢？

近兩天來，電視和報刊已大量報導了關於無怠被捕的消息和文章，可謂風聲鶴唳，我們往昔的友人可能人人自危，熱鬧的歡聚不會再來，電話鈴聲不再喧鬧，急切的門鈴不再叮噹。我一點不責怪昔日的至愛親朋，此時不見踪影，連一句關切的詢問都沒有，我只恨自己的丈夫爲什麼走上這麼一條路。

但是，我很坦然的是，美國是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連我這當事人的妻子，朝夕與之相處，都被區分得一清二楚，無關人士是不會波及的，也許一些親友，曾經在歷史的進程中，親身或目睹過法制不健全的地方，發生過株連的情況，我深信他們不會理解的，我不準備與任何親友再聯絡，不連累他們掛記。

美石姐弟倆來從加州來，在華府也是陌生的外地人，他們姐弟只有在客廳裡來回踱步，不時輕聲地交換意見。

時不我與，也只有焦灼和無奈。

十一月二十五日，巨石來了，我們又寄望於他，他立即請梅爾斯律師設法安排他特別會見他的父親。

下午，我們如願以償，又來到拘留所。這次孩子們迫不及待，掩去了心中的痛苦，與父親共商聘請律師的事。我們沒有時間詢問他的被捕的具體事實與情況。

無怠認爲時間離聽證只有一天，不談一時物色不到合適承辦他的案件的律師，即使仍請梅爾斯律師，他也只有一天的時間做準備，我們顯然別無他途了。

我們返回寓所後，立即請梅爾斯抽暇來與我們進行磋商。

下午二時，梅爾斯律師到達。

孩子們重申了我們的意圖，希望他擔任二十七日聽證的辯護律師。

梅爾斯律師說：「金先生的案子是間諜案，你們知道，案情是比較複雜的，辦起來不是沒有困難的。」

我們當然知道時間緊迫，希望知道應付他多少費用。梅爾斯律師表示願意承辦此案，但，這次需付四千美元。如果此後還請他接著辦下去，費用另議。我們一聽他的開價，一時有些震驚。

我平時除無怠按月給我家用費外，手邊現金不多。前天，我才付過兩千美元給梅爾斯律師，我們希望他是否可以少收一些。如果，每次出庭，都要付一次費用，我怎麼辦呢？我心中烏雲滾滾，但，我得爲無怠的案子竭盡全力。

梅爾斯律師表示，如果付他四千美元，他願意去出庭，並且需先付款，還要現金。

「請在今晚十二點以前給我回話，明天我再去和金先生談話。」

梅爾斯律師走了。

午時三刻，多麼緊張的時辰！孩子們愛父親，可是，突變的事故，令人措手不及，他們不久前

剛購置住宅和購車，付了款，顯然手頭並不輕快。

一籌莫展！時間趁夜幕降臨而悄然逝去，我們的心也隨之抽緊。在此刀尖刃口上，我們除了乖乖拜倒在金錢之下，別無他策，但願一擲千金，能搭上一架浮橋，救無怠於危難之時，以盡爲子爲妻的心力。

十點鐘，在茫茫黑夜，我們一起驅車奔往華府，急急敲了梅爾斯律師寓所的大門。

十五項罪名卅餘年間諜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維州亞歷山大市的地方法院外顯得有些擁擠、雜亂。孩子們陪著我來到法院門前，那裡已有大批記者等候著。他們手持話筒，有的肩負攝影機，一見我們下車，就湧了上來，擠成一團。

我那時的心情十分焦慮，難以預卜會發生什麼情況，我們雖然與無怠見過四次面，也通過幾次電話，實際上，我們對他的案情一無知曉。每次見面和通話，他除了對我表示歉疚外，談的多是如何搭救他於水火。孩子們更是急於援手父親，即使問及父親事故，亦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忐忑不安和緊張，眼看重重人影圍在週遭，腦海一片混沌。

美石緊緊捉住我的右臂，不然，我懷疑自己會倒下。好不容易進了法庭，在旁聽席上坐下，我的雙腿眞像騰雲駕霧一般。

法庭今天顯得沉悶，連空氣也十分凝重而寒冷，我只覺得庭內似乎座無虛席，也許來了不少中外記者。但，我感到無限孤獨和痛苦，心中沉甸甸地好像已凝成石塊，我感到有無數雙眼睛在凝視

著我們，美石姐弟倆坐在我的身邊，從他們嚴肅的面容上，可以看出他們的沉重心情。

我沒有抬頭，從全場逐漸安靜下來的聲音，我感到相當的有關人士已陸續進場，各就各位了。我聽見遠處有輕輕的腳步聲，我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樣的預感，抬頭前望，看見無怠由兩位法警帶出庭來。他身穿著第一次探監時帶給他的那套深色西服，白襯衫，沒有繫領帶。

他向我們三人看了一眼，我頓時心如刀割。雖然急促的一瞬，他在此時上庭，心中想的是什麼？他走到被告席上，坐了下來。

這時，我看見梅爾斯律師還帶著二十三日下午出庭的那位維州的女律師金斯伯格女士落座在無怠的身旁，我還注意到一位法庭的畫師，開始給無怠作素描。

今天是美國聯邦大陪審團向維州亞歷山大市地方法院提出起訴的聽證。起訴書還是由地方檢查官約瑟夫·亞洛尼卡宣讀的，起訴書羅列了無怠在長達三十餘年之久，在他任職期間和退休，將有機會接觸到的一切層次的機密資料，爲中共提供了大量情報，這些情報，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嚴重的損害，罪狀有十五項：

——一九五二年，在韓戰期間被告向中共提供了中共戰俘的俘虜營的地點的情報。

——一九六一年，被告與中共在廣州的情報站有聯絡。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七年，被告多次在香港與中共的情報人員晤面，並接受報酬。

——一九六七年，被告由中共告知在加拿大多倫多之接頭辦法和在香港的聯絡處，以及赴港之行程。

——一九八〇年七月，被告前往多倫多交給中共情報人員被告所製作的膠卷，送出情報。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被告前往多倫多，再次送出情報。

——一九八一年間，被告曾前往香港，與中共公安部一副部長晤面。

——一九八二年二月，被告前往北京，晤見中共情報人員，並接受公安部之宴請，該部部長及前任部長等出席此次宴會，並接受了該部給予的「副局長」職銜。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被告又赴多倫多，晤中共情報人員。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被告在香港再晤中共情報人員。

——一九八五年二、三月間，被告又前往香港、澳門、以及中國大陸，晤見中共情報人員。

——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一年，被告在「外國廣播服務處」工作期間，攜走機密文件，並予拍照。

——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八五年之間，被告收受超過十四萬美元的報酬。

起訴書約達八頁之多，並指出被告所取用的文件，都是國家機密，被告提供給中共的情報，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嚴重的損害，被告已觸犯了聯邦的「間諜法」。

當天的聽證，是決定被告可否交保釋放，以及應繳保金之數額。

此時的我，已猶如五雷轟頂，眼前一片漆黑，怎麼會有這等事端，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聽覺。

接著，聯邦調查局的探員馬克出庭作證，他說得更爲詳盡：

——被告金無怠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生於中國北京。雙親已故，有兄弟三人，分別住在紐約、三藩市和北京；一姐在中國上海。

——金無怠語言能力較強，除能操英語外，還能說北京、福建、廣東和上海四種方言。

——金無怠有前妻所出的二子一女，與其再婚妻子周謹予關係惡劣，已分居多時，一度考慮離婚，一九八三年，被告被控攻擊並毆打配偶成傷，曾被警方逮捕；後雙方和解。

——金無怠在美有一黃姓情婦，原居紐約，現居芝加哥。經常於週末來華府，與金在汽車旅館幽會，兩人曾商議雙雙返回大陸定居。

——一九八二年二月，金無怠赴北京，中共公安部設宴爲金舉行慶功宴會，中共公安部之前任和現任部長均出席，並授予金「副局長」頭銜。

——金無怠從其任職的「外國廣播服務處」竊取並攝影後交給中共的文件，有些是屬於極爲機密之有關美國安全之文件。中共對這些文件只允許線人經手，譯爲中文後，直接呈報「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送資料數量甚多，有時金送出之文件，由二位譯員用兩個月的時間，才能譯完。

——金無怠經常外出旅行，去過開羅、蘇丹、日本、倫敦、阿姆斯特丹、漢城、香港和澳門、北京等地，尤以去香港爲最多，並與中共情報人員晤面。

——一九八二年，金無怠曾要求中共公安部有關官員，助其在美發展生意，經營房地產，金亦願介紹客戶貸款給中國有關單位，以便收取佣金。金無怠每次赴港，可收到中共給予的一萬美元的報酬，均存於香港之華僑銀行。

在搜查金之住所文件衣物時，發現其在香港匯豐銀行有一戶頭，存款有九萬八千餘美元，另有一黃金存款帳戶。

江森探員最後說：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我局探員，包括本人在內的三人前往金無怠設在其居住的寓所之

公寓大廈的辦公室，與金談話六小時，以上犯罪情節在此次談話中，金供認不諱，對有些情節，還作了補充陳述。」

另一位聯邦調查局的（後來才知道是無怠專案小組的組長肯尼斯·謝菲爾）也出庭作證。他強調了無怠在任職和退休之後，在「外國廣播服務處」工作期間，接觸到的文件，均爲機密，或更高機密等級的文件，所提供的文件中，使中共得知美國如何研究中國之作業，對中共極爲有用，嚴重傷害了美國國防安全。

在兩位探員作證後，梅爾斯律師要求發言。梅爾斯律師表示：

「我認爲起訴書和證人的所述，是根據與被告六個小時的談話而來，在談話中，被害自己陳述了相當一部份情況，因此，所述之犯罪情節，十分弱而無力，因爲許多是被告之交代。以六個小時的連續盤問，充滿了微妙的心理脅迫，不是嗎？

「被告並不認爲自己犯了罪，而是在促進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向好的方向發展。」

地區檢查官亞洛尼卡反駁說：

「被告案情嚴重：涉嫌竊取機密文件，且數量可觀，在一次外送給香港一盧姓男子足夠的情報，又給多倫多一名李姓的人，至少四盒膠卷。

「被告在三十餘年來，一直生活在謊言之中，其感情與心思一直縈繞著中國，他已供認其犯罪情節。被告隱瞞其眞正身份，欺騙美國。他獲取中共情報單位的報酬；夫妻不睦；且另有情婦；子女已成人；加以在二十二日逮捕他之際，還企圖蒙混視聽，將其有效護照匿藏，將過期無效護照交給聯邦調查局的探員，顯然有逃跑之企圖。如果金無怠逃回中國大陸，中共一定會張開雙臂歡迎

他。因此，本人要求本法庭將金無怠繼續關押，不得交保。」

梅爾斯律師再次要求發言，他表示：金無怠已年逾六旬，且患有糖尿病，體質較弱，建議允其保外就醫，並在外候傳。

柯蒂斯・蘇維爾法官當場做出裁決：

「聽了原告與被告陳述的情節，被告對社會造成的明顯和現實的危險的證據並不夠充分，但，有鑒於被告案情嚴重，絕非一時行爲越軌，且有被告經常出國旅行的紀錄，有嚴重逃亡的危險。駁回律師保外候傳的請求，特此宣佈不得交保，押禁候傳，但是，扣留所應對其健康予以關注。」

蘇維爾法官還宣佈：訂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再開庭，以決定審判日期。

法庭宣佈聽證結束。

竟有謠傳我是此案告密人

孩子們和我仍然沉溺在極端的苦痛之中，幾乎不知所措，眼看人們散云，我也感到人們的視線射向我們。我們默默地離開法庭，慢慢走了出來。

我看到散庭時，那兩位警官把無怠帶了出去，我們來不及再對視一眼，只看他低著頭，面無表情。我眞恨不得衝上前去，問一問他，究竟怎麼回事？幾次探監和電話通話，爲什麼不將詳情告訴我和孩子們？還告訴我們事情沒那麼嚴重，我們怎麼辦？

我們走出了地方法院，我感到一切都那麼陌生，世界已經變了樣。兩個小時的經歷，如同走了兩個世紀。十一月的維州已經寒意料峭，今日，我的心好像一塊冰。

無怠再也不能回到我們的身邊了，他今宵身在何處？

我不知道怎麼回到家中。

我欲哭無淚，心中在吶喊：

「主啊！請給我指引，給我生存的力量。」

無怠的長子巨石於二十九日晨由加州趕來，我們到巴爾的摩機場，將他接了回家，我們好像多了一份力量，猶如他是我們的主心骨一樣……。

巨石經與梅爾斯律師聯絡，安排他立即可去拘留所與父親見面。又一次商量關於律師的事。姐弟三人堅持應該聘請華府最著名的律師，來爲父親進行辯護。

晚上，姐弟三人分頭去拜訪他們的朋友們，請朋友們協助介紹幾位華府享有盛名的律師。他們在深夜回來，已是筋疲力盡了，但是，他們分秒必爭地將各自的看法反覆研究，最後，他們從中選出了二位，在和我商量後，決定與這兩位律師，約定晤會的時間，到他們的事務所去面談。

在我們奔走設法聘請律師的緊要關頭，有一件事使我的痛苦更是雪上加霜，不知從何而來的傳聞，竟說我是無怠此案的揭發人。

十月二十七日美國的「中報」在報導有關無怠的消息中，竟在標題上，寫道：

「傳遭家人揭發被捕」；還說什麼「金無怠與妻子關係極不融洽」等等。顯然影射無怠的事發是我告密的。

接著其他報刊也如是猜測。還說什麼「有跡象表明，金無怠與妻子周謹予關係十分惡劣」。這對一個深深陷入痛苦深淵、又走頭無路的弱女子來說，更是落井下石。我只恨有口難辯，有話無處

申訴。

我們之間曾經有過感情的危機，早已經從風暴中走了出來，雙方在爲彌合愛情的裂痕，做出自己的努力。我眞想不到在此人生的驚濤駭浪中，再受一次意外打擊。

這給無怠的子女們和我的關係上，投下陰影，並且增加了無怠案件中的複雜性。

在我們四人決定約見幾經斟酌的律師時，這個無稽的傳聞竟連律師也受到了影響，讓我說什麼才好呢？

我們驅車來到第一位律師事務所，除了詢問我們關於無怠的各種情況外，卻提了：

「傳聞金先生的被捕是由於有家人告的密，這人又是誰呢？」

我當時眞是大吃一驚。

那位律師的助手立即轉變了態度，因爲孩子表示，所謂的家人，即指的是我。

於是，律師就只與三個孩子討論交談，好像我並不存在似的。但是，我心雖坦然，我也以鎭定的眼光注視著他。我以大局爲重，暫時不計較這些捕風捉影，推理臆斷的謠傳，也諒解孩子們的單純誤解，爲什麼作爲專業的律師，在我們共同與他會談，採取不理會我的存在的態度是不應該的。我的注目，使他改變了態度。最後，滔滔不絕的講了一篇大道理，還是向我們四人提出，要我們先付十萬美元，就承辦無怠的案子。

我們道謝後，離開了這位律師。

接著，下午我們再接再勵，趕赴第二位律師的事務所。

雅可布·施特恩律師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律師協會會長，他和他的兩位助手一起和我們晤

談。

施特恩律師事務所，果然名不虛傳，不僅室內佈置非同一般，而且從氣氛上給人以嚴肅認眞的印象。施特恩律師和他的助手們頗爲關注地聽取我們的情況說明。

在聽完我們的陳述後，他沉思了片刻。

「看來這個案子非比尋常，很棘手的。你們知道，這一場仗是和聯邦調查局打的，眞有以卵擊石的感覺。是不是能打贏這場仗，是很難說的，這樣吧，你們先稍坐片刻，讓我和我的同事先磋商一下，然後，我再告訴你們，我們是否承辦這個案子。」

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和磋商，他們又回到接待廳。施特恩律師言簡意賅地表示：

他們可以辦這個案子，但是，律師費是十萬美元，並且要在二月二十二日以前交款。因爲，無怠的案子在二月二日開庭，決定審判日期，大約要二十天光景。

天啊！十萬美元，並且在二十天內要交出，這不啻又是一次燃眉之急的事。我一聽，頓時一陣暈眩。何處去籌措這筆巨款？我們面面相覷，愁腸寸斷。我們剛剛欣喜的是這位律師願意承辦無怠的案子，好像重創的病人尋到再世的華陀；憂的是，如此龐大費用，猶如泰山壓頂，我們正值走投無路的當口，又能如何去尋他途？只好匆匆告辭了律師，回去再行商議。

孩子們雖然愛父親心切，但都有工作在身，不便離職太久；加以美石身懷六甲，二月將臨盆，乘飛機往返在加州和華府之間，甚屬不易，還經受如此巨變之痛苦打擊，身心那能承受得了。

我們圍坐苦思，先將各自手頭上能夠籌措的數字攏出來，我只恨以往依賴無怠理財，自己樂得省心，只覺無怠按月給我的家用，已是足夠寬裕，不思後想。如今，除僅有少量存款外，何處去掘

金山銀庫？這與此筆律師費相去甚遠。

在此緊要關頭，不知無忌在美的子侄後輩們從何獲悉此事，搖來電話，伸出援手，他們均擬竭盡所能拿出現有存款，有的以千計；有的數百元，他們表示了對其叔伯之愛心。

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們並非手頭寬裕，特別是無忌在八十年代，有中國大陸接出來的侄甥們，在美尚未站穩腳跟，有些僅能自立餬口，來日方長。節衣縮食，也難有助人之能力，我們很難於忍心接受他們的好意。

但，此時此刻，我們一籌莫展之際，先救無忌於水火，才是正事，我熱淚盈眶，心如火焚，眞是難爲了他們。

女兒押屋借款籌律師費

我們枯坐沉思，只聽時鐘不留情地滴答作響。時光分秒逝去，腦海已因思索過度，好似一塊硬木。

美石突然從沙發上一躍而起：

「我有辦法了，我有辦法了！」

鹿石哥倆睜大了眼睛，不知這位姐姐想出了什麼高明的辦法。我也頓時被她的這一聲震醒了，心中充滿希望，好像溺水之人，看見遠處的海島。

「快說，快說，什麼辦法？」我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又像命令似祈求叫道。

「我明天就飛回加州，我去向我的摯友，也是凱茜阿姨的外甥女借十萬美元，以十分的利息來

計算，只借一年，我用我住的房子做抵押。我的房子價值是五十萬美元，只有她手頭有現款，那麼多人併併湊湊，大家都不寬裕，讓他們用度緊張不便，多不好；以後我們還起來，也不方便，不如借個整數也好。以後，把爸爸在巴爾的摩和拉斯維加斯的房產賣掉，可以一次還淸，又淸爽俐落，不麻煩也不影響表兄們的生活，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嗎？」

我們如同經歷了漫長的黑夜，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心裡輕輕舒了一口氣。但是，一切得等美石回加州後才有定論。於是，我們先把籌款來暫放在一旁，接著要商議的是決定請哪一位律師好？

我們反覆對比了兩位律師的特點，他們各有所長，雖然我們僅有一面之緣。第一位律師，雖然對我們不甚友善，以爲我眞是告密者，但，他在表達上，字斟句酌，且鏗鏘有力，如果在法庭上，很可能更加投入，效果可能較好；第二位律師，文雅有度，可是，他說話來長篇宏論，很可能太冗長，可能使人們打瞌睡。

我們每人各述己見，反覆掂量，但無法做出決定。最後，大家公推鹿石拿出主意來。他認爲，第二位律師是華府的律師協會會長，聲望顯赫，過去他承辦的若干起案件，均獲勝訴，且那天與我們接談的助手也使人感到頗有頭腦。他認爲可以聘請第二位律師。

在此躊躇不前的情況下，鹿石爲大家作了決定。於是，雅各布·施特恩律師擔任了無怠的辯護律師。

翌日，我們再赴施特恩律師事務所，與他簽署了合約。

美石姐弟三人飛返加州，各就各位，但，美石眞是肩負重任，爲籌借律師費，尋找解難的援手。她很辛苦，除了爲搭救父親奔走外，還要爲迎接不久來到人間的小寶寶做準備。我心中十分過

意不去。臨行前，我看到美石頗有信心的神情，我只有暗暗祈禱：願她成功！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的庭訊後，我和孩子們只要提出申請會見無忌，梅爾斯律師就代我們安排時間，我們按時趕去。孩子們返回加州以後，便只有我獨自去探視。

到了十二月，已是維州最寒冷的季節。經常大雪紛飛，好像有時是雪裡夾上了雪珠，落在行人的肩上，經久不融。天空陰霾，猶如一口鐵鍋扣住了人們，我感到蒼天憐惜我這孤獨無依的弱女子，爲我的沉痛，也哭喪著面容。

夜幕也早早落下，我常常獨自蜷縮在沙發裡，苦思冥想，但，腦海卻是混沌一片，好像一切景象重疊出現，喜怒哀樂混爲一團。分不清身在何處，忘卻了時空，經常忘記了是否進過食，只覺得周圍空空，寒氣襲人。

那時給我最大的安慰是守候在電話旁邊，只要鈴聲一響，我都一躍而起，衝過去接聽，抱著無限希望，企盼它傳來無忌的聲音。也許，我悲傷或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空讓時間流失，然後，我又悔恨不已。

白天，每週有二次，我可以去探監。雖然，我已去過多次，但是，每一次我都在可以探視的那一天的凌晨，早早醒來，不，不是早早醒來，而可以說，我根本無法成眠，總好像有千言萬語要傾訴；有多少事情要商量，自己編織了一場會見時的喜悅幻景，心中暗暗囑咐自己，一定要控制情緒，一定要埋藏悲哀，不給無忌徒增牽掛，因爲他了解我的情感是十分脆弱，只要有些許的疼痛，都可能崩潰。

更何況如此人生的浩劫，豈是我能承受？我的情感之弦將要被此意外襲擊裂爲兩斷。

我常常喃喃自語：我得裝出一付平靜的表情，不讓無怠太痛苦。他機智聰慧，一眼能看出我的僞裝，將我看成一個蹩腳的演員。

我還是自欺欺人的盤算著。我還是要求自己，一定不可以忘懷，我要和他商量的事情，常常當我一見到他，什麼事都拋到九霄雲外，往往一事無成。

人，眞是奇怪的動物，在我們朝夕相處的二十多年，似乎並不十分珍惜相處的日子，任其時光流逝，如今悔之晚矣。所以，我在探視的前夕，總是精神亢奮，什麼都想得周全，明知難以入睡，強迫自己平靜下來，往往一陣惡夢驚醒，黎明前的黑暗，更使人壓抑窒息。

十二月五日，律師通知我，無怠已轉移到維州的座落在馬納薩斯的威廉王子成人拘留所。自此，我每週兩次，在規定的家屬探視之日，可以和無怠見面。

每次，我駕車來回約兩個多小時，去時較順利，回來時，夜幕來臨早，如遇大雪飄揚之時，車子停在很遠的停車場上，天黑路滑，幾次跌倒。附近幾乎空無一人，讓人心中害怕。

進去時，心中焦急，匆匆奔去，往往無心環視四周環境，等我離去時，心中總有悲傷的塊壘堵在胸腔，情緒難以自持，在空曠的停車場上，好容易才找到自己的車子，趕快入座，先平靜一下思緒，才敢起程，生怕昨夜的失眠，今晨的早醒，一天的激動不安，情緒不穩，匆匆登程，難以駕駛，有時在車中靜坐多時，讓黑暗與我爲伴，饑寒侵襲我。

威廉王子成人拘留所是關尚未判刑的犯人，而且管理頗爲嚴格，設備甚佳。

進入探視大廳後，探視的家屬先辦探視手續。有兩位警官似的工作人員坐在那裡，探視者出示自己的駕駛證和任何一種信用卡，他們核對一下關押的犯人事先提供的名單（每次僅限三人）後，

就退還給探視者。然後，這些探視者就坐在廳裡長條椅上等候。

我辦完手續，也坐了下來，四周一片寂靜，好像可以聽得見人們的心跳聲，大家都很肅穆，臉上都呈現不安、焦慮和痛苦的表情。有的低著頭，目不斜視；有的緊緊注視著一扇門，也許他們已經來過；後來者，步履輕輕。大家心中除了企盼早些見到親人外，別的什麼也想不到了。

一扇有電鈕的門打開，探視者先進一道門，然後，由獄警點名，凡點到者，隨著進去，每次十二人，可探視半小時。進去後，門立即關上了。

這時，我看見犯人是在室內的玻璃房裡，玻璃隔開了探視者，左右兩邊各有六個窗口，已有十二個人坐在玻璃房裡的窗口處。

玻璃房裡還有兩位獄警雙手叉腰，站在兩端。窗口的內外，各放一張凳子，那位帶領探視者進來的獄警，叫了探視者到指定的窗口。

我進了室內後，立即掃視玻璃房的窗口，尋找無怠在哪一個窗口，恨不得分秒必爭，儘可能快地一個箭步奔到窗前，因爲才有三十分鐘。啊！看到了，無怠也看到了我。

我奔到了窗前，幾乎沒有聽清楚叫我的號碼，反正我站到窗前。我們被玻璃阻隔，近在咫尺，卻猶如萬水千山之遙，我們幾乎是不約而同，張開五指，對貼在冷冰冰的玻璃上。

我看見無怠身穿藍色的囚服，難以自控地淚如雨下。他看上去那麼憔悴，臉色顯得蒼白。他也兩眼噙著淚水，我們只能用電話筒交談，相互目不轉睛地注視著，緩緩坐了下來。

我一時哽咽得說不出一句話，無怠也流下淚來，我眞想大叫起來：天啊！我們猶如在兩個世界裡！怎麼回事啊！

「小魚，小魚，我的小魚！別難過了，妳看現在不是好好的嗎？快別哭了，讓我好好看看妳。」他輕聲地說。如果在往日，他一定會把我擁到懷裡，溫存地撫著我，安慰我。

「妳知道，我們只有半小時，要把握時間，不能浪費掉了。」他收起悲傷，提醒了我，一語驚醒夢中人。

半小時，半小時！無情的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溜走了。

我昨天想到要說的話，無影無踪，腦海中千頭萬緒，不知說什麼才好，完全像一個驚呆的孩子。我第一次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又看到警衛森嚴，空氣那麼凝重而壓抑，一時感到緊張又害怕。剛看到無怠時，那對無神而空洞的眼神，面容黃瘦，已感到萬箭穿心，還談得上說話？

經他一再提醒，我囁囁嚅嚅，幾乎語無倫次，又想問他如何度日；想告訴他家裡如何；自己又怎麼樣，總之，我也不知說了什麼，還一直看著手錶，心中生怕時間分分鐘過去，慌到東一句西一句。

「無怠，你怎樣？」我幾乎沒有聽見他說了什麼。

「小魚，別擔心我，我會照顧自己的。」

他告訴我，他的起居情況、一日三餐很不錯，有商店，可以買東西等等，我因爲一直擔心他平時在家一切由我照料，自處時，能否安排得好。恨不得他再詳盡地告訴我一些細節。

「小魚，我先告訴妳一個好消息，這裡規定，自己的臥室自己打掃，如果做得好，檢查員給個高分，可以在星期三那天，增加一次家屬探視。我爲了每星期多見妳一次，我每天都把臥室打掃得一乾二淨，連被子都疊得有稜角，東西放得整整齊齊，所以，妳每星期可以來兩次。」我才知道，

我之所以有兩次探視，原來是如此。

我破涕而笑，無怠眞是用心良苦啊！還以幽默口吻告訴我這個秘密，這種安慰的痛苦，眞是令人心酸，我又流下了淚水。

「咱們談話的時間不多了，我還想告訴妳另一個『秘密』。這對我很重要，幾乎等於我每次見到妳以後，再看看妳，妳知道，這對我有多大的安慰嗎？」他在話筒那邊輕輕地說。

我隔著玻璃看到他乞求的眼神，急切地等待我的回答，我朝他用勁地點著頭，此時此刻，我願意爲他做一切事情，就怕他擔心增加我的負擔。

「我的囚室在這幢房的六層，白天，我會到六樓的走廊上散散步，我發現在走廊的盡頭，可以看見樓下的草地和樹林，草地上有野餐的桌椅。妳回去的時候，可以在這幢的四周繞一圈，妳找到了那野餐的桌椅和附近的樹，妳開車在那條路上繞一圈。如果在晚上，天已黑了，妳能繞一繞，我也會睜大眼睛，看妳的車開過去，我不又能多看妳一次嗎？妳說這樣好不好？我回囚室以後，我就到走廊的盡頭，走一走。爭取在那裡多待一會兒，等一等，看看妳是不是找到那個地方。如果看見妳開車過去了，我再回屋裡去，這樣，妳知道，對我多麼重要。」

我聽他這樣說，眞是心如刀割，霎時間，我們過去曾有過的齟齬和不快，頓時煙消雲散，心中激動不已。我恨不得馬上使用一切我能做到的辦法，即使赴湯蹈火也援助他，甚至我的生命。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咽喉梗塞，熱淚盈眶，只有使勁地點頭。

「好，小魚，謝謝妳，時間到了，我回去到走廊盡頭等妳，咱們在那裡，再說再見。也等於每星期能見三次。這辦法挺好，是不是？」無怠還在安慰我，用慣常的幽默口氣和「是不是？」的口

頭禪。我只能擦乾了淚水，向他苦笑一下。

我們看見獄警已走了過來，我們放下話筒，站了起來。時間已到，我當時暗想，世界上一去永不回還的時間，真是無情，幾乎沒有什麼力量能拉住太陽永不落下，黑夜永不來臨。

獄警開始向探視的家人在解釋什麼。其實，不必多說，家屬們都明白，該結束了。

我和無怠都張開雙臂，五指分開，貼在玻璃上，隔著玻璃，深深地吻了一下。

我聽見獄警又一次令大家離去，玻璃內窗那兩位獄警也在催促十二個犯人，要帶他們從另一扇門進去。

對家屬而言，一秒可值千金，大家默默地挪動腳步，有的家屬以手掩面，還呆呆地站在那兒；有的還在大聲叫嚷，好似吵架一般，不知和誰對峙；有的低著頭，滿面愁容。眞是各有各的愁腸千萬結，各有各的悲傷遭遇，各有各的命運之途。

我可能自己歷盡艱辛，命途多舛，總是見到痛傷之景，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難道我是非不分，善惡無別？可是我實在希望人人都幸福。心腸軟如一片棉絮。也太多原讓，希望人人即使有惡，亦應從善才是。

冰雪之夜驅車圓夢

我隨著其他家屬緩緩離去，仍然由那位帶我們十二人個人進來的獄警帶我們從原來進來的門出去，到了門邊，回頭再看時，玻璃房裡，已是人去屋空，我想，無怠大約已到走廊盡頭，去眼睜睜地期待我們的「第三次」，會面了。

那時我們可能誰也看不見誰，只能隔著空間，相互對話了，也許，沒有人再來催促，也沒有辦法手對手隔著玻璃彼此致意了。不過，我們能以天空爲畫布，畫出彼此的眼神，因爲我們的心田裡，早已烙印了不僅是眼神，而是心心相印的命運。

我匆匆離開拘留所的大廳，奔向停車場，恨不得立即啓動車子去尋覓那張野餐桌子。但是，心中因悲傷而深深地刺痛，那時大約已是夜晚十點多了。

十二月的雪夜，寒風凜冽，猶如刀割，我一直感到寒氣逼人，緊裹著大衣，依然毫無暖意，走得急，雪地不留情，又硬又滑。好不容易來到車前，立即坐上車。

但是，我不敢馬上啓動，總是坐一段時間，讓心情平靜下來，喘一口氣，不然，很難想像，當時的身心情況，如何在雪夜開上一小時的車程？我雖感到饑腸轆轆，並無進餐的慾望，口中苦如黃蓮，能夠喝一口熱茶多好。

稍事平靜後，我驅車先在拘留所建築物的四周，繞了一圈，黑夜茫茫，小雪花打在車窗上，雖然雨刮不停地擺動，我睜大眼睛，四周搜尋樹木和草地，再仔細尋覓野餐桌，過往的車燈和路邊遠近的點點燈光，刺得雙眼發痛。

突然間，我「呀！」的一聲，叫了起來，果然有樹、有野餐桌，幸好，這條路上車輛稀疏，我情不自禁，趕忙尋找拘留所建築的六樓，那裡燈光明亮，但，我一時分辨不出走廊哪一邊的盡頭，無怠究竟在哪裡？

我左右張望多時，我不可能停下車來久留。正在心中焦慮之際，眞可以說是急中生智。

「有了，我何不閃幾下車燈？唉，當他告訴我這個『秘密』時，慌不計時，怎麼不約好，做個

標記呢？我眞傻！只會在關鍵的時刻，心悲而泣了。 我這時又後悔又埋怨自己不成氣候。

於是，我先閃它三次車燈，讓無怠看見，也許他會有所聯想，當時，我也不去考慮路上別的駕車人怎麼想了。但是，我心中覺得有了一點慰藉。這一剎那，心中好像獲得滿足。我想，如果今後向人提起我這急中生智之舉，說不定使人感到這完全是驚險小說裡的、最原始而最低級的小把戲，但是，那時，我只能用這種辦法來解我的情感上的相思之苦了。我這一輩子連這種「驚險小說」的情節都沒有遭遇過，我也沒有這份雅興去經歷任何風險。眼下，只祈求避禍得到平安而已。

一個無辜不諳複雜江湖風暴的女子，只求平靜的居家度日而不可得矣！

我離開了那設有野餐桌的路旁，緩緩驅車奔回我那淒涼、空無一人的寓所，以期回去煮上一杯熱茶，暖一暖冰涼的雙手和一顆無所知的心房。

但願，午夜夢迴之時，再現我那歡樂的往昔，讓我得到一點點虛幻的溫暖，同時，也期望無怠眞能在樓上的走廊上看見我。

無怠自從囚禁在維州馬納薩斯的威廉王子拘留室以後，我每週都有二次機會去探視他。星期日是法定探視日，每星期三的探視是他爭取來的。因爲，他爲了讓我增加一次探視，在做囚室清潔衛生時，努力爭取檢查員給高分。就讓他享受一次額外的與家人見面的優待。此外，每週還可以給家人通一次電話。但，只能用五分鐘。往往，這五分鐘，除了互道保重外，什麼多餘的話都來不及說。因爲，在他那一邊，要通過拘留室管理員來安排，而其他室友也要與家人通話。

我每次去探視，常常因爲我難以控制我的心緒，讓悲愴奪走了寶貴的時間，只能在打消心頭痛苦以後，用三言兩語，說完我未去之前想訴說的情懷之萬一，有時眞是前言不搭後語，數著分秒，

心急如焚，時間一到，匆匆離去，不能違背規定，而且別的家屬也在引頸期待，趕快進去。

未判刑前囚徒有通訊自由

幸好，獄方允許監禁在所中的尚未判刑者，可以與外界通信。這對我們而言，不啻是鴻福佳音，讓雙方儘量享受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人民有通訊自由的優越性，在未判刑之前，一個人能享受憲法的賜予。

我曾記得，在大陸的我的至愛親朋，好端端的正人君子，在什麼「運動」一來，先扣上一頂帽子，定了罪名，未經任何法律手續，早已褫奪了各種作爲老百姓和一個人生來俱有的權利。如果一個嫌疑犯，身入囹圄，豈可與外界通訊，而不受任何檢查？

在我聽說，無怠可以和家人自由通訊時，眞高興地雀躍起來。從此，我們不再以緊張心情，數著鐘錶來傾訴心中想說的一切話了。我們以及我們的家人都提起筆來，寫上各自的思念和一切應辦的事宜，由鴻雁傳遞到我們彼此的手中。

特別是無怠和我，我們以書信爲這一段淒苦日子裡，最大的安慰和快樂。通過筆墨，我們交談了無數肺腑之言，可以說，在此患難之際，比我們在往昔一帆風順之時，更加進入彼此的心中，我們雖然悔恨，沒有珍惜相處的年年月月，讓它白白浪費過去，但在這時，難以朝夕相處，卻倍感親愛異常。這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是什麼？

再者，我們昔日居家度日，被瑣事纏身，免不了俗務，無暇對彼此進行交心的了解，有時爲了照顧彼此的喜怒，免除夫妻生活的無端爭論，雙方不去深刻探討眞正心聲，難於更深入的了解。如

今，我們借諸一、兩紙素箋，敞開心扉，如江河湖海，暢自激流，豈不是人生一大難求的溝通？我們雙方都在握筆疾書之時，悔恨交加，淚滴紙上，但我們得到了孩童似的眞誠和坦蕩。有時，我們兩人都忘記了現實之創傷，而去遨翔於昔日，甚至回憶我們還無緣結識以前的各自的快樂年代，也使我們忘卻人生之苦，使我們自瑣事中，脫離凡塵的辛辣，在此劫難當頭，使我們有所解脫。

無怠領悟了人生在世如何在處理如人際關係等問題上昇華或糾正我們的見解，使我在門庭冷落之時，不以為意，相反，應去體諒親友的規避，使我心際頓開，忘卻俗見。

他在信中，不僅循序漸進地開導我在遭遇不幸時，應以頑強的意志克服自我的弱點，從不可自拔中自強自立。

說來，我十分怨恨自己，多少年來，忘卻自己的生活歷程，滿足於眼下的家庭生活，對後輩的慈愛，友儕的融洽，衣食住行的順遂，而放棄了高速的理想，對人生的義務，變得世俗起來，如繭自縛。

在我每次收到無怠自所中送來的書信裡，得到許多啓示和領會，也許一封封深入淺出的敘述，告訴了一些什麼，偶然我有所體會，但未予深思。

而且，在他離開人世之後，我常常翻閱他的書信，才逐漸明白了許多道理。的確，一切對我都太晚了，但是，在他離我而去之後，我之所以治癒了創傷，又能立意生活下去，並且使自己的晚年得以充實，應是歸功於他的數十封飽含血淚，用心良苦的書信了。

在一個人遭此際遇，而有心一絲不苟地，以其瀟灑的書法，分秒必爭地寫下內心之言是難能可

貴的。

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子，不懂也不歡喜政治，對無怠所作所為，我難於置評，因為我一無所知，他又隱瞞著我，他的所作所為，我不知道內情，更無權介入去說三道四，我只想敘述我的故事，讓我的家人、朋友、同事以及關心我的各界，了解我的際遇，而從中得了信息，鼓勵我度過此生此世。

我收到無怠從所中寄出的第一封信是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

我當時，可以說如饑似渴，捧讀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像個木偶一般的呆呆坐了幾個小時，猶如漫遊似地進入了他的環境，如影隨形，好像我也身歷其境，與他同甘共苦。這時，我的心中好像舒展多了。

他知道，我十分關注他的起居和健康，也許我曾將他作為孩子一般，給予無微不至的照料，可以說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地步。一直擔心他獨自生活有了什麼閃失，所以，他在給我的第一封信，就是詳盡地將他所處的環境向我作了描述，以便使我釋懷，而且，以後的信中，更是事無巨細地告訴我他的現狀。我也隨著他的描述，跟踪他的每一天的生活。

我們一週兩次的會見，幾乎談不完一個完整主題，不是我心亂如麻，達到語無倫次的地步，或趕急得如同連珠炮般地恨不得把積藏在心中的話一氣呵成，也等不及他回答。互通的信件，做了極好的補充。

十二月九日，我在深夜人靜之時，輾轉反側，難以進入夢鄉，一盞孤燈，照得室內更加淒清陰涼，我握筆展開信箋，與無怠進行筆談。我除了詢問他的日常生活外，情不自禁表述了我的情懷。

無怠在收到我的這封信後，立即給我回了信。他深知我的性格，極力安慰我，並且回答了我的詢問。從此，我們幾乎每天寄出一封信，只要有時間，就坐下來寫信，作傾心的筆談。後來，已成爲我們每天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

我收到他的第一封回信，眞是一掃我的焦慮，見信如見人了。

十二月十二日，無怠的回信先對我表示了歉疚和安慰，接著向我詳述了他的生活環境：

「妳看了我的字體就知道我的居住條件大有改善了，我現在自己獨用的小室，有小書桌，也可以到『客廳』去看電視或吃飯，隨時走動，因此可以靜下心來慢慢給妳寫這封信。記得當初我們通信時是編號的，現在情況不同，但我心境還是好的，樂於有這麼多時間和妳筆談，訴一訴我對妳的欣賞和傾慕，妳對我的一片純情可以說是『天下無兩』，這一點共有妳知我知和神知，說出來任何人也不會相信的，連二妲都說如果她是妳，老早就不要我了。妳聽了這話不但不肯細想其中的道理反而生她的氣，豈可怪哉？現在事情的爆發，眞的如妳所說，把妳自天堂一下打入十九層地獄，任何人在妳的情況下都要棄我而去了，然而妳還是要跟住我，妳曾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可是妳就是不飛，而要我飛那兒妳也飛那兒。但實際上，小魚，我決不會怪妳，在這當兒我是願意妳飛去的。

「這裡的生活環境眞是可以說十分不錯，空氣調節是由電腦控制，所以總是恆溫，每日三餐總是十分豐富，有肉、鷄或魚的主菜加上素菜、青菜和麵包黃油和甜品。

「電視可看普通節目和一個專演電影的節目，有當地的報紙看，也有充分的書和雜誌，每天有一小時的運動時間，可以打乒乓和練身體。睡床是單人床有兩張被單和兩張毯子，實在是很舒服，

……怪不得在上次獄中一個老黑人（是街頭的遊民）被拘入獄，後來說要無罪釋放他都不肯離去，但是還是被強迫出獄了。

「我在這裡算是一個優待犯，所有工作人員對我都客氣得不得了。醫藥的條件也很好，有女護士每天按時送三小顆白藥給我吃，又驗血又照X光看肺，又規定我的膳食要多肉而少澱粉來控制糖尿病的發展，加上環境方面的優良條件，眞是一個良好的修身養性的地方了。

「我同室的室友只有兩人，都相當安靜和可親，我們自運動室借來的棋子可以彼此下棋消遣。我有一個是聖經迷，要和我講聖經故事，我和他說可以和他一起練唱聖詩，作兩重唱一定很好聽。我們的衣服和被單等都每週換兩次，有專人收送，這邊穿的是一套頭的藍色工人服，比以前那種破爛的獄服要好得多了。臥室和客廳每隔日要檢查一次清潔，我們三人下決心要把居住環境收拾得眞是一塵不染，來爭取每週多打一次電話或多會一次客，我向管理員申請每天和妳通一次話已被駁回，但據說自一月一日起這邊也要按裝室內電話，可以儘量向外通話了，那時我將可以每天打好幾次電話給妳了。」

在我那對他無盡關切的心田中，雖然他已詳盡地描述了他的情況，我在探視時，不愼又問了他的心情及有無書刊可供消遣，他在十二月十四日及十五日的來信，還畫出居室的圖解，以及以後的信中，又做了補充。

十二月十四日的來信是這樣的——

「小魚：昨天是星期五又是十三號，應該是最那個的日子，可是，我和妳通了電話又給妳發了一信之後精神安靜了很多，到晚上睡了一個自從來此之後的最好的覺，早起後十分精神，現在我在

小室的書桌上給妳寫信，又重新看一次妳十二月九日給我的信，覺得眞是對妳不起，可是，唯今之計只有靜等事態的發展，不必心急和心焦，反而以至自己加予自己很多苦惱和痛苦。」

十二月十五日的信中他畫出居室的平面圖並寫道：

「由此圖可見居住條件是並不差的，每天三餐都有人用大盤送至門內的方桌上，我和室友（原先兩人現只剩一人）即對坐而食，食後可看懸於方桌上的電視，可自己轉願看的節目，室中除了椅子可移之外其他都是固定的……淋浴可隨時用（二十四小時的冷熱水），白天可自小室到外間去看電視或去看看報，也可以在自己小室的書桌上寫信或看書，這邊每隔一天有人推一車的書和雜誌來任人選看，因此，我的讀物是十分充份的了。換洗的衣物每週兩次，我上次收妳的內衣褲，這次都不准帶入，因此，要在糖米撒瑞（註：官管雜貨店）去買，反正很便宜就是了，我戶口內還有約三十四元，一時還用不完，可是，如妳給我買九十元的現金滙票用信寄來，管理人拆開時就會把現金計入我的戶口，以後可以有得用了。

「剛來的幾天看書看電視都看不進去，睡也睡不好，可是現在心情放寬了，看書和睡眠都無問題，以前在FP時耀目的燈光整天整夜照著居室，實在很難入睡，但在這邊小室的燈光在夜十一時半熄燈，因此，可以一覺到天亮，只是小室的門自動在夜間上鎖而已。」

獄中享受如長途坐飛機

十二月十六日，他又在信中告訴我：

「最令我留戀的就是這邊的膳食，豐富得像是飛機上的西餐，所以，在這裡住就等於是一天到

晚不停地乘飛機，但無飛機上暈浪的感覺，另外，就是可以走動，可以在軟墊上隨時睡覺，至於能每天運動一小時和參加每週兩次的查經班，並有各式各樣的讀物和隨時可看的電視節目，就是飛機上不能比的了。

「在這邊的醫生和看護都很和藹，穿制服的管理員也都十分和善，把我們簡直當作客人，他們只能在走廊中巡視，十分無聊，所以，不時停在我們門口來閒談，有時要看電視節目中的球賽，要我們把小室的門打開，用門上的玻璃作反射來看電視，妳看好笑不好笑。實際上，我們的情況比管理員要好得多，因爲我們可以不用心機，自己愛做什麼，甚至白天睡大覺都可以，而他們卻要不停地走動，來打發一天的寂寞。唯一不同的當然是他們工作了一天後，可以回家陪妻子睡覺了，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羨慕是不言可喻。」

「我初來時糖尿的反應很重，也許可能跟心境有關，醫生給我抽血檢查說我的血糖高達二百五十，要看我應否注射『胰島素』，但後來增加了一粒在晚飯前吃的藥後，尿糖的反應就在睡夢和晨起時減低，所以我的糖尿病算已得到相當控制，不必擔心了，在家中我不在妳應好好地注意身體，儘量放鬆精神做些『不廢心』的事，甚至是去和朋友打麻將也無所謂，只是，最近的幾天由於孩子們前來，故恐怕又要妳忙一陣子。」

十二月十六日的信中，在談完對其他家人的關切之後，又說：

「昨夜又是睡得很好，這樣睡得足吃得飽，又有適當的運動和全面的醫療照顧，我是會發胖了，昨夜睡覺時，我心想這邊無憂無慮，無愁衣食，四時空氣調節，用不著爲任何事籌劃運用有限的時間，吃飯洗衣都有專人每天按時送上門，醫生、護士每天按時送藥，到時有書報上門供挑選，

每天願意寫信或看書或看電視或與室友下棋或隨時躺上床睡大覺或做白日夢都可以，又有每日一小時的運動，可以打乒乓球，又可一切都不用心思，淨享一切都免費的待遇。」

十二月十七日，無怠又繼續寫道：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十時左右，我在小室的小書桌上給妳寫信，我特別把塑料的椅子上鋪上一層摺起的毛毯，使得坐起來更舒服些，小桌旁有一條細長的玻璃窗，毛玻璃看不見外面，但卻有相當強的陽光，使它成為一個很好的光源，這樣給妳寫信，既安靜又舒適又無人打擾，實在是一樁享受。」

接著，他寫了每日的三餐：

「我們這兒早餐是上午六點，可眞夠早的，初來時天還沒亮就要吃兩片土司麵包，一圓球牛油，一格煮好的麥片，一格炒蛋，一杯橘子汁和一杯咖啡，麥片和炒蛋，都相當多，但我都全部吃下了，只是咖啡我不喝，就倒掉了。我已吃過早餐，再上床繼續睡未竟的小覺，大約九時半起床，午餐在十一點一刻就來了，其內容比早餐豐富，兩片麥麵包牛油之外還有一格主菜（肉類）一格素菜（煮的青菜）一格沙拉，一格果醬和一份甜點，晚餐在下午四點三十分，其內容和午餐相似，只是主菜更豐盛一點，當然在下午那麼早吃晚餐到晚上應該要餓了，可是，我並不覺得餓，只是一早的早餐，卻變得十分好胃口了。」

十二月十八日，無怠告訴我，他計劃要有系統地讀一些書，我心裡感到稍有舒展，這樣，他生活有了寄托，不至枯坐斗室，目望四壁了。

他在信中寫道：

「今天是每週一三五的衛生檢查之日，所以昨天我和室友又把屋子收拾得乾乾淨淨，一切衛生設備都擦得發亮；今天又是每週一次的換工裝、換床單和換洗衣物之日，會有人拿新洗好的東西到門口交換舊的，所以每個星期四，就是一個新的開始。我現在並不大看電視，除了其中的新聞節目，今後打算具體地看一點有系統的書，現在有一點水門事件中的高級政府官員入獄後，所寫的自白書，每一本後來都大大暢銷，我看看他們是怎麼寫的，這些高官當然也都是高級知識份子，一旦入獄和我的情形也不相上下，後來都一一釋放了，只是，我目前的情況比他們嚴重，又沒有他們那種有自己後台爲之排難解紛從中幫忙，所以有一點不同，但我對這種生活並不覺得過不下去，所以並不著急。」

十二月十九日，他提到注意鍛鍊身體，我更覺安慰。

「在這邊住什麼都很好，就是有點運動量不夠，在家時至少每天自書房回家兩次，每次要走路十分鐘，這裡無法走路僅有一小時的運動時間，在體育館可以打乒乓球，也有健身的器材，這些器材和我們水門的健身設備是差不多的，可是在那邊看了設備卻不知怎麼用，在這兒看了別人使用的狀況才照貓畫虎，做多種發展肌肉的動作，這樣下來也許一兩個月之後，妳可發現我的肌肉相當發達了，此外，我亦在此『糖米撒瑞』買了每天一粒的維他命丸，使得自己什麼都不缺了。」

十二月二十日，我們互相寫了各自的感受，我除了再述情懷外，一切勞累生活瑣事都不願告訴他，以免他本來就擔憂我不勝辛苦之處更加沉重。

我的信原文如下：

「我愛的怠！收到你長長八頁的信，我看了又看，我流淚，我想念，我痛苦，此生此世，無論

在何種情況下，我都等著你回來，你會回來的，我們將有一段快樂的晚年，你守著我，我守著你，白天我們會開車去欣賞大自然，晚上我們會互相擁抱，甜甜的入睡，我們會作同樣的夢，共同享受我們共有的一切。怠！我在等待你回來。

「日子的難度，是心中的不安，使我定不下心來，我雖然可以到處走動，但我並無心情，我只願躲在我們的房中，東走走，西走走，也不知自己是在做什麼，思想不能集中，什麼事都千頭萬緒，眞是不知如何是好？

「怠！我這兩天會給你另外寫信，我不想在這張卡片上多說什麼，我只希望你看到此卡會帶給你安慰，以及我獻給你的無限的愛。如可能把我的卡片，放在你的小書桌上，能每天看一眼，將會帶給你快樂及安慰的。附上照片兩張，以解相思之苦。」

同日，在我接待完來訪的親友後，又提筆再接著寫了下去：

「今天是二十號週五，晚上可以跟你講話，心中充滿了希望，更盼時間快點過去。

「……你可以認識我的爲人了吧？我從不作過份的事，不管你對我如何，我從沒有傷害過你，以及任何人，天主應該知我的忠厚，祂該保佑我及我的丈夫。怠！祈禱吧！爲我們的將來。」

「他們回來就不能安靜的給你寫信了，先寄出此信，有時間我會給你寫信的，記得以前在沖繩時每封信我都是寫六張信紙。」

十二月二十一日，無怠來信補述了他的日常極有規律的生活：

「現在已是下午二點，早上應有的體育運動卻沒有，也許會移到下午，但至今還無消息，也可能是取消了。在這兒每天生活的標點符號這樣：早上六點二十分，到醫務所吃藥，六點三十分早

餐，十時體育運動，十一時半午餐，十二時半蹓車到下午一時，換洗衣物，四時護士送藥，四時半晚餐，十時宵夜，十一時半熄燈就寢，這些標點符號以外的時間都可以自由使用，一般是寫信、看書、看電視和下棋，我很喜歡看有意義的雜誌和看有意義的報上報導，當然也每天看電視新聞，那我目前的情況不是天堂嗎？」

「我們上周的居室收拾得如此乾淨，使我贏得可以加多一次妳的探望，可是因爲昨天（星期六）爲讓鹿石行前可以探望我一次而用掉了，眞是可惜，不過從現在起我們可以每天通信一次也大概可以補償一點相思苦。反正現在大局已定，妳也不必再擔心了，姑且把一切放開整理一下自己的家，無事也可以出去看電影或打麻將什麼的，別自己跟自己磨不開，如果像我這樣過一種不能外出的生活都活得十分安靜而有味，妳就應該知道怎樣自尋快樂了，還到室內泳池去練習游泳嗎？」

十二月底，已是聖誕節期臨近，家家戶戶都以興高采烈的心情迎接節日，我毫無心緒，然而，無怠卻有心情在信中提到：「……同時下午二點還有這兒的聖誕派對，有外面的合唱團來唱歌，表演節目眞不少……」

我看到這裡，不禁熱淚盈眶。這該不是無怠強顏喜悅，擔心我觸景生情，悲從中來吧？

由於我時常詢問他的生活瑣事，他住在威廉王子拘留所的最初兩個月，他都利用通信告訴我一些細節，致使後來在探視交談的時候，提到生活細節，都好像我也在他的身邊，連什麼東西放在哪裡，都一淸二楚。他對眼下的生活似乎安之若素了，我也稍微放下心來。

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大約已感到我對他的起居有些放心，他略帶結論性的寫道：

「到今日妳大概可以曉得這兒的生活對我來說是很配合的了，所以大可放心，這邊的生活對知

識分子考慮得相當週到，所以問題較少，但對非知識份子，如不識字或看書看不進的人則會十分苦惱，因爲太無聊了（如係長期性質可以訂閱一切書報雜誌和各種供應品，只要是廠家直接寄來就可以收到了）。此信趕著寄出，即此停筆。再見律師時帶給我的白信紙和大黃信封。」

無怠在所中度過了聖誕和新年兩個佳節。他在心中一定有所感觸，往昔，我們在佳節，總有無比歡樂的慶祝活動，不是侄子孫輩在一起團聚，就是和摯友們秉燭歡會。我也以無限歡快的心情，早早做好準備，總把自己的拿手廚技顯示一番，奉出生餚美饌，看見至愛親朋，大快朵頤，即使再累，也獲得極大的滿足，享受人生歡樂，大家衷心互祝新年各有成就。

然而，今夕何夕？無怠遠離了親友，我亦孤獨無倚，憶往事，倍增惆悵與悲痛，特別是在佳節之際，我們信中都有心避免在佳節時，觸景生情，徒自悲傷。令我心中巨痛的是，節日前夕我深視無怠之後，忍不住在信中寫到：

「看到你心中當然是安慰很多，但老聽到你說別人吃不完的食物，你留著作消夜，我眞心痛。想到家中，每天換著樣做菜給你吃，現在你不在家，我也沒興趣做了，你以前說：『妳看，妳做好了飯菜，就有人按時回來吃。』是呀，現在沒人回來吃，我也懶得做了。」

這是我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的信。我知道他在所裡還有這樣的可憐事情，在一月三日，我又情不自禁表示了心中的悲哀：

「今天在法院見到你，眞想要你摟摟我，我多想親近親近你呀！看到你瘦了很多，心好疼。」

「那天聽到你說別人吃不完的晚餐，你留下作消夜，我聽了眼淚馬上就流下來了，怠！爲何你受這麼大的罪？爲什麼當初你不告訴我？至少我可以設法呀！這就是你的毛病，什麼事都不對我

說，才會發生這麼多的不幸。」

「怠！我眞不知該說什麼才好，兩天都睡不著，昨晚吃了兩顆安眠藥才睡著，今天人都昏昏的。」

直到二月二日，他還告訴我一些生活細節，但是，他絕口不提稍有不適。我也知道，在所裡日常起居的條件是完全有保證的，而且也一定不錯，可是，我痛惜他，當然更是關切。但是他卻能自持自如。

無怠就是這樣在威廉王子拘留所待到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二十多年夫妻生活的滄桑

無怠和我的通信中，最使我難以抑制的悲痛是我們之間的互交心曲。

二十多年的夫妻生活，對我而言，可謂歷盡滄桑。

我們相逢在風華正茂的年歲，又是雙方事業蓬勃發展的階段，生活處於五彩繽紛的異國他鄉，人生對我們如此厚愛有嘉，心中太多絢麗的幻想，不怕艱辛地編織著生活的畫卷，從來沒有在粉紅色的日子裡妄自添加一縷灰色的因素，一味地享受人生的甘露，自認是天之驕子。

在華府的歲月，應該說是我們的生活的成熟期，經歷了親手耕耘的生活的沃土，可以說，我們太陶醉於人生的醇酒之中；特別是我，不再相信生活會有什麼波瀾，一定能一帆風順地馳向幸福的晚年。有時，我只更多同情和幫助他人的困難和不幸，相信自己永不至於再有坎坷和磨難了。

華府有太多的燦爛生活，讓人目不暇接；生活不再會像在山城重慶時那麼拮据，子女們都各有

成就，飴孫取樂，使我們童心未泯；生活的日程和節奏由我們隨意安排，遊山玩水，廣開見聞，獲取知識又陶冶性情，我有些忘乎所以，歡呼人生之美好。

八十年代，是我們感情生活的轉捩點，我原以爲近二十年的共同生活，雙方關係早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感情應是愈老彌堅。也許我是樂極生悲，命運之手總是捉弄那些幾經努力獲得幸福的人們，好像警告他們：歡樂不可忘懷痛苦，歡樂與痛苦，相輔相成，互相照耀，在歡樂時，應該留有餘地，不可將甘露飲之殆盡，痛苦時，應該存有希望，才能從深淵中振起。歡樂時不盡甘美；痛苦時也不盡絕望。

無怠在感情上的驟變，對我這堅信他人忠誠，自己也忠誠的人而言，不啻是當頭棒喝，足足呆痴和昏沉甚久，再歷經感情的幾度鞭笞，我已到達崩潰的邊緣。

幾個不同女性的影子疊錯出現在我們平靜如湖面的生活裡，我難以忍受的是心靈受到欺騙，我自忖，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二十多年沒有。怎麼會得到這種拙劣的手段對待呢？人怕的是蒙冤和被欺騙，不白之冤可以努力洗刷；欺騙則是人格受了侮辱，我只恨無怠，虛情矯作，將我當作傻子來欺哄，如果坦誠相告，也許我可以諒宥了他。

人生廣闊，偶遇知音知己也是有的，分道揚鑣的夫妻，并非不可還是朋友，但，人要以誠相待才是。

我也甚恨插足於夫婦之間的第三者，但是，確係知音相逢，而配偶已有勞燕分飛之意，尚未爲不可，況且如知所戀之人，並未與妻子仳離；插足其間，造成家庭悲劇，我則視爲道德欠佳，人品低下。天涯何處無芳草，摧折他人之家庭，如何可以？

但是，我雖怨恨無怠之無情寡意，我以人之尊嚴，主動提出離異。絕不像中國有些女子爲了家族臉顏、個人地位，緊緊拉住丈夫不放，或任其自作自受，也許出於我之愛心，成全他的志願，如果他認爲選擇正確，亦無不好，使之晚年還可度過一些愉快的日子。

我們經歷一波三折的婚變，實質上說明了我們彼此依然有著深厚的感情基礎。難以絕情割捨；懺悔與寬容，破鏡還是重圓了。

他在獄中時，我曾給他寫過這樣的信：

「家中沒有你，是那麼空、那麼大、那麼寂寞，我不能作任何事，電視沒心看，東摸摸，西摸摸，不知我自己在作什麼，這種痛苦，眞不知你能體會否？怠！我的怠，我如能陪你，我願也住在獄中，我不要一切，我要的是你，你這個人。

「怠！我怎麼辦呢？告訴我，求求你！咪咪說，她的半生可以寫一本書，我心中想，你的經過只不過是一事的打擊就可以寫一本書，那我呢？想想這一生經過多少苦難？剛剛開始見到一點曙光，又受到這麼大的打擊，已快支持不下去了。前晚煮了人參鷄，想提提自己的『精氣神』，可是一口都吃不下。痔瘡又發了，我怕我會得精神病的，因我常常忘了我身在何處。怠！你回來吧。」

「寫不下去了，我要休息一下。休息了一會兒，好多了，現在再接著寫，不寫不開心的事，說說別的吧。」

「看了你，回家的路上，一直想你要我辦的事，心亂如麻，不知如何辦好。忽然我知道你在爲我未來安排，爲什麼？爲什麼？是的，你愛我，要我過安靜的晚年，但我孤孤獨獨的過晚年又有何意義？可是現實又這麼可怕，我該怎麼辦呢？我會再寫信給你，你要好好爲我保重。」

十二月十一日，我在信中，還對他的荒唐事，餘怨未消，又寫道：

「只怪自己命苦，多少次你家人要我到紐約去找『她』，我都沒去，我覺得一切事，是操在你手中，你對我好不好，是看你，因此我雖恨，我並沒對別人採取行動，更何況我們結婚了二十多年，合就合，不合就要跟我分開，當然是傷透了心，也決心分開，後來又復合，要是換個人早就離開你了。我的律師，非常同情我，說我是個『好』女人，心太好，她在很多地方，都自願幫我。怠！我的個性，你是早就知道的，所以你才會這樣對我，你說是不是？」

「總之，過去的都已過去了，我決不記仇，只盼你能早日回到我的身邊，享享晚年相守之福，也就夠了，你想你的子女來，我全心全意招待他們飲居，你就可以了解一個人要有多大的宏量，才能做到。」

「一切都是爲你，怠！你要了解希望每週見你兩次，每天能通一次電話，如果能實現，你知道這樣就能給我鼓勵跟勇氣嗎？」

無怠深知我對他仍有難平的怨懟，以後的信中，十分誠懇請求我的寬恕，並且眞誠述說了他的情愫。

十二月十三日和十四日的來信中，他寫道：

「小魚，我知道妳愛我是多深和多純，簡直是唯一的命根，所以在地震的大難臨頭時，人人都往屋外跑，而妳卻往屋內衝，不是爲別的，就是因爲我還在屋內睡覺，妳這樣把自己生死都置之度外的純粹出於本性的行動，實在深深感動了我，可是我這人卻仍然常常對妳兇狠和兇惡，眞是罪無可逭了，不知到了今天這種田地，我才說這種話是不是仍會得到妳的諒解。」

「我知道我不在家妳會寂寞到什麼程度，如今搞到滿城風雨，人人自危，當然親友也不敢來往，連電話也少了，那妳在這麼大的屋子怎麼過下去呢？我曉得妳對外顯得堅強，可是在一個人的時候會爲想念我而哭，如妳實在忍不住就放聲大哭吧，大哭一場對妳的精神會有發洩，也有一種哭後的平靜，那就沒有那麼難過了。這幾天來我連電話也不能打，一定使妳心焦死了，今天星期五，是我可以給妳通電話的日子。我盼望這個日子已很久了。今晚我看醫生，因爲醫生發現我血糖很高，我可以告他是因爲我惦念妳精神緊張之故，實際上當然也眞有關係，如醫生肯和負責人建議，則以後也許可以每天和妳通話呢。」

「回想我們在一起的日子，我深深感到對不起妳。妳一直在勸我爲什麼不放開一切來享受人生呢？爲什麼不去拉斯維加斯加和加州去遊玩呢？而我總是因各種理由來推三阻四，現在身陷囹圄，想去也難了，希望這次事件可以化險爲夷，我一定儘量聽妳的話不再固執了。」

十二月十六日，他又來信說：

「昨天是星期天，妳來看我，使我有如甘霖下降，能夠再看看妳使我精神爲之一振，也解了不少相思之苦，看見妳爲我落淚的情景使我也不禁潸然下淚，這一對恩愛夫妻竟變成了牛衣對泣。你上輩子欠我的算是足足地還夠了，而下輩子要我償還給妳了。小魚，在這個困難的日子，我們唯一能作的就是鼓起勇氣面對現實，因此我倆雖不能每天見面和通電話，但是我們每次能見面和通話時所獲得的享受卻是以前比不上的，不單如此，就是每天有得盼望這種時機的到來都是一種使心神舒暢的安慰，所以別灰心喪氣，我們一向甜蜜慣了的，嚐一下這種一切都變得如此難得見面又如此難以割捨的滋味也是挺好的，是不是？」

十二月十七日，無怠又娓娓作書：

「今天是星期二，昨天等咪咪和明倫的造訪卻未見來，想來今天她們會來的，那時希望妳也一起來，使我再多看妳一次，可不知是否能夠如願。」

「得知妳已收我自郵局寄妳的信，使我十分欣喜，這樣就開闢了一條我們交通的新的途徑，寫信有時比通話還好，因爲它可以看了再看，仔細回味。同時信件又更具體更實在，使得我們更能達意，加深彼此的了解，另外反正我們有許多時間難以打發，藉了耗費大量時間的寫信正可以把多餘的時間花掉，何況在寫信中所抒發的感情和對方娓娓傾談的情愫也會給寫的人和收的人相對的慰藉，培養我對妳的情感和妳對我的愛心，等妳收此信之後可以按我上信的地址給我回信。我這樣用最好的心情給妳寫信在我是一種享受，希望也給妳帶來一點歡樂，別再爲我著急，同時自己也放鬆一下精神的緊張才好。」

同日，他又接著寫道：

「妳看我很少能有機會給妳寫長信，總是雜務太多，要不就是沒有心機，可是在這裡，因爲一切都有人料理和供應，又眞正是『足不出戶』，時間充裕。心中不免對妳百般思慕和想念，樂得藉此慢慢地和妳寫信，訴一訴在胸中蘊積的情話。其唯一的缺點當然是不能和妳在一起享受兩人在一起的私生活。」

十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的信中，他一再鼓勵我，不要被悲愴壓倒，最好自我排遣鬱悶，他在信中寫到：

「以後希望能每天給妳一信，使妳可以多得些安慰。比不上在一起時的快樂，但看看我的信也

略舒解一下相思之苦吧，有空時一定妳要設法自尋快樂，只要妳能有辦法排遣妳的時間並從中取得快樂，我就放心了，什麼事切不可自鑽牛角尖，天下從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

「現在眞正令我不安的倒不是我，而是『妳』，因爲我知道最耐不得寂寞的就是妳，生怕妳不知如何排遣自己，有時妳可開車出去遊玩，只當我仍在妳身邊就得了。何況在任何惡劣情況之下，我的生活也不會比目前更壞。因此照樣可以和妳通信、通話，和至少每週見面一兩次。在妳來說也應有相當的安慰，而我對妳的感情只有日益加深，別無旁顧了。」

「等這一陣忙過之後，如妳實在覺得無聊，不如到餐館去作帶位的工作。這樣可以有得事做，也可以排遣一下時光。每週末可以照樣去打麻將，不要再爲我掛心，曉得我在這種環境如魚得水就得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又再次表示歉疚：

「昨晚和妳通了電話，聽到妳講話的興奮的聲音使我爲妳放心不少，又得知妳收我的八頁長信，讓妳知道一點我在這邊生活的環境和大概情形，這樣也會令妳放心很多，是不是？妳一向把我當作妳的貝貝，生怕我有任何痛苦，恨不得把我慣壞。」

「一想起我今天把妳帶到這種田地，我就心痛，我自己有我的哲理有我的自我解頤之術，所以對一切惡境都安之若素並可充分利用，可是妳卻不能，常常自鑽牛角尖。一鑽進去就退不出，等於是自找苦吃。因此才令我如此對妳擔心，我看妳的精神比以前要好得多了，這次這個打擊眞夠妳受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後，直到聖誕節過去，我才收到無怠的來信。在這佳節前後，我眞感到無比

的孤獨，形隻影單，毫無心情融於萬象歡樂的氛圍中去，我覺得最大的愉快和慰藉，就是到教堂去爲無怠祈禱，求主賜福給受難的他，也給我指出一條道路，我將我的感受告訴無怠，雖然我們咫尺天涯，彼此的心遙相呼應。

萬般思念與無邊孤獨

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給無怠寫了一封信：

「今天以爲可以收到你的信，下樓去拿了三次一直到五點半信差還沒來，可見是信件太多，沒法送完，到晚上八點才拿到信，可是沒你的信很失望。」

「路上感到無限的孤獨，又傷心，我淚流了又流，心中說不出的痛苦，我想你可以體會到當時的情形。平時我一人去一人回，雖然很孤單，但去時抱著希望，回時帶著回憶跟溫暖，現在離開你一個人時就總會感到孤單，再加上想你，怎不叫我難過。」

「八點我就去教堂，方及她妹妹陪我去的，外面下大雨，進堂的不如每年多。我們八點半到，都有坐位，我帶了我的中文聖經去的。隨著唱詩團也跟著哼哼調子。

到彌撒開始，我爲你跪下祈禱，不知不覺又想到了你，忍不住淚就流下來了，被方發覺後很吃驚，我萬分的去忍，但還是止不住，過了好久好久，我才能平定下來。回來時雨更大，她們也爲你祈禱了，方芳對教堂的氣氛很欣賞，還說明年還要跟我一起進堂。」

十二月二十四日是聖誕夜，我去探視無怠，臨行前，我爲了減輕在此佳節之際，他身在囹圄，一定百感交集的難言悲痛，特地約了他的侄兒一起和他歡聚一會兒，我含淚刻意打扮得亮麗一些，

帶給他些許喜悅，增加他的勇氣。會見的情景，眞是喜中有悲，深深地嚙蝕了我的心房，我在給他的信中記下了這個時刻：

「見到你似乎比以前好一點，當然是指精神跟氣色，使我安心不少，你知我昨天特別穿上前年你在Las Vegas送我的毛衣，以及你郵購的項鍊及鑽戒。昨晚我拿出來，覺得非常的珍貴，我穿上紅毛衣，戴上項鍊，非常漂亮，我很開心，因爲這是你送我的，我要戴它，就等於親近你。你看昨晚我很漂亮吧?因你的眼睛，盯著我看，我感到多麼的安慰，你的眼睛看著我，使我忘了一切痛苦，一切都那麼美好，眞想要你抱抱。我們談談，談得多痛快，多開心，看看錶已過了一個小時了，恐怕要我走，因探望的時間早就過了。果然獄警走了過來，我心加速的跳了起來，而獄警微笑的說：『不要緊張，慢慢談，妳是最後一批，可以多談談直到九點。』我們才分手，整整呆了一個半小時，你一定很開心是吧?我們說，我們笑，我們之間似乎並沒有隔著一層玻璃，而是促膝長談。走出牢門，我長長吸了一口氣說不出是什麼感覺，當然滿足成份佔最多，外面寒風如刀般刺臉，眞夠冷的了。」

「……睜開眼已是聖誕夜，感到那麼空虛，起身後，東走走西走走心中總定不下來，不知何故，想你，想你，念你，念你，想現在你正在吃聖誕餐，想你瘦了，令我心疼，想你用力在摸你的頭髮，想你穿藍色囚服的樣子，一腦子是你的影子，去不掉，忘不了，眞不知我該如何是好？」

在一九八五年除夕，人們正除舊迎新的時候，我們無法共祝新年，只有鴻雁傳書，以慰兩顆破碎的心。

「……只希望你能五年就被放出來，這樣我還有個盼頭，如太久了，我大約沒那麼長的壽

命，再說如果是十年才放出來，那時你我都走不動了，還要麻煩子女，對誰都不好，所以，我不能接受，想想十年多長呀！怎麼過得下去呀！你說那時，你在美，我在沖，分兩地想念、懷念、渴望信、盼望相見，也不錯呀！但你忘了，那時我有事業社交、孩子們的愛，而現在我什麼都沒有，連你我都摸不著，挨不著，我怎麼能接受，現在你懂了吧？」

無怠的回信來了：

「今天又是每週一三五的衛生檢查日，我們又把內室外室都抹擦得十分乾淨，凡是衛生設備都擦得發亮（管理員特別供應一切清潔的用料和工具）準備通過這種檢查好贏得每週多加一次的電話和訪問，因此，大約妳在後天，星期三又有一次訪我的機會，可想那時我在家好也未覺得稀奇，有時甚至覺得我在家看電視怪討厭的，可是現在對見一面都如此稀奇，巴巴地自水門開車一個鐘頭來見個半小時，並且還緊張得不得了，妳看可奇怪嗎？妳現在整天無聊可以去打打牌了，出去散心散心，在家時若悶得發慌，可以借給我寫信來耗磨時間，這樣日子就過得容易得多了，我在這邊借寫信給妳打發時間，妳也不妨照作省得一人枯坐悶得發慌，這封信現在就寫到這裡。」

新年過後，我們堅持通信，我也盡可能給他鼓勵，我有時在探視他時，偶然會感到他的神情裡似乎有些強作平靜，特別在我們的親友一起看他的時候，我感到他的眼神裡掠過一陣無可奈何又感傷的閃光。

我在新年後的翌日（一月二日），急匆匆又發出一封信：

「以後也許時間多，每天寫一點，就會多給你信的，怠！我的愛！眞希望週五有新發展，我這兩天大概是睡不好的了，但我會設法睡的，我要保重自己，爲你保重，我靠你作我的支柱，你靠我

作你的支柱，我們才能活下去，息！我愛你！」

一月四日，我又寫道：

「今早去見律師，他們談的我沒法全懂，後來律師問我：你們結婚多少年？我說二十二年，他說好結婚二十二年，對妳丈夫懂了多少？他的問話，叫我傻了。我說：我對他一點也不懂，眞的。我忽然發現我眞的對你太不懂了。我對律師說：我是愛你的。」

「現在我只盼你能被放出來，能澄清一切就好了，我求主保佑，有時眞希望你能告訴我一切，可是，我又怕你告訴我一切，矛盾極了，息！給我安慰吧！我想再下去，我可能要倒下去了，本來慢慢平靜下來的心，又無法平靜了。」

一月六日，我接聽完無息打過來的電話後，我的情緒十分激動，通話還是五分鐘隨後我寫信給他：

「星期天早上，我在等你的電話，也不敢吃東西，怕你的電話來，來不及接。當我聽到你的聲音後，我傷心難過的大哭，如果不是怕你難過，我會好好大哭一場的。息！本來我已安定下來的心，現在怎樣也定不下來。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是你的影子，就如你才離開我時一樣，我該怎麼辦呢？告訴我，息！你再不回來，我可能支持不住了。」

十一月十日，我深夜難以入睡，起身疾書，也許無息也輾轉難眠，不如各自傾訴肺腑之言吧！

「早上起來就感到空虛，這是你離開我後，一直的感覺，以前你早上也是起來後，就到你的辦公室去了，可是我以前醒來的時候，就沒這種感覺，一面忙著做中飯，或打個電話給你，心中總是踏實的。現在飯我也不做了，因爲做好了也沒人回家吃了，何必做呢！常常起身後就坐在客廳，心

中想的事太多，總是充滿了傷感，有時我開了TV使四處有點聲音，多少也能減去幾分寂寞。」

「我眞願意平平靜靜的吃碗安穩飯，不求什麼，對我來說，這就夠了。只希望能守在你身邊，也就心滿意足了。記得在沖繩時，我想到美國後我會不習慣的，但我也只求你下班後，你坐在燈下的沙發上，我坐在你腳前的地板上，靠著你看我的小說，這是多麼美的畫面，也是我的夢。可是沒想到，到美國後不愉快的事不斷的發生，如果能預料的話，我就不會到美國來的，就如譚嫂勸我不要來美，她說：妳有名，工作又好，爲什麼要去美國呢？」

「那是只因爲有你，我犧牲了自己的前途，寧願到美國侍候你。可是結婚不到一年，種種不愉快連連發生，難道這就是我的命運嗎？算命的說，我心太軟，處處吃虧，但我想我一向以『誠』對人，不相信世上沒公理，人沒良心的。我沒改變自己，我只靠你保護我了，如你不願保護我也只有隨它去了。相信我不會餓死，我還是以『誠』對人，也相信人是有良知的。」

「信寫到這裡，已兩點了，我要到律師處拿東西，相信可以見到你的信，那我今晚再給你寫信，使你能多收到我的信，我知道天地雖大，現實擺在眼前的是，關心你的只有我，而關心我的也只有你了，求主幫助我們，能讓我們多守幾年，於願已足，愛你怠，我愛你！」

一月十三日，我接著寫道：

「請你替我想想，我的擔子多重，每天有不同的事發生，不同的煩惱，我眞可以說，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有時壓得我眞是連氣都喘不過來，常常我要用力的大吸一口氣，似乎才能減輕心中的壓力。」

一月十七日，我又寫了下面的信，當時，我幾乎有些歇斯底里，自己說不上爲什麼不能控制住

自己，這樣，增加無怠多大的壓力和痛苦，不過，我還是把信投郵了。

「今晚眞把我急死了，差五分鐘就把一切都停了（指洗衣機）坐在電話旁。足足坐了四十五分鐘，你想想什麼心情，於是又東猜西猜。後來實在沒法再忍下去了，就打電話給你，打了好幾個號碼，總算是接通了，我告訴對方今晚是通話的日子，爲什麼沒電話來，我已等了一個小時了，對方說，也許你不想跟我通話，我說不可能。對方才說去查查看，要我過幾分鐘再打過去，當我打過去時，對方說快掛上，馬上來了。果然我就聽到你的聲音，我的一顆心才算放了下來。你看我是不是太神經了？平時要是不是通話的日子，就沒有這種感覺，到了通話的日子就等得不耐煩，下午五點後就沒心作事了。今天我們談了半個多小時，本來怕時間不夠，把要說的快快的都說了，時間還剩那麼多，反倒想不起說什麼好了，怪吧？

「這次你的事眞給我打擊太大了，任何事事先在心理上都沒個準備，突然間像天翻地覆似的發生了這麼嚴重的事，叫我怎麼能接受。當事件發生後，我好像在夢遊，眞不知那段日子是怎麼過的。現在總算平靜了下來，可是每天總要問自己：怎麼辦？怎麼辦？你的影子總印在腦中。」

「怠！你說叫我一個人怎麼能生活下去，你如果不能出來，我願能在獄中陪伴著你，如果眞能有這樣安排的話，你說有多少作太太的願意去獄中陪丈夫的？爲我保重吧！怠！下週五要在六點給我電話，不要再讓我等得心急。祝好！」

孩子們給了我信心

一月二十二日，無怠來信安慰我說：

「妳說：你倒沒關係，可是我呢？我的日子怎麼過？這句話眞眞感動了我，我記得在一份雜誌上看到一張照片，是一個寡婦坐在草地上，抱了丈夫的墓碑在那兒痛哭，我看了眞爲她可憐，這種牽腸掛肚的痛苦我是深有理解，可是我們現在的情況比那張照片要好上千倍，至少每週有兩次電話，兩次見面，也有一個盼頭，可說是好上千倍都不止了，我這人常常是總想解決別人的苦痛可是忘掉了自己，這次身陷囹圄還是這樣，妳看好笑嗎？」

一月二十四日，無怠連夜提筆，再訴幾句心曲：

「今日收妳一月二十二日信及另封小妹妹的信。今天在法庭見到妳使我放心不少，雖然不能講話，但是見見面也是好的。妳講的辛酸話，我看了很同情，也都是事實，現在妳的情況比我更艱難，我怎會生妳的氣呢？」

由於開庭的日子臨近，我們的通信除了互訴心曲外，一起討論與律師如何磋商，只要通信，無怠就安慰和開導我，他十分淸楚，我在一籌莫展的時候，只會心急如焚，別的什麼也想不到。

二月二日，我的信上寫道：

「一路上孩子跟著我，見你自己有了信心，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把以前那種緊張的心情放了下來，當然孩子們來對我來說，也有點依靠，不然每天我總是東想西想，又總想不通。現在能跟他們談談，商量商量對我說多少好一點，明天去見律師，可能可以知道一些更詳細的情形。老天哪！只要你能放出來，我眞不知要多開心，我將會向主跪拜，謝主之恩。怠！你眞不知我是多麼的想你，念你了。」

二月二日及八日無怠又迅速回信了。

「現在事已至此，妳亦不必難過，將來的事有誰知道呢？天下無論什麼事都有轉機的，妳只當它是暫時現象，有吃有住有見面有通信和電話，一切省心省事，兩人的感情越來越好，比起那種生離死別的夫妻或情侶要好上千倍，所以不要著急和焦慮，連我這當事人都處之泰然，妳爲何要這樣揪心呢？」

八六年二月八日無忌又有信來：

「昨天回來之後給妳通電話，聽妳講話聲音沙啞，使我很難過，顯然這是妳生命之中最黑暗悲觀的時期，可是用不著太傷心，因爲我不是好好地活著嗎？要是我像太空人一樣，壯烈犧牲那妳怎麼辦？現在青山還在，將來總會有柴燒，我的情況牽涉很敏感的政治問題，也會因此而解決，而在過渡期間，我們還照樣可以通信和見面，每天、每週都有盼頭，想想那張我在報上看見的寡婦抱住丈夫的墓碑痛苦的情景，我覺得我們的情況並不十分惡劣，實際上，還有相當於在戀愛期間的牽腸掛肚的情調，在這邊的生活是很舒服的，無所傷神，無憂無慮，專門想妳。」

無忌在獄中的日子，對我而言，每一天都猶如一個世紀每週兩次，匆匆驅車在雪路上奔馳；黑夜趕回家中；每週一次的電話五分鐘的交談；與律師的聯絡，又不了解無忌所作所爲的眞相；社會上的反映和媒體連篇無情的報導……對一個作妻子的而言，身心的負擔實在太重、太重了。

想到除了律師外，可謂手足無措，無所適從，前途茫茫，只能依靠我們相互的鼓勵和自我的排解了。

無忌除了安慰我，默默地接受我有時控制不住所流露的怨恨，他採取開導的辦法，以故事和感想，回憶和展望，具體地建議我隨意的去辦一些事務來分散腦中的愁結。見面時，他也不流露任何

痛苦的神情，我們都在彼此欺騙對方吧，我有時常常這樣想。

我也漸漸體會了他的良善心意，不再一味自私又任性地抒發情緒了，我們各自調整了思緒的角度，勇敢地面對現實，但是，人生如此變幻莫測，我又怎能與命運較量呢？

我常常擦乾了淚水，不再埋怨什麼，儘管這麼做是徒勞。

我在無怠和我永別後至今，只要我捧讀他的遺書，我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觸；難道不是早已向我表白了他在感情上的悔恨了嗎？他不是已極盡心思，企圖爲我的今後生計做出策劃，以彌補他給我帶來的可怕後果？在精神上，他也盡其所能，開導我，讓我能忘卻創傷，進入正常的生活，告訴我今後如何爲人處世，爭取更和諧的環境，創造生活的情趣，他在最後的時日，不尋常的遭遇，使他對人生有所領悟；並且希望我淡泊明志，度過平靜的晚年。

我當時，大難臨頭，只知悲傷、怨恨，東奔西撞，一心只想救他出來，意志不淸。

只怪我沒有境界罷了。

無怠在二月九日的信中，如同結論性地寫道：

「妳看我的樣子是不是還好？我根本不把將來的情況放在心上，不但不憂慮反而似乎有點盼望的模樣，妳我夫妻一場，現在才達到一種恩愛的境界，是不容易的，別把這種氣氛弄壞，不久要熄燈了，暫停於此。」

的確，患難中見眞心。

無怠自從遷往威廉王子拘留所之後，我從心理上感到相距更加遙遠，徒增莫名的不安和思念。

我常常冥思苦想，他在斗室之內，如何習慣鐵窗生涯，內心深處又想些什麼呢？

他除了告訴我那裡的環境和飲食起居外，陸續在來信中描述了他的心情。我想，除了渴望獲得自由外，他所說的一切，是他的心聲。因爲他每天只與我做筆談。

大概他經一段時間（大約兩週）的自我思想鬥爭，理順了許多思緒，逐漸表現在字裡行間，並且告訴親人。我起初，懷疑他爲了安慰我而這樣寫的，後來，我想即使如此，那怕就是臆想，也有了生活的導航。

十二月十三日，他第一次透露了他的心思，開始梳理他對生活的航路，他在信中寫著：

「我常想人生一世應經歷各種經驗，到今天我一生中都沒有經過十分艱苦的生活歷，現在獄中的生活，在美國應是最差的了，但比起我在大學和中學的生活還是好很多，所以不必爲我擔心，我在家時，當然吃得很好，可是，胃口卻常不開，而在這裡，雖不如你作的飯菜好，但卻饑不擇食，眞是怪了，以前在家每天忙個不停，事情辦不完，連看TV的時間都擠不出，而這裡，最富裕的就是時間，不知如何打發，在沒事作就和室友下五子棋，或是老虎棋，想當初那樣爭分奪秒的日子不知所爲何來，也許這次問題眞正解決了，我也會看開了，我得在晚年享受幾年了。」

他知道，爲了適應拘禁的生活，他先從鍛練身體開始做起。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寫道：

「最近在週末我給自己添加了跑的節目來保持健康（週末有一小時的運動項目），我一邊跑一邊暗數數字，按一秒一字的速率可以數到一千六（起初只數到八百即停，如今已可數到一千六），使自己健康狀態大有改進，並把試紙的糖份反映減低到一個『十』以下，以後有了腰果和花生米的營養補充，身體會變得上海話所說的『結棍』了。」

他繼而說到他的生活態度：

「現在我身陷囹圄，妳的擔心是不必說的，一定想知道我生活的最詳細的情況，因此，我才不厭其詳地寫給妳，並充分告訴妳我內心的感受，這樣能使妳明瞭我這邊的生活等於是『別有洞天』，雖然與我在家的生活大不相同，可是沒有牽掛、憂慮的一面，絲毫沒有覺得受罪，試想刁先生在大荒勞改，天氣又冷又沒得吃沒好睡，並須服勞役。」

他在十二月十七日的信中，說得更加明白了：

「從此請妳了悟一件事，就是一切錢財都是身外之物（以前汲汲於積財，結果並不見得就快樂，反而因爲攢了錢之故，弄得自己一天到晚頭昏腦脹），現在我才發現一個人即使一文莫名也照樣生活得好，因爲有上帝爲人類安排得彼此平等，我今天在獄中的生活，使我獲得眞正的安靜和安慰，並能自修和休息（我在一生之中，從來沒有感到過無聊和寂寞，因此，總有很多事要作，時間總是不夠用，現在是第一次居然感到時間有富裕了，有時間作白日夢來和妳繾綣給自己帶來多少快慰），在我個人對人生的各階段比較之下，倒不知目前的生活比其他階段是不是更令我滿意呢？妳看可奇怪嗎？」

十二月十八日，他強調地寫道：「昨天妳和咪咪、巨石和鹿石一起來看我使我十分安慰，睡也睡得很好，今天你們又會來一趟勞師動衆不惜破費足見你們對此事的嚴重性的感受，可是，我自己卻沒有那麼深的感覺，眞是怪事了，希望你們對此事也別那麼緊張，我在這兒生活得極好，有得吃有得睡、有得消遣和娛樂又沒有受罪，只有安享清福，比起二哥那種一天到晚在和病魔鬥爭的情況要好得多了，是不是？」

十二月十九日，他又以室友的例子，來說明他的想法：

「昨天我室來了一個新室友，剛自醫院回來，他未入院前已在此住過五個月，這次入醫院是接受心理醫生的觀察，因爲發現他有神經異常之處，我想在此住的人，尤其是有教育的知識份子，如果自己想不開又自己爲難自己，專門去鑽牛角尖，那變成神經異常是很普通的事，好在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哲理，所以對這種生活，不但安之若素，而且還有一種欣賞，身心都不緊張，把最壞的可能性不放在眼內。決不至有神經異常的現象。」

接著，他還以詼諧自嘲的筆觸寫了他初來美國時，自煮自烹最廉價的鷄頸，道出眼下的生活態度：

「……我當時常常到雜貨店用一毛九分錢買兩磅鷄脖子，一頓就吃它兩磅鷄脖子的濃湯眞是滋養得不得了，吃剩的鷄骨就給洋房東所養的長毛柔順的灰貓吃，使得灰貓每天都到我家和我咕嚕咕嚕地磨增蹭，我也樂得有個這樣善解人意的貓作伴，由此妳可想見我這是多麼容易自尋解悶，即使是別人認爲最無聊的環境我都可以生活得好，並且自得其樂呢！那時的生活比起現在的有電視、有書看、有私用浴室，無須費時費力費錢來吃一日三餐、有人自動送上換洗衣物和被單、有免費而全面的醫療服務、有每日一小時的運動和乒乓球活動，有充份安靜的環境來看書和寫信、有充足的書報供應，又有人可陪伴一起下棋消遣等等，眞是覺得現在的生活不能算差了，有時我眞是恨不得把這個盤根錯節糾纏不清的案子一刀斬斷，由他們去判就算了，樂得省去再次在全國大事宣揚。」

十二月二十四日，他還以實例說明他的態度：

「昨天收到妳二十三號寄來的四份中文報（卻未收妳同日寄出的信），我看了其中的一份，上面有條消息說是北京農業大學二百餘學生遊行示威抗議宿舍冷伙食差，我想如果他們會這樣公開抗

議，他們宿舍的冷法和伙食的差法一定是『得人驚』了（廣東話），那我這邊有這樣好的伙食又有四季如春的空氣調節，不是對比之下太幸福了嗎？何況一切都自動送上門，不用費時間和精力去做飯、洗碗、買菜、洗燙等等（就是不能出門自由行動罷了，但那對我並不是絕對必須的事）。」

我逐漸相信無怠眞正的調整了他的生活態度，不然，他不致以背誦詩詞爲樂。我想，這樣也好，他可以在詩情畫意中暫時忘卻創傷，同時，也可以淨化他的心靈。

藉李義山詩抒情寄意

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是聖誕夜，他背誦他在孩提時期，幽居中國北京西郊的美麗的香山麓下的金氏別墅裡，寒窗下吟朗李商隱那流傳不朽的詩章：

「我當年在香山居住苦讀時也是因爲有大把時間，所以唸了不少古文和古詩，有些特別優異的我就把它背過，現在想來其中有兩首唐朝大詩人李商隱的詩頗可反映一點今天我倆的情況，我姑且錄下來給妳看：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攬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萊此去無多路，靑鳥殷勤爲探看。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堂西畔桂堂東；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隔座送鈎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
嗟予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

「當時背誦這些詩句，只是因爲它有優美和悽愴的意境，那會曉得後來會應到自己的身上呢？現在我有時在夜間不能入睡時就暗自背誦自己讀過而背得出的古文和詩詞，如果背得吃力，不久便能入睡了，這眞是一個好辦法，所以我從來很少會失眠，妳看奇怪嗎？我那本古文觀止自來到這邊就被封存起來，眞是可惜，好在這邊有衆多的英文讀物，不能唸中文的就唸英文的罷，此信趕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寄出所以暫停於此。」

聖誕前夕，無忌又寫：

「……今天算是聖誕前夕，這兒有聖誕餐，包括豐富的火鷄和甜點，另外，在睡前再加一道特別的點心和咖啡，晚上的電視也有特別的聖誕節目，總算相當不錯。我新買的內衣褲和襪子也來了，從此不必再自己洗來換，漸漸地一切上了軌道……」

他還得意證明了他的想法是極好的，也許，他更得到了解脫。

十二月二十四日，他補充說：

「明天聖誕日，令我十分興奮，我在這兒並不寂寞，已如以前信中所述，鹿石給我信中說我把獄中的情況說得那樣好，她的母親聽後說連她都想來試一試，這種生活的滋味。（實際上，這種話

妳老早就說過要到獄中來陪我）。我因爲心境放寬，所以書報雜誌也看得進了。鹿石說給我訂了英文華府郵報，可是至今未見。」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收到無怠的一封長信，從中，我有了一種異乎尋常的體會，他似乎對自己命運又有了新的深一層的意境，情緒也有較大變化。我想了很久，但願他一步步減輕傷痛，得到更大的解脫，有新的跨越。

「昨天聖誕日，妳和玉年來看我給我很大的鼓舞，我這兩天精神很好，大概妳也看得出來，瘦當然是瘦一點，可是那是有錢難買的，所以不必介意，我每天運動，又作室內跑步，所以消耗一點身上的肥肉，那只有好，我曾問這兒的醫生，我算不算太瘦？他都說不能算，在我的年紀，那只有好。現在所有的人都走了，妳一定感到孤獨萬分，可是妳曉得我在這邊想妳，大概也有一點安慰。

「實際上我這裡生活得極好，自由自在又自得其樂，不像新來的那位室友，一天到晚悶悶不樂，那位老室友則常常自己一人在唸聖經，他前週參加最後開庭，抱有很大的無罪希望，但是，沒有成功，法庭決定在二月二十四號判罪，那時才有分曉，我不明白爲什麼要等那麼久（可是如果陪審員決定無罪，他當場就可以釋放回家了）。」

「在這裡相當長久之後，自己弄出了一些『發明』，使得生活更舒適些，我發現如果把塑料椅上放個枕頭，再用毛毯墊在上面，連椅座椅背一起鋪好，則坐起來非常柔軟和沙發差不多，我再把它放在書桌前，把腳放在書桌上，那份舒服勁就甭提了，用這種方式來實行看遊記的『臥遊』，實在是一種人生中的最高享受，比黃蓮樹底下彈琴，滋味又不同了；我在家時從來沒有疊過床鋪，也不知怎樣疊法，可是這裡每隔一天要來一次衛生檢查（三次及格即可多一次會客、多一次電話，要

是床鋪疊得不好就不及格了），幸虧有室友教我，並疊給我看，果然見稜見角，十分齊整，現在我自己也會疊了，也陶冶了一點勞動人民的感情，這種感情在中國未覺，到美國卻在獄中覺到了，可怪嗎？」

「我們這兒早餐吃得最早，六點半就吃（相當豐盛），吃完後，大家又回床鋪睡覺，睡到九點半，才起身洗漱後，就是早上十點，該是運動時間了。於是魚貫下樓去體育館，打籃球的、做健身運動的、打乒乓球的和舉重的，各做各的（我除了打乒乓球以外，還做舉重運動，最近一看胸肌大有發展），一小時之後，再各回各的室作淋浴之後，就是早上十一點半，午餐就開上來了。吃過豐富的牛肉午餐之後，看中午十二時的電視新聞，而後，就是寫信和看書的時間，這時換洗衣服、圖書車、派信派報和送藥、吃藥都來了，如有富裕的時間也可與室友彼此下棋、打牌消遣等。到下午三時後是管理員換班時間，所有室友都要回自己小室由戶外自動操縱上鎖，只能在小室自己看書看報或寫信（我即現在在此時給妳寫信）。

「等一小時後到四點半，又是晚餐時間，比較最豐盛的正餐到了。吃完晚餐又看五時的電視節目，包括那些連續劇和招笑劇，不喜歡看的片子時可以閱讀較大堆頭的文章或雜文，要嘛就再接寫未完的信，有的人下棋或打牌或唸聖經，也有參加查經班的要去一到一小時半，這樣耗到晚上十一點半就要每位室友再回各自的小室，熄燈睡覺了（所謂熄燈是熄小室的燈，外室的光管有一組是通宵開著的，所以在外室的室友，只有養成能開燈睡覺的習慣，管理員每小時進來一次以看各室平安無事）。」

津津樂道獄中生活

一所以妳看到這兒一早到晚好像淨在吃飯，早午兩餐好像接的最近，因爲睡一小覺再一運動就馬上吃午餐了。午餐和晚餐也接得很近，因爲信未寫完又催吃飯，好就好在飯不用自己做，也不用洗碗洗碟，而內容也相當豐盛，好像有專人配菜，使得每日的營養都恰到好處，而每次開飯都有很好的胃口等著。室內的衛生設備，每人自己一套，可以各不相擾，眞是講究了，（我最初抵美住青年會，每天美金兩塊半，要用公用的廁所和公共淋浴，大家一律赤條條，一絲不掛，彼此相看，還比不上這裡呢！），像這種設備加上這種伺候，加上四季如春的空氣調節，再加上免費的醫療醫藥，管理員的薪水，免費的房租，每人每日至少要用掉公帑一千美元，爲什麼不讓那些對社會毫無破壞的室友回家聽審呢？我眞是不解了。記得在密蘇里大學，有一次校方招待胡睿思去看當地的老人之家，她一看這些老人個個在室孤獨無依虛耗時間在等死的樣子，而每人還要每月出一千多美元的開支，眞是把她嚇壞了，因此，她決定再回中國不肯在美國耗到那個程度，我們在Miami旅館所看到的老人還不是一個個坐在旅館門外的藤椅上虛耗時間，饒那樣還要每月每人至少一兩千元的開支罷，那比起這兒的一切免費，又有各種節目，最好的醫療服務，相當不錯的膳食，供應各種書報雜誌，定期換洗衣服被單和相當談得來的室友，私人各一套的衛生設備，電視和其他棋類作消遣，那比起要花錢才能給人住的老人院要高明得多多了。」

「世界上的偉大人物，常常是有牢獄之災的，其所以成爲偉人就是因爲他有很深的素養，很大的學識，很好的氣質和很不平凡的人格，這種人常在生活上遭遇大風大浪，但比那種平平凡凡虛度

一生的人好得多了，中國一句古話叫做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又說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我目前暫時的困頓並不在我的心上。」

在萬家燈火歡度新年的時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盼望無怠的信，在節日裡，人人都不覺得對新的一年有所企望，無怠和我更會如此。他的企望怕就是靜下心來，超脫不幸了。他在調整心緒的過程中，又有了新的境界，表面上，說的是生活細節，可是寓意了重大的領悟。在歲末迎新的時候，他又延伸了他的意境。十二月三十日，他寫：

「昨天妳和鹿石和方珏來看我使我很開心，這次你們來得有點太晚，以至於最後只有我一人有訪客，而那位管理員在那邊專門等我，這樣不是太好，而訪客時間也不好延長，所以下次別太晚，可以在七時略過即到，那麼可以磨到最後也可能超過八時，我聽妳說把車鑰匙鎖在車內，後來不知怎樣解決，實際上妳車外面用鉤子把門上的插鎖鉤起來是十分便當的事，只要有一隻鉛條衣架就行了，只是不知鹿石是否懂行，如他懂行這個問題就很容易解決了。」

「大概妳和鹿石看了我的精神都覺得很好，也很安心，只是方珏也許看我昔日的養尊處優今日忽然身陷囹圄，不免大有所感才為之痛哭，實際上她並不知我在此物質和精神條件都很好，等於再讀大學，沒有什麼可悲之處，而且我到這邊以後，家用開銷大為減少，一切要張羅的事通通可以放開，過另外一種無憂無慮的日子，正是一種特別的享受，比韓愈所說那種窮居野處昇高望遠，坐藏書以終日，渥清泉以自潔的生活要好得多了，因為韓愈所未提的是食物的營養和衛生設備的有無，想來都是極差的，而我這邊好到不能再好，可以臥遊而參觀全世界，無需像北京農學院的學生一樣來抗議寒冷和伙食不佳，我和方珏說我從來沒有嚐過勞動改造的滋味，這個地方就等於我的勞改經

驗，但比眞正的勞改要優越和舒服得多了。」

「今天，我所開單購買的東西要來了，妳看我連『糖米』都不必去，自然有人按單送上門，按價入賬，多好？我要看守所買的腰果和鹹花生米，下次可以購些作爲對我的營養就大有助益了，我現在在這兒的生活，越來越改善也越來越習慣，甚至情願多住子來修心養性一番呢！我從來沒有過這種對任何事都不必操心而什麼事都有人爲我自動處理的生活，這種生活當然說起來是很難聽，可是實際上卻有它的相當價值，我再檢查一下我這邊的生活，覺得實在不能算壞，每次我往床上一躺時，從不由得自己對自己說：『好舒服啊！』，現在我每晚十時有消夜，是一紙盒牛奶，兩個三明治和一個橘子或蘋果，我吃不了兩個三明治，就把一個給室友，他當然感謝得不得了。」

看來無怠眞的隨遇而安了，他還情願在所裡「養老」了，眼下達到了「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地步。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他繼續寫道：

「昨天和妳通話，今天見妳一月十日信，此信僅耽誤了一天可以算是快的了，我知道我不在家妳一定很空虛，但是常常收我的信並一週見兩次和通兩次電話也總應能解一點寂寞了，我在這邊卻十分安逸和舒服，反正等於踏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反倒去掉了不少人間煩惱，要是我能每週出去回家一次，我就情願在此『養老』了。實際上我以爲我在這邊住比三姐那邊不見得壞，一切食住和醫療都有別人負責，自己樂得優哉遊哉了。」

一月十九日，他已經認爲在所裡反而是一種「福份」：

「……我這邊生活當然還是老樣子，現在較比更能適應環境，反正一切置之度外，心靜自然

穩如泰山，我們的新室友走後並無新人入住，所以兩個人住得很舒適，可以看很多大自然的電視，也是一種臥遊，人生在世有這種無憂無慮，又有充分的物質享受的生活實在是一種福份。」

二月二日，他又洋洋灑灑地，好像一氣呵成地論述他的爲生之道：

「今天是星期日早晨，外面天氣眞好，日麗風和，清風徐來，我雖不能出去，但亦覺得身心暢快，可惜我們在一起時往往對這種天氣不加利用，淨在家裡睡覺或看電視了，現在也許悔之未晚，等到雨過天晴之後就成了。剛在十一點半用過午餐，計有一杯果汁，一格切碎的洋白菜，一格碎雞肉加佐醬，兩片圓麵包，一格脆薯片，一隻大香蕉，吃得很飽，之後室友在看電視，我就回自己屋給妳寫信，寫到這兒忽覺睏意來襲，所以暫停，等一覺之後再繼續（今天星期日第二十六頻道有動物片，我不會錯過的）。」

「好了，一小覺睡醒了，眞是解乏，在睏的時候往床上一躺，蓋上一床白被單呼呼大睡又有一場好夢，眞是人生一大樂事，這就是這邊比在好的地方（妳記得在那邊白天是不能睡覺的，床褥都得鎖入內室，大家只能在外室坐，一共六個人，只三、四張椅子，我沒得坐只好用枕頭墊著坐在地上，自晨九時的至下午五時，電視也只能跟別人選的節目看，那裡像在這裡，這樣自由自在，饒在那種情況還有一位老年黑人在無罪開釋時不肯回家呢！）而且，這邊的管理員多麼富人情味，在各方面照顧各室友的福利，作一切事情都是和顏悅色笑臉迎人，現在當然因大局未定，我不能專注心思來寫東西，如果一切定型，我需在此長住的話，倒可以充分利用環境來著作了。」

「現在差不多我在這邊生活的需要都齊全了，讀物有英文報一份，中文報兩份，英文雜誌一份，還有團中的讀者文摘等等，另有一本英文字典，眞是管用，食物則除正式三餐外，還有消夜和

鹹花生米等附加食品，藥物有每天兩次的白藥丸和每日一粒的維他命，文物有充分的筆紙和信封，衣物有公家和自購的內衣褲和襪子等等，想起報上所說的女犯不肯離獄回家而活到百歲，自己也覺得過這種暖室一般的生活，活到一百歲眞也不出奇了，我甚至有時覺得不如省去這麼繁複的開庭辯護，就由法官自由判決好了，反正過這種生活也不壞呢！只是爲了妳和孩子之故非要打這場官司不可，然而鹿石已經有很哲學的觀點，他說任何情況都可以善自利用，如果自己的命運是一個檸檬（英文Lemon表示上了當的東西）不妨用來作檸檬汁呢！」

無怠僅僅在短短的兩個月中，理順了他危難之中應有的人生之道，不僅給予我極大的安慰，從中我也好像明白了一些事理，開闊了胸襟，進入了另一個境界。

過去，我常相信命運，覺得人生一世，不能未卜先知，避凶趨吉，大約有一隻看不見的命運之手，在冥冥中牽動著每一個人的乾坤，什麼遭遇都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

我常認命，也相信人是有運氣好壞的。在厄運時，我沒有那麼堅定的意念，扭轉命運的航程，情緒一落千丈，而難以自拔；在幸福來臨，又忘了一切，認爲世界上一切都是美好無瑕的。我也不可能從事物裡提煉出哲理，不容易從喜悲中超脫。

我想，無怠在這次打擊中，眞正領悟了什麼，他的獄中書信，陸續給我以啓迪，可惜，我當時沒有體會，我至今內疚的也就是這一點。

我是在無怠走後，才逐漸一點一點的體會出他不厭其煩的，幾乎在每一封信中都向我說明：人嘛該怎樣在逆境中去超脫自己。

讀書·練字·唱聖詩

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再次開庭審判以前，無怠的心情可能由「無可奈何花落去」而逐漸達到隨遇而安了。但是，從他來信的字裡行間流露的情緒，也可以說，他在逆境中，領悟一些道理，利用環境來調理自己的生活，他對生命依然抱著美好的希望，在即將滅頂的激流中，力爭游到彼岸，否則，他在獄中的自我調節，孜孜不倦讀書、計劃寫作、鍛鍊身體練習書法、參加唱詩又如何解釋呢？

不可能認為這僅僅是一個知識分子用來排遣鐵窗生涯的辦法；他對他在拘留室所作所為卻十分投入，連他的書寫字跡都十分端正清晰，毫無煩躁、慌恐、不安的痕跡，「行書如人」，我深信，他領悟了什麼，將自己的思想昇華到一定境界了，才做出常人難以在逆境中，以平靜的心情度日的了。

他在拘留室中，十分重視所裡有圖書供應。但是，他從在十二月三十日的信中看出，他不完全以書來解憂了。

「……剛剛圖書車經過，我又選了幾本讀者文摘和地理雜誌，這兩份雜誌我都曾經訂閱過，可是常常無時間看，樂得現在可以安安靜靜地欣賞，有時我常想作一個知識分子可以如此大擴眼界欣賞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的各種美景和美物，更不用說其中的美和親愛的感情了。而我們這些未經知識洗禮的人卻等於在黑暗中摸索，白來了一次如此美妙多姿的世界，不是很可憐嗎？像我這種在獄中的生活都如此豐富，享受這麼多的特權和特別待遇。並且能照樣和妳通信，通電話和見面，比我

初來美國時和妳千里迢迢，無法通話和見面，每兩週才通一次，比用鷄脖子煲湯當作珍品眞是好得多了，那時我的待遇每月應付了一應開銷之外也剩不下什麼錢，和現在的一切免費可以劃一等號。但現在自己可以涉獵的書及雜誌比那時又多得多了，我的兩位室友都把這裡的生活當作苦熬世界。在我看來是自尋苦吃，實際上只要一改換人生態度就可以自得其樂了。」

他還在一次信中，強調說：

「我無論是看什麼文章都有一種全神貫注的習慣，使得自己如同身臨其境，這種境界使得自己超然世外，十分舒暢。」

他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和三十一日的來信中，近乎乞求似地讓我和孩子們成全他的心意：

「……並且我托鹿石訂購的英文小字典也不要忘記，我一向最喜翻字典，總是一邊看英文書一邊翻字典。所以記得的生字也多，使得後來看英文書報和看中文一樣容易。」（十二月十八日）

「……我這樣每大給妳一封信不知妳看得煩不煩，如不煩而看上癮的話那一旦沒得看豈不糟糕？妳自信中也可以看出，我很久不寫中國字，有很多字都忘記怎麼寫了，有時要寫白字，手上又無字典可查（中文還好，若英文寫了拼錯的字會給人笑的，所以我需要一本英文字典，希望鹿石已替我買好寄出）。」（十二月三十日）

「……現在已是中午十二時過，我要通知管理員給妳通話了，所以現在暫停，等通過話之後再寫。同時今晚再和妳和鹿石見面，我要當面請鹿石到Evans旁的Crowns書店去替我買一本英文字典請他們直接寄來（可是我也許會臨時忘記，請妳提醒他一聲）。」（十二月三十一日）

他在幾次信中，希望我們帶給他一本『古文觀止』。我們沒有及時滿足他的要求，最後，在他幾次提醒後，送去了，他如獲至寶，將它視爲「聖經」了。

自古以來，在中國，都認爲習字是陶冶性情、修身養性的至佳辦法。

十二月十九日，無怠立意投入書法，他在信中說：

「要把自己的字體練得更好，使得買書的人，光是爲了自己或後輩練字也要買一本那就行了。記得我幼時我父親常給我們字帖作習字之用，我記得其中之一是『柳公權玄秘塔』，是一部佛經。只是因爲書法家柳公權臨摹一遍而一般人爲了書法練習才使它流傳的，如果此帖不是佛經而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那就等於撲克牌中不但是同花也是順次，那不是牌中最大的同花順了嗎？這只是一種構想，成與不成還在未知之數，但是照此作法總不會差吧。」

嗣後，他在信中都提到對書法的樂趣，我想，他日益投入了：

「……並且也藉寫信的機會練習自己的書法，妳大概可以看出，光是這幾日我給妳的信其字體的前後已大有改善，練字也是一種藝術，寫得一筆好字是一種成就，使看的人和寫的人都有一種欣然的滿足。」

也許無怠又領悟什麼，他在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告訴我，他對唱詩還有新的體會。

我曾爲此而沉思良久，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心緒，我知道，他有一付優美的噪音，只是不記得他熱衷於唱詩，但他在信中道出了此舉的寓意：

「我在無事可做時爲了打發時間有時和室友一起唱聖詩，這邊的隔音設備做得最到家了，一切牆壁都是厚而重的磚石結構。因此我們即使大聲唱也決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或抗議，實際上別室的

人也根本聽不到。我在大學時代是參加唱詩班的，那時對讀樂譜眞是一目瞭然，只要有鋼琴伴奏，有人唱女高音，我就可以唱男高音來配合，尤其是聖詩更是如此。但是在這兒室友唱的調，我竟完全不能跟上他再用男高音來配合。由此可見無論什麼東西一擱下就不行了，有時自己仍以爲還有當年的本事，可是一上場才知寶刀已老，好在我有的是時間，在小室自練獨唱男高音，然後等熟練之後再和他配合交唱，結果昊然有很好的諧音，聲震屋瓦，室友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對唱聖詩很有興趣，很多歌都會唱。我們自牧師處借到聖經和聖詩歌本，所以可以在自己室中唱詩和查經。這當然也是一種極好的消磨時間的辦法，同時也增強了我讀譜和歌唱的本領。一個人在唱聖詩時如能把自己的精神浸潤在和諧的音樂中，自會有一種崇高神聖的感覺，使得自己超乎這個凡俗的世界這種感覺是十分之難得而值得寶貴的，因此妳看我在這兒不但生活得不錯，而在精神上也有所寄託的。」

無怠在所中的另一個解脫的活動是奕棋。以前，我居家度日，常被生活瑣事纏身，很少去關注無怠的興趣愛好，只知他興趣廣泛，學什麼都全神投入，可是，他卻將奕棋作爲排憂解悶的辦法。他居然與室友興緻勃勃而煞有介事的對峙，他好似講故事一般，以此來減少自己的痛苦吧？

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在信中寫道：

「……我這兩天爲了寫訴狀，寫信見律師和通電話等居然忙得不得了，沒有時間和室友們一起作下棋打牌等消遣，昨天他們邀我來打一種撲克牌遊戲，我從來未玩過，三四五個人都可以玩，要記分的。我以爲他們是老手，我現學一定要輸的。

孰知第一輪那位新室友先獲五百分算勝，第二輪我就先獲五百分算我勝。打完兩輪用去了一小

時就停了，而每天又有精神食糧，電視等消遣。現在來了新的室友三個人可以玩一種叫做『入米』的撲克牌遊戲也十分好玩，這種無憂無慮的生活把日子也過得老快。」

直到他去世前一週，一八六年二月十四日，他還饒有情趣地寫了一段：

「此信是星期五晚十時所寫，寫到此時那位老室友在敲門，問我要不要和他再下『五子棋』來玩到晚十一時半熄燈，我不好意思拒絕所以暫停。這位仁兄的五子棋實在不高明，我如仔細和他下，差不多可以每盤都贏。但那就令他十分無趣，所以故意讓他，把自己陷於劣勢再努力爭回優勢。有時爭不回就輸給他，因此在總數上差不多總是平平，卻因這樣使他對五子棋興緻勃勃，常常兩人一下就是一個小時。」

無怠在他自己設計的詩書棋琴的王國中，自得其樂似的，我覺得好像看了一部帶淚的影片。不論他描繪得多麼豐富多彩，但是畫的底色是灰色的，甚至潑灑上淚痕的遺跡。

除了安慰他的親人外，他自己又是怎樣想的？

只有天知、地知和他知了。

他真的達到超凡脫俗的境界了嗎？我有時想，是的，他超脫了；但是，又想：沒有，他可能匿藏了內心的底蘊。

難道他在感情的舞台上，也是一個表演家？

也許，真的，永遠沒有人會知道。

嚮往大自然關愛小輩

無怠在拘留所裡，除了陶醉於詩書棋琴之外，就是伏案與我及孫子們作筆談，也是他的最大的寄托。

但是，他似乎想逃避現實一般，偏愛起大自然來了。

我只記得他每次去旅行時，不論所到何處，他都讚口不絕地嘆服造物者的巧奪天工，將大自然妝點得維妙維肖。只要他沉迷到自然景色之中，總是流連忘返，過了多少年談起，依然記憶猶新，如數家珍般滔滔不絕。他大概眞是沉緬於山靈水秀之中了。

在拘留室裡，他很可能以大自然爲胸懷，正如他所說的「踏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而企望「羽化登仙」了吧？想到廣袤的天下，個人即在斗室，亦猶如飄入太空之中了，我猜想，他在幻想進入大自然，淨化了什麼。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信中又寫道：

「現在我每天吃得好睡得足，精神又穩定，所以大概胖了不少，這種生活我眞也不怕過，今天除世界日報之外又收到北美日報，再加上英文的郵報實在看也看不完了，在地理雜誌上有介紹南美原始森林的野人的報導和圖片及非洲獅子的野生情況，使我十分『臥遊』有趣。」

「我以前在家時第二十六頻道每天有半小時的野生動物節目。可是現在卻沒有了，我們那位新室友已搬去，現只有那位老室友和我兩人，他也是個野生動物迷。注意到每星期六和星期日都各有一小時的『大自然』節目，就彼此提醒決不錯過。

上次是演黃石公園的冬天情況，在冰天雪地之中，很多野牛因無草料凍餓而死。看這種電影也是一種『臥遊』，只是要專心看才能親臨其境。」

他似乎眞有點全神投入自然懷抱的勢頭，也成爲生活裡不可割捨的一部份。急速寫了信，又去他所說的「臥遊」了。

十二月二十大日，他提到沖繩的海遊的回憶，可見他回味無窮：

「……妳我可惜都有暈船的毛病，不然乘深海釣魚的船出海釣魚也夠好玩的了。像在沖繩我們出海釣魚，魚雖釣到幾條可是暈船的滋味也夠受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他甚至於詳細描述了他曾在『地理雜誌』上興緻盎然地讀過的一篇有趣的報導，他還企盼有朝一日，重獲自由之身時，以此文所述之藍圖，踏著作者的足跡，尋險探幽去。

「我在地理雜誌一九七九年八月號中看了一篇報導，說是一位叫做Peter Jenkins的青年忽發奇想要自美東岸步行到西岸，背上包袱揷上陽傘自紐約州到奧瑞根州太平洋岸，一共走了五年多，經寒冒暑，兩餐不繼，又不能洗澡，隨路找地方大小便，在盤川用光時就找散工或洗碗，在紐奧良居然有一女大學生加入和他結夫妻一起步行，其艱難困苦比起唐僧取經也不遑多讓，現已寫書出版，我想我住這裡看他這本書等於是臥遊了他的經歷，但卻沒有受了他那種苦，不是幸福得多嗎？

「我想如我可以無罪釋放，不如就拿他那本書，開車來他一次東至西岸的旅行，就停在他每次所停過的地方並和那些招待過他的人談天，一定相當有意思。妳想是不是？我一想起那位加入他行列的女士就覺得她眞是偉大，這五年多的苦況比起坐牢來要苦上十倍了（他們住不起旅館總是打地鋪）。好了，我要給鹿石寫英文信了，暫停於此（妳看我雖不在妳身邊可是給妳寫信不也是一種補償？）。」

無怠在以後的信中，也忘不了他對大自然的感受，看來，他眞的在某些時候與大自然化爲一體，好似身已不陷囹圄，解開了一切縛束及身心的羈絆，飛入雲端，飛入叢林，飛入莽原，進入深海，與各種山林的奇禽猛獸爲伍，到海洋洗濯一切塵世煙火，什麼人間危難，歡樂、悲歡離合都遠遠拋在身後，使自己超脫了。

我奇怪，他在拘留所裡，什麼書都看，但是，偏偏一次次的談他對大自然的深情厚誼呢？想讓他人也來分享大自然的洗濯？我不懂，也許是吧！但願他眞是如此。

如今他離開人間，再也不能和家人在一起，也許他依然存在於大自然的懷抱裡？

無怠表面上看來，不是感情外露的那種開朗型的人，但是，他對子女、侄甥以及孫輩卻關懷倍至、熱情洋溢的，只是表現的方式不同於常人。

以前，我們家中，特別在節日，眞是高朋滿座，充滿了笑語歡聲。我們的至親好友都是來自美國各地以及中國大陸和台灣，無怠與他們談笑風生，相處融合，特別是，他總以摯友態度對待後輩、探討共同有興趣的問題，互相鼓勵。既可以說如嚴父，也算是摯友。

無怠和我各有一女二子，雖然均已學成名就，又不在同一城市裡生活，但是，我們對各自的子女都不分彼此，相親相愛。即使有暫時的誤解，無怠是首先以和睦爲重，雙方體諒，從不擺出長輩的威嚴，對子侄更是優先關照，對孫輩，可以說幾近寵愛。

他被捕以後，雖然盡可能自持，顯然擔憂給家人增加打擊和痛苦，我每次去探視，他都詢問親友情況，唯恐對他們有所影響和牽連。

當我提到如今門庭冷落車馬稀了，他立即勸慰我，應體諒親友，在此嚴重關頭，應多替親友著

想，設身處地，自會心胸開展，就不會誤解了。常常說得我疑雲頓消，依然與親友相處如昔。

每當親友去探視他，他都感動萬分，致謝不已。即使在拘留所裡，收到任何親友的信卡，一定作覆，決不怠忽。他認爲雪中送炭，尤高於錦上添花。

無忌的子女，在此遭遇中，對父親的愛心更是令人感動至深，即使我們在事發初期，曾懷疑我有告發其父之嫌。我並不計較他們的誤解，在此關鍵時刻，應同心協力，共度難關。不可使無忌雪上加霜，懸念於鐵窗內外，何況，深知無忌對子女十分熱愛，而他的子女的確在此次危難中，表現了堅強意志，達到捨身救父的崇高境界，讓我們感動萬分，豈有不同意於無忌之對孩子們的愛心和叮護呢？

無忌身在拘留所裡即使在給我的信中，也表現了對子女的關懷備至。

在十二月十七日的信中，流露出他亟待和孩子們見面的盼望：

「……明早妳們又要來了，能看看妳跟孩子們對我是一種極少和極難得的享受，希望一切能順利解決就好了，但是，別著急，也別緊張，一切聽其自然的演變。」

他還是牽掛孩子們和我的關係，其實，一切早已冰釋，疑雲已消。

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在信中又寫：

「……今天聖誕的第二天，節日過後應該一切恢復正常，我收到妳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六頁長信，一口氣把它看完，得知孩子們都對妳很好，我也就放心了。」

他知道孩子們和我正同心協力，要盡力減少他的苦痛。

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寫道：

「……可是，這樣妳和咪咪他們決不會甘心的（當然我也決不甘心，非要爭到底不可），但是有了這種決心卻又要受這許多一路掙扎和鬥爭之苦，使妳和咪咪他們都陪了受罪，並作大量的花費，又是我不忍心的……」

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在信中期待孩子們和他見面：

「……我剛和妳和鹿石、基強通過電話，得知妳們都好，一切安定，並且今晚要和方玨一起來看我，很是安慰。」

「十二月二十六、七，他又寫道：

「巨石在拼命安慰我，說是要不惜一切花費來爭取法庭上的勝利，我當然也存有這種想法，得悉孩子對我如此關懷是我唯一的安慰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廿八日，在信中他對孩子們的關懷和分享他們置產的喜悅：

「……前幾天曾收穗蘭的信告訴我她和巨石買了房子的事，並對我百般安慰，我一直未回她的信，現在想巨石不久要來了，應回她一信才是，在給她的信上我說我的信心十足。」

從孫女孫兒到室友

女兒美石即將分娩，無怠深切惦念她的情況，他知道，女兒為他憂心如焚，疲勞地在美國東西兩岸間奔走，令人不安。

對即將來到世間的小寶寶應起一有意義的名字才是，他苦思冥想，終於有了。他兩次來信中，詳細地作了解釋：

「……寫到此處收妳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三）的信，咪咪女兒的名字我以爲最好是名爲淑玉，因姐姐名淑雲，妹可名淑雨，雨玉同音，所以淑雨或淑玉都好，兩者相較淑玉有點太俗，還是淑雨比較優雅一點，不落俗套。」（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

「……昨夜睡得很好，今早會打電話給妳，並請妳轉告咪咪，告訴她新生女兒的名字最好是淑雨，表示姐姐是美好的雲，妹妹是美好的雨，兩人相輔相成各有使命，如萬一給咪咪的電話打不通，妳定要再打，她這個名字，英文的拼法是Shu Yu。」

女兒美石即將分娩，但爲了對父親的愛，請女婿代表她出席二月四日的開庭。無忌自己正在要準備在庭上答對，又要和律師見面磋商的緊張關頭。無忌也十分重視女婿的到來，要我盡心接待乘龍快婿，不可怠慢。

一月十一日，他要求我熱情接待女婿：

「……咪咪現在肚皮已大，不再能搭乘班機，所以二月四日開庭時，她不能來而派湯姆作代表，如湯姆來此最好招待他也住咱們家，咪咪、巨石、鹿石，自一月四日得悉我們申請自白不能作證失敗之後都有信來，生怕我會失望而喪氣，所以，都來信對我個人的將來而介意，在我看來現在這種生活簡直十分理想……」

二月三日，他惦念女兒之情躍然紙上：

「……咪咪對她不能來感到十分抱歉，但是對我來說卻是省了一個心裡負擔，要是她爲我案掙扎而來，我反而覺得不安。咪咪心急不過，剛產後兩週也要飛來出庭，如她果然能來當然比湯姆好，現在的醫學主張產婦生產後馬上下床做事，使恢復快速，所以咪咪能飛來這邊也不奇怪。」

父女的至愛，溢於言表，讀來讓人垂淚，特別是在開庭之後，我們全家正掙扎在苦海之中，他來信說：

「……我不知妳有否把我要告訴鹿石的話對鹿石說，他寫了相當不錯的訴狀，可以交給記者刊登使用。」（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

「……鹿石今早在電話中說可能下午來，但至今未到，想來是要等晚上和妳一起來了，他對我們的感情也很深……。他最了解我對獄中生活的適應性，所以才會說出那種利用檸檬來製檸檬汁的話……。」（一九八六年二月九日）

人在苦難中，多麼希望有人關懷，那怕是隻字片語，所起的作用是難以言喻的。

當然，這事也不可強求。

無忌收到親友的賀卡，心情自然是感動和感激。

十二月二十日，無忌的來信中迫不及待地告訴我：

「小魚：今天又是星期五了，意外地收到來此處的第一批郵寄來的信，玉和大嫂寄來的聖誕卡，方珏和金曄兩人的卡片還寫了熱情洋溢的話，使我十分感動，可是，我這裡卻缺少郵票，僅有的兩枚要留著給妳寄信，所以他們的卡片只好看明天能不能把卡片交給這邊的牧師，由他代貼郵票寄出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又收到聖誕卡，難得他如此急不可待地向我通報：

「今天收到三張聖誕卡，其中一張是鹿石的，一張是玉年的，還有一張是小胖和小惠的，同時我要買的東西也自『糖米』送來，其中有十張郵票和十個帶郵票的信封，所以相當夠用了，我在此

信中有張聖誕卡請給小胖和小惠，其餘的因時間已過，我就不回卡了。」

無怠在所裡收到我的孫兒蹦蹦的來信，使他喜出望外，激動不已，反覆翻閱，因爲蹦蹦曾在我們居於華府時與我們同住約五年之久，給無怠帶來極大的歡樂。

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及三十一日的信中，他提到：

「昨天收到蹦蹦的信，是直接寄到這兒的，他在信中用中文寫了爺爺兩字，其餘是用英文，上面說『你好嗎？怎麼每次我給你打電話你總是不是睡覺就是因公外出呢？我實在很想你，希望你給我打電話，你和奶奶幾時來呢？希望你們早一點來，因爲我實在很愛你們……』妳看這孩子多乖，我想今天或明天要直接回封信給他，他常常寫信給妳和我，可是我們很少回他的信，眞是不應該，他常常說的孩子話，譬如說希望妳我是他的母親和父親，眞眞打動了我們的心，這樣好的孩子那去找？我實在是很愛他，他小時我常常誤叫他作Homer，就是因爲我內心很想他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有一次妳罵他，我不禁在旁邊哭了，妳記得嗎？」

（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給蹦蹦的信寫好封好，打算和此信一起寄出，此後我也可以直接寫信給其他的人，不知鹿石有沒有到律師那邊去拿我的訴狀，他應把它打下來一全份，再自其中摘錄要點預備給要請的證人看看，這樣全份可以給咪咪和巨石看，使他們知道事情的眞相，也不必替我像以前那樣擔心！」

（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怠在所裡，後來逐漸以較爲平靜的情緒不斷與家人通信，表示了自己情懷，從他的來信中，我也知道他與室友也相處融洽。這不完全是爲了排遣自己的鬱悶，打發時間，分散精力，而且和平

時一樣，他對友人也是十分關懷的。

他在來信中，常常提及他的室友，表示了同病相憐，雖然萍水相逢，也有了友誼。

「我看那位老室友什麼也不訂，很是奇怪，一想他也許是沒有錢，於是向他提議可以用我的單子來訂購，之後入我的賬，算是送他的，果然，他十分感謝訂了大長方盒的那種巧克力牛奶糖兩盒，每盒也是四角，我對他說如他喜歡可以多購些，於是，他又加了一盒，妳看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人要節省那一兩元錢，眞是值得同情，我當然又訂了新的原珠筆和拍紙簿以及新的帶郵票的信封備用。」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他又提及他的室友，並和他們一起閒談，看來相處融洽：

「要和室友相周旋使得他不要太無聊……現在我不能不理他，有時要和他下五子棋（每次下二十五盤，先勝十五盤者爲勝），當然現在他也下得多了，有了一點火拼，要勝也不像以前那麼容易，但也比以前有意思一點，他也變得場場總在拼，我不忙的時候找我下棋。」

八六年二月八日他信中寫：

「……到現在鹿石還不來，大概今天不會來了，還是等妳明天來吧！剛剛一位新的室友搬來了，是一位年輕而高大的白人，一見我馬上就叫我MR. Chin，可見我已出名了，昨天在下面換便服爲工服時也碰見一位年輕的白人，像是一個文弱書生，他也是一見我就問我出庭的情況，我告訴他不十分好，他對我表示十分同情，我看他拿了一個紙板，上面有十幾張很美麗的女郎的照片，我問他是不是他太太，他說是，有一半日本血統的太太，我借過來一看眞是漂亮到極點，不但面孔美麗身裁也十分動人，我問他結婚了多久，他說只有一年，可是他要坐牢的時間我沒問，對他眞是同情

了。」

「剛在外面看了一小時的動物片，新來的室友對我說，他自維州的鄉下獄中來，那邊是長期的拘留所，情況比這裡好得多，可以自由出入的圖書館（不像這邊用手車推來）、有運動場和桌球室，飯堂是大家一起坐，食物由自己隨便檢選，只有到晚上才各人回各人的小室，飯堂的食品也相當好，比這邊樣數多。他說，這邊的生活條件是最差的，因爲一天到晚被鎖在房間中，如果照他所說，其他長期的監獄有這麼多優點，那眞是不錯了。」（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

無忌雖身在斗室，他逐漸和身邊的室友閒談聊天，他自己都認爲獲益不少。人在這種際遇中，產生同病相憐的情感也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很難說是非不分，善惡有別。人就是這樣吧！無忌也許有感於此，經常提醒我，體諒友人的冷淡，這並非「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悲」吧！

他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寫給我的信，已提醒我；我一直忘不了他的提醒：

「……現在我的事還沒有明朗化，所以很多人不敢給妳打電話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也不必介意，靜等事態的發展好了，有人主動和妳聯繫的，妳可以聯繫，沒有這樣作的妳也別採主動，免得誤會或誤解。」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他再次於信中提及：

「……剛剛管理員來問我要不要打電話，我馬上和妳並和咪咪通了話，這管理員眞是通人情，本應十分鐘，卻讓我們講了約半小時，我在這裡所接觸的人，差不多知道我的案情，可是人人對我都十分友善，對我很親近，眞是難得了，可以想像如果此案是在中國，恐怕不等開庭我就會被

侮辱到狗血噴頭了……」

他在所裡是不是對人生、親情、友情和社會上的人際關係都有所領悟了呢？在每次信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告訴我一些什麼。

「滄海月明珠有淚」

無怠自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進入拘留所以後直到他離開人世，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個多月，但是在人的一生中，眞是天翻地覆的變遷，對比如此強烈，色彩反差之大，讓我們來不及在各方面調理這次巨變。

從時間上來說，幾十天的辰光，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刹那，但是，我們正處於迎接感恩節的歡樂裡，無怠離開我們朝夕相處的溫馨的家庭，一去不返了。緊接著聖誕佳節、新年以及中國的春節接踵而來，但我們卻在愁雲慘霧之中，眼看家家戶戶團聚慶賀，回憶去年今日此門中，亦與萬象同樂，歡聲笑語，對新的一年抱著無限憧憬而切盼。

那幾十天，又正値維州冰天雪地，特別是幾次大雪紛飛之時，人們在暖室熱屋之中，過著平靜的日常生活，而孩子們、侄甥們和我得驅車奔馳在冰硬雪滑的路上，爲了和無怠相處半小時，安慰他淒愴的心。

那時也正是與律師磋商，籌款付酬，社會上媒體的報導，可謂每天都有長短不一的文章評論；孩子們和我又不了解內情，心焦又無從著手，眞如同盲人騎瞎馬，東奔西走，莫衷一是，我們好像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苦痛時日。但是，好在我們可以相聚，互相鼓勵，彼此關懷，集思廣益，還

遇到幾位可謂素昧平生的人士，主動伸出援手，我們眞是感激銘心，倍感親切。

而無怠自己，單槍匹馬，身不由己，只依憑每週的通電話和探視，以及通信來療治他的傷口。最使我難以忘懷和刻骨銘心的感受，並非他對我的感情上的表白與撫慰，而是他在調理自己的心理平衡，盡可能使生活有規律。

他在信中，總結了自己對各種事物的態度、對人生和生命的探討，並且回顧了一生的經歷，也對未來加以思索。他反復闡明自己的論點，我覺得，他隨自身問題的發展，而逐漸轉變，特別他可能利用身在鐵窗內，靜心冥想，過濾了昔日的所作所爲，將自己所走的道路做了檢查。

當然，現實的環境，家人的情緒、幾次的庭訊和最後的判決，他都有所鬥爭，有所反覆。畢竟，他這一生經歷了本世紀重大的歷史階段，又是廣讀詩書的知識分子，難免思想上不是千軍萬馬似的翻騰。

他在信中只能將其思索提煉，以便在短短篇幅裡，傳達他的思想。

我則常在信中，寫的不是悲歎、悔恨、埋怨，就是不知所措，因爲我心焦意亂，沒有條理。在無怠的回信中，他很明確，希望我對人生應有一定的理念，才能得以解脫。難道他自己那時已經心明眼亮，心如止水了嗎？我認爲他的心境有起伏，但，他盡可能在調理。也許，他在離開人世之時，心境眞的平靜如止水了，我曾經在信中這樣寫道：

「想到這兩三年來，我們之間的痛苦，眞夠多的了，唉！怠！你這一生在最後關頭還要受這種罪，我怎忍心，怎不叫我心痛。」

「眞是處處都錯，沒一件事對的，你能叫我安定下來嗎？」

「這兩天把心弄得亂得不得了，眞不知如何是好！眞的，我眞不知如何是好。」

「現在看看你做的事並不是你一人做，你一人當就可以，而是要承當的人太多了，我眞不知這個擔子我能不能再擔下去。」

「怎麼我們會走上這種一條死路，你叫我怎麼辦呢？難道眞叫我往死路上走呀！」

「眞是活不如死，不是爲了你沒人照顧，我眞想一了百了算了，這一生眞是夠我受得了，到了老年還要受這麼大的打擊，老天爲何這樣的無情。」

十二月十六日，無怠向我解釋，暗示我應持一種理念：

「……可是上帝對人有一種平衡的作用，使得人人儘量在生活的享受上達到平等，其辦法就是使有得吃的人的胃口不及無好食品的人來得好，使『每天能見面』的人的情緒沒有只每週或幾個月才見一次面的人的情緒那樣激動和滿足。使每天微逐娛樂的人的享受比不上偶爾才有一次享受這種娛樂的人所獲得的享受。」

十二月十七日，他可能認爲我難以明瞭他所持的理念，滔滔不絕又不惜筆墨地寫道：

「反正現在我已一切有底，反而不作急。不管什麼了，作急是沒有用的，於已有害於事無補，不如順其自然。很多車禍，車中人受很大傷害，但如車中有人在睡覺，他的傷害往往最輕。甚至開車的人，如因睏覺而出事，其傷害程度也輕得多。

「由此可見逢事不作急的好處，要是一個人不管什麼事都不往心裡去，常常自然顯得年輕得多，中國一句話叫做傻人有傻福，其道理就在此了。我有時爲了裝傻，也得這句話的一點好處。哈哈！」

「妳看我能這樣慢斯條理地東談西扯，還不是靠有一個自己的書桌，有閉戶寫信的自由的優良條件？這就是這邊比FF來得好的地方，可以寫信，順便習字，可以看書順便背誦作催眠之用，也可隨時躺他個半小時呼呼入睡，起來可以看電視電影，又有好吃好休息的條件，豈不快哉？」

「韓愈寫過一篇文章講人生得意和不得意的情況，他說最得意的人是『利澤施於民，民聲昭於時，坐居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輕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妳看這位老學究，把最得意的事和人生說成是要有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爭妍而取憐。足見好女色者是人之通『病』，連聖人也不例外了。至於不得意情況呢？他說是『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藏書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唯適之安，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妳看他未說之處就是沒有好吃，沒有好睡和沒有好的衛生設備。而這裡我都有，比他得意得多了。林語堂譯了浮生六記，就表示羨慕那主人翁得不得了。但細看其內容才發現他常常餓肚子，中國人不單是勞苦大衆，就是古代的知識份子也都是生活困頓得不得了的，像李白、杜甫、陶淵明等著名的詩人都是如此。

「像李商隱詩中描出『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其淒悲的處境就更那個了。我們何幸生在這種物資富足的時代，連在獄中都可享這種飽暖思淫的生活不是太好了嗎？哈哈！」

時隔三日，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結束當天寫的信時，又用回憶往事的方式告訴我，生命的再生，應如何對待才好：

「記得我們那次在沖繩差一點在雨中車子就滑下山澗嗎？那時我就說過該時以後我們的命就是

白撿的了，就是再壞也不應嫌壞，只有儘情享受，如果我們今日能逃過此劫。情況就和那時相似，等於又白撿了一條命，以後一定要儘情享受這個人生了。」

無怠對命運闡明了自己的觀點，我也相信一個人的一生是有看不見，但卻有難以說出道理來的命運在安排著。

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又以回首當年，敘述故事的手法，道出一些隱喻：

「我當年在香山讀書預備考燕京時，每天和另一同學在家苦讀，但那邊吃苦得多，沒有這邊這樣好的膳食，沒有電燈自來水，沒有現代的衛生設備，更談不上電視書報和運動等設備了。可是那時的生活今日回想還覺得不差呢。所以對今日的生活條件我毫無怨言，又一切送上門而一切免費，供你臥遊和寫信或著作，我以前的忙碌法是絕對無時間來著作的，在這裡就可以達成這個難得的願望了。（只是在最近的將來一旦無罪釋放則又不成了，妳看可矛盾吧。哈哈！）中國俗語說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常常一個人的命運是大起大落，這總比一生一世平淡無奇來得有意思，希望妳從此安心，靜等事態的最後結局。」

翠雲·紅豆·凍蝶·蜜蜂

十二月二十七日，聖誕佳節甫過，孩子們和親友們曾給無怠發去賀卡，可以想像，他會多麼感觸。

我也在探視他時，僞裝著和親友們一樣的歡樂，可是，內心悽愴的言談舉止，敏感的他，一定知道大家的心情，他卻引導我們去思索另一種意境。

他在次日的信中，提到我們家中的兩件條幅，這條幅一直懸掛在客廳壁上，他此時提醒我們云品味這條幅的意義：

「妳記得我在講話時常常有時忽然講一句文不對題毫無關連的話，使妳十分不解，怎麼會有一句根本搭不上的話來呢？實際上我有時很欣賞那些沒頭沒尾七拼八湊的文章與詩歌。等於是一種『印象派』的作品。譬如咱們家掛的一幅字畫其中的一首詩就意境很高，上面說『翠雲裘冷猶含雪，紅豆歌成定繞樑；凍蝶欺霜金裉粉，寒蜂抱日可爲房』，這首詩一會兒東一會兒西，翠雲怎麼搭得上紅豆？紅豆怎搭得上凍蝶和寒峰？可是四句一押韻就另有一種格調，使唸的人的心中別有一種感觸，豈不妙哉？」

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又提筆寫道：

「今天是一九八五年的最後一天，這一年可能把我們的命運一下翻到谷底，但現在忽有跡象可能一下又翻上九重天，世界上的事就是如此波譎雲詭，難以捉摸，那些平平凡凡的人的一生就永遠是平平凡凡，可是那些不平凡的人是會經大風大浪也會有大起大落，不是波峰就是波谷，我還很少看見眞正的大人物的成功是一帆風順的呢。」

「記得在成都時一天到晚都盼著每週一次的『打牙祭』，實際上也不過是吃一次燉豬肉或牛肉，那時覺得眞是好解饞，可是妳看後來在家每天都可以吃到當年牙祭的食物，反到覺得『不過如此』，這就是造物主給人類平等待遇的象徵了，拉平了有好的吃和沒好的吃的人的對人生的感受水平，可是現在回想當時在家的享受當然是十分眷戀的。」

無怠被捕以後，寫給我很多信，內容十分廣泛，後來我再三讀之，品咂著他的意味和隱喻，多

次談到他的人生觀，可惜，那時我卻認爲他有了悟性，平衡了心緒，安於現實，至少對健康有些好處，使人稍許放心，也沒有過多思索。同時，我也借其勸導，平靜一下自己的心情，打起精神，去援助他。想到他能自己排解，我也不再怨天尤人。

在我擔心今後生活無著，賠款難以支付，對我可能只有死路一條了。沒想到，他在信中提及，卻不以爲意，讓我吃驚不小：

「也許更增加了妳的心事，但是不用怕，中國一句話叫作『賬多了不愁』。」

「試想前述的抱碑而泣的寡婦和能收到她丈夫自陰間給她的信，將是多大的安慰。」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舉世震驚的太空船在升空的一剎那爆炸的悲劇，帶給全世界人民無限悲痛和惋惜。無怠在所裡，從銀屏上看到這個悲劇時，對比個人遭遇，甚感微不足道矣。他在同一天，兩次在信中提到這件事，可見對他有多麼巨大的影響，使他深思和對比：

「小魚：今日和K律師通過電話，知妳已去過他辦公室，今早我正在給妳寫信，忽然那位室友敲我的門說剛起飛的太空船爆炸了，我開門一看，只見爆炸的白色濃煙滾滾而出的鏡頭佈滿了電視的螢幕，使我眞是大吃一驚，在我目前的狀況以爲自己的情況是天下最惡劣的了，現在眼看還有比自己更劣的，豈不是怪了？」

偉大的太空人爲人類的科學發展及探索獻出了寶貴生命，我也一樣深感悲痛和惋惜，無怠說得對，眼下我們的際遇如何與太空人罹難相提並論？僅僅是滄海之一粟而已。

無怠一向有一種平衡觀，他不止一次地談及，人生是一種平衡：苦與樂、忙與閑、好與壞、生與死，……他認爲自己的一切都在平衡與不平衡中度過，他認爲一切平衡了，就是一切問題解決

的時候，他可能在拘留中，更加鞏固了自己的看法：

二月二日，他在信中又提到：

「和妳通過電話後精神又爲之一振，妳說如果現在有人敲門而一開門卻是我在外邊該多興奮？妳看，是不是以前多少次我敲門妳開門也不興奮。可是現在就要興奮得不得了，這就是造物主對人的公平之處，使得能每天相聚的人和不能相聚的人在對人生的享受上能夠平等，也使有得吃和無得吃的人在對大餐的胃口上拉平，所以妳不要爲我的處境覺得可憐或可嘆。實際上我在這邊的享受絕不下於在外面，只是不能和妳在一起。不過我們能在通話和見面中得到的無上感受和安慰，卻是以前得不到的，同時又有充分的時間彼此寫信，不是也自得其樂嗎？」

經歷了二月四日的庭訊，他還以幽默的口吻，讓我自詡爲豪富之人，散遣自己的煩悶，他認爲，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且他本人卻很知命達觀。

八六年二月十二日，他給我的信中說：

「今早六時照例到樓下醫務室去吃第一次三顆藥時，女護士（該室只她一人）在我吃完藥時對我說管理處的人告訴她我自判有罪後有一種厭世的思想，使她很擔心，希望我有這種想法時和她接觸，幫我解決問題。我當時很奇怪，她怎會有這種問題，因此我希望妳這幾天可以放寬心思什麼都放開，不妨自妳銀行戶口中拿錢出來用，像一個百萬富翁或富婆，要去大西洋城就去，要到那家餐館請客就去請客，不必吝惜，一切都變成了身外之物。」

無怠在拘留所監禁的前兩個月中，他的確感觸很多，可能他在面壁靜坐，握筆作書，與親友對話，與室友交談，讀書閱報，與律師磋商等等，以及他對自己所做所爲進行了反思和總結，我們只

看到或聽到他的隻字片語，對其心曲，知之萬一而已。

他此時此境，一定自己反覆做了總結吧！他自孩童時代，及至成長，踏入社會，經歷兩個不同國度，過著公開與秘密的兩種黑夜與白天，眞實與僞裝，眞話與謊言交織的生活，有人認爲無怠的一生，充滿了傳奇、神秘的色彩，一個不可解的謎一樣的人物。

我與他共同生活了二十餘年，我亦有心要追根溯源，對他做些回顧與探索，將他的一生，就我所知亦不一定可以得出結論。

是不是正如無怠提及的，家中那條幅所指出的暗喻呢？

「翠雲裘冷猶含雪，紅豆歌成定繞樑；凍蝶欺霜金褪粉，寒蜂抱日可爲房。」

他是不是認爲這條幅總結了他的一生？

二

人生之旅

童年

我和無忌相識以來，我們經常在一起回憶各自的家庭、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特別是，我們都出生在北京，又都在北京生活過。北京常是我們談話的話題，他也時常和我談起了他的家庭，他的求學以及他初入社會的經歷和體會，使我對他逐漸有了更深的了解。

「當我們談起北京古老而壯麗的名勝古跡時，他告訴我：「我們金家，藉貫是廣東南海人，其實我家是眞正的皇族的後裔。我家祖上原是姓愛新覺羅，也就是滿族入主北京的清朝創建者努爾哈赤（清太祖）的後裔。我們金家原來是東北遼東人，據我父親說，在康熙年間，曾由北京遷到廣東，祖上有一位先人曾被封誥爲武功將軍，駐防粵海，編爲漢軍正黃旗，後封爲正紅旗，可惜我手邊沒有我家的家譜。我們祖上的姓氏沒有辦法譯成漢語。愛新的意思即金字的『金』，覺羅的意思是『姓』，所以，愛新覺羅譯成漢語，用在姓氏上，就是姓金，清朝亡後，滿族皇裔爲了避免萬一被淸算，同時便於與漢族融合，愛新覺羅這一支，分別改姓『傅』和『金』兩姓。

「我們金氏祖上，爲什麼改籍貫爲廣東南海，我幼時聽父親提及，彷彿是祖上哪一代曾被朝廷敕命到兩廣爲官，舉家南遷，到廣東南海落戶了，這個家譜只有指望我那仍留在中國大陸的姊姊和弟弟去考證了。總之，金氏家族是淸室的望族。

「我小時，我們家住的四合院，裡外三進呢！記得最淸楚的還是霞公府（註：王府井大街西側，北京飯店後側）的大宅第，紅漆大門上，還有一對閃亮的大獸環，來了客人，敲起門來，叩得銅環淸脆有聲，門前兩側，坐臥一對石獅，塑得栩栩如生，又古樸憨厚，我只要出去，一定爬上去

騎上一騎，你看，我多淘氣。

「我們金氏門中，可謂親戚滿堂，可惜那時，人多印象模糊，只有叔伯家的兄弟姊妹還有些印象，但是，身處異地，特別在大陸易手後，他們在中共政權名目繁多的運動中，海外親人不忍給他們帶來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整肅，不敢聯絡，天長地久，也就『六親不認』了。

「我是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出生在北京的。我幼時，只知父親金國寶，曾留學法國，學成回國後，在由法國人創辦的平漢鐵路局（當時的北平至漢口），任職處長。

「父親的元配妻子，育有我長兄，取名無病。我的生母是父親的側室，生有我姊弟四人。我大姊金孔章，現在與姊夫在上海，也許她還知道我金氏家族的歷史。我哥哥無忌，弟弟無驕，我們可以說是人丁興旺的大家族呢！也許不如你們福建長樂的周氏家族來得大吧！」無怠常常幽默地說。

我的家族雖然原籍是福建長樂，但我的父輩，他攜了眷屬多人，浩浩蕩蕩北上，參加了平漢鐵路的初期興建事業。二十年代，平漢鐵路被所謂「福建幫」和「廣東幫」所左右。我的兄長也是留學法國，繼之，也在鐵路界服務。眾多姊妹和親屬，在舊時的北京也是社會交際界的風雲人物。所以，無怠和我常有說不完的有趣話題。

我們看到了女孫輩，在美國過著幸福的童年，受著良好的教育，回憶我們，即使身在名門望族，也有自己艱辛的環境，只憾中國的命運多舛。

「我小時候，除了長兄隨父母住在城裡，我們姊弟四人住在北京郊外的香山別墅，進了附近的碧雲寺小學，父母請了女傭、廚師照料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一直住在香山，很少進城去，我們最高興的是，風和日麗，不是到玉泉山，爬鷲峰，就

是逛頤和園。我們還在昆明湖裡划船，從石舫上船，過十七孔橋，再回來進後湖；要不然，走旱路，從十七孔橋登岸，騎了銅牛（註：頤和園中一景），到知春亭，走長廊。我們兄弟還比賽，誰知道長廊上的繪畫故事最多，誰就受獎。香山眞是非常美的地方。

「秋天的香山，霜染紅葉，城裡人，提了食盒來欣賞美景，飲酒作詩，情趣盎然。

「秋天，也是我們孩子們的大節日，香山的柿子，果實纍纍，有小的，叫高庄柿，又脆又甜；大個的，叫扁柿，不攬（註：攬，指柿子摘下時味極澀，或放米缸，或加石灰，置於盆中，蓋嚴，約二週，取出可食。北京人叫『攬』），吃不得，澀得麻嘴麻舌；我們早早就綁好竹竿，好去打柿子。

「核桃、大棗和山里紅（註：山楂果）也是香山大寶哪，也是我們孩子最喜歡的果子，但是，一定得自己上樹去摘採，才是其樂無窮呢！我們家四合院裡的棗樹是不許女孩子上樹去摘的。」

一提起這件往事，無怠總是驕傲地說：「這就比不得我了。」

「可是，樂中也有悲呢！父親有庭訓，要我們除了學校的功課一定完成以外，要苦讀古文和詩詞，特別在冬天，香山似乎冬來早，氣溫也比北京城裡低多了，我們還能眺望鷲峰的皚皚白雪。北風起，刀樣的刺人，只能圍爐，朗朗讀書了。」

我看到無怠談起童年，總是又興奮、又神往，眼神深邃，深深沉入回憶之中。

令人卒不忍讀的是，半個世紀以後的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和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他已身囚拘留所，卻依然無限回溯童年的日子，他曾在聖誕夜寫給我的信中提到：

「我當年在香山居住苦讀時，也是因爲有大把時間，所以唸了不少古文和古詩，有些特別優異

的我就把它背過。」

輔仁·燕京—北京·成都

「我小時在香山居住唸碧雲寺小學，生活環境比一般鄰居不曉得好多少倍，可是，沒有一個冬天自己不是雙腳生凍瘡的，晚上用熱水一泡又痛又癢，後來上中學之後進城和住校才免受這種罪，但在冬天仍是棉衣棉褲，臃腫不堪，那能像這兒隆冬，還是單衣而不覺冷呢。今日的中國還是不脫三四十年前的老樣，廁浴設備只有比以前更差，現由於我的貢獻可以採西方的經濟發展的制度，給人民以更開放的自由，與美合作進行四個現代化，總算有了出頭之日，只希望不要再有政策上的變化給人民帶來更大的災難就好了。」

無怠還多次提到他的青年時代：

「我在碧雲寺小學畢業以後，父母接我進城上中學，我考進了大同中學。在抗日戰前夕，我立志要考上燕京大學，可惜這一次名落孫山，就先進了輔仁大學。這時，父親不幸去世，我的大媽，就是父親的元配夫人也在不久去世了，我母親撫育了我們兄弟、姊姊五人。由於父親的去世，家境中落，但，母親是一位堅強、開明而能幹的慈母，無論如何，一定要撫育子女成材，堅持孩子們要努力讀書。我在輔仁只唸了一年，母親鼓勵我，再接再勵，我終於考上了燕京大學新聞系。我在北京燕園只上了兩年課，抗日戰爭爆發了，蘆溝橋曉月無光。我要和學校一起南下，可是，妳比我更清楚，那時，妳不是住在蘆溝橋南邊的長辛店嗎？

「我就離別了母親，隻身由北京經過千辛萬苦，逃難到了四川成都，繼續燕大學業。那時的大

後方，一個逃亡學生，身無分文，一邊唸書，一邊做點家教，靠學校的貸金，日子可眞不好過，可是，我忘不了母親唯一的囑咐，無論如何要讀書。

「我在燕大，在北京和在成都，一共唸了七年，眞是成了大學生了。」

「無論多麼艱苦，燕大給予我一生受用不盡的知識和教育。沒有燕大的賜予，我是一事無成的，我那時，除了努力唸書和兼些工作餬口外，我幾乎什麼活動都不參加，我也不喜歡和同學交往，連同學們約我去參加學校裡的團契活動，我也不樂意，想的只是，畢業以後能做什麼？什麼時候還能回到北京去？我學的這門新聞系，只唸書，可不行呢！」

「說個笑話給妳聽，在燕大時，雖然生活很苦，大家讀書特別上勁，多少人在前方抗日，我們年輕人跑進四川大後方，還有書唸，又不流血犧牲，有什麼不好？我看到不少新聞記者到前線採訪，報導的消息，寫得特別感動人。我也想，畢業以後，也去做一名記者，所以，我也寫點稿子，練練筆，還去做點採訪，照著系裡學的去試試，可是，那時，我膽小，又不愛說話，東撞西撞。「那時，在學校，只要是新生，第一個印象，就能讓人給起個外號什麼的。後來，我知道，給我起個外號『掛拉扁兒』，你說有多逗？」

他說，那時，學校伙食差，二頓糙米飯加些炒辣椒，早上一頓粥。

「營養不良嘛，我本來就長得高，可能北方人，孩子小時總仰著睡，腦袋有些扁，同學都起鬨說我，細胳膊細腿，肩頭，走起路來活脫是一隻螞蚱，『掛拉扁兒』。

「再說，我蹦來跳去採訪『新聞』，說得多形象，我知道以後，還抗議呢！同學就這麼逗趣，現在，大約老燕京的同學還記得我的這個外號的人也不多了，在大學裡，有苦有樂。在成都，『打

牙祭」，有一碗大肥肉或是回鍋肉，同學們樂好幾天呢？」

無怠在拘留所時，還想起成都時期的生活，可見青年時代對他多麼重要，印象至深至極。

無怠曾告訴過我，他在成都燕大讀了兩年後，那時，英國軍事代表團正招聘工作人員，做些翻譯等文字工作。他和幾個同學去報考，果然錄用了。他在那裡工作了一段時間，那裡的環境比燕大好多了，可以說是烽火連天中的樂園。

甚至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還記憶猶新地寫道：

「……記得我在和陳和曾一起任職英軍代表團時，那時在抗戰期的生活水準還不如現在這裡的水平。我已經覺得很好，於是有一天問陳該時的生活在陳的一生中算較好還是較壞。陳當時哈哈大笑問我，怎會問這種問題，難道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中對以前的富足和優裕的生活有得比較嗎？我之所以會問那問題主要是因爲在我的一生中，那種生活已經是較不錯的了。」

不久，他又考慮到，既學的是新聞，應去與專業有關係的機構工作才可以學用一致，說不定還有所發展，燕大的資歷是十分可貴的。於是，他又去報考中央事業管理處屬下的福建省廣播電台正在招聘的新聞從業人員。他接受了福建省廣播電台的聘約，做了一名國語播音員，也許那裡的工作不盡如人意，抑或他已在燕大學讀了幾年，但究竟沒有畢業，沒有取得文憑，他工作了很短一段時間，又整裝返回北京，那時，燕大已遴校復歸古都了，無怠終於畢業了。

上海·重慶·韓國

設在上海的聯合國救濟總署正在招聘職員，無怠考取後，離北京赴上海，開始了新的生活。

「那時，找一份新聞工作也不易呢！我只好先做能餬口的工作，再騎驢找馬了。」

無怠常常提起抗戰剛結束時，生活維艱。

不久，他由救濟總署轉到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做翻譯工作，直到大陸易手，無怠隨美國總領館遷往香港，繼續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服務，那是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〇年，韓戰烽煙起，無怠奉調至韓國，在戰俘營裡工作，擔任翻譯官。戰俘營中有不少中國軍官和士兵，工作亦甚繁重。

一九五一年，他由韓國返回香港後，他考上了「外國廣播情報服務處」招聘的職務，他覺得這是與本行有所接近，於是接受了「服務處」設在沖繩島的廣播收聽站的工作，攜了妻子兒女離開了香江，踏上新的工作崗位。

無怠出自皇族後裔，亦是書香門弟，受過詩書的薰陶，於其一生的性格、思想理念、情操有極深刻的影響；又受過抗日戰爭的洗禮，自青年時代起，經歷了不同條件下的生活磨礪，使得他深沉、多思、敏銳、內向、節儉又周全。也有其欠缺的一面，放浪形骸，即時行樂等，可以說是一個具有雙重性格的人物。

他在工作上，十分投入，盡心盡責，一絲不苟，深得好評；在生活上，他易於滿足，從無苛求，亦無煙酒嗜好。同事和親友勸他添置一些新裝，即使有廉價的手工和衣料，他寧可去買汽車房出售的二手服裝，隨意選兩件，以能蔽體即可，不以爲意。

我常替他修改不適長度的褲子和肥大無形的上裝，所以，不少人奇怪，爲什麼從來不見無怠著過合體成套的服飾。當想起在中國大陸他的手足姐弟時，他卻不顧一切，慷慨解囊，盡其所有，支

援他們，對其他親友亦復如此。

無怠雖性格內向，但愛好甚廣，唱歌、彈鋼琴和揚琴、吹口琴，他學什麼一定學會爲止，鍥而不捨。

他的另一個特點是幽默詼諧，親友們十分願意和他在一起談天說地，以其廣聞多見，博覽群書的內涵，常輕聲慢語道出趣聞軼事，使在座者嘆服。

記得有名家曾說：「幽默的人往往性格活躍，興趣廣泛，但，更集博學與見聞之精華。」他有時對一些事物有著與常人不同的見解，他很少評論他人，更不對他人的看法提出相左的意見，常以沉默代替回答，也許他心中另有一番見地。

給我的親友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常以故事的形式，提出自己不同的思路。他經常講一些似是而非；或非非是是的話，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使親友聽後半天回不了味來，更難於辯駁。無怠並無意與人爭論，可能，他如是想，也許，並非如此，有時撲朔迷離，費人心思。

有一次，無怠給親友講了一個故事，讓我們進行評論和選擇：

「有一個人，窮到無飯可吃了，需要朋友幫助，一個朋友只有一隻饅頭，就分了一半給那人；另一個朋友有十塊錢，就給那人三塊錢；再一個朋友很有錢，不但給那人吃住，還爲他找到一份工作，你們認爲哪一個朋友最講義氣？」

大家眾口一詞，一致認爲當然是第一個朋友最講義氣，以自己僅有的給了朋友。

無怠說：其實不然，而是第三個朋友最講義氣，並非他給的多，因爲他既助了人，對自己又無損。

接著，他又舉了例子，還讓大家評論：

「一個機關，有三類工作人員：第一類工作人員，將每天沒做完的工作，下班後帶回家去做，第二天早上帶回；第二類工作人員是，雖然已下班了，但，還是將沒完成的工作做完了才下班；第三類是，還沒有下班，工作都做完了，還可以抽煙、喝茶、看報，你們又認爲哪一類的工作人員好？」

大家都認前兩者好，因爲有責任心。無怠說：他認爲第三類最好。

他常常講類似的故事讓大家思考，他也自己表示看法。我們常被有些觀念攪得不明白，因爲他的結論一反常人見解，也許這就是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吧！

有些朋友曾說過，無怠是既受過中國傳統教育，又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他的許多觀念「中西合璧」了。所以，他一定有過激烈的意識鬥爭，因此，才做出常人所不會去做的事。

我在他離去後，時常回憶他所做所爲，言談書信。他的內心深處究竟想些什麼？他是處於特殊時代、特定環境、特別的經歷，而做了不尋常的事？

我願意將他作爲一個歷史人物去探索。

我自己的生活歷程

我的生活歷程，使我相信命運。

我時常回憶過去，回憶過去的歡樂和痛苦，除了命運，我怎麼選擇了這樣一條人生的道路？最終又和無怠的不幸結合在一起了呢？

一九五一年，那時我正在台灣的中國廣播公司擔任國語播音員（那時還沒有「主播」這個稱謂），由於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事業上壯志凌雲，我精力充沛，一心努力工作。

時值韓戰烽火驟起，聯合國總部在日本設立了「聯合國軍中之聲」電台，旨在對中國大陸和戰俘營作華語廣播，有關單位到台灣召聘三名播音員，三名中要一位女性國語播音員。

當我的上級主管通知我已被選中了前去肩負這項重任時，我眞是受寵若驚。因爲大陸易手後，中國廣播公司的國語播音人員奇缺，每人的工作都是超負荷。電台竟然抽出人力去支援聯合國的工作，同事們都爲我們中選的三人慶幸和祝賀。後來當我得知我是當時擔任政戰部主任的蔣經國先生選派支援聯合國總部的第一位女播音員時，我眞是激動萬分，因爲經國先生在當時的台灣各界青年中具有崇高的威信，是青年一代的良師益友。我愉快地離夫別子踏上了征途，願以我的特長努力工作。

沒有想到我竟在日本東京及沖繩工作了十二年，我的生活從此也出現了轉捩點。

但是，這份神聖的工作，給予我無上的辛勞、鼓勵和激情。我的播音對象除了中國大陸的各階層民衆外，最使我感動至深的是向戰俘營播音。我當時用了「黎明」的藝名，以我的播音喚醒多少戰俘營中的義士投奔了自由。

當我有一次途經日本東京時，竟有來自戰俘營的義士要和我見面，訴說他們當時聽到我的播音時，如何思念母親和妻兒，認識了爲誰而戰的道理。我能夠得到如此嘉許，雖然我放棄了家庭的溫暖，子女的教育，平靜的生活也是值得的。

十二年的駐外生活，得到了職業的成就，廣泛的知識和良師益友，但是，我的婚姻陷於危境，

最終，勞燕分飛。

我因工作關係，只有休假才能回台北與家人團聚，我到沖繩之前，我的丈夫和我共同撫養我們的二子一女，家庭生活美滿和諧，各人一份工作，孩子們努力學習，剛從重慶到台北，孩子尚小，生活負擔重，環境也相當艱苦，我堅持工作、家庭兩不誤。重新創業的決心鼓舞著我，即使到沖繩，工作雖忙，每週必定寫兩封信給丈夫和孩子，我時刻思念他們，只要有假期，一定急趕回台北，和他們團聚。

有一次，休假期來了，我多麼盼望這一天到來，假期前，我簡直興奮異常，恨不得插翅而飛，刻不容緩地想見家人，早就盤算給孩子們帶些可愛的紀念品，帶些丈夫喜歡的特產，只等東風送我歸去。

當我抵達松山機場時，我看見孩子們都長大了，比我心目中想像的要健壯得多，女兒也出落得亭亭玉立，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悅和安慰，我遠離國土，爲了工作而暫別親人，付出多大代價。可是，我的丈夫卻出人意料之外地表情冷漠，我一時莫名所以，如同一瓢冷水澆下，頓時爲一片陰雲遮蓋了一切，原來，他並不歡迎我回來，我還以爲孩子們惹怒了他，可能暫時不快，並不以爲意。

當天的晚餐時，孩子們以歉意的語氣說：「本來我們要給媽媽接風，要佣人多作幾個菜，爸爸說媽媽要減肥，不必了……」

孩子們以歉意的眼神望著我，我知道，他們多麼盼望我回來。在孩子們不了解以及我在失望的心情下，沉默地吃了離別一年後回到家中的第一頓晚餐。

丈夫並沒有回來與我們共進晚餐，深夜，他回來了，也無語相對。

我休假在台的一個月，他僅有幾天和我在一起，我知道，一定出了什麼事。但是，作爲妻子，跨洋越海，盼望回家與丈夫歡聚，可是，我見到的是冰冷的面孔，我眞是悲痛之極，想到隻身在外搏鬥，爲工作、爲生活、放棄家庭生活，談何容易，本想回來可以和丈夫傾訴心曲，重溫夫妻歡愉，沒想到事態變化，原來，在我離家工作的期間，他已另有女友。

令我最傷心和難忘的是，我的休假結束了，重新登上征途，返回工作崗位，丈夫和孩子們送我到機場。

孩子們與我難捨難分，淚滿衣襟，我擁抱了孩子們，強作歡顏，安慰著他們，可是，我的丈夫卻獨坐一旁，好似眼前的離別悲愁是與他無關似的，無動於衷。

「還哭什麼，該上飛機了。」他大吼一聲，本來嗓門就大的他，更是變本加厲，幾乎嚇壞了周遭的人們，難以想像的景象，使孩子們和我大吃一驚，十分尷尬與痛心。孩子們正流淚滿面，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爲了不使孩子們幼嫩的心靈遭受更大的痛苦，擦乾了他們的淚水，深深地吻了他們，和他們緊緊地擁抱了。

我淚如泉湧，連頭都沒有回，直奔機艙舷梯，直到落座後，才放聲痛哭，驚動了機內的乘客。那時，我乘的是美軍的軍機，所謂乘客全是軍人，他們十分同情爲軍務服務的同事們，何況一個年輕女子。我當時不僅爲了離別可愛的孩子們而傷心悲痛，而是此行休假，深知夫妻之情已絕，恩愛已逝，我帶著破碎的心返回了沖繩。但是，孩子們的撫養和教育，仍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深愛孩子們，但，我也經受不了感情生活的折磨和無情的變化。我唯以中國女子的道德規範要求自己，可是自尊自愛的人，是不容輕視和無端的絕情的對待。我抵達沖繩後，曾寫信給丈夫，希望他如實

告訴我眞實情況，我並非不講道理之人，但要一份尊重和眞誠。最後，收到的來信，令人沮喪，反說我對其女友有「侮辱」之嫌。

我們協議離婚，在所難免了。

縱然天不遂人願，使一個原來美滿的家庭支離破碎了，我並不怨天尤人，依然投入積極工作，收入可以撫養子女，生活可以重新安排。因爲我在沖繩已工作多年，同事們呵護我，同情我的遭遇，我雖內心悲痛，但並不承認女人都是弱者，我振作起來，自我鼓勵。雖然命運可能捉弄了我，但，我要自強不息，情緒逐漸平靜下來，孩子們十分懂事、聰明，也給我極大的安慰和鼓勵。

直到一九六○年，無怠闖進了我的生活之前，我過著一段感情上非常灰黯的歲月。

一九五九年，正是我處於極端痛苦的時期，我回台北休假後，眼看家庭即將破裂，孩子們的生活也要另外安排，我因工作又得遠離家園，下班以後，我常常痛苦地思念孩子，形隻影單，悲苦莫名，同事們知道我心情欠佳，在周末或節日總約我外出遊覽或去俱樂部參加餐會或舞會，希望我多少排解心中的苦惱。

在沖繩，最大的消遣就是同事們到俱樂部餐會，那時，由於工作不同，俱樂部又分爲軍官俱樂部部、軍曹俱樂部、文職人員俱樂部和士兵俱樂部。文職人員可以到軍官俱樂部參加活動，但不能去其他俱樂部，那時的我，正是精力充沛，興趣廣泛，願意和同事們交往談心。何況，我正受到感情上的打擊，於是，同事們相邀，盛情難卻，一同到俱樂部參加宴會去了。

記得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一個夜晚，我和同事們結伴到俱樂部去，餐後，大家在一起天南海北，談笑風生，一天工作的疲勞一洗而淨，在沖繩島，黑夜來臨，華燈初上，同事們來自五湖四

海，身在異國他鄉，自然一見如故。大家捨不得回到空蕩而顯得孤獨的宿舍去面對四壁，常常歡聚，不願離散，不知何處來的話題，總有人談得興趣盎然，乜有素不相識的，或僅一面之交的同事，加入聚會，往往深夜的俱樂部，燈火輝煌，充滿了歡聲笑語。

沖繩島的初識

我那時主要是以華語對中國大陸和在韓國的戰俘營中的中國士兵廣播，韓戰結束後，則對中國大陸和亞洲地區的華語收聽者播音了。因此認識美國國務院設在沖繩的「外國廣播情報服務處」工作的一些華裔美國人和來自台灣及香港的中國人，也常在俱樂部裡相遇。

五月的一個晚上，微風徐來，我們幾個同事正流連忘返之際，看見一個身材修長瘦削的男子一直站在俱樂部的門外徘徊，他雖非修飾過分，但，也顯得蕭灑有度，低著頭，看不見面容，由於俱樂部門前人來人往，熙攘熱鬧。因為這裡眞是人如川流，南來北往，幾乎都相識，但情誼深淺不一，誰也不以誰為意。

也許由於他待的時間太久，引起我的同事們的注意，有一位同事，以爲我面向入門處，也看見了那位徜徉的男士，便說：「他是金無怠，在服務處工作。」

「你說門口那人？」我毫不經意，隨口回答。

「那邊桌子旁，就是他太太。」

「哦，是她的先生，我認識她。」我也回頭看了那邊一眼。

夜色已深，我們幾人互相道別，離開了俱樂部，走到門外，我根本忘了還有什麼人在門外徘

徊，也許在我們大家告別說笑中，他已經離開了。

不久以後，我們這群朋友又像往常一般似地，大家又在俱樂部餐會，記得我們在談笑閑聊中進了晚餐，餐後是舞會，這一次，無忌和妻子也在場，他妻子做了個介紹，因爲我和她早已相識，大家圍桌暢談，還是天南海北，海闊天空。

不知怎麼閒談話題中提起燕京大學。無忌說，他就是燕大的。

「你認識周某某嗎？」我想我的三姐，也是燕大的。

「她是我的同學啊？妳認識她？哦，哦，周……對，對，……」無忌好像如夢方醒。

我告訴他，那是我的三姐。

這樣，好像互相驗明正身似的，就這樣，談話更使人有似曾相識之感。

他告訴我，他在「外國廣播情報服務處」工作，是收聽中國大陸的中央和地方廣播電台的廣播，擇其重要者，譯成英文，編輯成稿，送給國務院作參考資料，眞是無獨有偶，我與他剛相反，是向中國大陸播音。他的流利北京話，又使我們一見如故，原來我們都出生在北京，又在古都度過青少年時代，有了更多的共同話題。

「你們家在北京住在那兒？」我們不約而同，從普通話一改爲「京片子」了。

「先在香山，後來進城，就住在東城的霞公府。」

「什麼？霞公府？那是北京鐵路局啊！」

「家父就在平漢鐵路局工作。我們家住在王府井的萊廠故同，離眞光電影院不遠，胡同的西口就是皇城根。妳知道，眞光嗎？」

「什麼，你們在王府井？眞光還有我家的股本呢？我父親從法國回來，也在鐵路局做事。」

「我哥也是留法的……」

「我還常去眞光去看電影呢。」

「我也常去看電影……」

「我哥還在大陸……」

「我姐和我弟也在大陸，在北京……」

「我常去東安市場，買糖葫蘆、奶酪什麼的。」

「我常在香山，盡打棗和柿子什麼的……」

我們搶著道出孩童時代在古都北京的有趣的事兒，鄉音悅耳，懷舊情濃，好像兩個北京同住一條胡同的街坊鄰居。快速而順口溜似的京腔，講得我們好像早已相識，如同一起逗樂和鬥嘴的北京孩子。

我記不得和無忌又聊了什麼彼此有興趣的往事和相識的友人，也許還談到紫金城、景山、風箏和吃食。那一夜的歡樂，使我們都感到十分愉快和彼此瞭解，此後我們只要相聚，沒有一次不談北京和重慶的，因爲，抗戰烽火連天時，我們都在巴山蜀水的重慶和成都。

此後，我們常在俱樂部相遇，由於我們的工作時間不一樣平時很少有機會碰面。

無忌的妻子和孩子們也在沖繩，我和他妻子只有一般的往來，那時在沖繩，女性本來就不多，華籍的女性更少，所以，只要相識，彼此都十分親切和關懷，加以我又認識了無忌，有那麼多相同的背景，於是，我們之間過從密切起來。我那時，正在辦理協議離婚，計劃孩子們如何安頓，我決

定無育孩子成人，完成大學教育，要有長期計劃，必須堅持在沖繩工作下去。這時，也是我身心交瘁，情緒困頓的時候。無怠了解我的現狀後，十分同情一個職業女子的處境，在我那段內外交困的時刻，他常開導我，以同情的態度，誠意幫助我。我很感激他的友誼，也常向他傾訴我的困境和思念孩子的心情。

有時，他和妻子一起約我去他們寓所閑聊，有時，在俱樂部裡和同事們共同度夜晚或周末。不久，他的妻子攜同孩子們到香港度假，他因工作不能脫身，而滯留沖繩。閑來無事，他約我到俱樂部晚餐或參加舞會，偶而，無怠和我同時休假，也利用這樣難得的好機會，不是他教我駕車，就是由他駕車到郊外遊覽。我那時剛買了新車，駕車興濃，難得有人願意做義務教練。

無怠妻子休假歸來後，一天，無怠來與我告別：「我要到香港去一趟。」

我聽了不以爲意，大約是出差或有其他事情，我還請他到港後，不妨去看看我的三姐。使我大吃一驚的是無怠告訴我，他去香港是跟他妻子向他提出離婚有關。並且是他妻子從港返來後，聽說無怠和我過從甚密，懷疑無怠移情別戀，如果，一旦離婚，妻子則無法在沖繩逗留，她也要離職他去。

我一時懵然不假思索地說：「我去跟她談，我有丈夫和孩子，咱們只是普通應酬，吃一次飯，跳過一次舞，還有一同駕車郊遊了一次，怎麼鬧這麼檔子事？」我覺得十分奇怪，無怠妻子和我的友誼還不錯呢！

「不行，不行。她說不定會不講理的呢。」

「好吧，不去就不去，眞奇怪！」我們心自問，無愧於心，只是彼此談得來而已，我自己諸事

纏身，不久，也就忘了。

雙十節將至，我接到無怠的電話。

「聽說這兒的華僑將舉辦雙十慶祝會，妳去參加嗎？」

「去啊！怎麼啦？」

「如果去，可別坐在我妻子對面或附近，萬一她對妳不客氣……。」

「怎麼回事？我幹嘛不能和她坐一塊兒？」我眞是一頭霧水。

雙十節的華僑慶祝會上，我沒有看見他們。我想，也許又沒事了。

過了幾天，無怠打電話給我，他說：「我妻子和我辦了離婚手續，她帶著孩子到香港去了。這幾天，我眞不知說什麼好，今天晚上，妳有空嗎？到我家來坐坐，可以嗎？」

我想，旣然他妻子已經走了，無怠可以說和我一樣，正處在婚姻破裂的低潮中，我不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好吧！」我掛上了電話。我也想知道，到底和我有什麼關係？

晚上，我來到無怠的寓所，門沒有鎖，無怠也不在屋裡，室內孤燈一盞，四壁昏暗，往昔這裡充滿歡聲笑話，孩子們追進跑出，一片嬉戲，充滿生氣。如今，可謂淸冷沉寂，蕩漾悽愴，空氣也凝滯了。我想起自己，也許我也要走上這一條路。

但願孩子一定由我撫育，得以終身安慰，也許因爲同病相憐，不覺淚洒衣襟。

桌子上，無怠留了紙條：「對不起。請坐，馬上回來。」

我眞不知爲什麼突然發生這件事。命運是不是也這樣捉弄我？我不敢多想。無怠的離異，不會

因爲我吧！記得無怠有一次曾向我提到他和妻子因感情不睦，早在未來沖繩前，已貌合神離，分房而居，爲的是捨不得孩子才勉爲其難共同生活下去。那麼，這次分手，並非與我有關了？我這無辜之人，怎麼被扯進這種婚姻的是非之中？我正苦思不解時，無怠回來了。

他坐在沙發上，一語不發，好像一座石雕。面容十分憔悴，鬍鬚滿腮，兩眼無神。

怎麼幾天不見，如此變化？我對他十分同情，該助他一臂之力，不然，他觸景生情，如何度過難關？

空氣令人窒息，我站起來，走到他面前，定睛地看著：「怎麼回事？能告訴我嗎？」

他終於輕聲地斷續地告訴我，他的妻子懷疑他與他們僱用的女傭，一個年輕的沖繩女子有不正當的關係，告到法院，這樣，他的工作單位不希望此事傳爲新聞，所以請他離職，他才與我電話告別。因爲沖繩只允許在職人員居留，離職者必須在一週內離去，結果，經法院檢驗，那位女傭仍是處女，無怠勝訴，但他妻子堅持離婚，帶著孩子到香港去了，他的單位因爲需要他工作，所以，他仍留下了。無怠邊說邊流淚不止。

我一時怔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一連串事故原來與我無關，我們默默地對坐著，誰也沒有再說一句話。

我感到心中十分沉重，再坐下去，我眞要窒息了。於是，我說：「無怠，事已如此，悲傷也無濟於事，還要生活下去呢！好好保重，有什麼事給我電話，我能做的一定去做。好，我得回去了，不必送我。」

我邁著沉重的步子，輕輕地把門關上，走向停在路邊的車子，清風吹拂著我，我雖不再感到窒

息，但也許同樣的命運正等著我。

再相見方覺兩情漸濃

自從無怠與妻子勞燕分飛後，我很少再見到他，也許是因爲我們不在一個工作單位，而且都是輪流休息，往往不是在周末或星期日休假，偶然在友人的宴會上相遇，彼此寒暄而已，有些生疏。

我的家庭婚姻都正在危機的高峰，我的丈夫竟來信要我多工作幾年，並且對我提出離婚的事遲不作答，我已從親友處證實，他另有所歡，我的心緒十分波動，遭人背叛的感覺很深沉，再加上工作比較繁重，內外交困，只能依賴自己盡量排遣孤獨與煩悶，和同事們在一起才獲得暫時的忘懷。

有一天，電話鈴響。

「謹予嗎？我剛從香港回來。我在香港還看見妳三姐了，怎麼樣？今天晚上能到俱樂部來嗎？咱們一塊兒吃晚飯，好不好？」話筒裡傳來無怠的聲音，語氣顯得輕鬆。

「從香港回來？眞開心，又見到我三姐？她怎麼樣？還是那麼漂亮嗎？」我三姐在燕大時是「校花」呢！我也愉快地回答。

「咱們晚上見面再聊，怎麼樣？」

晚上，在俱樂部見到無怠時，我似乎又吃了一驚，他顯然從不幸中完全恢復了。

神彩奕奕，當晚，他也許稍事修飾，迥然非比平常。

我們漫無主題地閑談，談到我三姐，他又談香港之行的見聞，談到各自的遭遇。

他知道我近來情緒欠佳，便以安慰的口吻勸我要振作起來，我也覺得我暗自神傷，枉自折損了

精神，很替自己難過。

「咱們不談這些吧，告訴妳一件有趣的事，我這次到香港去，妳別說，我眞去學跳舞去了。大夥兒都笑話我跳舞不是跳舞，而是走八字，這回我可學得差不多了，妳不信，咱們再試一試，妳再評論。我只學了華爾滋和探戈。」我最欣賞的就是這兩種舞，他怎麼也喜歡？

後來，他建議，我們一起到他的寓所去，說不定還可以練習一下。

他顯然眞從離婚的悲痛中走了出來。我們逐漸感到一夕的深談，增進了友誼，好像已是同甘苦共患難的老朋友。

歡聚總要結果，無怠送我回宿舍。

他建議到我的客廳裡鑑定一下他學習舞蹈的成績。我們在客廳裡，選了各自喜愛的唱片，在樂聲中我們都陶醉了。

夜深了，我建議他應該回去了，送他到門前，他突然緊緊握住我的手，我正不知所措，抬頭望著他，他卻深情地看著我，我急忙抽回手來，心中嚇得怦怦跳。就在我掙脫他握著的手時，他卻突然低下頭來，深深地吻了我，然後，立即轉身就走了，連頭也不回，一聲再見也沒有說，急匆匆地好像奔逃一般。

我看著他的背影，低著頭，他怎麼回事？我呆呆地站在門前很久，很久。在夢中嗎？用手摸一摸我的唇，灼燙而痲木，似乎還留有無怠的氣息。

我慢慢走進房間，深思著：他是怎麼回事？我許久才從昏沌中清醒過來。

這一夜，我失眠了，也許，無怠也難以入夢。

我們又隔很久沒有見面，不知是忙，還是彼此逃避著，那晚以後，使我心緒不寧。

說也奇怪，我雖是個職業婦女，在社會上已度過如許春秋，但是，有著中國婦女的道德觀念，認爲結婚就應相夫教子，克盡婦道，雖我曾經遇到過一些騷擾女性的男人，都是盡可能敬而遠之，單身在外，更是自我防範嚴謹。社交應酬難以完全不去參加，何況，我又是喜歡有知己的朋友的，性格也開朗、豪爽。但，思想深處並非開放，可以說比較保守。

夜半敲窗難抑激情

我和無怠，可能有許多共同的背景、教養、遭遇，使我們一見如故，眼下，婚姻問題，使人傷神，大有同病相憐，惺惺相惜之感。自此，我似乎有了精神支柱，有了知心友誼，好像激浪中有人伸手救我。我有了傾吐心曲的好朋友，此時此刻，豈能不使我激動萬分。

有天深夜，我正在夢濃之時，突然，驚醒了，只聽窗外有人敲擊玻璃窗，我睡眼迷矇，又驚又嚇，不知發生什麼事情，立即披衣而起。

「謹予，是我。」

我揉一揉雙眼，完全清醒了，一看檯上座鐘，凌晨三點半！

我大吃一驚，什麼事這麼緊急？我住的宿舍，男賓可以隨時來訪，但是此時此刻是夜半三更啊！

「勞駕快開門，讓我進去，快點好嗎？」

「什麼事，這麼著急？」

我眞以爲發生了什麼大事，平時，無忌言談舉止總是那麼輕聲細語，慢條斯理，不慌不忙，這時準有什麼急事。我趕快開了門，讓他進來，不然，宿舍裡的其他同事也被他吵醒了。

我開了門，還來不及問他什麼事，這麼十萬火急，他則衝進門來，緊緊地擁抱著我，緊緊吻著我，一直到把我放在床上，我完全被他緊擁著，連氣也喘不出來，完全快窒息了。

他卻喃喃地自言自語：「謹予，我不能沒有妳，我剛下班，我馬上趕來……我不能沒有妳……」

我也記不得時間如何逝去，大約很久，我才清醒，喘過氣來，我們已品嚐了雲雨過後的甘渴，我眞急得淚如雨下，怎麼發生這樣事呢？無忌也驚呆了。

他也從激情中醒來，手足無措地安慰我，他輕柔地說：「別哭，可別哭了，原諒我，好嗎？因爲……因爲我太愛妳了，我們好久不見，我控制自己，但我已控制很久了，我連電話都不敢打給妳。可是，我還是控制不住，這許久以來，我的腦海裡只有妳的影子，今天，下班後，我眞不知道怎麼就開車到妳這裡來了，請原諒我，眞的，我眞的太愛妳……」

眞的不知說什麼才好，更爲傷神，止不住熱淚滾滾，哽咽著：「你知道，我現在還有丈夫和孩子們，我怎麼對得起他們？你這麼深夜來到我的宿舍，如果別人看見了，我怎麼做人呢？這麼久，我也從沒有聽你說愛我，這又怎麼回事呢？」

「你今天告訴我這樣愛我，也不問一問，我愛不愛你……」我急得前言不接後語，越想，眞是越傷心。無忌和顏悅色地百般表示心跡，請求原諒。

東方已現曙光，無忌依然眷戀不忍離去，我擔心不久宿舍同事早起，萬一遇見，難免尷尬，我

勸無怠儘快離去。他依依不捨，只擔心我難抑痛恨他的魯莽和自己悔恨交加，不肯原諒他。

我心中悔恨、痛苦交織著，絞碎了心弦，我在異國他鄉已達十年之久，不少親友誠心實意勸我，不要再這樣離夫別子苦幹下去，可是誰能知我心？丈夫不願我回去，孩子們需教育成長，經濟上要支援，怎能撒手不管，只有自己苦苦熬煎。如今，有知心相愛的朋友，怎令我不意亂心迷？

我在矛盾中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偶然和無怠見面，各自心中都有說不盡的話語。

我們深知我們已陷入感情的海洋，隨著時間的流逝，如同南極的暖流已經到來，北極的嚴酷冰天雪地已經消融。他如今已是自由人，而我還未辦妥離婚，我們相約在將來再受愛的洗禮，何必如今只顧朝朝暮暮。

也許風浪過後，一定出現平靜的海洋，感情的帆船，要兩人共同駕駛，才不致迷航。我們畢竟已是成年人，生活的磨練，讓我們超越任性和迷亂，共同期待未來。

也許命運在捉弄那些看見一線曙光的人們，無怠和我在彼此關懷和增加信心的時候，突然，無怠所在的「服務處」通知他要調他到美國的另一個分部去工作。

「謹予，妳說，我去不去？如果妳認爲我應留在妳身邊，我可以不去，聽說，還有另一位人選，我如果不去，那一位可以補進的，我想聽聽妳的意見。」無怠很眞誠地問我。

我能有什麼意見呢？我們雖然感情日益增進，我的工作在沖繩，爲子女，我得堅持做下去，離婚事還在拉鋸戰中，前途未卜，我十分躊躇。無怠和我的關係，尙不可能談到你娶我嫁。在當時，可以到美國工作的人，被認爲是前途燦爛的佼佼者，我很爲他高興。

「當然去。」我肯定答覆。一錘定音，使無怠義無反顧地接受了調動。

無忌決定先赴香港與子女告別，然後，首途新大陸。

「服務處」的同事們熱情洋溢，爲無忌舉行了既是慶賀會又是送別會，我看到無忌滿面笑容，知道他一定感到他的工作能夠勝任愉快，前途無量，很像一位獲獎者上台領獎似的喜悅。我也爲他深感歡樂，他應該到更爲廣闊的天地中翱翔，也一定能夠成功。

他要求我協助結束他在沖繩的寓所，整裝待發。

離別的日子終於到來，同事和友人都去送行，我也去了，看到人們和他握手、祝賀，我在一旁凝視著他，他微笑著，發自內心的喜悅，我雖惜別，也分享了他的愉快。

他走到我的面前，說了一聲「再見」，緊緊握手，默默互相深情地注視了好久，他微微笑了一笑，轉身奔向舷梯，我在人群中向他揮手，眼看銀燕展翅南飛，除了藍天與和風外，一切全都消失了，我則無語問青天。

我看到四周送行人已散去，天地間顯得廣闊而深遠，我心中猶如一個戰場，千軍萬馬襲來。我又是孑然一身，心中除了祝福以外，什麼也不能做了。

三天以後，我收到無忌自香港拍來的電報，他寥寥數語，告訴我，他計劃由港赴美時，途經沖繩島與我相聚兩天，這簡直是意外的喜訊。

自從無忌走了以後，我的眼前常常出現他的音容笑貌。他常是語出驚人，幽默詼諧，他因爲廣讀詩書，博學多聞，友人聚會時，他一般不多言，愛聆聽他人見解，偶然發表宏論，常常驚倒一席人。

我在準備迎接無忌重返沖繩時，我再也不能欺騙自己，我們眞的墜入情網，否則，不會有相思

之情及企盼再聚之喜了。我也不知該準備些什麼才好，幻想著應該怎樣度過這短短的兩天，眞有些心神恍惚，胡亂編織著美好的景象，甚至夜深人靜時，突然醒來，以爲無怠已經來了。

我急匆匆駕車去機場，原來時間還很早，我都對自己感到可笑，好像初戀的情侶似的，這樣不能自持。

終於，無怠來了，我們握著手，依然默默無語，只有深情凝視，從眼神裡，我們彼此都看見了千言萬語，什麼都不必多說了。

無怠仍是滿面笑容，我也知道他內心的喜悅。我們相擁地回到我們的暫時棲風避雨的港灣，彼此傾訴了說不完的話，計劃未來，展望了明麗的前程，拋棄了一切，要去擁抱全世界。

兩天的歡聚，匆匆而過，雖然短暫，我們相知、相許、相愛，生不同日，死同穴，信誓旦旦。

離別再次來臨，在機場擁別時，長久的凝視代替了多餘的話語，微笑代替了淚水。

雖然新大陸咫尺天涯，我們不約而同地看望藍天，好一幅美麗的圖畫，我們共握一隻畫筆，已經有了主題，只等調勻色彩，以愛情的動力，完成一幅，也許是驚世駭俗的生活畫卷，亦未可知。

無怠又走了。

我們心中一起高聲喊道：後會有期！

一九六○年，無怠由沖繩調到「服務處」設在美國加州北部的聖塔羅沙分部工作。

我們只憑魚雁往返，以釋彼此的思念之苦了。我必須堅持在沖繩上作下去，無怠甫到新任，正在適應新大陸的工作和生活，我的離婚事懸而未決，重組家庭，人分兩地，諸多瑣事需要時間來安排，除了等待以外，我們都無能爲力。

無怠雖然對我情深意篤，他畢竟要尊重我的意見，他做了全盤思索後，在一次信中，提出了建議：希望我抽暇先到美國訪問，以便親自體驗新大陸的生活，便於作決定。

一九六二年，正值國際博覽會在西雅圖舉行，我由沖繩首途美國，第一次踏上新大陸。我自幼喜愛文史，早已知道哥倫布的偉大發現，繼之，抗日烽火，我自北京到大後方的山城重慶，後至台灣、日本東京沖繩，美國對我並不陌生，但是，踏上美國廣闊的土地，感覺斐然，深深愛上了這塊土地和人們。

無怠忙裡偷閑，陪我遊覽，耐心地做我的嚮導，他已從我的言行中窺探了我愛上這裡，只恨分身乏術，還得重返沖繩。

無怠多麼希望我不再回去，他去請教律師，詢問親友，但是，我堅持在我未辦妥離婚，子女尚未安排妥貼之前，應理智從事，來日方長。但，我允諾，一旦萬事妥當，我一定來到他的身旁，共同開創新的生活。這一次，我們理智地告別了，各自去期待命運的安排。

天遂人願，一年以後，我們結婚了。

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我們來到內華達州，美麗的雷諾城，辦理了結婚手續，從此，我們的命運就結合在一起，酸甜苦辣只有自知了。

我們的親友多在三藩市，也難免俗套，為了答謝親友們對我們的關切和愛心，從雷諾回來後，假三藩市的國華大酒店，款待了至愛親朋，從此，我脫離了職業婦女的生活，變成了家庭主婦。

無怠正處在事業的巔峰期，他本來辦事就一絲不苟，如今，重新成家，更努力創業了。每天他早出晚歸，一心在工作上，我已無事可做，全力投入家事。那時，我的子女要受高等教育，無怠也

有贍養子女的負擔，我們省吃節用，一定要將下一代教育成材，我不希望將擔子全部放在無怠的肩上，我也力盡所能及做些輔助工作，這樣比較公平。

聖塔羅莎的新婚歲月

無怠十分同意我的見解，他告訴我在經濟上不必焦慮，他可以在業餘時間做些翻譯工作。這樣，下班後，用我們兩個人的時間，做些既有益處，又有興趣的事，不是兩全其美嗎？他甚至決定，每月做翻譯的收入，我可以淨取百分之八十，隨意支配，他建議我重拾打字技術，與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不是一件十分可行的好主意嗎？其實，在我未來美國之前，他已做過這個建議。我在沖繩時，手邊略有存款，以此款先購兩棟住宅，出租後，可以貼補家用，又能贍養子女，也是一舉兩得，即使我們一起做翻譯的收入也應對分才是。

我們如同剛踏上社會的小夫妻，循著生活的規律，滿心歡喜地攜手踏上人生的新旅程。

聖塔羅莎雖地處北加州，並不濱臨浩瀚的太平洋，但是，堪稱美麗、嬌小玲瓏的群芳園。她的名字也許由此而來吧？在此居住，如身處百花盛開的花園中，到處花團錦簇，美不勝收。湖濱月色，銀裝素裹，讓人心曠神怡。也許聖塔羅莎天生是百花仙子轉世，不僅公共場所以鮮花裝飾，家家戶戶都喜愛種花，已經姹紫嫣紅了，還要更上一層樓。我們常在工作之餘信步走到任何地方，都在百花園裡吸取甘美的蜜香和青草的氣息。我們陶醉在這美好的境界裡，過著寧靜而有規律的生活，這是我們一生之中，最難忘的日子。

無怠的工作時間有日班和夜班，經常輪換，只要回到家裡，就孜孜不倦地從事翻譯工作，有

時，深夜完成後，我們都喘一口氣，輕鬆愉快地一起出去寄發，好讓自己享受得到成果愉快，我們常常漫步花叢月下，享盡生活的甘泉。走得饑腸轆轆，走進二十四小時供應的餐廳，任何食品都讓我們感到美味無窮。

我們十分迷戀在聖塔羅莎的「花園漫步」，尤以夜晚更別具風味。鄰居的各色花叢引誘得我們陶醉，按耐不住，我們種花了，將住所的庭園整治得爭奇鬥妍，色彩繽紛，我的日常家事，增加了澆花、鬆土，陶冶了性情，後來竟樂此不疲了。

有時，我們也驅車到三藩市的俱樂部去參加舞會，驅車奔馳，本身就是極大的樂趣，我們有太多的共同故事可以敘述，太多的回憶，讓我們流連，三藩市那美不勝收的景色，使我們目不暇接，太平洋的平靜、浩淼，使人心胸開朗，我們興盡而返，回程路上，還有說不完的話。

百花園中的日子，加上愛情的露水的灌溉，時間如流水般地過去了，這樣一帆風順、愉快舒暢的日子，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幸福時光，桃花源中不知歲月，我們在聖塔羅莎的五年，箭一般地過去了。

一九六八年，在聖塔羅莎的「服務處」分部將要撤消，全部人員調往設在首都華盛頓的總部去，但是，在該處工作的外國僱員，必須入籍成爲美國的公民五年以後才有資格調往總部繼續工作。那時，無怠還沒有資格，因爲他還差半年，我們只好另尋出路了。

事有巧合，這時，聯合國總部正在招聘工作人員並派員到三藩市招考，機不可失，無怠便參加招聘考試。他幸運地被錄取了，我們正興高彩烈地準備行裝，作赴紐約的履新的準備時，計劃改變了，服務處的主管先生要與無怠談話，磋商可否考慮就留下來繼續工作。聖塔羅莎的「服務處」可

以暫不撤消，等半年以後再結束，這樣，那時無忌五年公民到期，一同遷往首都華盛頓去。「服務處」準備留下主管和一位技術工程人員，與無忌一起去總部。

無忌對「服務處」的如此厚愛，盛情難卻，加以無忌已在「服務處」工作了十七年，從情感上的確頗有「熟土難離」之概，同事們關係融洽，工作已駕輕就熟。

想到去聯合國總部，如此龐大的機構，一切要從頭開始，人生地不熟，衣、食、住、行和開門七件事都要另行安排，且那時，我們尚無力支付遷徙搬運的龐大支出，「服務處」對本部人員，不僅負擔了全部運費，每天的食、宿，甚至洗衣費都照付，更不說薪水了。我們權衡再三，最終還是由於「服務處」的深情厚誼，打動了我們的心弦，決心與「服務處」同甘共苦了。

一九七○年的明媚四月，我們結束了百花園裡的美好生活，放棄了我們汗水澆灌而成長的似錦繁花和新買的房子，告別了聖塔羅莎特有的熱情和眞誠的友人和鄰里，我們準備驅車十日橫越新大陸的腹地、落磯山脈、山川河流，由西往東，奔赴首都華府而去。

我們開始了生活的另一篇章，沒有想到歡樂與痛苦、愛與恨、生與死正在等著我們。

無忌工作了四十五年，作爲一名文職人員，不論在任何機構，他都勝任愉快，工作無懈可擊。他極少誇耀自己的成績，下班回家後，也不談工作。只要有空暇，他一定看書。在聖塔羅莎時，爲了贍養孩子，我們要在業餘時間做些翻譯，以期多得些收入，他一回家匆匆進餐，馬上伏案工作。而且自我要求極高，生怕出手的譯稿有所不足，總是一絲不苟。

由於他中、英文的基礎紮實，所以他自從在燕大時期，以及五、六十年代，凡是應聘赴試，從未失敗過。自一九五一年始，他踏進「外國廣播情報服務處」，整整三十四年，可以說，他爲「服

務處」貢獻了他的畢生精力與才華。

在沖繩時，我們雖不在同一機構工作，但是，那裡的中國籍工作人員是有限的，彼此也多少相識，從社交圈子裡，難免有所評說。

在他的妻子控告他與女傭有染，要與他離異的消息傳至他所在的「服務處」時，那裡的主管，對他大有恨鐵不成鋼之慨。因爲自他考進沖繩的「服務處」以後，他收聽中國大陸的廣播，均能在極短時間內，編譯成文章，送給上級，那時，他可以說初出茅廬，雖有在上海和香港工作的經驗，也是微不足道的。這項工作要求速度、質量、準確，收聽的是華語，要譯成英文，特別在韓戰期間，新聞要的是快速、無誤，那時的他，常常受到嘉許，頭角嶄露了。

在聖塔羅莎時，他對工作一直十分敬業，走筆龍蛇，把收聽到的中共中央電台華語廣播的新聞提要，譯成英文，交由編輯人員，編輯認爲重要的，由無怠用他流暢的文筆，確切的用字，馬上把收錄的新聞邊聽邊用打字機打出一件非常完整的新聞，速度之快，無人可比，多次受到上級的表揚。

由於他的專業是新聞，他在選編題材上，以新聞從業者的觀點加以取捨，使之去粗取精，去僞存眞，汲取衆多新聞中的精髓，由於其國學根基堅實，在收聽華語廣播時，可以深刻理解內容寓意，轉換爲確切的英語，就不是生呑活剝了。他不僅注意速度更講究質量，從日常工作中，自我總結出一套工作方法，不僅提高自己工作的質與量，對新加入「服務處」的人員也有所借鑑。他的主管還以他所撰寫的文稿，作爲實習的材料。他也總結了中國廣播的規律，不致使重大新聞漏網。

如果，一旦收聽到中國有重大新聞的預告，他立即向主管報告，使之通向的有關部門線路保持

通暢。他收聽後，立即譯爲英文，他的不少文稿成爲頭條資料，到達有關人士的手中。

在聖塔羅莎時期，他不僅獲得「服務處」總部的嘉獎，還獲得英國廣播公司的嘉獎。

以至於在聖塔羅莎的「服務處」撤消時，爲了挽留他繼續工作下去，竟然留下主管和技術人員，等他半年到他作爲公民五年期滿才一同調往華盛頓總部。此舉就是最高的嘉獎，無怠永記不忘。

「服務處」總部每次招待各分局局長和夫人時（每年一次），特別邀請我們兩人出席。在宴會上，我看到各分局局長都對無怠熱情交談，我爲他感到驕傲。

記得有一年，在這種餐會上，幾位局長夫人與我寒暄。

無怠很客氣地說：「她的英語說得不好。」

「怎麼，你要求她穿中國旗袍，說一口標準的英語嗎？」夫人們不以爲然地、詼諧地說。因爲凡是參加美國人的聚會，我一定身著中國旗袍，也許這是我的頑固心態。

每逢聖誕佳節，「服務處」有同事退休或處主管有派對，不論在聖塔羅莎或在華府，我們每次都被邀請出席。無怠在「服務處」始終受到讚賞和重視，還有幾次派他外出協助工作。

特別在一八八一年，無怠已在「服務處」工作了將近三十年。「服務處」有了新的規定，可以提前退休，但處理並不希望他退下，願意介紹他到荷蘭去工作。

退休的儀式是在中央情報局總部舉行的。由一位海軍上將給無怠頒發了紀念章和獎狀，「服務處」華府總部的負責人講了話。我當時眞爲無怠感到驕傲，那位負責人熱情洋溢地稱讚了無怠幾十年如一日地勤懇服務。後來，幾位負責人與我們合影留念。又爲我們二人再單獨攝影，氣氛莊重和

熱烈，令人十分激動。

事後，有人告訴我們，這樣的退休儀式是不多見的。顯然我們得到了特殊的嘉獎，從來不喜形於色的無怠，也興奮得神采飛揚了。

三十年，只是歷史的一瞬。

三十年，對一個人來說，精力最充沛，智慧最閃光的年代，貢獻在一項事業上，這些嘉獎，無論如何，都受之無愧的。

即使無怠在他囚居的日子裡，他寫下了自己的一切感受，他對三十年來，在「服務處」的服務，卻未置一辭，也許，他認爲，他竭盡了自己全部心力。

不論他爲中共做了什麼（他內心一定有一架天秤），三十年來的日日夜夜，完全爲了中共嗎？在華盛頓的歡樂日子一九六九年四月，正是春暖花開的美好時節，我們告別了居住七年的如詩如畫的北加州的聖塔羅莎，趁著春風，駕車十天，由西往東奔赴首都華盛頓任新職。

一路上，早行夜宿，使我們心曠神怡，沿途美景盡收眼底，從西部迤邐駕車，經過著名的落磯山脈，嶙峋山石，奇景疊起，令人目不暇接。牧場草地，一片茵綠，牛仔的故鄉，粗獷又古樸，路上遇到的人們，顯得那麼誠樸，眞使人陶醉，美國的大地撫育了多少移民後裔。作爲我們這些新移民，將和熱情、眞誠的美國人共同在這廣袤的沃土上付出自己的血汗。我們不禁爲之心胸開闊，旅途增添了無限風采與歡樂，但是，我們恨不得早日到達目的地。

無怠一直忙著工作，他只要提到調任，就感激銘心，「服務處」爲了他，竟延長半年才撤消聖塔羅莎的分部，這是絕無僅有的對人才的重視而付出的代價，他非常希望到了目的地就去補償上級

對他的關愛。

抵達華府後，我們作了簡單的安頓，那時，「服務處」設在維州，我們後來也住在那邊。無怠上班，我在家做家務，日子過得恬靜而愉快。

在華府這些年，無怠曾因工作外出兩次，我也隨他前往。

一九七八年，他前往韓國，協助「服務處」在漢城建立收聽站，並且在那裡招聘並考核華語播音員。他從應聘的人員，篩遴選了位，並且對他們進行培訓，繼而，指導他們工作。

我們在漢城，逗留將近一年，在此期間，無怠奉命在漢城作一次業務考察，我也利用此行，回到闊別十六年的台北，探望在台灣寶島的親友。

台北是我魂牽夢縈的地方，思念我的大姐、小妹，我在中廣電台朝夕相處的同事，以及我當年工作時的台長——我的良師益友。

台北，我似乎已看不出昔日的面貌，變化令人刮目相看了。我的台長爲了使我能儘快地和老同事聚首，舉行一次餐會，令我不勝感動的是，我昔日的戰友全都來了，濟濟一堂，歡聲笑語。

老台長興奮又感慨系之地說：「在座的各位在一起，就是一座電台。」一說得我們熱淚盈眶。

我此行在台北，有機會晤見了女作家林海音女士，我們都是在北平出生，在北平長大，後來又在台灣廣播電台合寫「主婦時間」的稿，而跟她妹妹主播，提到她的作品「城南舊事」已由中國大陸拍成了電影，使我們沉浸在往事知多少的無限回憶中，我們交談得十分愉快。

中廣的同事們還採訪我，對台灣的父老們談談感想，我借此機會向台灣同胞致以親切的問候，衷心祝願曾經撫育過我和我的孩子們的台灣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們，萬事如意。

我帶著中廣同事希望我採訪在華府的中國同胞的囑托，依依告別了山川秀麗的台灣，回到了華府。

無怠回來後，一如既往投入工作，我也不辜負中廣同事的期待，重操舊業，約到了五位同胞，作了錄音採訪寄回台北，盡了我對中廣的一片赤誠的心意。採訪的五位人士中，包括陳香梅女士、商會會長、曹牧師、畫家王綺女士及梁教授。

在華府期間，也許由於此次台北之行，使我有機會對一些人士進行了採訪，中廣同事十分歡迎，無怠也鼓勵我，出去做些事，不要把自己困在家務上。我曾在重慶和台北以及沖繩都工作過，於是我也走出家門，再重操舊業，以女性爲中心，做了專題採訪的計劃，請她們談談女性對社會的貢獻。特別是華裔女性，華府的華文報刊，也希望我支持，並希望我撰寫特訪報導文章。那時，我特訪了幾位華府著名的、對社會有貢獻的女性，其中有張之香女士、美華協會副會長崔胡普林女士、賴部百合女士、魏周懿貞女士。

我並非在職的專業人員，義務服務是我所樂爲的。後來，由於這些名人往往公事繁忙，難於安排會晤，我也不忍佔用她們寶貴時間，經歷了一段奔走後，除了送給中廣播送的稿件外，其他華文報刊的投稿，我都無能無力了。無怠還十分遺憾，認爲不能人盡其才是一種極大的浪費。

華府的生活猶如萬花筒，五光十色，最重要的感受是，我們隨著一條生機勃勃的脈博在跳動。不僅在有限的社交活動中，給我們豐富的知識和見聞，這在聖羅莎是不會有的，那裡太祥和平靜，雖然我十分留戀那個時光，無怠可以說處於更有作爲的時期。

參與鄧小平訪美的翻譯工作

此間，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日，中國副總理鄧小平首次訪美。無怠被通知調他去參加這次接待工作中的一部分文字翻譯工作，他的確感到十分高興，這表示他受到重用，也是他再次證明他的文字水平是達到可應付重大場合了。

甚至有關單位還問過他，中國人在這類訪問時有什麼特殊的習慣和規矩，例如，在座席次以及檢閱儀杖隊時位置的排列和佈置等等。服務處也命令美籍中國同事們帶了美國國旗到白宮玫瑰園去列隊歡迎中國貴賓。他儘管身在美國，並已成爲美國公民，但是，以其出身及靑少年在中國度過的二十年，其姐弟手足尙在大陸，經歷了中共無數次大小政治整肅，並因有他這個在海外的兄弟，倍受株連，他從內心感到，如果中共有所變化，也使中國百姓少受折磨，所以，他對鄧小平訪美抱著很大期望，極願去參加這次翻譯工作。

他曾對我說：這次鄧小平來訪，不論收獲多少，能使中共政權多了解一些各方面情況也好。即使是表面文章，也就有了開始，中國百姓日子也好過些。世界變化這麼快，中國還那麼落後，如果，中國有了變化，那怕有點民主自由，那麼多知識份子也不至於受苦，有些知名人士也不至于被迫害死去。

無怠雖未去過台灣，但，他特別讚賞尼克森總統與中共達成的中美聯合公報中對台灣問題的見解。

我在台灣生活過十餘年，在大陸易手後，我在國民政府初抵台灣時先在台灣廣播電台，後進入

中廣工作，對台灣亦有深切情懷，同祖同宗，萬不可以兵戎相見，貽害無辜百姓。

我們在華府時，由於服務處規定，在職人員不能參加任何大使館的活動，我們從未出席過中共駐美大使館舉行的十一慶祝活動，直到無忌退休後，他因參加燕京大學復校活動，而那時的中國駐美大使又是燕大的老同學，我們才一起出席過使館的十月一日酒會。而那時台灣駐美代表圈中，有不少燕大的同學約他參加酒會，無忌也同樣以燕大同學的身份，參加了雙十節的國慶酒會。我們不約而同的態度是：

本是同根生，都是中國人，我們同樣對待。

一九八一年，無忌願意退休，因爲他已服務了近三十年。可是，該處希望他留下，再工作幾年，「服務處」還願意介紹他到荷蘭去工作，因爲那時荷蘭政府正請美國有關方面協助，爲其聘請一名翻譯工作人員，而「服務處」認爲無忌是很適當的人選，盛情難卻，我們也甚感興奮，因爲我們十分嚮往歐洲的燦爛文化，如果借此機會，我們有可能週遊全歐，以滿足我們對歐洲文化的饑渴，豈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荷方希望無忌先去接洽，並實地了解荷蘭的生活，荷方提供了旅費及一週的生活費，無忌啓程去了。

他在日內瓦以兩天時間先作了生活起居方面的了解，雖然荷蘭政府給予人民的福利十分全面而豐厚，環境也甚佳；可是外籍職員薪俸雖高，但需課稅百分之四十，且房租高昂，衣食價格不菲，所取之收入，扣除各項開支，僅可裹腹而已。

如果僅做一年，舉家遷歐，百事安頓後，一年將盡，無所結餘，全歐之旅成爲鏡花水月了。

無怠核計妥當，即拜會聘約的有關部長，坦誠相告，荷方表示理解，接待方面亦即停止招待。無怠飛返華府，又謝過「服務處」的好意關照，決定按規定退休，告別了工作三十年的「服務處」，結束了他的公職生涯，另作退休人的生活安排了。

無怠與前妻育有一女二子，離異時，孩子隨母親生活，無怠可去探望。一九六三年，我們剛結婚不久，住在聖塔羅莎。一天，無怠告訴我，他的女兒因不願隨繼父一起生活，希望回到他身邊，那時女兒年方十四歲。無怠向所在機關提出申請，為女兒辦理來美的手續，該處表示，必須經我的同意方可申請。

無怠將此事與我相商，我曾在沖繩見過他的孩子，想到我們雙方都有子女，應該互相尊重；父母離婚本來對孩子心理就投下了家庭殘缺不全的陰影，缺少父愛或母愛甚至影響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教養，儘管父母雙方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離異，總之，都該在可能情況下予以彌補。

我也時常思念孩子，設身處地，將心比心，人人都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啊！無怠一向疼愛孩子，他雖然平常極少叨唸，我也看得出他的心緒。所以，在他提出接女兒來美時，我告訴他：「我有一顆母親的心，我會善待你的女兒的。」

也許，我的觀念裡還有較多的中華民族的固有禮教的殘餘，來美多年，依然遵守著炎黃祖先遺留的倫理道德準繩。我沒有親身經歷代溝的體驗，更不了解青年一代的特點。我雖是無怠的再婚妻子，對前妻的子女而言是繼母，但，我在與無怠結婚前，就考慮過做繼母應如何對待前妻的子女們。我不希望我被看成世俗中的「後母」。那形象無疑是與惡毒、殘忍、虐待的同義語。在現代，特別在美國，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我，認為這是可怕的形象，簡直是只有「灰姑娘」或「白雪公

主」的故事中才會出現。我做好一切準備，如我所允諾的那樣，去付諸行動，以實際作爲，消滅這令人咬牙切齒的醜惡形象。

也許，我仍心地善良而單純，用自己單薄的雙臂去與幾千年的世俗觀念做可憐的鬥爭。首先，無忌給了一點暗示：

「妳該不需要美石叫妳『媽媽』吧！」

「當然。美石非我所出，不能難爲孩子。」

「那麼，就叫你『凱茜』好了。」無忌好像早已想好了方案。

我沒有再說什麼，以一般中國人的傳統習慣，繼母也可以稱爲「阿姨」的。也許，在美國的確可以直呼繼母的大名。我的繼母角色在序幕未拉開前，好像忘了台詞一般，目瞪口呆，爲了顧及無忌的情緒，也尊重女兒的教養，繼續扮演下去，兩種觀念暫且存疑。

不知何時，此事竟被無忌的同學、我的三姐得知。

「怎麼無忌的女兒也和我們一樣叫妳的名字？至少也得叫一聲『阿姨』才是！」

她要興師問罪，我勸阻了。我的三姐一直生活在香港，她也遵循的是中華文化傳統。

美石來後，我盡心爲她安排生活起居及入學，不僅爲她購買各色衣物，洗熨、三餐，採購她喜愛的食品，除了要她將自己的臥室自掃門前雪以外，其他諸事均不需要她動手，早餐伸手可得。早早吃過，趕上校車去學校。在無忌一次赴香港之際，我則帶美石去洛杉磯遊玩，使她盡可能歡樂無憂。我們一路上，談笑風生，她也傾訴了父母的不睦，可見小小心靈烙上了傷痕，我一時心痛難忍，更願使她在父親身邊愉快幸福，抹平不愉快的印記。

無怠自港返回後，我曾向他提及，不妨由他向美石提出，改稱我爲『凱茜阿姨』好不好？亦可藉口在港的親友有此建議。因爲美石近日與我相處頗爲融洽，猶如忘年交的知己，且以後在親友前，顯示她是一位有教養的女孩，因爲華人中尚難以接受對長輩直呼其名的。

無怠可能拗我不過，中國的觀念在他腦海中也有殘留。

在無怠小心翼翼也向女兒提出後，美石竟斷然表示不以爲然。但無怠用手臂抱著美石的肩，走到我面前說：「從今以後美石叫妳『凱茜阿姨』。」

此事過後，美石與我的剛培植起的脆弱情誼化爲烏有。她甚至在餐桌上，品嚐著我燒的菜餚，卻只管父親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說笑，視我如玻璃人。好在我姑且視其爲後輩，父母離異，影響教養，我也沒說什麼，依然如慈母般對待她。我期待無怠能與我同步配合。

但，我失望了。

美石每周五天上學，但，她多是一周三日晚起而趕不上校車。有一天早晨，美石急匆匆把我喚醒，要我駕車立即送她去學校，我一骨碌坐起，以爲她又遲到了，她卻哈哈大笑，原來，她在惡作劇。當我請無怠勸說女兒應早起，按時乘校車，令我萬分奇怪不解的是，他竟告訴女兒，以後一旦趕不了校車，則可翻找電話薄，呼叫「的士」送她上學，不必去叫醒我駕車送她。

有一次，美石突然在午夜時分，抱來一堆運動服要我立即爲她洗淨，她忘了次日上運動課得穿呢，我只好立即洗好、熨平。美石每周都有約會，各種名目的家庭派對要在家裡舉行，甚至約來同學開「睡衣派對」（Slunber party），我必須做司機，送往迎來，或爲住宿同學準備早餐、吃食，但美石卻不願將我介紹給她的同學。

也許，我還接受不了「新派」作風，產生了「代溝」，我曾向無怠表示了我的觀念，希望他作為父親，予以提醒，我保證一如既往竭盡全力使孩子生活滿意。

後來，美石和我之間，並沒有增進情誼，直到無怠被捕，她甚至相信是我的告發，使父親罹難。

無怠寵愛孩子，特別他與妻子分離後，只能每年跟孩子們見面一、二次，難為他思念之情難以釋懷，稍有過份，亦可理解。同時，繼母做得再周全，亦非生母，我都諒解。

一九六四年，無怠的長子巨石來美上大學，當然住在我們這裡，我亦一視同仁，同樣悉心照顧，不論兄妹倆有什麼要求，均盡可能予以滿足。

每逢節日或生日，我都舉行慶祝，有一次巨石的生日，他要到三藩市金門橋辦野餐會，並且希望為他準備中式食品，我還為他訂了生日蛋糕，大家興高采烈地來到金門橋，那裡已人山人海，因為正有遊行集會，我設法為他們安排周到，以使巨石心中歡喜，豈知回家後，無怠將兒子叫進另一個房間，詢問他是否玩得開心，但是，他卻對兒子說：「以後，凱茜阿姨給你辦派對，如果你不願意，你就反抗。」

巨石走出房間，一臉的疑問，將無怠說的話告訴了我，又對我說：「我不知道父親對我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如墜入五里霧中，無言以後，一九七○年，我們那時已到了華府，一天接到無怠的幼子鹿石電話通知，他要來看父親。當然，無怠十分高興，鹿石那時正在柏克萊大學唸書，我們那天趕到機場接他。使我們大吃一驚的是，鹿石手臂挽了一只嬰兒籃子，裡面是一個口中啣著奶瓶的粉團玉琢

的小男孩。原來是我的長子托鹿石將新生的嬰兒送來，請我們代爲照顧。

我的長子初抵美國，夫婦均需工作，情商於我，爲他們照應初生甫五個月的孩子。

我徵求無忌意見時，他完全支持，歡迎孩子來華府。

孫兒蹦蹦帶來無限歡樂

在機場，鹿石還開玩笑地說：人家以爲是他的孩子呢。我們看見這新生的漂亮娃娃眞是喜出望外。我抱過小孫兒，無忌也喜形於色，新生一代給我們極大的樂趣，可是我們已有二十多年沒有帶過小娃娃，更沒有用過美國的育兒辦法，鬧得我們人仰馬翻、手忙腳亂，生怕小孫兒哭鬧。無忌和我首先是學習做合格的保姆。開始的兩週，我們夜不成寐，只要一聲哭啼，兩人都跳起來，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忙中有樂，出奇的是，無忌更是樂此不疲，我們之間原有的瑣事矛盾，也丟到腦後去了。

我沒想到無忌直到去世，對這個與我們相處五年的小孫兒，竟如此珍愛，念念不忘。難道他將未能賜予子女的愛心，轉移至小孫兒？抑或孩子的活潑可愛打動了他的心？或是他在世事繁紛和艱辛苦鬥中，孩子的童眞使他忘記了繁忙的生活？再也想不到無忌直到去世，和這個與我們相處的孩子仍能童心未泯得到心靈的寬慰。他甚至在拘留中收到孫兒的信，竟激動得難以名狀！

記得有一次，突然聽到小孫兒「啊，啊」有聲，無忌一個箭步取來錄音機，要錄下小孫兒的第一聲，追著孩子滿屋亂跑，好不容易錄下了孫兒的甜美發音，立即寄給他的父母。

孫兒滿週歲後，一次，無忌和他的同學帶著孫兒到華府的中心廣場遊覽，連路人見到孫兒都驚

奇竟有這麼可愛的孩子，還爲他拍了照。小孫兒非常淘氣，總是連跳帶跑，讓人抓不住，活像老北京的孩子愛吃的炒蠶豆。

那時，北京俗稱之爲「蹦豆」，又稱「鐵蠶豆」或「鐵崩豆」，我們幼時，特別是女孩子用此豆玩閨中遊戲，叫「撒崩豆」，即抓一把豆，撒在桌上或床上，取最接近的兩豆，在兩豆之間，先用食指劃一下，意爲兩豆爲一對壘，然後用一豆彈射另一豆，如果彈中，可取一豆爲己有，即爲勝者，可數人一起玩，或兩人玩。

最後，誰取豆最多，即是贏家。彈時，口中需說「一、二、三」爲計時；如未彈中，兩豆均留下，輪第三人再彈。玩到全部豆子都吃盡，算了局。

至今，北京的女孩還以此爲戲。因此豆是以砂混合而炒成，故有空心者，彈時無份量，易輸。實心者，往往撒時，蹦得好遠，也是一樂也。

小孫兒初學步履，腳剛點地，爲平衡，又換另一腳，老北京人稱此步履爲「蹦」，故無怠給小孫兒起名爲「蹦蹦」，也借此兩個典故也。

自此，蹦蹦天天成長，也日益活潑可愛，每天都要去路旁接爺爺，看見路旁有小野花時，一定摘下一朵送給我，並且要爺爺抱著他回家。

三歲時十月萬聖節，無怠抱他去鄰居家中Trick or treat到九點才見他抱著熟睡的蹦蹦，很疲倦的回來，放下蹦蹦後，手提袋中倒出一堆的糖及鎳幣（二角五分），告訴我說：這都是蹦蹦自己去要的，鄰居看見他那麼小，又可愛，給了糖，又給錢，有的還抱起他吻吻他呢。妳猜蹦蹦跑回來時，對我說什麼？爺爺你看，他們給我這麼多糖，眞不好意思。妳看這孩子眞是可愛，然後我們百

思不解，他這句「眞不好意思」從那兒學來的。

時間倏忽而逝，子女的嫁娶喜事，作爲父母的自然十分關切，無怠亦然，我也理應大力爲他們做些必要的準備。

一九七二年，美石要結婚了，我問她，如果需要我協助，我可以提早到加州來。

按美國習俗，婚禮支出是由女方負責的。

他的子女婚嫁未邀我出席

她告訴我，她的母親將送她全套瓷器，我立即贈她一筆款項，購買結婚禮服。她告訴我，全部事務她自己安排，不必有勞於我。

不久，她即告無怠，不請我參加婚禮，遺憾的是，我想到她初來美時，與我們同處相當時日，我亦對她全心照顧。

記得美石還在大學時，競選三藩市中國城的「玫瑰皇后」，我鼓勵她，爲她化妝，駕車送她去參選，那次衆多參選小姐，只有我這麼一位家長陪同。我也對她的婚禮十分關切，還滿心歡喜去採購新裝，準備出席婚禮呢！我得到的是一盆冷水，一場空歡喜。

美石告知無怠，由於她的生母要出席，只能請父親來了，這可難爲了無怠。他只好去求教於我們的一位摯友。那摯友說：

「你將困難告訴謹予，她是個識大體，顧大局，明理寬厚的人，不會使你爲難的。」

「小魚，我眞不知該怎麼對妳說才好，但，又不能不說；美石來電話說：她的婚禮只請她的生

母和我，我也沒辦法，她說婚禮是她的事，我當然很生氣，可是，我沒辦法，我也不去了，你好意送她婚紗，她不邀請妳，就不能收禮，我會要她退還支票給妳。」

我阻止無忌要回支票的事。

我又一次無言以對，回想我從未虧待過她，且其生母亦再婚，在此時給我難堪，心理不是滋味，但，我仍希望無忌去出席婚禮，因爲只有爲父的才能將女兒交給女婿的。

無忌參加婚禮去了，讓我到我們結婚的雷諾等他一司可華府。我孑然一身，如同被人遺棄了似的，玩亦無心，心中鬱結，竟在那頭婚禮進行的時刻，我氣結而昏厥在賭場內，因爲我並無任何錯，爲什麼得到這樣令人難堪的對待？我不明白。

一九八一年，長子巨石要結婚了，有了前車之鑑，我是不能參加了。我如局外人一般被踢出局了，我也不再主動參與其事。可是，無忌前其妻竟要求與無忌在舊金山聯名爲巨石舉行結婚宴會，並以金太太之名自居，印好請柬分送她的親朋好友，而使無忌無法分送喜帖給我們的親友，並計劃在女方舉行過婚禮後，要無忌同她一起赴芝加哥做二日度假，我當時覺得驚訝萬分，竟有如此奇事。

無忌卻對此項安排，未予拒絕，他可能不願使長子掃興吧？

事出意外，此項婚事，竟然在婚禮前夕，因故解除了婚約，而巨石卻又回到我們寓所，要求父親庇護，而忘了想當初視我如局外人，現在又要回我們的家，但我千思百慮之後，仍帶著創痛的心到機場接回巨石，向他伸出援助的手。

無忌對子女以溺愛多於嚴教，可能由於他在子女的孩童時代，正渴望父愛之時，已離子女而

去，在心理上造成歉疚和遺憾，發展爲一旦可以彌補，則樂於傾注自己的一切，形成無原則的順從，明知子女有不當或不合理的要求，也一味去滿足他們。

但是，他也有眞正抒發情懷，正確對待孫輩的時候，這些孫輩出生在美國，父母雙全，過著正規的生活，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呵護的同時，他也會從旁引導，嚴格要求，使之成爲各方面都能正常發展，以後成爲有用的人才。

無怠與蹦蹦有不解之緣，無怠在家打字譯文稿，一定給蹦蹦另一台舊打字機也教他打字，噠噠之聲，可以持續很久。

無怠看報時耐心地將其中的漫畫講給孫兒聽，也常帶蹦蹦駕車出去遊車河。他認爲，孩子在懂事時，給予啓蒙的教育非常重要，可以使之受用無窮。在生活中，多指點，發育才全面，大人的身教勝於言教。

無怠喜歡帶蹦蹦到河灘溪流，到水中去捉魚，雖然一無所獲，也讓爺孫流連忘返，我們夜晚在家捧書閱讀，也給蹦蹦一本書，大家都不說一句話，他漸漸知道靜坐讀書是好習慣。

有一次，祖孫二人駕車外出，拾到一隻被遺棄的小狗兒，兩人抱回家來，好不開心。可是我堅持送回，因爲不是經過檢查訓練過的小寵物，周圍鄰居的孩子們也常來玩，萬一出了什麼事，不好交代，命令他們送回去，但是，他們將狗兒鎖在車房裡，弄得其髒無比，只好快快送回去。但是，卻興高采烈的雙雙歸來，原來，無怠心疼蹦蹦那一臉失望和不快，竟去寵物商店買了一隻可愛的小狗兒，這樣，兩人都神采飛揚有不少事可做了。

蹦蹦在我們身邊直到進小學才送回他的父母處，和我們共處了五年。無怠在孩子身上花費不少

時間和精力，在日常生活中，盡心教養，希望塑造有良好性格的孩子。他在與孩子相處中，所得的樂趣是刻骨銘心的。但，他也沒有自私到將孩子留在身旁，以慰自己的心靈。

無忌一直以眞誠的心愛著孫兒。有一次我正埋怨蹦蹦到處丟玩具，大聲喝斥他，使得無忌難過得眼中含淚，並也很少那麼不客氣地說：

「他這麼小，妳這麼大聲訓斥……」

有時他竟將蹦蹦呼錯爲他的幼子鹿石，可見他心中有無限的回憶。鹿石在一歲就隨母親離去了，近二十年的思子情結折磨了他的心。

當我們參加蹦蹦在幼稚園的畢業典禮時，看到蹦蹦上場表演，無忌的激動，難以形容，他目不轉睛地看著台上，他也不管鄰座是否高興，用力地鼓掌，歡欣得他都像個天眞的孩子，我很少看見無忌如此放浪形骸，可見他愛之深。

蹦蹦送歸父母之後，無忌若有所失，時常自言自語地說：「不知蹦蹦在加州怎樣了？上學一定好吧！」他又說：

「孩子多聰明懂事，當妳把他放在車裡去買菜，他一個人等你的時候，他小小年紀還會大叫『救命！救命！』(Help)，多麼懂事！他也那麼聽話，不給他買玩具也不哭鬧，他也不纏人，這孩子長大一定能成材。」他一直念念不忘蹦蹦的音容笑貌和帶給他的歡樂。

只要無忌到加州，一定要去看蹦蹦，在美石結婚時，因我未被邀請，無忌去了，一到加州就請我的長子帶蹦蹦去看他。那時，我的長子感到我未被邀請出席婚禮，他帶孩子去，似乎不合適，但拗不過無忌的情意，把蹦蹦送去了，無忌後來告訴我，他簡直與孫兒難捨難分。

我們和孫兒在一起的日子，無怠始終難以忘懷。

無怠不僅對子女如此，對他的侄甥亦是關懷備至。他的親情與愛心，恐怕是與他的家庭經歷有關。這也就是他的為人的一面，他的一生也猶如折光鏡，有其彩色斑斕的一面，也有陽光照射不到的黑與白。

複雜的人，複雜的性格。

退休以後橋牌得心應手

一九八一年，無怠根據「服務處」的規定退休了。作為忙碌了三十年的公職人員，一旦離開了工作崗位，一種失落感必然佔據了心頭。如果原來有一份稱職而有興趣的工作，會使人有一種人盡其才的滿足感，不論一個多麼豁達而又明智的人，一旦走到人生的這一階段，也必然回顧過去，多少總結一下自己前此一生的歷程，對人間做了些什麼，估量自己的功與過、得與失，也必然要整理心緒。

從今而後，應如何安排，對一個退休者而言，將是一個思緒反覆，自我鬥爭的過程，相當痛苦，也會有無可奈何花落去之感。到了退休的一站，不僅僅使人回憶青少年時代，也會聯想到童年，特別是工作時期的輝煌，自感最有貢獻的篇章，同時也要預測未來僅有的年華該怎麼度過，這是十分正常的過程了。

無怠也會如此，在他離開了莊嚴而隆重的退休儀式歸來後，我從他的眼神裡看到他那既有興奮，又有說不出的悲傷的心緒。他平時一向冷靜，可以說很少滔滔地說自己的喜與憂，顯得多思而

沉靜，我們也很少討論什麼問題，我只盡主婦之道，將家庭生活安排妥貼，這是我最大的任務，我也提不出建議，隨他自己安排未來好了。

的確，我覺得，無怠經過了相當一段時間的自我調理，決心重新安排未來的時日，我知道，他原有的糖尿病在那些年來漸趨嚴重，除了我爲他調理飲食外，也應該先休息一段時間。我們也可以利用更多的時間，享受一下生活的樂趣，消除心身的疲勞；探望子女，以享天倫之樂，也可以外出旅行，以滿足無怠酷愛大自然美景的饑渴；與舊雨新知重溫和增進友誼；也有更多的時間來閱讀以前無暇閱讀的書籍和報章，那怕是弄花蒔草，也許會使生活豐富多采，我設計了一幅常規的退休者生活的藍圖。

我知道，他不一定願意接受此平庸的古板生活，他精力充沛，學有專長，還希望做些工作，朋友建議他參加一些僑界的福利事業，交一些新朋友，或做些有益於社會的工作。

無怠經過短時間的休息後，他開始工作了。

但是，在此後的五年，我感到，退休是無怠在思想和生活的轉捩點。他在許多方面表現得判若兩人，讓我驚愕萬分是他在以前，沒有表露或抑制了自己的本性，還是他在退休後，由於無所寄托，前景也無需再作奮鬥，在人生的旅途中，開始放浪形骸，爲所欲爲。

他已不必爲公職盡責，生活可維持，子女均已成人，無所牽掛，而我已與他共同生活二十餘載，也深知我是一個軟弱的人，可不予介意？抑或是，他在政治上有所覺醒，對他的第二種生活有所厭倦？抑或他領悟了自己所爲的是與非？思想與感情上有了轉折？也許，他願意退休，並非爲了可以多取退休金（以無怠在「服務處」工作年限，按新規定，允許提前退休的條件，還差三年，如

那時退休，則以三十年計）？而因厭倦某種服務，早早脫離現有崗位？

我一無知曉，自他被捕至去世，仍是我心中的謎團。不然，他退休後的五年，變化巨大，讓我難以置信，他的所作所爲，令人費解，得不出答案。

首先，他首振旗鼓，繼續舊業，以前只能業餘時間作些中英互譯的筆譯工作，現又擴大了作業的來源，因他有時間多接受一些，他在華府的友人也介紹給他一些翻譯單位，如世界銀行，有較多的文稿待譯，我們因爲多一點收入，他在打字機旁可以一坐數小時，猶如我們初建家庭時，爲了彌補家計，撫育子女，在聖塔羅莎時，不遺餘力地努力做業餘翻譯。

靠「爬格子」獲取補貼，究竟不是長久之計，只能作爲發揮專長，得到一些樂趣，在譯稿完成後，眼看以自己的時間與精力，使兩種迥異的文字互相溝通轉換，更不用說由於文字轉換後，達到的目的，則是他人的一幅圖畫和成就，那一份喜悅，只有同行才能體會的，也算是人生一份貢獻與樂趣。收益只能表現其萬一而已。無怠常說，做翻譯如嚼橄欖一樣，先苦後甜。

後來，翻譯工作就這樣細水長流地做了下去。

其次，由於自感投身於僑界還可以做點事，原來這方面的舊友也好意相邀，我十分鼓勵無怠出去參加一些社交活動，也免終日在家除與打字機和稿紙爲友；有時，趕急件，還要挑燈夜戰。與友人相聚，抒發心懷，也可以增加見聞，於是他參加了華美協會，舊雨新知，也頗得其樂，無怠雖是少語寡言之人，但，酒逢知己千杯少時，他也頗能以幽默的情趣與大家濟濟一堂。他還參加了吳仙標先生競選德拉瓦州副州長的初期活動。

這時的無怠頗爲忙碌，大小事都樂意去做，身心亦漸增強和舒暢，減少了剛退休時流露出的沉

默與失落感。甚至，也願與我滔滔談起社交活動中的趣聞佚事。

也許他有些習慣退休後的消閑生活了，興趣也逐漸廣泛起來。

有一天，他也建議我做些事，兩人的生活也較簡單，且蹦蹦已回到父母身邊，子女早已建立了自己的家園，我們也都身無羈絆，來日方長，但亦無多，他認爲，多餘的時間不如從事一些有進項的事業。

過去在沖繩時，靠薪俸養活五口之家，且子女幼小，經濟難免拮据，他曾購置房屋，出租後，有些補貼，到美後，經濟狀況如前，子女教育，婚姻嫁娶，樣樣得需籌措，我也從沖繩離職，將積蓄匯至美國，購置房屋租賃，維持我自己的子女生計和教育，我們曾共同經營了小房屋出租的事業，解決了不少困難。在此退休時期，不妨重操舊業，以免單純依靠銀行日益貶值的存款，坐吃山空，終非長久之計。

他開始著手經營房地產，並且約我同去考取做房地產物業的執照，投入一些時間學會一門新的專業也是好事。

無怠一直認爲我賦閒在家，放棄過去的事業，做專職的家庭主婦，雖然子女、親友和他均受益非淺，生活自是周到、安適，友人亦品嚐佳餚美食，人的一生終不能僅爲少數人得益，而自己失去從事業中得到的樂趣與滿足，何況，我曾是一個職業婦女。

他鼓勵我爲台灣中廣做些義務採訪，或是此間的華文報刊撰寫文稿，不論從採訪對象，舞文弄墨中，均能獲取知識，爲他人服務的快樂。他亦願予我以援手，因爲美國有五彩繽紛的題材，衆多燦爛如星的人物，日新月異的知識，均可大書特書。

我也在他鼓勵之下，握起放棄已久的紙筆，猶如從業的記者，追逐我的採訪對象，撰寫特稿，匆匆假鴻雁之翼，送給我的昔日戰友，的確嚐到事業的溫馨和滿足。

可惜，我無堅韌不拔的恆心與毅力，未能有始有終，只能斷續爲之了。

不久，無怠又興緻勃勃的從事起投資貸款的經紀人活動了。我一向對這類事務興趣索然，亦無知識和腦筋，這業務如棋盤之對壘和迷宮遊戲之複雜，加以我深信絕無白來之財，我曾勸他，不必投入時間做此渺茫之事；因爲友人相約，互找可尋的借貸對象，從中牽線搭橋，以賺取佣金，甚至他們竟搞得如火如荼。

不知從何處空穴來風，說的是中國大陸的中國銀行有向外國貸款的意向。友人與無怠竟然飛赴紐約會晤正在那裡訪問的中國銀行行長。總之，線索不斷，衆人奔走聯絡，好不熱鬧。據悉直到無怠已入拘留所，此項聯絡仍在進行中。

在此期間，無怠又有新的興趣，卻居然讓他得心應手。

說來還得追溯到我們在聖塔羅莎的時光，由於抵美不久，在新環境中，安排日常生活就緒。朋友很少，聖塔羅莎離賭城雷諾較近，周末假日，驅車外出散心，常到雷諾觀光。過去，在台灣和沖繩，地方小，時代也不同，沒有繁花似錦的娛樂活動。那時，聽音樂、郊遊、看電影等等，大家興緻盎然，偶爾，也與友人玩橋牌和築方城，但，均是好玩而已，不是專長，更不成氣候。無怠初時偶然涉獵，後來興趣索然，有時可謂捨命陪君子。

到美後，我與友人同去雷諾作消遣，他也陪同前往，帶上他的翻譯工作，徑自找地方與字典爲伴，「爬格子」去了。有時，友人和我見他埋頭苦譯，也勸他入局一試身手，輸時，我們埋怨手氣

不佳，運氣乖違，輸錢自然心疼；贏時興高彩烈，忘乎所以。無怠一邊同樂或同悲，但，他可能在捉摸其中奧秘和規律。

有一次，他說：

「我看，玩牌不一定靠運氣，我幼時，母親與閨友搓麻將，竟叫傭人將枕頭豎起而不平放，在房門背後放一把掃帚，次次如此，也不一定有所斬獲。依我觀察，恐怕是一種數學的排列組合，像微積分學，更像是一種數學計算，妳說，是不是？」

此後，他竟將玩牌作爲一項課題來研究，專心致志，自我練起功來，有時拿我作爲對手，練習出牌。自己鑽研起二十一點來，幾乎達到廢寢忘食，玩物喪志的地步，有時沉思異想。我有些不安，我們只作消遣，有獲甚好，無獲也罷了。既不是賭場老闆，又不做伙計，生活的小遊戲而已。

後來，無怠玩到招招得逞，竟達到猜出牌底，我們有空就對壘，我只有甘拜下風，不與他過招了。

那時，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賭城有來回包機，招徠遊客，我們在節日也參加這種遊覽，無怠每次去，十贏一輸，在賭桌上試他的排列組合了。

在此時刻，有了收益，自是一喜，誰也不認爲金錢會咬手；無怠更加證實了他的「研究」是有成果的，自然一試再試，在既複雜，也可以說又簡單的進出牌中，讓自己的設想得了結論，更是喜上加喜了。

投入燕大復校的活動

他每次參戰都十分冷靜，默默地算計著賭局上的佈署。後來，他竟認爲這種「遊戲」並不特別奧妙，他越來越投入，收益增加了我們的存款，我們不僅有所斬獲，同時享受了賭城旅遊給我們的招待。與此同時我們的子女都在加州，賭城之後，還可以去加州看看孩子，所以，我們常去拉斯維加斯賭城度假了。

無忌自詡是玩「二十一點」的能手，可是，我仍然是畢不了業的學生，只是隨意消遣而已，後來者居上的他，頗有點自鳴得意。

無忌退休後的日子，就是如此這般地過去了，談不上有什麼意義，卻使我們日出而作，入夜而息的日子，顯得忙忙碌碌煞有其事似的。

無忌退休後，開始投入燕京大學復校的活動。

燕大在北京美麗的燕園時，無忌即立志非考上燕大不可，首期落第，進入輔仁大學讀了一年，奮起再考，旗開得勝，了卻心願，考了新聞系。可惜，美夢正酣，抗日烽火遽起，逼使燕大內遷到巴山夜雨的四川成都，無忌發誓非進燕大不可，所以決意追隨母校，赴內地。幾經逃亡，跋山涉水，終於到了成都，如願以償，繼續學業。

在無忌一生中，燕大給他的哺育，使一個青年飽飲知識的瓊漿，走上生活之途，使他刻骨銘心，永世不忘。

無忌只要提起燕大，目光總是充滿無限深情，那裡的一草一木，未名湖的晨昏和夜晚，燕南園

的師長，和各齋（註：指男宿舍）的同窗，考試前的教室燈火通明，夏日的湖畔垂柳拂地，冬日湖面上的溜冰嬉戲，燕大所在的海甸四下的農家炊煙，附近水木清華的同學，也個個神采飛揚，儼然人人是天之驕子。

燕大同學也趾高氣揚，這所高等學府的確人才濟濟，不愧爲國之棟樑。即使在生活十分艱苦的成都，早起飛步衝進飯堂搶盛稀粥，在多雨的潮濕宿舍裡捧書朗讀，或是逢年過節，「打牙祭」加餐，僅有肥肉，都記憶猶新。他忘不了燕大的點點滴滴，特別幾位燕大同窗在一起憶舊時，無不緬懷昔日風華正茂的年輕歲月。

因此無怠退休後，十分熱衷於燕大復校的活動。

自從中美兩國建交以後，文化交流日益展開，人員往來頻繁，教育界人士來訪的也不少，在和美國教育界接觸時，有人也曾提及燕大應該在中國復校，在海外的燕大校友爲數不少，部份校友已頗有成就，只要倡議爲母校做些貢獻的話，以他們對母校的緬懷，必然一呼百應，自不待言。

無怠退休後與幾位在華府的燕大校友進行了磋商，衆口一詞，都極願協助落實燕大的復校的倡議。過去，如有此念，被人認爲是海市蜃樓，白日說夢，到了八十年代，中美關係已不能同日而語。當然，以那時中國大陸的教育制度而言，條件並不成熟，但，不等於毫無希望。

無怠開始策劃復校事，求找各種與燕大有關的歷史資料，聯絡和訪問可以尋到燕大校友，聽取他們的建議，包括通過校友的關係，了解中國大陸對此事的態度。

甚至中國駐美大使，原燕大同學韓叙先生曾請無怠和我去大使館出席十月一日的酒會，無怠也不失時機地向大使先生轉達了燕大校友們對燕大復校的期望。

燕大復校事，也成爲無怠退休後的主要工作之一。

也許無怠出身於書香門第，且自幼爲父母嚴格管教，受到中國傳統的國學薰陶，且又受教於燕大這類教會學校的西方教育，大受「教育救國」論的影響，也崇尚「賽先生」和「德先生」。他在成年後，身在海外謀生，親身體會社會之進步，國家之強弱，均要大力提倡「辦校興學」，盡可能使學齡童子和青年都接受正規教育，並且還要盡可能培養高級人才。他十分堅持他的這種觀點，復校的努力，也許與他的這種觀點有關。

同時，在中美兩國建交以後，他迫不及待將他在中國大陸的侄甥接來美國受高等教育。

同時，我從他平時的言談中得知，他時常思念他近三十年未見的同母長姐和弟弟，後來得知他們由於留在中國大陸，他們的子女，特別在文化大革命那些視知識如糞土，知識分子爲賤民的年代，沒有可能受到良好教育，同時，他們全家以有親屬在海外，而飽受審批之苦。

無怠認爲他已把住在香港的同父異母兄長全家及二哥嫂接來美國，但他三十年來未爲在中國大陸的姐弟做些什麼，卻給他們兩家帶來可怕的批鬥，也因此得不到適合的工作，成爲那個社會上的「有問題」的人。

他的兄長和他在海外一日，姐弟兩家一直在有「海外關係」的陰影下生活。於是，中美兩國建交後，有可能將他的侄甥接出來補上他們應得的知識和教養，這應是他對姐弟義不容辭的義務。

八十年代初期，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寥寥可數，只要付了費用，即可取得I-20的表格，有了擔保人保證學費和生活費，即可申辦簽證來美了。

他在北京的三個侄兒和在上海的外甥，以及在廣州的堂姐的女兒前後來到了美國。

同時他又將他的同學的女兒接來美國。

他負擔了旅費、學費和生活費，我們住所成了接待站。無忌爲他們的入學，以至學成以後，指導他們立業成家，扶持他們在美國發展下去，經過若干年的努力，這些後輩各有成就，過著安定而幸福的生活。

無忌一向節儉度日，身上不講求時裝，不煙不酒，亦不追求名牌座車，更不過奢侈生活，直到患有糖尿病後，略微關注飲食起居。但，他助人時，從來慷慨解囊，願傾其所有，用在五個後輩身上，正如他說的，錢用在刀刃上是不足惜的。

他也自嘲自遣的說：

「我在六十歲生日時，巨石姐弟三人爲我盡孝心，辦了十桌酒宴，以表祝賀，雖然，請了衆親朋好友，還有對我栽培任用的機關上級，和遠在韓戰時的老長官，大家歡聚一堂，給我帶來難忘的喜悅和記憶，說來可笑，我那時眞有點替他們捨不得呢！」

無忌就是這麼奇怪，我時常勸他，必要時可添補一些衣著或購些喜歡的小物件，他都認爲沒有必要。也許，他是對的，投資在人才的培育上是百年大計，給青年們安排了人盡其才的前途，才是正事。

同時，他償還了對手足的歉意，彌補了因他在海外，使他們倍受心靈與精神上的折磨，了卻了他的心願吧！但願這些青年們能夠不滿足於有房有車的自身的物質改善，而眞正爲國家和人類的事業做些貢獻。

如今，我們都不了解無忌內心對其所爲是如何看法，得到什麼樣的結論。以現實情況看來，一

個專制獨裁的政權，不值得爲之犧牲生命的。

他們竟敢以先是斷水斷電，繼之以眞槍實彈來對付靑年學子，僅僅因爲他們吶喊要求最基本的民主和自由？過去利用人民要坐穩江山時，人民是美麗的詞藻，實用的工具，連與靑年學生代表見面對話都不可「平起平坐」，赤裸裸暴露暴君的嘴臉，如果，無怠能活到一九八九年，他看到這個場面，會有何感想？他是不是會感到自己爲虎作倀，而後悔莫及？

一九八一年無怠退休，經過一年的自我適應的閑散生活，不論從事房地產物業，奔走聯絡貸款，參與華人社會活動，燕大復校，送往迎來安排子侄教育，以及做些翻譯等等，將他的日子充實得勝於以前每日定時上班了。

我也認爲男人不似女子，以家爲中心，只要有事可做，能日夜忙碌，也有寄托，不必空度時日，也算退而不休，多少有些作爲。

一九八二年，無怠退休後滿一年時。

一天，他告訴我：「小魚，最近聯繫的貸款的事，頗有些進展，我們來回聯絡了許多地方，也和中國大陸的中國銀行接觸了多次，大家談得不錯，並且也有很大的希望，最近，中國銀行希望派個人去北京再進一步談談。我想現在我可以到大陸去……」（服務處規定，退休後滿一年可以去中國）。

我一聽，喜出望外，一般情況下，我們外出旅行自不待言，我也同去的，我的喜悅難以描繪。

想到能回到出生地北京，便情不自禁，首先想到我們座落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菜廠胡同的老四合院，我在那裡度過了愉快的童年，和兄弟姐妹嬉戲的院落和後園，更想到母親偶然帶我們去一

次的東安市場，琳瑯滿目的各式小店鋪，姐妹喜愛的是在一大塊包著絨布的木板上，一排排插滿了北京特產，各式絨花、小動物、小飛禽，玲瓏剔透，呈白色或青天色，是北京工藝品中的一絕，還有我們家的男孩子奪門而進的那家滿牆掛的奇形怪狀全是京劇的各式臉譜的店鋪。

當然「西遊記」裡的「齊天大聖」是兄弟們最崇拜的對象，火眼金睛，代表了機智靈活，又可愛可親，沒有人願要「豬八戒」，那可是個貪嘴又懶惰的蠢物。

他們再選上金箍棒和紅纓槍，稍微文弱一點的小弟也選了北京另一名產，彩色斑爛，栩栩如生的風箏。如果，那天父母恩寵，還可以有幸湧進北京有名的餐館「森隆」，因爲那裡特有的福建菜餚和點心，平時不敢奢想的買上一盒「肉鬆餅」和「光餅」帶回家去，每人可以分上兩塊，眞是垂涎欲滴。如果有那個得寵於母親的小弟一說要「洋點心」說不定得到批准，到市場內一家名爲「榮華齋」的西點店，吃一客冰淇淋，那可是回家以後，衆姐妹聊上好幾天的。如果母親再盡興，在「榮華齋」買一盒「花盆小蛋糕」，更是錦上添花了。

接著，隨全家而來的傭人，是奉命買些燻蛋、滷菜、山楂糕、八寶醬菜、筍豆之類的小吃食。加上我們人手一串的各式糖葫蘆，浩蕩蕩回家去了，我們都捨不得一口一個地把糖葫蘆吃掉，有些在山楂上，夾了豆沙，貼上瓜子仁，活像小丑的臉蛋。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什麼時候能去北京，我第一個要去的是菜廠胡同老宅子，還有東安市場，再去看看我們的孔德學校，也不知道我還能見到什麼同學，也好幾十年了；還要去看看，我們常去看電影的『眞光』電影院，『眞光』和我們家還有關係呢，那時，一下課，就和同學大伙兒湊錢去看電影，買糖炒栗子。」

我自言自語，我太興奮，完全墜入回憶的海洋裡了。

「我還想當個好漢，爬上長城，以前最遠只讓去萬牲園（註：即北京動物園），再遠去頤和園，也不知幾輩子才帶我們孩子去一回。唉，眞不知北京什麼樣子了？」

「我是想看看我沒見過面的嫂子和侄兒、侄女，我哥哥死得好慘！……」

我說得興高采烈，悶在心頭幾十年的回憶，如大河決口似的，很盼望無怠能與我分享，因爲他也出生在北京，可是，我沒有得到預期的回應。

「小魚，妳知道，我此行並不是去旅行，主要是談貸款，也待不了幾天，恐怕不能帶妳去，咱們以後專程回去一趟，再好好看看，妳當然應該去看看妳的嫂子和侄兒、侄女，不過……」

無怠低著頭，輕輕地說。

我眞大吃一驚，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我的還鄉美夢竟刹那間變成水中月了。這一回應是我心中好大一擊，我高興得太早了。

「小魚，妳知道，我除了談貸款外，還想找有關人士談談燕大復校的事，怎麼也得好幾個回合，我也不準備待得太久了，貸款的事，談了以後，我還得趕回來，在這裡再接著談，我待不了多久，說不定只能抽空看看四弟，別的事，不一定有時間辦了，妳跟我跑一趟，時間又短，也辦不了什麼事，玩也不痛快，這次妳就別跟我去了，好嗎？咱們下一次，再一塊兒去，痛痛快快多多待幾天，妳再看嫂子，我這次快去快回妳同意了吧。」

旣然這樣，我能說什麼呢？

無怠是首次去中國大陸，我們曾聽說過不少有關大陸的情況，衆說紛紜，我多少有些不放心。

那時，中美兩國建交才兩年，來往並不多，但是，三十年來，中共統治下的各種運動，海外都有報導，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大陸人民帶來的浩劫是衆所周知的，何況我和無怠在大陸的親人亦難逃劫難。

特別在八〇年以後，多少在海外的華人得知留在大陸的至愛親朋，幾乎無一倖免於這樣或那樣的遭遇，當我得知我那和我青梅竹馬，一起歡度童年的博學多才的兄長，在殘酷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縊身亡的噩耗傳來，已是十餘年後的一九八〇年了。

我的嫂嫂帶著未成年的侄兒、侄女度過多少悲慘的年月，如今，中國大陸又是一番什麼情形呢？

故園行，感慨萬千

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我駕車送無怠到機場，他塔乘中國民航班機飛往北京，令人驚愕的是那班航機只有五位乘客，機組人員和服務人員比乘客多兩倍。我們第一次遇到這樣情況，連無怠的臉上都露出緊張驚奇的表情，我也十分忐忑不安。

他終於首途故都——北京了。

他這次北京逗留期間，我們沒有通過信息和電話，我認爲中國大陸通訊不便，中共大概會監聽電話，如果，萬一我說兩句對中共不滿的話，豈不影響無怠談貸款生意了，反正他是在北京長大的，怎麼樣也能自己照拂自己，何況又有中國銀行接待他，弟弟也在那裡。

一個月以後，他回來了，他給我帶回一塊翡翠項鍊和戒指，一個十片翡翠鑲在一起的手鐲，我

看到來自我出生地的禮物，眞是驚喜交加，我知道，北京的玉翠十分漂亮，而且，貨眞價實，我都猜出這些翠玉是在何處購到的。

以前，我家凡有婚姻嫁娶，給待嫁閨女準備妝奩時，必向前門外珠寶市的老字號首飾店加工訂貨，那時的中國婦女以祖母綠、貓眼石、珍珠爲極品，鑽石較爲洋化，但已深受仕女的青睞。

我迫不及待地詢問了他是否觀光了北京的名勝古跡，長城登上烽火台否？紫禁城看過三大殿否？天壇去過祈年殿和迴音壁否……。

無忌也餘興未泯，告訴我，中國銀行隆重地接待了他，安排他住在前門飯店一個套間，他離開時，弟弟和弟妹來送別，匆匆中連房間的鑰匙都忘了交給前廳櫃台。

主人招待他的晚宴上，還有熊掌，讓他大吃一驚，以前他曾聽說過，卻無親自經歷，讓他不敢下箸。

我聽他描繪北京之行，竟然受到這般招待可見中國大陸眼下還不十分貧困，還以此山珍饗賓客，我也不知前門飯店在何方位，只希望聽聽介紹北京那些我有興趣的地方。

「我除了和中國銀行會談外，也沒怎麼去逛北京名勝古跡，從表面上看，北京可沒什麼太大變化，牌樓可拆了不少，東單、西單、東四、西四，連北海附近的三座門牌樓都給拆了。」

「多漂亮的三座門牌樓，在景山上遠眺，再也沒有三座門了，有些城牆拆了，蓋了像火柴盒式的灰磚樓，怪難看的。妳說的那個北京已經殘缺不全了，故宮倒好好的，可是在西華門，妳記得西華門吧，東邊是東華門，西華門裡蓋了一座大灰樓。北京的朋友告訴我，那是爲了不讓人看見中南海，蓋座樓給遮上，妳說多可笑？故宮可多了這麼座礙眼的建築，破壞了故宮的整體觀瞻。朋友還

告訴我，當時，北京市市長要拆城門樓子，大建築家梁思成哭著不讓拆哪，可是大專家也擋不了大官們。以後，妳回去北京去瞧瞧，包妳氣得七竅生煙，這次，妳沒跟我一起去，也好，省得咱們一塊兒冒煙。

他還餘慍未滅地越說聲音越大了。

我想，他可眞在「冒煙」了。我難以相信竟有這等無知的事，北京是古都哪，皇帝、老佛爺都捨不得動北京一磚一瓦呢！

「我這次最高興的是見到我三十來年沒見的大姐和四弟，他們可眞老了，大姐從上海趕到北京來看我，我眞不敢認呢，變化太大了。弟弟住在小偏院裡，是大四合院給隔出來的。以前我們那種給老媽子住的小偏院，門沒門，院沒院，二月的北京，才剛立春，百物沒返青，天氣乾冷，四弟家還是煤球爐子取暖，地上還是大地磚，生活條件眞差極了，四弟沒有多談他和弟妹在歷次運動中，都受了什麼苦，姐姐也沒說，我看了北京城和路上行人，以及四弟家，不說我也明白了。」

「我在雲南昆明的雲南大學任教的姑姑也趕來看我呢，她是留法的，不用多問，就能猜到她怎麼熬過來的，頭髮可全白了，我們能見面就今生有幸了，大家收起眼淚，什麼也沒多說，相聚難呀。」

無忌的一席話，勾起我心中多少親情和思愁，留在大陸的親人中竟沒有一家倖免於難的，我只要有機會一定要去中國大陸，向我的長兄遺像前，行個禮也好。

「還有，見到了我的燕大同學胡某某，她的丈夫是原來燕大的教授，她也是在劫難逃。她的教授丈夫在每次運動裡都挨鬥，文化大革命中，更殘酷鬥爭，教授受不了凌侮和折磨，自殺了。他們

僅有的獨子，出身在這種家庭怎麼好得了？不久，也自殺了。現在，她沒別的希望，什麼都寄托在女兒身上，希望我多多照顧她。」

「胡某某這一生眞可憐，沒想到我的同學裡竟有這般苦命的人，以後，她可能來美國看女兒，聽說原來留在大陸的燕大同學倖免於難的眞是沒有幾人，境遇都很慘……。」

「看來燕大復校並不容易，辦到哪裡看情形再說了，盡點心意，培養這麼多人才的學校，多可惜。」

自北京之行回來後，無怠爲貸款事東奔西跑，十分用心，我偶爾問他，進行得如何他也談談如何聯繫之類，我因對此無興趣，又一直不相信這麼輕而易舉能辦到這麼大筆生意，有些奇怪？怎麼那麼多才能頂天的人，都沒聽說什麼人輕取巧勝的，我對這類交易也十分無知，聽聽而已。只將無怠生活安排妥貼，他的病不加重就求天賜福了。

無怠此後，依然爲燕大復校到處奔走，他表示，還抱著一線希望。

一九八三年五月間，無怠要到香港，還是爲貸款事要和在港的朋友商談，這次，他邀我同行，可是他補充說：

「這次到香港去，我要和在那裡的有關朋友談公事，反正妳對這檔子事沒興趣，妳可以和我一起啓程先到台北去玩玩，看看妳的大姐一家、六弟和小妹，然後，咱們在香港碰面，一塊回美，妳還可以在香港和妳的二姐聚一聚，逛逛商店，妳說這樣好不好？」

我當然同意，自從一九七九年底，我從韓國回台北以後，一直沒有機會再去台北，一晃又是四年過去，我也想再訪我的舊友，無論如何，我曾在台北度過了我一生難忘的歲月。

六月三日，無忌和我一起同機赴東京，他從東京飛往香港，我則換機飛往台北。這次在台北，我除了與家人團聚以外，最愉快的是舊地重遊，緬懷往事，觸景生情，我雖然只有數年未歸，但，與我一九九年來訪時，又有不少變化，這種變化只有曾在四、五十年代在此生活過的人們才能有深刻的體會。

重到台北緬懷往事憶舊時

台灣的脈搏加快了，一如馬拉松長跑者一樣，持續加速爭取時空，與先進媲美，同時間賽跑，台灣的主旋律是快速現代化，表現出中華民族的子孫和任何先進國家的人民一樣，能夠做出一番事業的。

一次，我與老友在六福客棧飲茶，偶然遇到老友王大空，他一見我立即驚叫起來，我居然來到台北而早不通知老友們，從此，我在台北開始了極爲愉快又緊張的日子。

我只要沒有與老友的聚會，一定獨自踱到我曾經留下青春腳步的地方，找一個可以坐下的地方，讓自己的時光隧道送我去過去美好的日子裡，重溫舊夢。

我的祖籍是福建長樂，但，我出生在北京，我的父輩從福建遷到北京，參加了法國興辦的平漢鐵路的修建和運營事業。我的同胞手足共有九人，姐妹六人，我排行第四，兄弟三人，幼時，我的叔叔只有一獨子，後將我過房給叔叔一支，我成爲叔叔家的獨女，父親對我十分鍾愛，視若掌上珠，總是讓我隨侍左右。生怕有時照顧不周，那時，母親已去世，父親在平漢鐵路做事，任長辛店車站站長職務。

父親送我到北京就讀，住在生母處與衆姐妹兄弟相處，所以，我可以說有兩個愛我的家庭。

我的哥哥在中法大學唸書，後赴法國里昂，繼續深造，只有嫂嫂後來添了侄女，可是嫂嫂的娘家，也是福建的大家族，其父亦是父親的鐵路局的同事，哥哥赴法深造後，嫂攜侄女常住在娘家，實際上家中只有父親和我，所以相依爲命，直到他去世。

不幸的是，正當我完成孔德小學學業後，進了孔德中學，抗戰烽煙起，那時，我家即在離聞名的蘆溝橋咫尺的長辛店居住，徹夜的日軍機槍不斷，父親有公職在身，須臾不可擅離職守，正巧，哥哥由法國回來後，即在上海震旦大學執教，當暑假剛抵家門，七七事變爆發，他也被阻，無法南下。

哥哥帶我沿平漢鐵路到了武漢，父親則讓我隨哥轉粤漢路，輾轉到上海去，那眞是八年離亂，正處於國破家亡的關鍵時刻，嫂嫂和侄女已隨其娘家到了武漢，又要與哥哥生離死別，再被分路逃難了。

那時，我已參加了抗日華北宣傳隊，正是熱血沸騰，誓爲保家衛國而抗日，哥哥認爲如我這般大的姑娘，到處逃難十分危險，我則堅決誓不去淪陷區，既已逃出虎穴，豈能重返敵佔區？

父親拗我不過，只得妥協，哥哥也免脫了爲我擔風險，哥哥帶了妻女開始逃難，我則與華北抗日宣傳隊一同入川，然後繼續升學，那一幅幅義憤塡膺的中華兒女誓死抗戰的壯觀場面，和無辜百姓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的壯烈景象，猶如尖刀刺入胸膛。

我也是熱血青年，視困難如粟米，氣壯山河，下定決心，一定要去抗日。

那時的華北宣傳隊男多女少，隊長誠懇說服我參加，那時的我正有氣志如虹的決心，當然義不

容辭，白天到隊上寫壁報、唱抗日歌曲，演街頭劇，走上街頭，為的是喚起民衆，同仇敵愾，團結一致，進行抗日活動。宣傳隊是義務服務，每天有兩毛錢餐費，也無交通工具，一直宣傳到夜深人靜，拖著疲勞的雙腿和嘶啞的喉嚨，回到自己的家。

有時，午夜凌晨還在高歌猛進，精神抖擻，也許只能回家睡上幾個小時，又去接受新的任務。我們一路南下到武漢交錯。武漢吃緊時，宣傳隊計劃沿長江而上，最後到達大後方霧都重慶，沿途邊前進邊宣傳，或者到一個城鎮，宣傳幾天再轉移。就在這緊急關頭，我與哥哥分別了，隨著英氣豪放，心中只裝有祖國、家園，置艱難險阻於不顧的青年戰友，雄糾糾也沿江而上了。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團長向政府要了艘船，沿長江經三峽西行，每到一處城鎮，只要有民衆，不論人多或人少，爭取分散或集中的辦法，不是張貼抗日標語、壁報，就是唱歌，演街頭劇，還深入老百姓家講解抗日道理。樸實的老百姓，看到我們不顧疲勞的熱情講演，眞感動得熱淚盈眶，我們也激動不已，誰無子女？如此餐風露宿，誰無家園？如此長途跋涉。

華北宣傳隊在巴山蜀水，三峽兩岸幾乎家喻戶曉，來到城關，民衆簞食壺漿，如迎親人，老百姓的茅舍或中、小學都邀我們住宿。

入川後，我們都學會了四川話，更和沿途民衆打成一片，親如家人，這一勁旅，雖未與敵人交戰，亦成為一隻很強勁的戰鬥隊。

我們沿蜀道，輾轉到達陪都重慶，那種心情無法用任何詞彙來描述，當我們遠遠看到嘉陵江時，山城重慶已隱約在霧中，如同嬌羞的三峽神女，正以輕紗曼舞迎接來自北國的兒女，我們激動得互相擁抱，又喊又叫，我們到家了。

這一路的風風雨雨抛之腦後，「輕舟已過萬山」的蜀道，那壯觀美景和一路上的英姿颯爽的氣概，也比不了看見大後方時所產生的踏實感。

重慶，我們的家。

我們初到時，被安排在中國電影製片廠，那時，著名的電影明星白楊、舒繡文、秦怡、張瑞芳、王豪、陳天國、王玨……都已到了重慶，眞是文藝界明星薈萃一堂，光芒四射。我們宣傳隊參加了話劇團的演出，至此，華北宣傳隊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後來得知哥哥經安南（即今越南）轉到大西南的春城——昆明。仍然進入父輩的家傳職業——鐵路局工作。

我因曾向父親發誓，宣傳隊工作告一段落後，一定繼續學業。我向教育部遞交了入學申請書，被批准分配到江津白沙的紅豆樹中學，完成了中學教育，後轉到三台，就讀於東北大學。

抗戰八年，我是在重慶度過的，那時，蔣委員長領導全中國人民英勇抗敵。令我萬分敬佩，記得，那時我進入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屬下的國際廣播電台做播音工作，國際台設在巴縣中學內。一次日機轟炸，將國際台及職工宿舍夷爲平地，幸好全部工作人員倖免於難，但是我們已一無所有了，眼前只有一堆燃燒著的瓦礫和焦土。我的父親曾親手爲我收拾的衣物，些許的可換衣食的首飾和紀念品，也一同化爲灰燼，使我一文莫名。

正在大家相對無言，一籌莫展之際，蔣夫人來到現場慰問大家，給大家發放了救濟金，使大家盡快能夠添置衣物。蔣夫人在關鍵時刻來到，使大家十分激動，深受鼓舞。

國際台雖然已成一片廢墟，我們在小龍坎還有備用發射台，我們顧不得添置必要衣物立即投入

工作，向全世界的聽衆報導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民衆的狂轟濫炸，使無辜百姓生靈塗炭，無家可歸。

不久，我們遷入尚未完工的廣播大廈播音。

那時，日機三天一次大轟炸，兩天一次搔擾，只要轟炸一次，播音線路即告中斷，我們必須在十分鐘內趕到小龍坎繼續播音，我們即使冒著生命危險，也在所不惜。

大家一致認爲這是我們神聖的職責，因爲我們都是遵照蔣委員長的號召而全力以赴，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

到台灣後，我在台灣廣播電台工作，每星期一上午，總統府舉行紀念週，台長姚善輝十分注意對後進的培養，派我去參加紀念週，以便回來做報導。因此我有不少機會聆聽到蔣總統的演講，由於我在重慶時，也常聽過他的講話，所以在紀念週上又聽見他的聲音倍感親切，他的音調鏗鏘有力，十分鼓舞人心。

一九五[illegible]年，蔣總統在腳板山避壽，我們電台要做專輯報導，首先是做好影片，然後加以配音。那時，影片與錄音的同步配合技術並不容易，我和技術人員一起，努力將這項任務完成，使畫面與配音完全吻合，雖然辛勞，但，大家都非常愉快，爲了這項任務，蔣總統贈送給我一幀簽名照片，使我感到榮幸，存留至今。

此行我來到台北，這裡的一草一木，對我而言，是那麼親切，我曾在台北的街道和巷隅留下了足跡，在電台的播音室裡留下了汗水和青春的時光，這裡有我的喜與憂，歡樂與眼淚、友情與關懷，人生有多少如此值得緬懷的日子？

我記得，我是在華府時驚悉蔣總統與世長辭的噩耗的。當時，幾位友人正在家中聚首，無忌自外歸來立即告訴我們這個不幸的消息。

頓時，兩位女賓和我驚愕萬分，一再問無忌：

「你眞的聽到了嗎？」

無忌說他是從新聞報導中知悉的。

我們三個女性一聽眞有此事，都痛哭了，這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讓人難以承受。

台北的清晨和夜晚，令人陶醉，我的心情，除百感交集外，也有一份安慰。

一九八三年在台北，使我感動的是一次特殊的聚會，北京孔德小學的同學發起歡迎我的聚會，共有十一人在一家餐廳聚會，到會者有賴銘湯先生的夫人孫德芬女士和齊如山的姪女齊崇及齊芹女士。原來都是孔德校友，大家的喜悅難以形容，半個世紀以後還有機會聚會歡談，這是人生一大快事。那一夜，大家齊聲高唱孔德校歌，竟然無一字差錯，歡聲笑語，聲震屋宇，每一位校友的經歷都可以寫一部內容豐富的書。

我們好像回到了童年。

我在台北訪親問友，逗留了兩個星期，無忌自港來電話，約我到港與他會合，他的貸款事已告一段落，也許還可留幾天在香港作些觀光或購物。事有巧合，當晚即有機位，我告別了可愛的台北，飛往香港。

翌日，無忌又告訴我，他還有未了事宜，得待上數日。我對在港觀光興趣不大，只去探望我在港的二姐，我想，如果有幾日的停留，不如借此機會到中國大陸去看望我的嫂嫂和侄兒，以了卻我

數十年的心願。同時，一九八二年無意返北京，而不讓我同行之事耿耿於懷仍未消除，無意也非常支持我到大陸去。

於是，我匆匆訂了由港直飛往昆明的機票，在港的第三天啓程赴昆明。

我哥哥因當年返上海未果，經越南來到昆明，那時正是抗日戰爭時期，他任滇越鐵路局秘書長。抗戰勝利後，國府接收了鐵路局，哥哥擔任了局長，他曾在法國里昂深造多年，自幼飽讀詩書，在當時，是法語界的佼佼者，又被聘兼任法國東方滙理銀行駐昆明分行行長。

大陸易手，中共的歷次運動中，哥哥不是被認爲是國民黨，就是法國間諜，成爲鬥爭的靶子，後來下放農村，一介文弱書生，那時爲了養家餬口（我嫂嫂抗戰中因肺病去世，哥哥續弦，後有一子一女），身兼二職。

哥哥飽受侮辱與折磨，文革中含冤自縊身亡，經十餘年之審查，後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結案。我深知未見過面的嫂嫂和侄兒、侄女飽受滄桑，我要去安慰他們，我兒時的玩伴，博學多才的哥哥的骨灰仍在家中，也要去行禮憑弔。

我在昆明逗留了一天半，轉道赴上海，探望我那留在大陸，夫妻雙雙被劃爲「右派」的五妹和妹夫，妹夫是曾國藩的後代，滿腹經論的知識份子，只因心地單純，口出眞言，兩頂無情帽子葬送了他們的兩人的生活和前程。

五妹是我同父同母同胞，只因一九四九年前她已經結婚，是我姐妹中唯一留在大陸的親人。

五天的大陸行，帶回的只有悲哀和遺憾，我在大陸的親人遭遇，是我難以設想的可悲和可怕，我的心中塡得滿滿的哀傷，沒有一點情緒。

抵港後，無忌告訴我，他應辦的事已全部完成，他建議如果我不嫌燠熱，不妨利用此行，順訪新加坡、泰國和印度尼西亞。我已毫無遊興，灰色心情還未消褪，不去也罷，無忌則建議在港觀光，然後去澳門一遊。

在港時，無忌帶我去調景嶺和九龍城寨，他要去訪問那裡的貧民區。我第一次到這種地方，看到一家人只租一個鋪位，除極少衣位堆在鋪位上，簡單炊具放在床下外，可謂一無長物，景象使人痛苦。

後來無忌還要去問，我則敬謝不敏了。我實在不忍目睹，只在路旁或站或坐等他去採訪那裡的貧民。那時，我眞佩服他，富於同情心和愛心，所以，在炎熱的日照下耐心等待去採訪。

回美後，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寫了採訪報導，日子久了，我也將此事忘記了。

兩位大陸情人掀起波濤

無忌和我都是受過婚姻創傷而再婚的人，雖然相識之後，雙方都認爲不論家庭背景、教育、興趣都相當接近，在沖繩的特有的範圍中，異國邂逅，有不少共同的語言，倍感親切。

時值雙方均面臨婚姻發生危機，各自心中都有空間，雖然說不上才子佳人，花前月下，但是經過時間的磨洗，在互慰互惜的心境中，感情自然燃起火焰。兩個同病相憐的人，環境也助了我們，經過感情、事業、生活、未來等方面的權衡，決定結合，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那時，我們雙方也被世事和生活教育得不會像天眞的情人一味只享受感情的甘露，將一切拋於腦後，好像人間世上只要有甜蜜的愛情就什麼事都是玫瑰色的了。

也許，我們在熱戀時期也作如是觀，可是我們不僅各自經過抗戰八年的奔波流離，求職生存，也爲建家立業，拋灑過多少眼淚與汗水，雖然，那時的我們在事業上已有初步基礎，但是，還有第二代的贍養和教育的重擔在肩上，忘不了爲父爲母的天職。必然在第二次婚姻上有所掂量，還算我們沒有完全爲滿足情感上的饑渴和歡樂忘了一切。

同時，我們受過長時間的中華傳統文化的薰陶和教育，固有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已深入腦際骨髓。但是，我們卻生活在與古老中國坦然不同的新大陸。

民主、自由的理念，化爲日常的價值觀之中，我們受其優而融於其內，但，也有與固有觀念相矛盾之處，需要自己去調整才能順時應世，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也常迸出火花，有的成爲熱量，有時可能灼傷。

我們的人際關係華人多於美國人，在大陸、台灣和香港還有近親，觀念、習俗仍保持固有的傳統，所以，在生活中，不知不覺，中國傳統理念和新的價值觀，發生沖撞，那就要看自己如何正確對待了。

我們在結婚後，希望彼此尊重對方的過去，和對子女承擔的義務，獨立處理各自的事務，我們從來不干涉及對方的行動，更不互看對方的信；各自擁有自己的友人和參加自己有興趣的活動。除了無怠負擔合理的生活費外，各自的原有資財獨立管理，我們分別有自己的律師。總之，我們揚棄了中國傳統的理念，吸收了新的價值觀，保持自尊的地位。所以，我們只相商共同的生活問題。

我們初期的相處，日子是融洽而歡樂的，我盡主婦之責，共同撫育雙方的孩子成人，收入雖然

有限，但精力充沛，要在新大陸成家立業亦非易事，雖然「少年不識愁滋味」，但也要努力創業，鞏固生活基礎，日以繼夜地做些翻譯工作，日子倒也苦中有樂，感情處於增進和享受時期。

我們在華府的日子，可謂風華正茂，穩定而有所前進；子女均已獨立生活，經濟上也擺脫了瞻前顧後的侷促，社交活動也豐富多采。女子容易滿足於家有剩糧餘米，一池清水平靜的居家日子，我一心主持好家務，照料妥無怠的生活起居，關心至友親屬和左鄰右舍，閑來自己可作適度消遣休息，也心滿意足的做個賢妻良母和家庭主婦，別無他求。

也許男子在事業有成，涉足燈紅酒綠場合，在明眸皓齒的圍繞下，自然難免動心，西施再世，天女下凡，也要注目凝視，也是一種美的享受，我很少注意無怠有無「二心」。

無怠雖不重邊幅衣履，或華車行旅，亦不英俊倜儻，難以驟然引起異性青睞，但與之相處，可從其言談舉止，透出內涵睿智的氣質，他很少誇誇其談，亦難高聲喧嘩，或嘩衆取寵，或咄咄逼人，與之深談則常語出驚人，或詼諧有趣，所以，他有些女友也是很自然的事。

我的原則是，我們在彼此尊重的基礎上，只要不破壞我們艱辛建立起來的家庭，和不做出超越常規道德範疇，不使妻子難堪、尷尬就互不干涉。

世事如此繁花似錦，在生活環境變遷迅速，難免使男子一時情有別戀，拈花惹草，亦是古往今來之佳話或醜聞的根源，那要視本人之本性修養而定了，包括妻子在內的任何人都扭轉不了風向的，我也如此。

但是，作爲妻子，從理性上不歡迎醋海風波外，也只能要求自己多盡妻責，去化險爲夷，或盡可能勸導丈夫不超越道德的黃線，願其早早回頭是岸。妻子在這方面永遠是消息傳聞最閉塞的，偶

有所聞，往往先鎖進自己的保險箱裡，不願意承認是事實，反而先做自我思索，雖然本能的心中不快，但，也祈望事過境遷，不成氣候，以免自己加油添醋，倒反而弄假成眞，導致家庭破裂，雙方晚年罩上陰影，此類對待辦法，亦非妻子寬宏大量，只是畢竟要面對現實，同時，亦需冷靜的從事物的正反兩面思考，我就是一個有中國傳統觀念的妻子，很不願背後有人冷諷熱嘲，所以，盡可能去包容丈夫。

無怠退休後，也許他太無聊，無所事事，也無所寄托，也許其他原因，在感情生活上，竟起了軒然大波，變得判若兩人，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竟然如瘋如狂地做出令人瞠目結舌的行徑，接二連三地如同顚狂病人，越陷越深了。

令我們雙方的親友大惑不解的是，獵獲的對象並非世俗所謂的嫦娥下凡或美貌靚女，兩位來自中國大陸的一個年過半百和一個貌不驚人的女子，也許就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局者迷了。

這兩位大陸情人在我們的家庭生活掀起的波瀾，一時無法平息，也鬧得滿城風雨。

中、美兩國建交後，無怠有一天告訴我，他有一位燕大的女同學胡某某給他來信，希望他幫助，將胡的女兒某某申請來美學習。

那時，只要找到一所學校，那怕是職業學校要一紙申請書，交一定數量的費用，再有來美後的學費、生活費的保證人，開具保證書，即可申辦簽證，極爲容易辦成的。

無怠亦無非徵求我的意見，我亦認爲在可能的情況下，助人一臂之力也未嘗不可。

天下父母無不希望子女受到高等教育，何況據無怠介紹，胡某某在大陸的悲慘遭遇，丈夫和兒子因受不了批鬥和侮辱以及政治上的歧視，先後自殺身亡，僅有一女，自然倍加鍾愛和期望，在國

外能有一線可攀的機會也是不會放過的。

我也認爲救人一命，勝過七級浮屠，於是，胡某某的女兒順利來到了美國，當然，無怠熱情幫助她做了一切安頓事宜。

無怠在一九八三年二月到北京後，與胡某某見面了，無怠回來後，還告訴我胡向他傾訴了自己的悲慘遭遇，使他更加同情她。

胡某某和他同去欣賞音樂會，談她的女兒，也希望無怠能多加關注和幫助女兒早日適應新的生活。無怠談到胡某某流露出憐惜之情，覺得歲月殘酷，胡某某已十分憔悴，人老珠黃，難挽昔日的風韻了。

一九八四年，胡某某來美探望女兒，無怠爲她安排好住在無怠友人的寓所。後來，胡某某希望留在美國與女兒相守照料，無怠又爲胡某某奔走辦理居留手續，教胡某某駕車，無怠樂此不疲，煞有其事。但，他從未請胡某某到我們的寓所，亦從來不介紹給我，我只聞其事而未見其人。

那時，我只認爲這位教授夫人也太無教養，起碼的禮貌都不懂，也許中國大陸幾十年來與外界隔絕，一點不懂人際關係，也不識人與人應彼此尊重的道理，何況幾十年無往來，又非親非故。

我再思之，如此狀態，必然有其隱私的一面，而非僅胡某某雖知書而不達理，也不是什麼不懂情理的人。其女初來時，下榻我們寓所我也悉心照料過，無怠不讓我們見面，就說明其中一定有些蹊蹺。

事有巧合，胡某某赴加州探望女兒，無怠和我也同時赴加州度假。無怠告訴我，胡某某將邀請他和他的女兒晚宴，但沒有邀請我，這一舉動已不言自明，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我在加州的孩子得知此事，擔心我心中不悅，他們邀我去一家法國餐廳的酒吧，閑談消遣。我們正談得天南地北，興緻盎然之際，忽見無怠的幼子鹿石，鹿石見到我們立即前來寒暄問好，他告訴我們，今晚是父親歡宴胡氏母女並請兄姐和他作陪。

眞相大白，我的孩子們怒從心中起，認爲無怠欺人太甚，力主我去興師問罪，斥他們這樣放肆，我的理智未允許我傷了身價，或許，無怠知錯有悔，率其女友和孩子們過來與我打招呼也未可知，他們離去時，必經我們那裡，屆時再看無怠採取什麼態度了。

我眞的高估了他們的品德和教養，他們一行十餘人竟從餐廳的後門溜走了。

從此，我覺得無怠眞的變了，將我們的關係徹底置於冰點了，而在子女面前，將我之尊嚴視如草芥，也將自己降爲無德無行的人。胡氏母女很像一對殺手鐧，是一雙不擇手段的自私之徒。當然，我十分不悅，同時，知道了事情的底蘊，我仍不願將幾十年辛苦建立起來的家庭毀於一雙母女之手，我們畢竟已非黑髮之輩。

人在沉迷中是難以迷途知返的，胡某某是我三姐之膩友；女兒也應替母親的尊嚴設想，我請我的三姐和胡某某的女兒勸導他們雙方自重自尊，以免擔當破壞家庭之不道德的惡名，我亦正面規勸自己的丈夫檢點自己的行止。

我在企望吹皺的湖水恢復平靜，迷途的馬兒盡早回槽。

無怠眞的變了，不僅無心回頭是岸，更變本加厲，蹈入了感情的深淵，走上了難以令人理解的道路，至今，仍使活著的我們猜不出所以然來。

我可以肯定的說，錯不在我。

應該作爲專題來研究了，很可能心理學家也無能爲力。

老同學又是外甥女

一九八二年三月，無忌訪問北京歸來，張羅起要接他在廣州的堂姐的女兒黃某某來美，安排她學習及工作，無忌確實耗費不少心血和時間，這些事，我尊重無忌的決定，我們結婚時有過默契，彼此不干涉對方的決定。

經過一番奔走，堂姐的女兒黃某某終於踏上了新大陸。無忌先安排他住在加州女兒美石家中，但是，接受黃某某的學校卻在華府，如果不按時前來報到，不能在美逗留了，無忌只好接她來維州和我們住在一起。

黃某某來後，我也盡力照顧，因爲她是無忌的外甥女，當然是一家人，我們帶她出去遊覽，照料她上學，但是，他們在一起說廣東話，談得有說有笑，十分投緣，我不諳廣東話，聽不懂，也談不上一起閑談了。

有時，甥女坐在舅舅坐的沙發的地毯上，爲舅舅按摩，因爲黃某某在大陸時學的是護理專業。我還覺得這個孩子是個懂事有愛心的人，後來，我們爲她物色到一份工作，包括吃住，黃某某就遷走了。

每逢週末，我們倆就接她回來一起度假日，後來就由無忌獨自去接她，我認爲舅甥之間，相處和洽也很溫馨，心中從來沒有疑慮。

但是，有一天，我訪友歸來，發現無忌和黃某某兩人關在臥室裡，正在看成人錄影帶，此舉就

顯示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了，我眞是氣惱萬分。他們甥舅竟有這種不正當的關係，背棄了我對她的信任，亦不尊重自己的人格與尊嚴。

無怠更罪不可赦，我最後決定不再歡迎她來過週末，亦警告無怠不能再做這種無恥勾當，我那時以爲，既然已被我發覺，雙方會收斂了。

我又過高地估計了他們雙方的品德和教養。

黃某某不久就到紐約工作去了，可是，每天打電話給無怠，用廣東話閑聊幾十分鐘，談得津津有味，又說又笑，無視我的存在，此後，無怠經常不回家，他到紐約和黃某某約會去了。有時，黃某某也到華府和無怠見面，或到什麼旅館或他出租的房子或別的地方幽會。

過去，我有時懷疑或風聞無怠在外面有拈花惹草的勾當，經我質問後，他常常矢口否認，我因爲不願使家庭破裂，又顧忌家有醜事使人顏面難堪，勸一勸他，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聲譽，雖然已經退休，在社會上還要立足，和女友往來也檢點自己的言行。他曾經爲了彌補我們的關係，租下了「水門」這幢高級的公寓寓所，他認爲這裡比以前居住的座落在社克街的寓所環境好，樓下有銀行、店鋪、咖啡館、洗車間、游泳池，每週還有舞會，既方便又舒適，可以使我在花園中漫步散心，有些消遣的地方。

雖然他想以此來使我忘卻對他的責備與不悅，但，他仍然經常獨自外出交遊，我也不再多去理會。

這次，黃某某的到來，使我奇怪的是，無怠居然判若兩人，情況大變了，他神不守舍，常常前言不搭後語，有時獨坐沉默，踱來踱去。他後來竟鎖上他的書房，不允許我進去，每天晚上等紐約

來電話，也坐立不安；只要我提他的不是，他一反常態，竟然大發雷霆，粗話不離口，有時還擺出要動手的架勢，氣勢洶洶，令人莫名其妙，他變得讓人不知所措了。

我們相處如同陌路，開始了冷戰。

似乎這一次，無怠和黃某某關係是認眞的，否則應怎麼解釋呢？情有獨鍾？或雙方都別有意圖？

無怠在退休以後，一天天變了，他常發脾氣，心裡好像很煩躁和不安。我只體諒一個工作慣了的男子，在事業有寄托時，奮力爭取向上，一旦離了工作，任何社會服務、社交活動都塡不了心扉上的空白。喪失了上升的動力，會像氣球墜落前已洩了氣。但是，生活溫飽有盈餘，還有氣力去追蜂捕蝶，原來百花園中還有花可擷取，當然另有一番情趣，也爲俗話說的：「飽暖思淫慾」了。

再說，並非美人兒的黃某某，不論其本身有什麼意圖，對無怠的吸引亦不難理解的。

長輩之分，並非障礙與禁區，因爲他們過去並未見過面，和陌生人也沒兩樣，也許，在海外太長，所遇的女子，已有固定的印象；而來自大陸的女子，對無怠而言，還有不少共同的語言，以無怠的職業而言，他對大陸十分了解，由於未能親身考察，難以了解中國之眞相，可以從與大陸來者的言談之中，能夠得到印證、核實。

再不論他後來暴露的「間諜」身份，更有慾望了解大陸的當局，如何走向，許多生活瑣事都能引起興趣，至於年輕胴體的引誘又當別論了。

以前，無怠常接待來自大陸的同學、朋友和親屬，原來是我們以習慣禮貌相待，總是一起去招待，後來是他獨自去，並且十分認眞和周到，我還慶幸我可以有時間做家務，免去奔波應酬，這一

次，可非同一般了。

許多友人在事後，十分奇怪，爲什麼與胡某某，一位已是人老珠黃，韶華已逝的人年女性打得火熱，寧可與妻子絕情傷害？冷靜思索也不爲奇怪，燕大時期，我三姐和胡某某與無忌是燕大同學。據我三姐回憶：那時胡某某與她是莫逆之交，都是這所雲集富貴人家或達官貴族的子弟的名牌大學的佼佼者。

女同學又是如花年華，舉止、言行使人矚目，鋒頭又健，男同學側目而視，多少有些可視而不可及的遺憾，所以，五十年後，再次相遇，雙方生活在兩個迥異的世界，對比差異太大，昔日的理想「情人」，如今落難如斯，自己雖非衣錦榮歸，但亦不落人後，自然表示同情，也願給對方一些幫助，這種情緒對無忌而言，可能多少有些昔日無緣，今日相助的得意和滿足，我的三姐也希望無忌無論如何要助胡氏母女一臂之力，多少助長了無忌的熱情。

當然，也不排除憐憫心與同窗之誼。

同時，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老同學，對無忌而言，不僅有昔日的美好回憶，也有不少共同的話題，容易溝通，胡某某在大陸教英語，與無忌也算同行。至於生活和歲月在容顏上留下的烙印，在重逢的老同學眼裡，不會有什麼影響，反而增加同情。

如果對方別有企圖，則另當別論。

無忌在其生命的後期，在感情生活上的變化變本加厲，我作爲受害者，是在很久以後，經過思索、分析、研究、歸納漸漸理出一些因果關係，所以，我也不那麼耿耿於懷了。

作爲一個歷史上的過客，值得從其各方面進行研究，但，首先，他應是一個和常人一樣，有喜

怒哀樂及七情六慾的人。這樣，無怠才是一個眞正的人，並非歷史悲劇裡，簡單歸納爲「好人」和「壞人」。

我只是將事實鋪展，而我當時就是那麼做和那麼想的。

不論胡某某如何對人言，亦不論黃某某在何種刊物上，親自或由他人代筆發表的文章，是否尊重了事實和自己的良心，只有請她們捫心自問了。誠然，如俗語所說：一只巴掌拍不響，無怠有不可推脫的責任，雖然他已去世，我也總結自己的態度，但，歷史事實，終會有實事求是的結論的。

當然，眼下沒有環境來論評，那就以後再說吧！

自從胡某某和黃某某進入了我們的生活，原本尙稱平靜的小溪流，開始有了波瀾。

一天，黃某某自紐約打來電話，又是以廣東話與無怠交談。據我猜測其回答是黃某某要來華府，囑其去車站接她。那時之前，我已和無怠談過，請他自我節制，自尊自愛，也尊重他人，包括黃某某在內。

無怠繼續在書房打字，若無其事似的。

突然，他猛一躍身，衝出門外，飛奔而去，我想，可能接車的鐘點已到，他爲此匆匆奔出，我即使好言勸阻，可能也是徒勞。

我趕到公寓停車場，站在車前，那時他正在發動他的車子，他一見我擋了他的去路，立刻跳下車來，拔腿就跑。我估計，他可能去開我的車，我來到我的停車處，他並沒有在那裡，我估計他金蟬脫殼。

再回到他的停車場，他正在倒車，我追到車後，他可能以爲我知道他在倒車，一定會閃開躲

避，我做手勢讓他停車，他也不停，繼續再往後倒車，而且速度不減，反而加速。我站立不動，看來，他一定要衝倒我再匆匆向前開，恰巧這時，他的舉動被我們寓所的鄰居看見，立即出面干涉，呼無怠下來，狠狠訓斥了他，並同時責我如此愚蠢，他會把我碾傷或壓死，鄰居立即去向寓所經理報告，正在此時，無怠跑掉了，我也追他不及，寓所經理報了警，警察也趕到，了解情況後，我也做了說明，警察走後，我再去尋無怠，發現我的車子已不見踪影。

我徵詢了律師，他認爲，這種舉動足以立即辦理離婚，他可以承接這個案件，與此同時，警方已報告了法院，並通知了開庭日期，審理此事。

然而，無怠數日未歸，他是在華府，還是與黃某同去紐約，我不得而知，與在華府的無怠之侄甥聯絡，守口如瓶，不予奉告，我孤家寡人與誰傾訴？與誰相商？

無怠的舉動已走到法律的邊緣，我有足夠理由，訴諸法庭。

無怠未歸的數日，我在極度的思想鬥爭波瀾中：我思索權衡，像我這樣具有中國道德傳統觀念的女子，最怕「家醜外揚」，更怕背後有人譏諷，人言可畏；其次，我亦珍惜二十餘年的家庭生活，不願晚年在婚姻上重蹈覆轍。也許，我對無怠是十分眷戀，企望「浪子回頭」，我猶豫不決。

撤銷離婚訴訟卻又分居

數日後，無怠回來了，正是法院通知出庭的那一天，他一進門使我大吃一驚，臉色臘黃又憔悴，神情沮喪，疲憊不堪，好像剛大病一場，我沒有追問他幾天來的經歷，但很憐惜他。

他要求我和他一起出庭，我拒絕了，他應去面對自己的錯誤行止，得些教訓也好，他只好自己

去了。

我經過激烈的內心搏鬥，如今，無怠已經回來了，他也許已有回頭是岸的懊悔心情，他還是以爲我爲重的。看他那副狼狽形象，也許受了挫折，應該去拉他一把，爭取迷途的人重返家園。

我驅車來到法院，坐在最後一排，正巧法官在詢問檢查官，是否有律師承辦這個案子？我立即舉手報告，我就是當事人，並請求撤銷此案。

我以難以言說的酸甜苦辣混攪的心情，向律師訴說了我的內心搏鬥。律師聽罷，十分惱怒，她認爲離婚之證據確鑿，定能勝訴，而我竟在法院提審之際，自動撤銷，令他疑惑不解，他立即告訴我：

「妳沒有誠意離婚，我不再接受妳的案子了，就這樣。」

我的估計錯了，無怠回來了，但，他心情驟變，我們有時數日彼此無話可說，各做各的事，「冷戰」氣息分外濃重。「冷戰」持續很久，他做什麼，我不知道，也不過問。

我心中悲痛，好端端一個家庭本來和睦平靜，卻風波驟起，二十餘年之夫妻關係，毀於外來者之手，很正常的一個人，本可度過愉快的安閑日子，卻自殘、自賤到自毀的地步，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眞是走投無路，一籌莫展。

一天晚上，無怠突然一板正經地對我說：

「小魚，我有話想跟妳說，也想告訴妳一件事，也許不說，妳也明白，我已在樓下另租了一個房間，我暫時搬到那裡去住，我們最好分居一段時間，妳說這樣好不好？」

房間都租好了，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既成的事實，我什麼也沒有說。

翌日，我外出購物，回來一看，人去樓空。無怠趁我外出時已搬到他的新居去了，他既沒有告訴我房間號碼，我也沒有打算去，就沒有問他。

我們就是這樣分居了。

我看到頓時變得空盪的房間，好像他的書房，臥榻還留下他的痕跡，但是室內空氣顯得冰冷，我在室內來回踱步，他以前在此時，留下的音容笑語依然在室內迴蕩，一切溫馨都隨風而去了。

他一定十分絕決，才另覓居所，他趁我不在，遷離到新居，也可說明，他心裡慚愧，也許外來力量的吸引力太大，他終於走了。

我知道無怠一向深藏不露，往往他的表現令人不解，我再冥思苦想，難於了解了，我已回天乏術了，怨恨和絕望燒灼著我的心。

我打起精神，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無巧不成書，也許天公不饒人，已立在斷崖峭壁上，再加一把氣力，墜入深淵也好。我們分居之事並未告知友人，恰巧一位友人舉行慶祝生日餐會，邀了無怠和我，也許無怠也不想張揚我們分居的事，我們攜了蛋糕一起赴宴。不知是不是命運捉弄我們，幾位客人姍姍來遲，菜又上得出奇的慢，我們攜的蛋糕又是最後一道，我們必須在座。

我只覺無怠心不在焉，繼之焦躁不安，如坐針氈，我心裡暗忖，他必然心有牽掛，因爲他平時在社交場合，很注意禮儀，又講究風度。今晚，一反常態，恨不得插翅急飛；也不顧禮貌，他催了一遍又一遍，又不便獨自先告退，終於切好蛋糕，他立即拉了我，匆匆告別，起身就走。

「你急什麼啊！多不好。」我很不愉快地說。

「我要去發電報，太晚了就來不及了。」

「你有事，先走好了，我待會可以坐他們的車回去。」我不願意使好意的壽星和朋友難堪，何況，我們已分居，可以各自回去。

他堅持要先送我回家，然後，他去發電報。

「既然急著發電報，咱們一起去先發了電報，再一起回去好了，什麼也不耽誤。」我建議說。

他話也不說，拉著我，要我上車先送我回家。

我們到了寓所，我下了車，他開走了。我順便到寓所大廈樓下的商店走走，我剛準備從停車處上電梯回房，遠遠看見無怠匆匆往寓所奔去，我當時十分奇怪，平時，他做什麼都不急不慢，今晚什麼事讓他這麼沉不住氣又狂奔疾跑？等我到了電梯前，他已登上電梯上去了。

我乘另一部電梯到了十七樓我的房間，我心中有一股好奇探密的情緒，想知道，他究竟爲什麼這般神不守舍，慌慌張張的？於是，我由十七樓，順安全梯來到無怠房間的十六樓。

我正走到通道的轉角處，聽見無怠細聲地笑著說：

「妳看妳，怕得這樣，跑得這麼快。」

無怠沒有看見我，等我轉過來，看見黃某某正用鑰匙在開房門。剎那間，我眞是怒火塡膺，無怠和她竟然不顧廉恥，做起這般明目張膽的勾當。

我一怒之下，一個箭步奔到黃某某的面前，拉起她的手袋，就拖她到十七樓的安全梯，連推帶拉地進入我的房間，我也因生氣而有了力氣，而無怠竟幫黃某某要搶回手袋，我們眞如競技場上的

角鬥。他們兩人聯合對付我一人，我把黃某某推進臥室，無怠跟進客廳，坐了下來，以爲可以說服我放走黃某某。但我想打電話請侄媳來（她們過從甚密），做人證，可是，無怠聽見我撥電話，也許以爲我報警，衝進臥室想搶了黃某某的手袋，叫她趕快跑，我立即抓住她的手袋，踢掉了她的鞋，把鞋塞進了床墊下。

他們兩人終於搶到了手袋，無怠扭住我的雙手反剪在我的背後，用力抓住不放，叫黃某某立即打電話叫大陸來的另一侄媳駕車來接她，我這五尺之軀豈能抵得他堂堂男子漢？黃某某將我的床翻了個底，才找到她的鞋子，面無人色的奪門而逃了。無怠等她走遠了，才放開我，他什麼也沒再說，默默地坐下來。

我氣憤塡膺，按照維州的法律規定，分居滿一年，就可以離婚，我決定請律師正式辦離婚手續。

無怠默默地走了。

我們同住一棟公寓裡，偶然也在電梯間相遇過幾次，比陌路人還更陌生，最多彼此看一眼。

也許時間能治療愛情的創傷，日子一天天過去，看上去我們都顯得憔悴，人失去了愛情，如同蠶抽了絲，花凋謝了，葉落了。愛情的甘露滋養人的精神和氣度，失去了它，自然沒有了支柱，可能成爲浮雲，飄來飄去，也許，只有在逢場作戲之後，才顯得舞台上的空虛，要去尋回眞正的愛情，那時，才知道愛情的可貴了。

時間隨著痛苦逝去，也抱著希望來了。

我的律師代表我辦理了離婚申請，等待法院排出開庭的時間，也通知無怠去請律師。

終於法院來了通知，安排在四月某日開庭，屆時由律師陪同到庭。

等待離婚判決，是一段相當折磨人的時期，往事會一幕幕如影片般出現，揮之不去。往事中最歡樂和最痛苦的景象特別突出，記得牢牢的。

因此對比更加鮮明，反差更大，心中好像長滿荊棘，刺得流血不止。二十年的回憶如一條長河，啃噬著心，我不知無怠又想些什麼？

一天，已近黃昏，我已經很久沒有外出了，總在家中獨坐，也不想走到人們中間，沉思也是一種享受。門鈴響了，我想，這種時候，什麼不速之客來了？

門開了，無怠站在門前，我有些驚訝，他來做什麼？

「我可以進來嗎？我想……我想來找幾張孩子們的照片，留作紀念。」

我什麼也沒有說，他走進客廳坐了下來。

他把照相簿拿出來，一本一本地翻了又翻，把他喜歡的都抽了出來，放在一旁。

我坐在餐廳裡，只好拿一本書來看，這也只是用來平靜情緒而已。

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房間裡只有時鐘的滴嗒聲，一秒鐘好像一年似的。

五點了，他還坐在那裡，一本一本地翻著照相簿，一張一張的照片，看了又看。

六點了，他還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又一本一本地翻著照片簿，照片一張一張地看了又看。

我的眼角餘光感到他好幾次要想說什麼，看了看我，欲言又止。

我則動也不動，既沒有看他一眼，也不說一句話，我有什麼可說？

七、八本照片簿，他看了又看，不知翻了多少遍。

我好像鐵了心，但更傷心，以我做人的風格，是不忍心讓別人悲傷或不愉快的。

如今，眞是「哀莫大於心死」，我雖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懷，但是，我想到無怠那麼狠心要以車碾我，反剪了我的雙手，爲了拯救他的情婦，怒氣難消，我一直鼓勵自己，一定不做弱者，站起來做個堅強的人。

我擺出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專心捧讀一本有趣的書，也一頁頁翻過去。

六點半了，他看我無意跟他說話，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對我說：

「小魚，咱們一起去外面吃飯好嗎？」他走到餐桌前，輕聲地，好像在乞求我的同意。

「不了，謝謝你，我不去。」我僵硬地回答，連看都沒有看他，眼光也沒有離開書本。

他站了一會，又想要說什麼。

我也沒有抬頭看他。

「那我走了，我可以拿走這些照片嗎？」我回頭看了一下他放在沙發上的照片。

「隨便吧。」我說。

他走到沙發前，把照片簿收拾好，放回原處，拿起抽出來的幾張照片，又回頭看了我一眼，悄悄的開了門，走了。

門輕輕地砰的一聲關上了。

我哭了，抑制不住的痛哭了。人，爲什麼要這樣彼此折磨？

我想到，無怠竟如此欺人太甚，因爲他了解我爲人軟弱，珍惜家庭，又顧忌人言，認爲只要打動我憐憫之心就能原諒他。

又去訴訟又是延期又是撤銷

大約在法庭通知開庭審理我們離婚案的前三、四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二十年來的婚姻生活，毀於無怠的荒唐行徑，家庭即將分崩離析，生活必須重新安排，對於我們的晚年都有極嚴重的心理影響。

不過，世事好像自有天定，人爲的努力，已到枯竭，我捫心自問，毫無對他抱愧的地方，也許，我有不少缺失之處，在夫妻生活中，我的中國固有傳統觀念，使人有可乘之機，這也非我所能驅之的。

這時我在加州的兒媳急急來電話：

「金叔叔從香港打來電話，急找妳哪！我想，妳大概到拉斯維加斯去了，他以爲妳在我們家，他急著找妳。」

過了一天，兒媳又來電話。

「金叔叔又打電話來了。他說，他打電話到拉斯維加斯去找妳，沒找到，又來問，妳到哪裡去了？我告訴他，你可能到夏威夷的林阿姨家去了，他好著急，一定有什麼急事。」

我的夏威夷朋友來電話了。

「謹予，我接到無怠的電話，他說，他現在正在香港，他急著找妳，好像有十萬火急的事，我告訴他，妳在家，他好著急。」

翌日，無怠來電話。

「小魚，我現在正在香港，我打了好多電話都找不到妳，妳上哪兒去了?我打到加州好幾個地方，又說妳到拉斯維加斯去了，找到妳可能去住的旅館，又說妳已經走了，還是林太太告訴我，妳在家，怎麼樣?妳好不好?」

「我想問，咱們離婚的事，妳現在有什麼新的想法嗎?」他又問。

「我知道，妳非常傷心，也一定很恨我，我也知道，我很對不起妳，我一直很愛妳的，妳也知道，我就是這個個性，喜歡到外面去玩玩。這是我一生的短處，我知道這不對，可是，我又情不自禁……」他一直輕聲地說，每一句話都停頓一會兒。

「我以前是頂荒唐的，我也知道不對。妳不喜歡我這樣，我也知道，可是……現在，在電話不多說了，我希望妳不在意，我知道妳是很愛我的，我對妳也是。」

「我請妳告訴我，妳對離婚有新的看法嗎?至少，能不能勞駕妳先考慮考慮，請律師通知法庭把開庭的日期延後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他到香港去做什麼，也許又交上了什麼好友，又分手了?也許，在香港，他的什麼親戚告誡他，不能和自己外甥女苟合，要不，那黃某某又有什麼別的動靜，我只要想起他曾欺侮過我，要置我於死地的可恨行徑，就氣憤滿腔。

「我覺得不必要求法院延期開庭。」我冷如冰霜地回答。

「小魚，我請妳幫助，請律師通知一下法院先延期，好不好?我請妳再考慮一下。」

我把電話掛斷了。

大約過了兩、三小時，他又來電話了，也許，他眞有些著急。

這一次，他依然輕聲說，斷斷續續，有時又停好一陣，還是請我考慮，先通知律師，延期開庭，他又表示了他悔恨之意，又說對不起我。

我告訴他，這件事沒有再商量的餘地，其他的話，也不必多費唇舌，最好的辦法是他在開庭前趕回來。

他又重申了很久，他的歉疚，我又掛斷了。

夜間，他第三次打來電話。

我是無法成眠了，輾轉反側，心緒也如油煎一般痛。我眼前出現的面容一定像那天來尋找照片時，我開門看見的陰沉而無奈。三通連續而來的電話，擾得我稍許平靜的心緒，又如一團亂麻。

第三次的回答，沒有使他滿意，他可能知道事態並不樂觀，他以爲我眞的鐵石心腸，這次，可能覆水難收了。

第二天，仍是三通電話，他給我來了疲勞轟炸，讓我不得安寧，逼使我考慮接受他的請求。

恰好，侄媳來探望我，我告訴她，她的伯父，連續兩天，每天來三次電話，要我至少要請法院延期開庭，侄媳建議：如果我三伯再來電話，妳又下了決心，可以不接聽。

第三天，電話響個不停，他採取「持久戰」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我還是接聽了。

「小魚，我求求妳，我實在趕不回來，這裡的事完不了，我總不能做了一半事，放下就走，我來的時候，眞的不知道要這麼長的時間。」

「我求求妳，幫幫忙，請妳千萬幫我的忙，好嗎？我知道妳不樂意，咱們等我回家，再好好談

談，是我的不是，求求妳了。」無怠口氣非常卑微地請求。

「我眞是有事，我馬上回家。」他又補充說。

他不肯掛斷電話，一直乞求似地問道：

「妳說好不好？」

他低聲下氣的口氣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他幾次提到要「回家」，使我心中悸動不已，我們正面臨家庭破裂的邊緣，一步邁過警戒線，另是一番人生的道路了，我有些被他的連續懇求動搖了我的防線，女人，眞是軟弱的。

「你不必再來電話，我跟律師商量一下。」

「妳會來電話告訴我結果嗎？」無怠急切地問。

「不必了。」我掛上電話。

我會見了律師，要求法庭延期開庭，法院批准，延期一個半月。

翌日，無怠再來電話時，我告訴他，法院批准，可以延一個半月。

從他的語氣裡，好像一塊石頭落了地。

「小魚，謝謝妳。我有很多話要跟妳說，我爭取盡快回家。」

「這只是延期開庭。」

「我知道，我回來，咱們好好地談，我眞有好多話要跟妳說，我先去問問機票。」

我沒有更多的話要說。

晚上，無怠又來了電話。

「小魚，告訴妳好消息，我已訂到明天回家的機票，我明天就能到家了，我不知道妳能不能接我？我想勞駕妳來接我，好嗎？」聽起來情緒好多了，接著，他告訴抵達的時間。

「我想一想吧。」

「不要再想了，好嗎？妳知道，我找妳，找了好幾天，這幾天我幾乎沒有睡覺，心情妳也知道，我不再打擾妳了，請妳來接我，就這麼定了吧！妳也該睡個好覺，咱們見面再好好談。」

「請妳別再生我的氣了，好不好？」

他收了線，我又沉思起來了。

我眞不知道他此行去做什麼？平時，我們彼此尊重各自的行動自由，最近的情變，誰知道他怎麼在這個時候去了香港？又要求延期開庭？也許，他也去散心了，聽他口氣眞有些悔恨，該不是他又耍什麼花招來捉弄我？可是，我爲什麼默許去接他回來？我暗自責備自己，我並非想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而是在我內心深處舊情依然，我明白，經他三天來的表示，我動搖了，離與合在我腦海裡一直在翻騰，我又失眠了。

次日，我到機場接了無怠，他的確瘦多了，臉上帶著微笑，問了問我出去旅行，玩得開心否？他說，他到香港還是爲了聯繫貸款的事。

一路上，我幾乎無話可說，心中依然十分掙扎，只簡單作了回答。

那時，他在我們這幢樓裡租的另一寓所已經退了租。我問他：

「我送你到那兒去？」

「我想回家。」他所謂的「家」，指的是我現在的寓所。

「這可不行。你已經搬開了，是你先要求分居，現在，不能到我那兒去，要嘛，先在附近找一家旅館吧！」我回答說，也是建議。

但是，附近的旅館都已客滿，夜已深了，我送他到他的侄兒家，臨別時，他說：

「小魚，我可不可以明天到妳那兒和妳談？」

「好吧！明天再說。」

翌日的下午，無忌來了，他又判若兩人。

他一直說：「小魚，我眞不知該怎麼說才好……」他低著頭，輕輕地說：

「妳知道，咱們相處已經二十多年了，我們的生活本來是很愉快的，我心裡很明白。」

他的表情很沉痛，眼神顯得慚愧內疚而流露出懺悔的懇求。他接著舉出我有許多難能可貴的優點，令他難以忘懷；對他一向給予無微不至的關切，事無巨細，都替他安排妥貼，他很難想像，離開我如何生活下去？

他請我原諒他的荒唐，他也後悔莫及，以後一定好好安排生活，改邪歸正，與我長相廝守。

他從下午一時談到六時，最後他建議我撤回離婚的起訴，我有什麼要求，他都照辦，他發誓，以後他絕不做使我不愉快的事。

五個小時的懺悔和誓言我聽得昏沉混沌，墜入思想激烈矛盾中，我們確已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應該說，我們彼此最了解，事態發展到了這個地步，排除外因，我們都會深思，回顧往昔，在我們面前都面臨如何度過晚年的問題。

無忌建議，我們在最近一起到歐洲旅行，我們摒棄不快，開始新的生活。

「這樣好不好？給我一定的時間想一想，以後再說，今天，你可能也累了，我也很累了。」

無怠臨走以前，還希望我好好考慮他的建議，他走了。

我一夜輾轉反側，心潮澎湃，往事如夢，今日何方？明日何在？我經過五個多月的痛苦煎熬，已多少從痛苦的陰影中走了出來，離婚與否，我已反覆掂量過。一個女人，另外安排生活，需要百倍的努力，我深知獨處的酸甜苦辣，如果我們恢復原來的生活，無怠故態復萌，我不願遭受再一次打擊，我一時無法作出決定，但他的懺悔多少打動了我的心。

翌日，無怠又來了，懺悔和誓言一如昨日，希望我看在二十多年的夫妻情份上，給他一次機會。也希望我相信，他在這五個月中亦非忘乎所以，自尋其樂，也是痛苦萬分的，他娓娓談了半天，傾訴了他對我舊情勝於昔日。

我答應他再考慮一夜。

心緒澎湃的一夜。

我第二早晨打電話給我的律師。

「凱茜，妳不必多說了，妳一開始就沒有決心離婚，是不是？妳依然愛他，對不對？」

律師一針見血地看穿了我的心，我無言以對，我現在猶豫了，也許，律師說得對。

我默默地什麼也沒有說，我本來是恨憤交加，受了凌侮的心，使我決定離婚，經過分居，不論我身在何處，感到孤獨、空虛，少了支柱，對，我依然思念他，恨鐵不成鋼的情懷，再說，他已做了懺悔和保證，看到他比以前消瘦憔悴，心中難以言宣，我也素來太軟弱，需要依傍。只願我今後能更加照護他，他會溫存地留在我的身邊的。

在我們分居以後，黃某某很快就與一個據說是從中國大陸外逃出來的青年結了婚，無怠爲他們主持了婚禮，饋贈了嫁奩，雙雙遷到芝加哥，成家立業去了，至於無怠是否與黃某某藕斷絲連，一時難以證實。無怠則發誓說，他們不再有什麼瓜葛了，那位胡某某則到女兒處，由於無法留在美國，也已回北京去了。

我無言以對，律師嘆了一口氣說：

「好吧，我知道了，妳還愛他，我想讓妳知道，妳們已分居五個月了，如果一旦還在一起生活，這五個月的分居就不算數了，如果，妳又想離婚，還得再分居一年，我先不撤消妳的離婚控訴，只先辦延期開庭好不好？先延期三個月，怎麼樣？」

「好的。」

我驟然感到一陣輕鬆，幾年來逐漸加重的負擔，好像突然卸了下來，特別這五個月來，生活猶如行屍走肉，心中有時沉甸甸的，有時又輕得像一團棉絮，步履有時沉重得難以行動，有時又輕飄如雲，也不知走到何處，看見友人的和睦家庭，夫妻相敬相親，心中暗自流血。現在，血液又在我心中沸騰，也許，人們看見我眉頭已不再緊鎖，說話也有了生氣。

無怠下午來了，他堅持我們應該外出旅行，讓過去的不快統統丟棄，讓新鮮的空氣沐浴我的身心，使他洗去污泥，換個身心，讓廣闊的天空、海洋、山峰幫助治療我們的創傷，使他感情淨化歸一，新鮮的知識和見聞，擴大我們的心胸，新的人際代替舊有的不正常的交往，讓自己的心懷如天地般廣博。

我們交瘁的身心需要休憩。更重要的是，愛的創傷，需要愛的治療和滋補。

我們準備到古老又美麗的歐洲去旅行，讓大自然洗滌我們的靈魂吧！

旅行排遣愁懷形單影隻

回想那天晚上，無怠反剪了我的雙手，讓黃某某鼠竄而逃的風波後，我的律師接辦了我的離婚起訴，無怠與我已分居了。除了偶爾我們在停車處或電梯間相遇外，我很少再見到他，雖然他的侄輩有時來看望我，他們特別是無怠從大陸接來的侄兒們更不願介入我們之間的齟齬。子侄和兒女們都知道胡某某和黃某某的行踪，我們也不便多談無怠在何處，至于做什麼，我更無從知曉了。

黃某某結婚了，我只從侄輩處風聞點點滴滴的情況，並沒有影響我的決定，我一向喜歡大家相處歡樂，如今形單影隻，獨處時，難免觸景生情，常常悲從中來。

每天清晨，不知爲什麼總是醒得很早，從十七層樓上眺望遠處，雖是冬將盡春將來臨的季節，華府依然是寒意甚濃，趕去上班的車流還閃著代表主人心情的車燈匆匆而馳。我在窗前踱步，這些急行的人們，都是從溫馨的家中，吻別了妻兒，躊躇滿懷去拼搏一天，他們可能還迴蕩在家庭的企望和溫暖中，混身是勁地奔向競賽場，美滿的家庭給人以力量，人生顯得瑰麗多彩。而我，瀕臨解體的家庭，二十多年的艱辛建築的小巢，顯得冰冷孤寂。

太陽升起後，人馬戰猶酣之際，我無事可做，也懶於走進人們中間，因爲氛圍與我的心情相差太大。我往往獨坐室內，很久，很久，三餐食不知味。

我最怕黃昏，更恨見落日，雖然餘暉無比瑰麗，變幻莫測，是畫家與攝影家的好鏡頭，但，黃昏永遠帶來黑暗，我再佇立窗前，心中盤計，我清晨看見車流中的各色座車中的人們，一定又急匆

匆趕回安樂窩，也許接上妻兒去晚宴，也許倦鳥歸林，妻子在門前接侯，早已做好誘人的晚餐，不再外出。孩子們歡聲笑語，追逐嬉戲，父母雖然嗔責，但愛心無比。晚上，夜深人靜，家庭特有的溫馨永不散去。

我也經歷歡聲笑語的黃昏與夜晚，我只浸醉於做主婦和家長的滿足，不會也不願多想未來。如今，除了回憶外，室內空氣冷凝而涼意襲人，捧書無心讀，炊煙已斷，音樂低迴，充滿悽涼氣息，電視裡的笑劇亦無法使沉重的心扉接納歡愉，只孑然一身，踱步徘徊。

親友的電話和邀約，我不願接納，免不了的同情、憐惜，不僅勾起回憶，帶來新的痛苦。

我常想，我何必自苦如斯，生活的空間，可以自己安排，何必讓一屋子的欺騙、欺侮、虛情假意、冷漠無情不斷襲擊著我，把自己束縛於無奈可悲的境地？於是，我拋棄了四壁空虛的牢籠，收拾了行囊，走出了高樓，我旅行去了。

與我形同手足的摯友李太太早就邀我去她那裡散散心，我首途洛杉磯，受到李太太和她的先生熱情的款待，李太太是我在日本東京時相識的老朋友，我們十分知心。她看到我掩蓋不住的悲傷神情，堅持我先休息幾天，再開始實現爲我安排的日程，夫妻雙雙以極誠摯的行動來排解和治療我心靈的創傷。

首先按照中國的習俗，以佳餚美饌款待我，李太太知道我食不甘味久矣，先治身體健康。

她有一手好烹調手藝，均是在市井餐館不易得的美食，我們暢談心曲，使我解頤不少，可是，只怪我福薄，李太太突然身體不適，又怕讓我擔心和疲勞，不讓我照料她，兩天後，李先生也病了，可能因照顧我而病倒了，我十分過意不去，只好轉移他處。

拉斯維加斯是搬到維州後無怠和我常遊之地，便由洛城就近轉赴此地。記得以前無怠抵達後總租車與我雙雙駕車在拉斯維加斯毗鄰的胡佛水壩參觀，被其宏偉的規模所懾服，嘆爲觀止；進入亞利桑那州腹地的印第安人聚居地，發探古之幽情，緬懷在新大陸尚未開拓前的原始風貌，使人心曠神怡，如果能進去探訪，無怠必向我滔滔敘述美國的歷史和進展；或到拉斯維加斯的其他地方作消遙遊。特別是林林總總的賭場，環境迥異，各色賭客，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紅男綠女，別有一番風情，我們走得累了，坐下來，即使欣賞南來北往的行人，也是一種樂趣。

如今，我獨自來此舊地尋夢，想到無怠和我同遊的記憶，倍感戚戚。特別是拉斯維加斯不知其數的專辦結婚和離婚的教堂，蔚爲奇觀。當我徘徊在這些外觀別具風貌的教堂附近時，巧遇剛辦完結婚手續的新人，臉上掛著幸福的微笑，姍姍挽臂出來，昂首向陽光致意，生活對他們如彩虹般絢麗，前景如天空般廣博和深邃，我分享他們的喜悅，也從心底祝福他們，竟忘了自己的創傷。

我進入無怠和我曾下榻過的那家旅館，只是下意識地進去走走，那裡的主管和賭場21點桌上發牌的都跟我熱情的寒喧，每一個相識的都要問：

「爲什麼不見金先生？」我忍受不了這個詢問，趕忙走了出來。過去我們在這裡歡樂地逍遙過，而今，連我都說不上他在何處。

我在街上，繼續漫步，我應該學會獨自生活，我走得疲累了，招來一輛計程車，跳上去由司機駛到那裡都可以。

我看看街景，都是五光十色，我也記不得無怠曾帶我去過的其他賭場。我並非以賭爲樂，而是來排遣心中鬱悶的，什麼地方對我都一樣。

司機送我到了一家金碧輝煌的賭場大門前，那裡已是人頭攢動，歡聲笑語，燈光耀眼，看不清的牌桌已是圍坐了衣冠隨意的男士和花枝招展的女士，一律全神貫注。我走近細看，個個摩拳擦掌，但神態若定，顯然行家。行家在一起競技，是有趣的。生手只是緊張、笨拙，常有其令人捧腹的樂趣，但是行家有智慧的光芒，令人神往。

我提前離開了拉斯維加斯，把昔日的記憶留下，我決定提前回洛城去。

李太太和她的先生還未康復，雖然他們熱忱挽留我繼續小住幾日，我不願增加他們的勞累。夏威夷的林太太正期待我的歡聚，於是我離開了洛城，到夏威夷度過了一周愉快的日子。

我和林太太已有多年沒聚首，摯友的勸慰、關懷、愛護盡可能讓我在檀島綺麗的遼闊的景色中，洗去我心中的憂傷。我雖然去過檀島，時間短促，行色匆匆，除了美，我無緣作更多的觀賞，此次，在林太太的關注下，她令我暫時收起悲傷心情，陪我消愁，我難拂她的好意，果然，遼闊浩瀚的海洋，令人胸襟坦蕩，瀲灩的海水閃耀如鏡，照出我那愁容。我喜愛海洋，它滌洗了我的心靈，比起個人的感情波瀾，又算得了什麼？檀島的山，另有一番風情，因爲依仗了太平洋的和風或颶風的洗禮，挺拔又莊嚴，屹立島上，有一種頑強堅毅之威力，我又何不能挺立於複雜、險夷的生活之中呢？

檀島的百花爭艷是舉世聞名的，被詩人畫家攝入詩篇和畫布，而流芳萬世。萬紫千紅，雖彼此爭奇鬥艷，仍然各得其所，生機勃勃，一個人怎能一遇風吹雨打，就頹志喪氣，怎不能自創生活，也如百花叢中之各式花朵，突出泥土，放出芬芳，悅己亦悅人，何必自我悲愁？

檀島的人們熱愛生活，也會生活。我一副愁容，破壞了畫面。林太太不愧是我的摯友，以檀島

的天造景物治療了我，不得不感謝她的用心了。

一週的檀島之行，我得離去，我不能永遠在友人的愛撫中生活，此行給我的啓迪是不言而喻的，我離開林太太時，感到輕快，好像檀島的海洋、山和人們給了我勇氣和力量。

我的離婚案和律師磋商後，向法院申請暫緩開庭，律師建議先緩期三個月，再作定奪。

雙雙去歐洲旅行破鏡難圓

無怠得知法院批准緩期開庭後，積極建議我們一起去歐洲旅行，他的目的是希望利用遊山玩水的機會，使我解頤，表示他悔過的誠意，彌合我們的裂痕，同時，我嚮往探幽攬勝古老而美麗的歐洲的心意由來已久。他的建議正合我的心意，我也因爲近幾年來，被無怠的荒唐行爲擾得身心交瘁，旣然我們的裂痕可補，有機會在一起，不僅可以誠摯談心，也可以調劑雙方的關係，借此機會洗去不快，也有裨益。

我們還可以爲今後一旦復合，計劃新的生活方式，不再重蹈覆轍，他離家半年，經濟上尙有結餘，我建議旅行費用由這筆款項中支出，對雙方都很公平，無怠認爲是我的誠意，這筆款實際上是由我支出的，他雖不甚過意，也就不再多說什麼。

我們決定不參加旅行團，自行安排行程，這樣照顧我們的體力、興趣和探訪友人的時間，活動比較自由些。

我們首途是荷蘭，因爲我們的摯友鍾家姐妹在阿姆斯特丹經營餐館業，我們想去探望多年不見的鍾氏一家。

阿姆斯特丹是世界聞名的城市，以其市內的幽曲綿延的運河，令人嘆爲觀止；河上小艇穿梭飛馳，使整個市區，以河道爲命脈，形成一幅活動圖畫，吸引著遊人，整個城市和自己的脈搏同步跳動。河上各色小艇，不僅供遊人探幽尋芳，也是阿姆斯特丹社會生活的縮影。連警察和救護都是以船代車，令人驚嘆不已。

運河上，連接兩條街道的座橋，形式各異，成爲河上橋樑藝術史上光輝的一頁。使遊人既想乘小艇觀光，又想上岸從橋上越過。街道的鵝卵石路面，走起路來「躂，躂」有聲，配合河水潺潺及人的歡聲笑語，編織成爲一部生氣蓬勃的交響曲，恐怕任何音樂家都可以取之不盡的靈感源泉。

我十分欣賞荷蘭的風車，市區及郊區都有，特別是其古樸、粗獷的建築，「扎」、「扎」有聲，順風緩緩轉動的扇葉，使人感到那麼悠閑自在，和風將時間送上風車，迎來送往，世事輪迴，給人的哲理觀感尤勝於景觀，我凝視風車，憶起童年時代曾在地理教科書上看到過它，但，如今親眼看它的輪轉，心中不禁感慨系之。

阿姆斯特丹的建築十分吸引人，因爲形式小巧玲瓏，風格獨特，猶如進入童話世界，別有一番滋味，我很喜歡古樸的鵝卵石路面，雖然經歷時間和行人步履的磨洗，有些表面已很光滑，不知做過多少歷史的見證。

如盅盞之鬱金香，被譽爲世界名花，也是荷蘭的國花，我們到此適逢鬱金香盛開的季節，比比皆是，我試著數一數到底有多少品種，因爲華府的華盛頓紀念碑的廣場處，闢了一方土地，被稱爲鬱金香博物館。

一畦畦不同色彩和品種的鬱金香，爭奇鬥妍，我已陶醉過，但是，親自目睹荷蘭的鬱金香，則另有一番風采，我幾乎數得喘不過氣來，只好放棄了。品種實在太多了，數不勝數，不如專注地欣賞了。鬱金香不僅顯得那麼綽約多姿，又高雅含蓄，我曾流連忘返，陶醉極了。

鍾氏三姐妹眞是熱誠的東道主，她們怕我們不能盡興，於是分別爲我們安排了日程，除了美景外，也讓我們有機會了解荷蘭的風土、人情。

她們給我們安排的活動都十分有趣，即使陪我們在街頭漫步，我們也興趣盎然，看到騎著駿馬的警察，在街道上巡邏也噠噠有聲；許多俊美靑年和姣好的女孩，在街頭或街心花園裡漫步，有說有笑，有些也許是情侶，綿綿低語。鍾氏姐妹告訴我們，荷蘭是社會福利很好的國家，所以人們基本生活都有保障，因此，人們可以優哉遊哉，生活過得自由自在。

我們去參觀了鑽石工廠，那裡切割、設計、造型、設備相當先進，荷蘭加工的鑽石聞名遐邇，也是荷蘭一大收入。

我們也去遊了世界聞名的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這種街道都很小巧，紅燈區的燈火奇特又耀眼，奇特的是，賣笑的神女坐在一扇扇窗內，擺出各種姿態，以招徠客人，雖然窗外的大街上，人來人往，她們逕目或坐或立，或手托香腮，或垂目低視，做出千嬌百媚的姿態，吸引著過往行人，即使女性佇立觀望，亦不爲所動，如窗帘下垂，則表示已有客人光顧。

我們也看到有一條街，幾乎全是「性」商店，據說，此處附近常有兜售毒品的小販出沒，警察也常來巡邏，有不少專門上映色情影片的影院。

這裡也有不少賭場，我們也去觀光一番。有一處猶如俱樂部型，凡赴此賭場需先繳會費，遊客

還得將護照交到櫃台，各種賭具，一應俱全，前來的男士均是西裝革履，女士身著晚禮服，氣氛非同凡響。

華燈初上時分，賭場內當然熱鬧非凡，據鍾氏姐妹告訴我們，來賭場消遣或拚搏的人們中，也有不少華人。更有趣的是，這裡的賭場免費供應食物和飲料，而食品中竟有廣東點心和油條。

另一奇景是阿市的夜市也令人興趣盎然。白天街道吃食店極多，而深至午夜，餐廚裡仍是燈火輝煌，人影穿梭，好像是進晚餐，而非宵夜，佳餚美味撲鼻，酒香正濃，而且食客多是青年人。

鍾氏姐妹告訴我們，這裡的中國餐館，雖然不少華人認爲菜饌已非正宗風味，但是，夜夜高朋滿座，週末時，更是座無虛席。

我們到城郊去，沿途一望無際的花圃，鬱金香自然姹紫嫣紅，美不勝收，還有歐洲百合和蘭花更是如聳著高貴的髮髻的貴夫人，傲視群芳。這一景色，正如梵谷的名作一般，栩栩如生，令人心曠神怡。幾隻黑白相間的乳牛，在如茵的草地上吃草，一隻小牛在「咩咩」地叫，完全是一幅田園圖畫。

一九八一年，無怠曾來過荷蘭，本可以應聘來這裡工作，他認爲生活水準太高，工資不易維持生活而作罷，我這次身歷其境，不覺有些後悔。

我們告別了鍾氏姐妹，謝過她們的熱情款待，轉到旅行的第二站——世界花都巴黎。

巴黎是我自幼時起就夢寐嚮往的城市，我還是豆蔻年華的少女時代，就從我哥哥由法國的來信中知道了巴黎，從信中就覺出他被巴黎征服了。我是不僅僅從相本上知道巴黎的，我的家庭與法國的淵源太深了。

我眞迫不及待恨不得立即投入巴黎的懷抱中，我們的摯友戴先生和夫人早已爲我們訂好了旅館，放下了行囊，立即出發。

我們登上了艾菲爾鐵塔。啊！巴黎的象徵，當我們乘電梯緩緩上升時，巴黎的夜景，我們如同被明亮耀眼的珍珠所包圍，華燈一閃，鐵塔上全部華燈大放異彩，鐵塔下的噴泉如銀箭似的上升。

這座一八八九年爲世界博覽會在巴黎舉行而設計建造的流芳百世之奇景，令人難以置信，也令人驚嘆鐵塔的設計者亞歷山大·古斯塔夫·艾菲爾工程師之匠心獨具設計出人類文明的結晶。我們在塔上流連忘返，鐵塔是意志的象徵，給人以力量。

從鐵塔的結構而言，不僅外觀壯觀雄偉，有一種凜然傲立的精神。我哥哥從法國帶回去的紀念品中的艾菲爾鐵塔是我最喜歡的藝術品，如今，我已來到鐵塔的中心，怎能不使我興奮莫名？

實在夜已深，翌日還有日程，只好依依不捨地離去。

好在，不論在巴黎的許多街上或近郊，我們都能或近或遠地看到艾菲爾鐵塔的雄偉身影，使我好不高興，一邊走，一邊目不轉睛地看著它，巴黎；在第一天就征服了我。

我們第二天很早就出發了，羅浮宮的一天，只能說走馬看花，一周、一個月，甚至一年也不夠欣賞這裡的名畫之萬一，因爲每一幅畫都值得研究，蒙娜麗莎的微笑，既神秘又深沈，我和許多人一樣問道她心中想的是什麼？

我們又匆匆趕到巴黎聖母院，雨果的名著「巴黎聖母院」也是我一讀再讀的偉大作品。我們直攀到鐘樓，那位貌雖醜陋，但心靈崇高的駝背人就是在這裡嗎？我撫摸鐘塔上的一磚一石，令人神馳其境，如果不是衆多旅客，我眞想坐下來沉思片刻。

凡爾賽宮金碧輝煌，不論是這行宮的大廳還是寢宮，室內的繪畫作品，壁畫，蒼穹的振翼天使，留下了多少藝術家的心血。花園裡的雕塑，眞是巧奪天工；勇士、飛馬，無一不是稀世之寶，歐洲文化的黃金時代永遠光芒四射。

我們又去了協和廣場、凱旋門、聖心教堂，使我十分迷戀的是塞納河畔的書攤，我雖不懂法語，能在幽靜的河畔漫步，在書攤前駐足，隨意拿起一本書翻一翻都是享受，可以滿足人們對知識的饑渴。

我更喜愛香舍里榭大道的咖啡座，可以飲咖啡，更可以欣賞街景和行人，人們都說，到了巴黎，如果不在街道咖啡館坐上一坐，等於沒有去過巴黎。我們打聽到那家名傳遐邇的，接納過多少文豪的咖啡館，那裡的確氣氛非凡，我們正在巡視四周時，帶著巴黎人特有的熱情而瀟洒風度的侍者，就滔滔告訴我們，有那些文豪在這裡獲得文思，而妙筆生花，撰寫出驚世名作。我們聽得如夢如痴，我們都曾捧讀過這些名家的佳作，有此機會聽到這些介紹，不虛此行也。

蓬皮杜中心則風格迥異，在古老文明之間聳立一座如管道交錯的建築物，也很使人驚奇。但，我更喜歡中心前廣場上的各式繪畫，因爲那裡匯集了不同流派的作品，也許不爲藝術界品評爲上乘佳作，但，又有誰知道砂礫中多少珍珠還未經發掘，今後會放出耀人的異彩？包括一些小幅的、放在不惹人矚目的地方的創作都十分吸引人。

夜晚，我們也抓緊時間趕往「紅磨房」和「麗都」觀賞演出，也抽空轉了一下紅燈區。

戴氏伉儷熱誠挽留我們再住三天，戴夫人建議我們到這裡的服裝街去留灠一下，因爲巴黎的服裝對世界服裝影響極大，且經營方式也與衆不同，我們開始作另一次觀光。

我們驚嘆進入了服裝的海洋，我並無意在數以萬計的服裝中挑選我之最愛，我只是被法國的衣料和服裝款式設計師的才華所傾倒。也許，許多款式並非人人均可選擇，但，他們的匠心獨具是基於設計藝術家的文化知識和藝術修養，我被他們的藝術造詣吸引了。

這裡的服裝只供商家看樣訂貨，而不出售，規矩是凡有訂貨會談者，店門上了鎖，那裡面的會商結果，是讓世界來分享藝術成果，十分有趣。有些小型商店，則可選購，方式也甚奇特，所選的服裝不能試穿，選中包好，即是顧客買下的價格也極低廉。

我的更大收獲是戴夫人約了她的女友同行，因爲女友雖居住在巴黎，也未光臨過這個服裝海洋。我們在閑聊中，方知道這位女士是我在中廣工作時的林課長的妹妹，世界眞小，居然在數十年後的異國他鄉聯絡上了故人。

晚上，林先生在法國的子女趕到旅館和我這多年不見的阿姨歡聚，一定要我們到他們經營的餐館晚餐，談及我的女兒，他們幼時的玩伴，歡聲笑語不斷，他鄉遇故知，眞是有緣千里來相見。

我們離開了人類藝術的寶庫，告別了美不勝收的巴黎，心中難以言說，它的瑰麗畫卷，只能存在於我們腦海裡，留待今生隨時翻開來細細品味，受用無窮，只是這次時間太急促，難以駐足在它的懷抱中吸收更多的藝術的養料。

美麗的尼斯是我們的另一次享受和奇遇。這裡不僅是法國的避暑勝地，也是歐洲世界的美景大成，尼斯瀕臨地中海的海灘，景色十分壯觀，浩浩大海，洗滌世事之煩惱，使人大有回歸大自然的意味，這裡正是旅遊季節的開始，各地前來的遊客已不少，海灘上日光浴是一大享受，那裡的奇景之一是裸體海灘，人們以裸爲樂，彼此都不在意，也許這是一種表現個性自由，天體自然合一、反

抗世俗禁錮，抑或是一種表現人體自然美，我的觀念可能太保守，無膽前去參觀。我不反對他人選擇，可自己尚未解放思想的禁錮，無意試著走近一點看，仔細一點，然後拍照，他拿了相機走了，但，不一會又回來了，因爲「西服筆挺」，在裸體海灘上反被視爲「怪物」，令人側目，在裸體海灘給裸體者拍照，實不成體統，他眞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我好像有一種勝利的暗喜，原來「保守」並不壞。

翌日，我們租了車驅車奔赴座落在尼斯以東九英哩外的蒙地卡羅，再去探秀攬勝了。

看中蒙地卡羅海濱小屋

摩洛哥也是世界上美麗而奇特的國家，我早已嚮往這裡的不僅是常在報刊上偶然一現的美貌端莊的皇后，葛麗絲·凱利的高雅氣質，還有這裡精巧玲瓏的環境，給人們的印象是這裡什麼都精雕細刻。道路多是曲徑通幽，窄得使人感到有些神秘，處處顯得前面無路，但轉瞬柳暗花明又一村，但，令人奇怪的是騎摩托車的人很多，在如此彎曲迴折的道路上，卻電掣風急馳著，讓人心驚膽戰。

蒙地卡羅另一聞名的特色是賭場、舞榭，我們也去光顧一番，人們告訴我們，這裡的賭場還與希臘船王歐納西斯有過不少佳話軼事，果然，那裡行走的是身著晚禮服的紳士淑女，珠光寶氣，極爲高雅、美麗，而且歌舞表演甚爲華麗多采，但是，我們更希望多去獵取蒙地卡羅的特色。

說來也巧，我們下榻的旅館房間，有面臨地中海的陽台，在陽台上觀賞海天一線的景色，更是賞心悅目，美不勝收。我寧願靜坐在陽台上遐想，看著浮雲的變幻和明鏡的海面，更使人神往，旅

館的後門處，正是通向海灘的小坡，順坡而下，就來到海邊，這個得天獨厚的蒙地卡羅，是大自然的賜與，難怪名傳天下。

一天，我正在陽台上靜坐觀海，無怠自己駕車閑遊，不久，他興沖沖地回來。

「小魚，快走，我帶妳去看一座房子，這裡太美，我們搬到這裡來住好嗎？那座房子在一個又安靜又美的地方，在海邊，離這裡很近，去看看，好不好？」他也愛上了蒙地卡羅，我睜大眼睛，他是眞心還是因爲迷戀這裡的美景，而發奇想？

他拉著我，迫不及待就疾奔而去。

果然，一棟小巧精緻的住房，從外觀上看去，非常別緻又有特點，瀕臨海邊，還有小小花園，可惜，門窗緊閉，好像久無人住了。不過，由外觀也可以窺測其內，必然也是上乘的。

我奇怪的是，無怠爲什麼想搬到這裡來？

「我不想住在美國了，我們是美國公民，是可以住在外國的，我原來想，如果我們搬到別的地方住，沒有朋友，妳沒事可做，一定覺得很悶，日子就難過了，這裡有海，有不少地方可以消遣，可以看表演，又有舞廳。住在這裡，妳不會覺得太寂寞，我們的退休金，再加上我還可以爲世界銀行做翻譯，生活可以維持，我們會過得很舒適的。」他好像窺探到我的疑惑，做了針對性的解釋。

他既然提到這個計劃，似乎很認眞還爲我設想，但我覺得住在那裡都一樣。

晚餐後，我們又到那棟房子去，環視一周，那裡既無出租也無出售的標誌，不知怎麼辦才好。

翌日，我們專程去拜訪幾家房地產公司，也不得要領，看來沒有希望了，似乎無怠還非此房莫屬，沒有可能，只好作罷了。

自此，我們心中一直有個難解的疑點，爲什麼無怠有比念頭？爲什麼要離開美國？

我們在美國已二十多年了，至愛親朋多在那裡，生活已井然有序，再新遷異地，又得重建家園。我想，也許我們有一段令人十分不愉快的經歷，不如換個環境，使惱人的回心憶逐漸淡忘，重新在新環境裡另作安排，我想，這樣也許是一條好的出路，由於無怠理想中的房子不得其門而入，我也不再細想，以爲他一時心血來潮，被蒙地卡羅的美景吸引了。

我們回到尼斯，換乘飛機赴倫敦，完成我們的行程。

自不待言，倫敦也以它的無比典雅、古樸魅力吸引了我。

我們首先急於去大英博物館，那裡的珍藏和規模立刻震懾了我們，不愧是舉世景仰的地方，知識的寶庫爲人類創造了多少人才和財富，難以計數。即使一個人窮其一生，也只能獲得其中一滴，幾乎每一件展品都是一本巨作，我只想，那怕多坐一分鐘，什麼都不看，那裡的氣氛都使人感到吸收知識的養料，讓自己聰明起來。

我們到白金漢宮去看了御林軍換崗。可惜，那天遊客太多，難以觀賞到全過程，不過，看到御林軍的馬隊由遠而近，儀態威武而堂皇，受到觀衆的歡呼。宮內的換崗儀式未能得見，由聽覺來判斷，場面極爲壯觀，這種場面亦是獨一無二的慶典式活動，讓人們回想大英帝國的昔日威風和文化素質。

泰晤士河、倫敦橋和議會大廈蔚爲壯觀，聖保羅教堂以其莊嚴氣息，使人感到淨化。西敏寺教堂另一種氛圍，使人肅然起敬，不僅那一座座雕塑留下了歷史的遺跡，記載了英國政治、經濟、文化的輝煌歷程。西敏寺教堂門內正中央的無名烈士紀念碑，不禁令人緬懷、致敬。

我們又匆匆觀光了拉法葉廣場，乘坐了露天的雙層遊覽車，我們和不少遊客一樣，也許多少有些童心未泯，玩耍遊樂。我們也好奇地想看看歐洲的夜總會，去了幾處，不歡迎有女伴陪同，餐館老闆好意要帶我們去觀光一家賭場，因爲這裡的賭場只招待會員，我們謝過他的好意，隨意走進一家小夜總會，但興趣索然。

倫敦對我們並不陌生，我們不知看過多少英國的文學作品和影片，想像中的倫敦和身歷其境，究竟感覺不同，更有吸引力。它的氣質與內涵給人的感染都非比尋常，古老的帝國永遠會有它經過歷史磨鍊後的份量，雖然，從市容、行人、日常生活氣氛來看，有其匱乏之處，但，其內在的美，只有經過細緻的思索和對比才能更使人回味。

旅行結束了。旅途中，我們之間的關係顯得有些陌生感，彼此好像是初交的朋友，客客氣氣，生怕碰了傷痕，我們除了談旅行的觀感也沒有什麼更多的事可談。彼此感受不同，也不願評論，免得看法不一，引起爭論；還是求同存異好些，很怕觸及舊事，又引起不愉快，雙方對流過血的傷口，不敢觸碰。

兩週來，甚至沒有提到過去的生活，好像都有忌諱似的，因爲不知提到什麼細節，會引起聯想，或觸景生情。彼此都在如履薄冰，也許結髮夫妻可能兩句話能大哭大叫，倒也不把對方看成客人，傾心發揮，也比這樣淋漓痛快些。大家繞開敏感觸點，就不能敞開心扉，我們之間好像有一道紗幕，爲了顧全大局，不去揭開它，所以，在歐洲，有了外界吸引力，分散了心中的不快，但心中卻有陰影，快樂不起來。我覺得，無怠也有同感，看得出來，他處處都在小心謹慎，不願引起矛盾。

我們沒有達到旅行預期的目的。回來後環境依舊，雖然胡、黃二位已不在眼前，可是我們之間的感情並沒有太大進展。

無忌回了家，要求言歸於好，希望我撤銷離婚的訴訟，我三思之後，也同意了。二十多年的夫妻，一旦離異，也難割捨，特別對女人而言，晚年分離是痛苦的，說不上患難夫妻，倒也有百日恩愛吧，但是，心弦上有了裂痕，修補後，彈不出和聲來。

無忌本患糖尿病，鹿石是醫生，給他一些建議，他的體重銳減，自己也有些擔心，也要求我調理一下他的飲食。我特製了一種肉汁湯，使他有營養，又免除糖份。

他自己也調整生活程序，上午他去做譯事，中午有一小時小憩，黃昏時去游泳，晚餐又小睡一小時，然後，我們看看電視，晚上十一時，他的侄兒來和他一起打球，這樣，日子平淡又平靜地一天天過去了，他很像改邪歸正的孩子。

突然，大約在六月裡的一天，他告訴我，他想在這座有五棟大樓的公寓裡的另一幢樓租一間房子，開闢一間辦公室，他可以有個安靜的環境，做些翻譯，也可以做些別的工作，他總不能什麼事也不做，他準備上、下午都到辦公室去。中午回來吃午餐和午休，晚上就在家裡看電視，那裡也不去，我有什麼異議可說呢？

我想，他在改變自己的生活，要求有個安靜的環境，做點事，也是合理的要求，總比無所事事，到處荒唐要好些，同時，自從幾次反目後，我也心灰意冷，由他自行安排吧。

他自己陸續將要用的東西，一件件搬走了。他沒有告訴我，他的新書房在這座公寓的第一幢的幾號房間，我既沒有幫助他搬任何雜物，也沒問他的書房號碼，他既然沒有告訴我書房的號碼，可

能不想讓我知道，我也無意了解，更無意願到新書房去。

我們這種平淡的生活，雖然沒有爭執，但是，使人感到窒息、冰冷。

幸好，小孫兒蹦蹦帶了他的弟弟皮皮來度暑假，帶來歡聲笑語，我們的情緒也由陰轉晴了。

我們到機場去接這哥倆時，旅客都走盡了，仍不見他們，我十分著急，眼看不見了孩子，只催無怠去查詢一下，我堅持等在艙口，誰知道孩子是由空中小姐領著從另一個門出來，正等家長簽了字，才交到家長手裡，原來他們三人串通一氣，故意惡作劇捉弄我。我又惱又喜，也們三人看我像呆人似地站在那裡，想給我一場意外歡喜，這也是我們生活中的小火花，給單調、尷尬的日子，多少沖淡了一些陰霧。

兩個小孫兒在這座如花園的公寓中度過愉快的假期，無怠陪他們打球、游泳、打彈珠，又駕車陪他們觀光華府，又去玩具店、書店。這段日子裡，還舉行了生日慶祝會，請來了親朋歡聚一堂，等到孫兒們的假期結束，飛返加州我們才依依不捨的擁別。

孩子是生命的花朵，給我們帶來無比的歡樂，使我們的生活注入了活力，不再像一池靜水，連幾個浪花都沒有。

我們都想把生活變得有些生氣，我們認爲無怠可以多做些公益事業，他除了參與燕大復校活動外，又從事貸款和房地產事務，我也爲華文報刊做採訪和撰寫文章，主題是「有貢獻的美籍華人婦女」，積極奔走採訪，倒也興緻昂然，我還領到做房地產的考試通過的證書，還獲得推銷員的狀元稱號，無怠也在華文報刊上發表文章，有時，我們兩人的文章同時刊登，在華府的華人界傳爲美

過去無怠常常獨自外出，只告訴，他有工作或有各種事務要處理，就外出幾天，我們在結婚時，有言在先，互相尊重對方的自由，所以，我對他外出，從不過問，否則旣違背了我們的默契，也是不信任對方。

但是，後來在許多傳聞吹進了我的耳裡，我也曾了解過，但不論他的友人或侄輩都不奉告，也許他們眞不知道，或不願介入我們的事情，他即使回來，我也從不提及他到那兒去過，我也不便多問。

僅有一次，我已滿耳充斥了他的緋聞，有一天，他告訴我他又要外出了，並說駕車離開華府，我曾有心去探一探，他到底到何處去，又做些什麼勾當，大約又去會什麼情人去了，但是，我卻在機場停車場上看見了他的車子，他究竟乘飛機到何處去了呢？他的有效護照一直在他的手中，我連核對都不能，我在心裡打上了一個問號。

又陪他去多倫多談「生意」

有一次，他告訴我，他要去加拿大多倫多會一位貸款的介紹人，那時他正與幾位朋友設法找機會與貸款單位搭橋牽線，從中獲些佣金，他約我陪他同去，我想，他大約怕我獨自在家寂寞，讓我們多有機會在一起，多少減些陰影，我還感到他有了回心轉意的誠意，當然應該歡迎，因爲，有時無怠與友人談業務，我不想參加，我對經濟毫無興趣，更沒有貸款知識，這次「捨命陪君子」到多倫多觀光一下，也不無興趣，因爲加國十分重視文化建設，博物館、畫廊、小型文藝活動多彩多姿。

我們到了多倫多，因爲是開車去的，可以隨意漫遊，也到中國城觀光，多倫多顯得安詳而靜謐，一切都井然有序，我覺得環境這麼安靜，使人心情舒暢，情緒也會穩定，我很喜歡多倫多。

「小魚，我今天要去見一位貸款聯絡人，妳陪我去，好嗎？妳沒興趣在一邊聽，就坐在車裡等我也行，用不了多少時間的。」

我們一起出發，我們不熟悉多倫多的街區，尋了好一陣子，才找到。無怠說了一聲：

「勞駕妳等一會兒，我很快就出來。」

那時，天色已晚，我估計在多倫多這麼平靜的地方，不致有安全問題，我也不願枯坐奉陪，只說了一聲：

「好吧！盡可能快點，咱們還得找地方吃晚飯呢。」

他進了一棟樓房，不過，時間約半個多小時，就出來了。我問：

「談得怎麼樣？」

「還好，這種事，得慢慢來，人家也要商量。」他沒有接著說。

我們就去找地方吃晚餐了。

在多倫多，我們只逗留了兩天。

在我們家裡，無怠有一間書房，他都在那裡辦自己的事，我則在廚房、臥房或客廳裡做家務或看書。他不喜歡有人打擾他，我也對他做的事沒興趣，男人有自己的事業，好主婦只要做好家務就完成任務。

在聖塔羅莎時，他做翻譯，遇上中文姓名，要查電碼號，我還幫助過，也學過打字，可是，後

來無怠認爲不如自己做更順手，偶然，我的家務多，或有親友來訪，漸漸幫不了他，他寧可閉門自己做，不打攪他就行了。

有一次，使我十分尷尬，他的書房除了吸塵，他曾告訴我，不要隨便收拾他桌面或抽屜裡的東西，否則他尋不到了，也打斷了他的文思，我們本來的互相默契，彼此既不看對方來信，也不干涉彼此的文書來，二十多年如一日，我們恪守諾言。

那天，也怪我有潔癖，一早，收拾完畢房間，打開無怠的書房，想替他吸塵，將地毯上的東西挪開，椅邊有一只手提箱，我提起來放在桌上，再去吸塵，我剛一提，箱子原來未鎖，「卡」的一聲打開了，我一看有些類似文件或信函似的紙頭，也沒仔細多看，立即想起無怠曾多次告訴我，不要挪動他的任何東西，而我也答應過雙方恪守的不干涉信條。我下意識地趕忙再「卡」的一聲把箱子合上了。我草草吸了塵，關上書房的門。

晚上，無怠回來了，他進了書房，不一會兒，他來了廚房。

「小魚，妳到過我的書房嗎？」

「對，我吸了塵。」我想，他該說我不該動他的東西了。

「妳動了我的箱子了嗎？」我背對他，正在炒菜，沒有轉過身來，不知他的表情如何？

「我說過，不要收拾我的東西，不然，我該找的東西反而找不到了，可能桌子上很亂，沒關係，我知道自己的東西放在那兒。」

「房間不髒，用不著勤著收拾。」他又加一句。

我知道，他平時十分仔細，賬也算得極有條不紊，連外出旅行，他收拾的行囊比我周到得多，

我十分欣賞他的細緻，相較之下，自愧弗如。

我想，他又該說我，背著他搜查他在外面有什麼不苟行爲，或指責我違反我們結婚時的互不干涉通訊交往的默契，可是，他什麼也沒有再多說，只補充了一句：「趕明兒，別再動我的東西，我找不到了，妳也累得慌。」我們在家裡，講北京的眞正方言。

我什麼也沒說。

從此以後，包括我知道了他與胡某某和黃某某的交往，我也不再會去查一查他的書房，或他的東西。

從前他向我提出暫時分居時，他另在我們寓所樓下租了房間，我沒有進去過，直到他向我表示悔意，從香港回來要和我一起回家，被我拒絕後，住到侄兒家。那時我都沒有問過，他原來的樓下那間房子怎樣了？雜物又在何處？我不願提及不愉快的往事，我想，大約他將房子退租，雜物可能暫存侄兒家。

從歐洲回來後，他告訴我，他想在樓下公寓另一幢樓裡租間房子做書房和辦公室，我也沒有問過那書房在何處？他也沒有告訴過我，直到他被捕後，我才點點滴滴回憶起許多疑點。

唉，我眞是十分粗心大意！

我漸漸有些懷疑，無忌所鬧的緋聞和與我分居、復合等等都是煙幕，還是別有用心？

我不斷地思索，不斷思索……。

三 東風無力

遊戲人生──最後的訴說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好像窺探了我的心情，他寫道：「妳在家如有時間，不妨也給我寫長信，把一切問題和心中話慢慢說給我聽，寫信雖不及電話之迅速，但卻也有其中的樂趣，記得我初來美時，妳我分隔兩地，也是無法通話，只能靠寫信來傳達情愫，雖然如此但也解了不少相思之苦。現在我們通信比以前快速，又有每週一兩次的通話和見面，比那時要強得多了。我初來美時住在一家人出租的小房，等於是STUDIO，而且要和另一STUDIO共用一個浴室。那時我除了上班還有副業生產，賺取翻譯的外快，連電視也沒有買，房東幾次對我說，美國有電視可看，我都不動心，那時的生活和現在相比略有相似。」

他深知我在歲末佳節時，形隻影單，不勝回憶昔日歡樂共度節日的熱鬧氣氛，他在聖誕節前夕又在信中寫道：

「昨天收到妳的多采多姿的聖誕卡，其中的話語句句都扣我心弦，上面說：何謂愛情？每次一見你面使我心中充滿溫暖，每次受你擁抱使我感到安慰和舒服。

「我想我能夠做到一切你所期望於我的而驕傲。由我們一起分享的各種瑣事使我覺得和你親近，知道你接近我，了解我和關心我，是何等優美，整個世界都變得如此新鮮和新穎，在你身上我找到了愛的愉悅，眞的愛情。

「聖誕卡附了兩張照片是我們上次歐洲之行在荷蘭照的，其中那張在一大叢火紅的鬱金香的花旁，兩人互相摟抱而拍的相片是如此地自然而和諧，使我想起了不少回憶和懷念，等這次事情結束

後，我們一定要多出去旅遊……。」

十二月二十四日，聖誕夜，我們在鐵窗內外，互相遙祝和祈禱。我雖然與幾位親友相聚承他們眞心安慰和祝願，我的心已飛到無怠身邊。

他在聖誕夜提筆作書：「小魚，現在是聖誕前夕，我在睡前給妳寫這封信。每年的現在我們都有多采多姿的節目，可是今年我卻在獄中不能和妳相聚，然而在案情的發展上卻展現了一線曙光，使我心理上和精神上有一個振奮，不再悲觀，對於最後無罪判決有了新的信心。昨夜睡得很好，相信今夜也會睡得好。」

他知道新年將至，我肯定觸景生情，一定不勝淒淸，所以，他每天都寄出一封信撫慰我：

「記得我剛到燕大住校時，老同學就對我說那位宿舍的『齋夫』（即宿舍的工友）眞好。後來我一看果然不假，那些工友待住校的學生眞是宛如家人，呵護備至，十分周到，現在獄中這位管理員的地位比工友當然不同，實際上他們可以對所有的室友都很毒辣，但他們沒有，反而親如一家人眞是太難得了。」（十二月二十八日）

他十分擔憂我在歲末除夕，獨居寓所，一定百感交集，他建議我多做一些事，以便忘卻悲傷。十二月二十九日和除夕夜，他安慰著我，難道他自己不也是十分悲傷嗎？可是，他卻什麼也不說。

一九八六年新年過後，我去探視時，覺得他的精神好多了，心中稍有安慰。

我在一月七日給他的信中提到：

「見到你後比你出庭時，好像精神好很多，心中也安慰一點。」

他在一月十九日的信中告訴我，他爲什麼精神有所好轉，也許，他在以他的體會來開導我的同時也在自我思忖：

「……人生在世有這種無憂無慮，又有充分的物質享受的生活，實在是一種福份。記得我在上海時，參加一個叫做Quaker的教會，該會的教友是把自己的私有財產統統交給教會而自己爲教會工作，一切都由教會免費供應，吃穿都相當高級，教友之間都宛如兄弟姊妹，他們都是白種美國人，但很願接受我加入他們。那時我在上海等於身無長物，居住和生活條件都很差，如果同意可以馬上進入他們居住的洋房，享受和他們相同水準的生活條件，但是我卻沒有加入。現在的生活條件就宛如那時我看他們的生活條件，但卻有更充分的冷氣暖氣，又無須作任何服務，不是十分『得其所哉』嗎？我既有那種胸襟可以放棄自我，歸化於大自然，那我能適應這種生活也就無足爲奇了？」

我在聖誕節前夕曾去教堂爲無怠祈禱，願主保佑他。我知道無怠一向十分讚賞和尊敬基督教義，常以教義規範自己，而在拘留所正值人生的逆旅，他以奎格教的襟懷來自我安慰，也值得我應努力自持和振作。可是，我常常被孤獨和悲哀侵襲著，難免感到自持無力。

記得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二日，我盼望的探視未果，失望而歸，於是，當天我以氣惱的心情向無怠訴說我的不滿。

「我愛的怠！今天你知道我多失望嗎？因前兩天下雪，這兩天不冷，我也怕太晚回來，路上結冰，所以今天提早半小時去看你，結果不准見，我下午才收到信，你還說晚上見，我雖然不相信，請他們去查，結果說是因爲你昨天打了電話，所以今天不許見，還有這麼不講理的事，可是有什麼

辦法呢？很多人都同情我，除了看監的，還包括其他警員，可是『權』在他們手中，我只好失望的回來了，固然在回家的路上會開錯了路。」

兩天以後，恰是情人節，他對我的信並未答覆，卻以愉快的口吻寫道：

「小魚：（是個情人節早十時）今天二月十四日是情人節，我昨天收到妳的情人卡和二月十一日的信，多謝妳，我這邊無卡可買，只有在這兒向妳恭祝情人節快樂，如在今天下午六時左右可以給妳電話，那時親口可以和妳祝情人節日快樂。

「……我這封信是在情人節寫給妳，雖然沒有情人卡，可是卻充滿了對妳的愛意，這次這件事給妳的打擊可以說是眞不小。」

「……所以在這情況下妳不必煩心，以爲再等十年，我倆都不能動時，再見面還有何用？正如中國古詩中的一句話：『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翌日，他又來信了，似乎意猶未盡，也許，他覺得我不會理解他的心意。豈知我在與他通信的過程中，也逐漸深入了解他的心田，只是情不自禁，流露了一些怨意。

他在二月十五日信中，以希望之心來替代我的不安：

「所以現在看來我的情況並非絕望，不但不是絕望反是大有希望，而到今天爲止，報上對我的各種污蔑最後也會一掃而空，又成爲一個和以前完全不同性質的風雲人物，妳爲此所受的苦難也會告一段落，而破涕爲笑了，因比如今以後，妳用不著再爲此事失眠著急，反可儘量去消遣，安心地去看電視和電影，天不但是坍不下來，反會是晴空萬里，日麗風和，等我一旦光榮出獄，那些在今日躲我而唯恐不及之人對我們又將刮目相看了。」

也許，無怠在所裡還要用許多時間與律師晤談，要撰寫許多文字報告，也不斷思索自己的案情，但是，他忘不了在信中用較多的篇幅寫下他對我的歉意和撫慰。

更爲重要的是，他常以故事來暗喻一些人生道理，特別是，在庭訊後，講的道理令人深思莫測。

在二月初的審判後，他的情緒有所變化，流露出一種悲劇的氣息。我從心靈上有這種感覺，我們畢竟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常有一種宿命觀，夫妻之間眞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

而我與無怠的這一份生死情緣，是不是天意？我在他的信中感到一種不祥之兆，他一定佯裝歡顏，以僞裝的筆調來安慰親人，他是以血和淚，字字璣珠來寫下最後的幾封信：

「這封信也許寫的有悲觀之處，使妳更心神不安，可是妳只要知道了最壞的底牌，就往最好的結局去做，也就好了。實際上我無所謂，最壞的底牌還好過很多人的最生境遇，沒有什麼可垂頭喪氣的，不要揪心，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我現是無了一身輕，反而更輕鬆愉快，而妳也應有一點這種哲學。我實在很愛妳，小魚，別傷心。怠，一九八六年一月七日。」

二月上旬的庭訊後，他的悲劇色彩更濃。

二月九日，他的一封長信：

「我這個人一向有一種『遊戲人間』的思想，對自己的福利並不在乎，而對別人的痛苦都十分同情。現在輪到自己頭上，可是我並不認爲是一種大不幸，因爲它給我一個最理想的環境，放寬心思享受生活，只是不能和妳在一起是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但是我們這樣可以見面、談話和通信，解了相思之苦也得到彼此的慰藉，妳說自己接受不了，我當然懂妳的感受，妳把我當作妳的心肝，

妳的生活完全是爲我，現在失去了我，今後怎麼生活？我記得以前在報上看到一位中國學者患了不治的癌症，於是他的夫人和他一起服毒自盡，所有的人看到這條新聞都不免爲這位夫人對丈夫的眞情而感動，但是這些人還不知妳對我的深情，要爲我而犧牲一切的情愫，比那位夫人決不在以下，這個情況，只有妳知我知，而其他的人怎會知曉呢？所以有人要妳在此時要爲自己打算，我也不怪他們，反而要助妳造成這個條件，作爲以留退步的基礎。可是我知妳是不想跑也跑不掉的，因爲妳捨不得棄我而去，但我希望妳知道我卻願妳爲自己的福利下一番心思，改善妳的環境，對我是一個絕大的安慰，妳不願看我受苦，我何嘗願看妳受苦？我的情況並不苦，而妳自己不要鑽牛角尖來自苦罷。」

二月十一日，他又似隨意提筆寫了一段，似對我訴說，又似自言自語：

「……什麼也不必說，什麼負擔也沒有，想多睡些時就再多睡，想起身看書就可起來看書，悠遊自在無牽無掛，到時有人送飯，換洗衣服，一切衛生設備俱全，有安靜無擾的環境，可以寫信、寫著作或看電視，而一切都免費，這種有充分的自由而無牽掛的生活怪不得鹿石當時便哈哈大笑，如有那樣的生活當然最好不過，誰能過一種完全不必『掛心俗務』的生活呢？而我現在的生活正是如此，唯一讓我掛心的就是妳，可是卻能和妳通信，通電話並見面，有問有答有來有往，這種生活有何不好？妳知道我對這種生活的感覺之後就應放下一百個心，靜享在妳環境之下所能享的安和，知妳一閉眼就出現我的影子，就如像我一閉眼就出現妳的影子一樣，正好借此作些冥想，要這影子作什麼它就作什麼，充分滿足自己的要求，相思之苦也就解了。妳看妳訂那麼多的皇冠的書和雜誌一定很多未看，不妨就多看，電視節目的電影也可以按自己所喜愛的錄下來慢慢看，享受這種

無憂無慮的生活，平常也可以做點好菜來請人來吃，穿上漂漂亮亮的像一個好主婦，有時間也可以去乘免費車到大西洋城去玩玩，散散心，是不是？不要把自己關在家裡……」

二月十四日，他在談了其他瑣事之後，好像接著十一日的信，再作闡述：

「……有了這個信念我看妳可以安心了，我現在並沒有患了不治之症使生命危在旦夕，我也並沒有過世，使妳成爲悲痛欲絕的寡婦，也不是對妳背情絕意使妳心力交瘁，無法自泥淖中解脫，而是十分健在，並對妳有超乎以往任何時候的恩愛，目前暫時的困境，將會如過眼煙雲一樣的消逝，所以不必再緊張的睡不著覺了，妳精神一放鬆，對人生的興趣就來了。如果小惠們來家要打十三張就跟他們打也無所謂，反正目前的情況是靠一個『等』字訣，等不了多久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無怠在拘留所近三個月中，大概思索了一切問題。

使我最感震驚的是，他將自己的人生觀歸納爲四個字——「遊戲人間」。

他在工作上從不「遊戲」，一向嚴肅認眞。

他在對待親友方面從不「遊戲」，他爲了幫助親友，關心他們學習，買了許多英文小字典，分送給初學者，讓他們隨身攜帶，不知的地方馬上查字典；他也買了好幾台舊的英文打字機，經他親自維修，成爲可用的學習工具，分贈親友，但，他自己卻連一套較好的西裝都不肯買，他寧願資助子侄來美深照。

他對子女孫輩從不「遊戲」，他雖有寵愛不當之處，但，都誠意鼓勵培育他們成爲有用之才。

是的，他在情愛上，有其瑕疵之處，也許就是他的「遊戲」？這種「遊戲」以其善與惡的對比

上，算不了什麼，因爲人間太多這類問題。

也許是他自嘲又自慰的總結。

但願他是「遊戲」得太辛苦而能安眠於九泉吧！

自從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怠被捕以後，電視上連續作了報導，中、英文報刊上也連續以不同標題和篇幅登載了這次事件，有些竟不吝以頭版頭條地位，並以極其聳人聽聞的標題，以饗讀者。

在拘留所裡，無怠訂有報刊，看到不少有關他的事件報導，我們也讀到一部份，無怠對此從未作過評論，家人去探視時，也有意避免提及，以免增加他的痛苦。

幾次開庭，均有新聞界人士在場，翌日，亦不惜筆墨作了大量報導。無怠除在給我的信中，偶爾提及報刊有關他的文章，也是爲了勸慰我不要受其影響而增加痛苦，亦不做評論。

但是，他的案情卻轟動一時，作爲當事人的他，自然會引起無限回憶和結論，的確除了其本人之外，又有誰知曉呢？

可是，後來的幾次信中，他又提到此事：

「……今日這裡的生活較那時要好得多，尤其是什麼都不用自己操心可以飽暖不愁病，專心來作自己最感興趣的事，而且有素材可以寫一本和『飄』比美的鉅作，以後推出演一部特別長篇的電影，這種機會是千載難逢的。我的情況現在如此之轟動美國以致全球，如演出拍成一部電影，其上演率會打敗很多其他的鉅著，其情節可以包括抗戰時的青年從軍，盟軍來華助戰，抗戰勝利，中國戰後的物價狂漲、共軍席捲大陸，美領館撤退至香港，香港藉機大繁華，沖繩島的情況，我和妳

的羅曼史，奉調抵美在西岸的工作情況，中美斷交、韓戰的兩國水火不能相容的各走極端，美國在越南的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在這種山窮水盡狀態中卻有一線使美對中國的良好願望通知周總理，於是有季辛吉秘密訪華及尼克森總統親赴中國的大反常局面，導致越戰結束，文革帶給中國的大災難，毛死而四人幫倒台後中國領導分爲毛派及實踐兩派的暗鬥，毛派佔絕對上風，但實踐派有美國一線獲知美對中國的眞正意圖評價和願望，可挽救中國的經濟和民生，使實踐派手中握有王牌，戰勝毛派並採取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來採取開放並親美政策，深圳和珠海兩經濟特區的建立和發展，跟著就是廈門和汕頭也變特區，事後中國開放十四個大城市（包括上海、天津、大連、瀋陽），准許美國建立尖端電子探測站在中蘇邊境，購買美制防坦克火彈，接納美高級軍方代表團並爲它作軍事實習，派遣高級中國軍事代表團來美取經，送一萬三千名中國高才生來美攻讀，歡迎美資來華投資，中美簽定核子協作協定，准許美國軍事專家到中國幫助裝中國最新戰鬥機等等，使美對蘇的軍方情勢可以在這方面得到補償，穩定美國局勢等等，導致這種情況的有一人功不可沒，但一被發現反而被捕……

「……我現在並未死，不但未死而且可以潛心著作，將來可以問世，同時可以和妳保持親密的關係聯繫，有什麼大不了呢？反可藉機著書立說（一旦發表可能震驚世界），所以，目前影印之術已如此普及，我如寫書可以直接用影印之法，馬上寫好馬上印行，什麼印刷發行的廠家都不必用……」

我想，他可能認眞想撰寫回憶錄了。這樣，他在拘留所裡也可以排遣時日，不必天天面壁冥思苦念親人了，我曾鼓勵他，請他以此排憂。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他在信中寫道：

「咪咪現肚皮已大，不再能搭乘班機，所以在二月四日開庭時，她不能來而派湯姆作代表，如湯來此最好招待他也住咱們家，咪咪、巨石、鹿石自一月四日知悉我們申請自白不能作證失敗之後都有信來，生怕我會失望而喪氣，所以都來信對我加以鼓舞，實際上我不會對我個人的福利而介意，在我看來，這種生活簡直十分理想就是住上十年八年也不在乎，反可趁此寫一本十年鉅著呢。」

「……另附英文信是對我兒子說明其中情況的信，請給他們看，現Newsweek已開始送來其二月三日出版的一期在第六頁右上角有一消息說八五年是間諜年，八六年將成爲間諜影劇年，提到電視台在和海軍間諜片的主角接洽電視劇，又和意大利遊船遭劫喪生的遺孀接洽拍電視劇，該遺孀提出要求四十萬美元，如我案能平反，其劇情之轟動將壓倒一切，可演電視連續劇，也可演像『飄』一樣大場面的大型電影，妳在內可以作一個主角了，哈哈！我在法國乘電梯時，那個開電梯的黑女子問我外面那個太太是不是我的妻子？我說『是』，她說妳好漂亮又有風度，連在這兒的室友都大讚妳呢！」

我對無怠所提的寫作事，以他的文思和文采都能完成一本作品。他有家學淵源，平時又重視讀書，勤於筆耕，只是寫回憶錄是痛苦的事，不在於挑燈伏案，而是以其最後歷程，怎樣落筆？豈不是血與淚的煎熬嗎？我很後悔，當初提此難題讓他受苦，但是，他好像下決心似的。

二月二日他的來信中，又重申了他的意願：

「……我們將來不怕會鬧窮，因爲自有電視或電影公司和大作家要來找我尋求合作來出版和

發行這個由一個人造成的旋乾轉坤使世界強權勢力重新組合的大事，經大家合作鑄成一部或多部的重型電視劇或電影，少不了要請妳、我當作主角呢，因此目前的小錢、小財亦不必過於斤斤計較，能過去就讓它過去了。」

令人深爲遺憾的是，「壯志未酬身先死」，無忌的一生，將永不會爲人知曉。他留在人間的只是支離破碎的片斷，像一本殘缺不全的書；一首字跡被淚水浸濕而模糊不清的詩，一闕哀音的無詞樂章。他將自己的一生帶走了，他將回憶錄的全部腹稿帶走了，世界上再也無人知道他所作所爲是爲了什麼？我常常想，他爲什麼不肯告訴我，他的點點滴滴，因爲他難以言說？愧對世人？還是他太痛苦？

我不知道。

但是，我願將我所知奉獻給世人。

至於，如何對他做出評價，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

他雖然將人生作爲遊戲，但是，他玩得並不快樂。

有人將他作爲玩偶，以低廉的代價，扮演戴著面具的角色，遊戲於人生的舞台。半個世紀，一個世紀以後，可能有人以他的故事作爲題材來撰寫一本作品，或改編一齣戲劇，我們這一代人是難以觀賞的了，而這些作品一定有血和淚。

無忌被捕後，我一直希望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我多次追問下，他都避免回答，我只好放棄了，他必然有其難言之苦。

我們家人跟他的案情全沒關係，甚至對此事的了解比報刊報導的還少，說來令人不可思議，

但，確是事實。我們去探視時，有諸多瑣事要詢問他，如聘請律師、家中的財務、他的病情和生活起居、以及親友的情況等等，往往一件事未談完，時間已到。

我對政治、法律了解很少，許多問題，無怠更願意和孩子們交換意見。但是，在他與我的通信中，難免提到他的案情，從信中，我大略知道了案情，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他對案情的看法和他對自己問題的心情。

我願合盤托出，請對他關心的親朋和有關人士，願意研究他的問題的朋友，了解他的內心世界。

因爲，家書最眞實。

何況，那時不可能想到今天會發表。

如果，涉及到一些有關人士，也是他的看法，與他人無關，因爲眞正的主角已命歸黃泉。

由於我幾次詢問無怠有關他的案情原委，他都避免回答，也許的確沒有時間，而此事絕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所以，他在十二月十一日的信中，也只提案情的起因，但也沒有詳細告訴我。更多地是他設想如何處理他的案子：

「……聯調局對我進行調查是根據一個反正的中共情報人員的證供而起，這個供狀是遠在八三年五月即有，因此在五月三十一日即非法對我在達拉斯機場的行李加以檢查（根據這一點即可證明報上對妳們的懷疑是無辜的，我已告訴鹿石要向Ｋ要一份上述的材料，使他們明白這件事的緣起），ＫＳ兩人顯然對上述的非法檢查十分感興趣，認爲既然聯調局自己承認作了這種非法之事，則其後果所引任何證據和證供都不得作入罪之證件，當然ＫＳ的這個新提案希望成功（但是也不能

抱太大的希望），因此之故，ＫＳ認爲我給賽的信暫時不宜出籠，我只是怕出籠太遲，則對我有利的證人不易及時通知，所以我告訴咪咪把我給賽的信先寄一份給我教母，再請教母聯繫紐約的教會領導，使他們一起出來爲我作證，這樣我們的陣容就相當不錯了，如我州的國會議員在自己調查之後，也肯爲我作證，就萬無一失了。我打算在信中請該國會議員來我這兒面談一次，要是他肯來就最好了，一般來說，所有的國會議員爲了爭取選票都希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現在我這案子如此轟動，如他參預自會使他進入強光舞台，如能根據事實發生旋乾轉坤之大變化，則更爲好了，所以我想他是會全力而爲的。」

無怠在拘留所裡，他雖然每次來信都安慰家人，並且自己也充滿了信心。

獄中三個月如三世紀

隨著時日的消逝，或律師與他交談，或幾次庭訊，對他都有影響，從他來信中可以看出他心情的波動和反覆。我雖不清楚他的所作所爲，但是，可以體會他的心情，人總是抱有希望的，在希望破滅時，一定十分痛苦。希望和失望輪迴熬煎，痛苦一次比一次深刻銘心，但，他極少流露給任何人，只是自呑苦果。

我的心情常常隨著他的波動而起伏，孩子們也是如此，我們互相善意欺騙，彼此鼓勵，這短短的三個月，對我們而言，勝於三個世紀！

蒼天啊！孩子們有何罪？我有何罪？受此煎熬！

十二月以後，無怠對案件的心情是這樣的——他希望、失望，再希望和再失望……

十二月十一日，他又補充道：

「……事情並不如報上所說的一片漆黑，實際上等眞象大白，很有希望可以獲得無罪釋放，所以應該放心了。

「……我現在想中共的反正人員對我案是一個大有利因素，因爲他可證明一切來龍去脈，重要文件落入鄧手，而鄧因之有化敵爲友的表現，這是一個總的樞紐，有此證明，則我的案子可以穩如泰山了……。

「……現在距二月四日已不遠，在一月二十四日還有一次庭訊，即在法庭決定ＫＳ律師的動議可否接受，那天又要上一次庭，當然在法庭可以見妳，如成功，當然對我大有助益，如不成功亦不必介意，因爲我的主要目的是眞相之大白，勝訴與否反是次要。」

「……這兩天我在寫自己的訴狀，寫完之後自己看一兩遍都覺得十分不錯，任何陪審團都會決定我無罪的，也可以把檢方給的污點洗刷一乾二淨，明後天律師會來再和他仔細研究。」

十二月十三日，他來信中，抱著希望告訴我，他的新「招」：

「……這信因爲急於寄出，所以不能多寫，我昨夜睡得很好，現在因有新的招數來應付陪審員的審判，使我很興奮，可能一切順利解決，並獲得對我十分有利的名望，我相信是不會壞的……

「……等這個星期二過後，我可以把實際情況寫給我們本州的國會議員，請他著手進行調查，就一切可以澄淸了，不必心急。」

十二月十五日，他來信中又提出另一辦法來解救自己：

「……我覺得這件事實際上已變成破釜沉舟，在此一舉的模樣，反正也已經到這個田地，我

本想當切能見副總統來談這件事，可是安排不成，現在經電視台一傳播，總統和副總統都可以聽見和看見我了（不過，這次事前一定要準備好一切說詞，使得我的意見可以打動聽衆），據巴巴拉說訪問可以達半小時，但是播出的時間也許只有幾分鐘，不知我能不能要求妳也出現在電視中，有妳在內，我想更動人一些……。

「……由這兩天事態的發展大概，妳可看出我絕無可能會眞正要入獄終生，因爲事情已大白天下，輿論和多方的努力和壓力都會使我恢復自由，頂多是被送回中國，說不定會由於中國方面承認我的工作對中美邦交改善方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而美政府對我施以行政赦免，由美總統接見，洗淸我的名聲，那時我可以欣然出獄，再接受美記者的訪問成爲一個新的，完全不同的人物出現呢！」

十二月十六日，他在信中自我分析了案情：

「……我看了律師所寫的訴狀，上面說要要求法庭不但不能用我的話詞作入罪的證件，也不能用搜出的文件作證，因爲兩者都是在不合法的情形下取得的，其中引用了不少過去類似的具體判例，（所以這場官司看來是有得打呢，只是那些會決定我是有罪或無罪的陪審員會不會受了報上的大張旗鼓地片面指責而存有先入的成見），如果法庭能接受我律師的申訴，在八六年一月三日的審理中決定不能把我的話詞和搜出的文件作證的話，這個仗算是已打勝了一半，而如果陪審員對我案沒有先入爲主的成見，這個仗可能全勝了（如果不勝，我還可以上訴，但如被陪審員認爲無罪卻可當庭釋放不能再判什麼罪了）……」

十二月十七日，他在信中寫了他的分析：

「……有罪的一致意見，法官讀了我的訴狀以後也會作一種很輕的判決，說不定是那種所謂緩刑的判決，即相當於開車犯例，但不入賬看在六個月之內還犯不，如無再犯即算逃過那一關，在判刑上也會如此，既判入獄十年，但馬上假釋(Parole)按期報到一次，不得再犯其他案件，不得出國，如有違反則捉住後要按原判執行，實際上美國所有的刑期都在服刑三分之一以後可獲假釋（即使終生監禁也頂多十年就可假釋了，如判刑十年的在三年後，即可假釋出獄重獲自由）……。」

現在是否在一月三日開庭辯論，我的自白能否作證的事仍不清楚，也許明天律師來看我之後才作分曉，現在我所寫的訴狀已在他們手中，等他們徹底研究，在明天會告訴我他們的意見。」

二月二日，是開庭前兩天，無怠已與律師多次磋商過了。我們無法在探視時詳談，所以，一致認爲他們肯定有辦法在法庭上答辯的，因爲我們十分信賴這位大名鼎鼎的律師。

無怠還在信中樂觀地將他們考慮的對策比成「四兩撥千斤」的「妙法」，我們還抱著極大的希望呢！但是，事實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八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無怠來信說：

「小魚，妳昨天見過ＳＫ兩人，他們拿來了對方要在庭上證明我有罪的證件、清單，以及對方所要提出作證的證人名單，兩者都是十分巨量，證明對方對此案是下過大工夫的，但是我們有『四兩撥千斤』的妙法，使得這些證件和人證都對我有利，現在我們的方針是對收錢和漏稅不加否認，只集中力量證明我的行爲造成了今日中美化敵爲友合作無間的情勢，這個貢獻其價值要以十億美元做單位來衡量，能證明這點，則一切小錢的意義就微不足道了。

「試想當年中共與美國勢同火水，不共戴天，並在越南進行你死我活的艱苦鬥爭，雙方猜忌，

彼此懷疑的情況下,怎會使最反共的美總統尼克森和周恩來搭上線,令季辛吉秘密飛往北京的呢?這一點在我最後的證供中會有具體的答案,這個謎至今尚未解開,而就要由我案解開了。

「這信也許妳是一收不到,是二收到時應是已自法庭回家了,今天的過程也許令妳眼花撩亂,可是不必擔心,一切將是有驚無險,我會順利過關的,巨石和鹿石也會有同樣感覺(即對方的陣容浩大,我應付不易),但是,我有秘方在手,到時候四兩撥千斤,來個雨後天晴,皆大歡喜。」

二月三日,開庭前夕,無怠在信中提到他的案情時,還較樂觀,但也擔心,事情有變,他雖短短幾句,我揣測,他已知道我們十分忐忑不安,不想給家人負擔了。

「……我在電話中對妳說我案現分三個部份,第一個韓戰部份,多半因無佐證而無罪,第二個間諜部份可能因有功而無罪,第三個逃稅部份可能因和第二部份有關聯而減罪,無論是罰款或判刑都有可能交保釋出,那我們就有相聚的機會了,當然事態的發展不見如此順利,可是我這人一向樂觀,保存正面的思想希望可以得正面的效果。」

我們經歷了一次錐心刺骨的歷程——二月四日至七日的庭訊。無怠被控有十七項罪,陪審團判決全部有罪。

二月十日,無怠在信中,只簡短的寫了一段,估計他正從敗訴的震驚中尚未完全恢復過來。

「……反正現在情況已經到這種地步,只有順流而下,聽憑命運的支配了,妳看一剎那間金無怠變成了舉世聞名,人盡皆知的人物了,先前的輿論對我是抨擊殺伐,可是現在對我有獎有罰,女記者問我爲何對FBI探員如此開誠佈公,我則說當時爲形勢所迫,中國他們似乎已有投誠的人來指證我,可是當我方要求指證人物出來作證,對方卻不肯提供該人物。女記者問我是否該人物可

證實我所提供中國的情報，我說當然，因此，對方怕該人證對我的供詞使我脫罪，才不讓他出來作證，這就是我方律師要求上訴的理由之一，明天新聞一出，各報競相轉載，將也是一種看頭，將來也是一個絕佳的電影題材，眞人眞事、眞材料，而造成了今日的眞的世界形勢。

「此信是星期一寫，今晚寄出，希望妳在星期三中午可以收到，晚上見面再談。怠，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

即使在這令人欲哭無淚，如墜深淵的絕望之時，無怠的來信，依然字跡淸晰，文字條理分明，論事輕重緩急，井然有序，已知峰迴路轉卻陷於絕境，還是穩如泰山，不得不讓我們費思量了，此後的信件，仍然不火不急。

二月十一日，他通知我法庭報告員約翰・朗先生可能要來和我談話，他擔心我英語不靈光，要請一位譯員，並且如實將情況告訴朗先生，好像他的情緒有所穩定。

無怠在來信中寫得很詳細：

「法庭報告員(Probation officer: John Long)在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的一周內將先給妳電話，訂了日期再和一位翻譯來和妳談話，爲的是一份詳細的案情報告給法官作爲判刑的參考，他要問妳的事有如下述：

(一)妳的年歲、生日、教育程度（大學）。

(二)我們的結婚證書和離婚證書（包括日期）。

(三)我們所有的產業（房屋、私人財產、銀行存款、房業總值支付罰款的能力）。

(四)我們的收入，包括房租收入（我的退休金請查銀行每月報告）。

（五）我們的支出（每月對房屋的付款、住房的租金、水電費、醫藥費、房修理費、購物欠款、償付還的欠款、所得稅、罰款）。

上述的第三、四、五項，按妳手上的資料，據實回答，回答不出的可留空白，其他以後由我回答。

此人好像相當老實，對我的情況也相當同情，所以希望儘量和他表示合作，如果他的報告寫的好，判刑方面會有轉變，反正現在已至此，一切據實回答聽天由命了。

妳最好先列出一表，將答案寫上，等他問時一一回答，此信趕時寄出，暫停於此。怠，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一日。」

「……現在法庭的報告員所採的消息要盡量符合事實，也要表示與他合作，但是明知無論他的報告寫得多好，判罪總是不會輕的了，就像那個捷克人，他在法庭認罪以求減刑，還不是被判終生監禁，並且不得上訴，幸虧有交換的安排，才使他在一年左右的時期中與夫人一同回國，這件事如果捷克這個小國辦得到，難道中國辦不到？所以判罪由它判罪，我們也許別有出路一條。」

在信中以佛理勸慰我

此後的信中，他也是十分細緻地要求我和法庭報告員接談，看來，他雖遇如此嚴重時刻，並沒有亂了方寸：

「……今天本以爲法庭報告員會來，但是到現在無消息，我忽然悟到今天情人節是公衆假期，所以大概他不會來了，據説星期一也是假期，所以最早星期二才能來，我現既知他的報告無論

好壞也不會對我的判罪起任何作用，所以也不用特別下心去作準備，這個道理對妳也是一樣，對他保持合作的態度，講話儘量合乎事實和合乎道理，去大西洋城把公用掉就用掉，不必隱瞞，祝情人節快樂。怠，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直到二月二十日，他去世的前夕，在信中還提到朗先生：

「今天下午法庭報告員John Long來我這裡，他說和妳約定下星期四見面，即一月二十七日，並說他找不到合適的譯員，問我妳可不可以找到一位譯員，我說在『困中』是很難的，要他和妳再聯繫，如妳找不到可以預約在再下一周再和他見面，我手上有巴的摩爾房屋的資料，妳可給他，如中報出來我的自白，請剪一份給我寄來，以便譯出給他作報告之用。」

二月十一日，他在信中，還以佛家哲理來勸告我，不必過於悲傷。我看了以後，心頭十分沉重，他爲什麼作這些隱喻呢？他顯然提筆作書時，心間已有什麼領悟嗎？我難以理解。

「小魚：今早能和妳通了一次長時間的電話眞是難得，曉得妳如此苦痛眞讓我難過，希望妳往開點想，現在情況下如果我們上訴，至少還有一兩年的時間才能完畢，那時再作打算還不遲，有比較長時期，可以慢慢作一切準備工作應付將來可能遭遇的環境，一時不必著急。」

收妳星期日（二月九日）的信，得悉妳在法庭知我判決有罪後，心理上的打擊這樣大，使我十分難過和同情，今早和妳通電話，曉得妳在鑽牛角尖，眞令我放心不下，現在情況雖惡劣，但未到最後關頭，如妳能有超世的思想，那一切人間的苦痛當然都不在話下。試想這個世界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爲妳我對它有感覺，其環境帶給我們的快樂和痛苦也都是基於這一點，實際上都是空的，所以佛家說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因此看破紅塵，念經茹素忍受一切人間的痛苦，我們如也能看破紅

塵，解脫思想則在精神上可以達到超世的境界，可是在肉體上卻不必吃那種茹素修行之苦，並同時有彼此安慰和恩愛之樂，這樣的生活實在並不能算壞，是不是？實際上人間的痛苦統統是在個人的感覺，在一種環境，妳『覺得』是快樂就是快樂，『覺得』痛苦才是痛苦，法庭把我判刑，以爲給我最大的痛苦，但是如我不以爲苦，反而自得其樂，則是一種神仙不易的生活。」

二月十二日和十三日，他在信中還念念不忘他曾告訴我的那位捷克人的故事，並要我寄給女兒美石一份：

「昨天（二月十一日）英文華府郵報第B1頁上有一個佔兩頁的報導是說一位捷克人在中情局工作五年，其間曾將中情局在外工作的人名和細節傳給捷克，在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被捕。

「以上半頁的資料剪給咪咪，因爲上面登載了捷克間諜被安排回國的詳細過程（他的律師爲這件事飛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去和該國負責人商談，然後和在美的捷克大使館取得聯繫，拿到有用的文件和美國司法部及國務院的律師協商後，達成交換東西方被判罪的人員交換的協議），我建議咪咪看了這個報導之後和巨、鹿兩石商量，看是否可行使同樣辦法解決問題，該文妳可以請君師譯給妳聽。」

二月十五日，無怠還是以捷克人之事，又有了新的發揮，並且更使我感到他可能眞是在走投無路之際，更發奇想。唉！人之生的慾望是本能的，我是熱淚盈眶讀這封信的：

「……我現在想，我的情況和華府郵報二月十二日B1和B4兩頁所刊登的捷克間諜交換回國的情況又有不同，因爲美和捷克是敵國，而該人對美捷兩國的改善邦交毫無貢獻，所以要用交換方式解決問題。在我的情況，中美現是新的盟邦，其所以化敵爲友，我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如果中

國政府訓令華府的韓叙大使往見美總統商討此事，美總統相信是會賣這個面子，而將我特赦（那時是留美或回國也許我還有個選擇，到時再議）。我以爲若是我們能保留美籍，反不如回中國去，可以儘量旅遊出去到名山大川去看看祖國大地，然後可以憑美籍到歐洲去定居。妳想這件事現在弄得這麼大，而我之入罪已證明是被人出賣，以我對中美邦交貢獻之大，如中國方面不出面來搭救，勢爲公理所不容，對在美的華僑方面也說不過去。所以姑且等一個時期看情況之變化，把妳自己到中國去的計劃暫時擱一擱，當作最後的一著。還有就是我們的律師費，共十萬美元再加一萬元的利息，合共十一萬元，這筆錢是應由中國方面出的，妳要向咪咪要(一)她自馬姬雯借款的字據，(二)我寫給湯姆和咪咪的十一萬元的欠單，(三)鹿石等和律師簽定的律師服務的合同，以及(四)KS兩律師接款十萬美元的收據，一起帶到中國去作爲我們爲此事已支付的款項的具體證明（此四件我已寫給咪咪去問她要了）……」

十二月十九日，無怠來信告訴我，有可能延期審理他的案件：

「……律師在交我文件清單時對我說，他可能向法庭申請將我釋放一日來幫他到文件儲存之處去挑選用作答辯參考的文件，如果成功的話我在一週之後可能有一日的自由，妳可以去問律師Gary，看是不是有這種安排的可能，此外他又說因爲文件太多，一時受理不完要向法庭申請推後開庭的日期，如果把一月三日的審理日期延後……」

三天以後，無怠的來信中，又談了關於陪審員的事，他寫道：

「……今日是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我的案情發生根本性轉機的一天，頭頂上等的陰霾已經漸漸消散，等於撥雲見日，但仍不能過於樂觀，正如咪咪所說案情的發展是會有反覆的，可是

大方向已成定型，照此發展可以無訛了……星期一咪咪去見我律師時要把這些可以作證的文件影印一全份釘好送給他作基本的證據，如咪咪未作，妳要鹿石照作無誤，看樣子我的案情大有轉機了，我作了一種極有意義的對各方有實質性價值的事情，如果在最後陪審員面前據實述出，絕對會得到無罪判定，並且把各方面因此事對我的誤解和蔑視一掃而空。試想那位在美的汽車大王，因到英國開一家跑車工廠，陷於經濟困境，結果被美警方陷阱安排使他投資毒品買賣（以求賺得數百萬元來挽救其汽車工廠的倒閉命運），一切交易都被錄音錄影，人證物證俱全，但最後提出給陪審員決定時仍照判無罪，當庭釋放，此事發生在八五年（最後的判決在八五年十月）曾轟動一時。」—

「……今早見過律師和他做了一次自開始以來到現在爲止的最有意義的談話。之後使我的精神大振，對我案的結果抱有極大的希望，因此，對前此種種的顧慮一掃而空，靜等最後的結果便了。妳大概知道美國所謂的陪審員制是在民間任選對案情毫無所知的十一、二人來聽雙方的爭辯，到了最後，由他們退庭後自己憑雙方的辯詞決定被審人是有罪或無罪，如決定有罪則法官可按情節量刑（要推遲一兩個月才作判），如陪審員決定無罪則可當庭釋放，現在律師和我談的就是可以達成當庭釋放的招數，據我客觀來判斷其成功率超過失敗率很多的。……所說選陪審員要選對案情一無所知的，可是我這案子弄到滿城風雨，全國全世界都知，怎能選得出那種合格的陪審員呢？只有希望用一種翻雲覆雨的辦法使他們在先入爲主的思想上來一個恍然大悟才行，這個「恍然大悟原來如此」才能使他們判定我的無罪，現在已有很動人的途徑，只要有言詞凌利的律師就會成功了。」

十二月三十日，已是年關，無怠還在考慮他的案情，他來信中寫到：

「（星期一下午十二時半）不知鹿石有沒有到律師那邊去拿我的訴狀，如拿到後，他應把其中重要的部份打下來當作張本來給我所要請的證人看，他們看過之後，覺得我有勝訴的把握自然也樂於作證了，此事我在給鹿石的英文信中會寫給他的，但此種作法也許律師會反對，那就還是聽律師的話比較好……」

寫信給國會議員求助

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無怠給本州的國會議員先生寫了一封長信後，來信說：

「小魚：（星期一晚十一時）對不起此信較短，因爲我一氣兒給「賽」寫完一封十八頁的信。明天星期二要交律師，請妳拿了親自送到賽家（地址向律師要），去之前先給賽電話約定時間免得空跑，如此信律師沒有複印請妳複印存底，如已複印，請妳再複印寄給我的子女每人一份。（TIME上的鄧小平文我已有，不必再寄）

「妳代訂的世界日報已到，我接到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兩份（一月四日、一月五日），也看到其中關於我的頭條新聞，並不認爲嚴重，當然妳看了會心驚肉跳，但實際上自會化險爲夷，不必心焦……

「給賽寫完信我的心比較更安了一點，他見此信後也許會爲我作證，妳要告訴他如何和我聯繫，如他來看我，可以由我加入他名字，使他可以和妳一起來，我在信中已告訴他我律師的電話……」

一月七日，他是這樣寫的：

「今天我那兩位律師可能來看我，我即把給賽的這封信一起交他們帶給妳，在拿此兩信時要問他他們要複印四份，分別寄給我子女並且自己存底一份，原件送去給賽……，我這邊一切可以自理，沒有什麼可顧慮的了（這是說如果情況變得最壞的話，但現在實際的情況是相當好的，今天和律師講過後，就會有相當的答案）。」

由於我對法律程序一無所知，只能憑無怠來信所說的情況，等待結果。我也建議他，凡事多與律師磋商，律師畢竟是專家。

一月七日，我在回信中這樣建議的：

「回來的路上，腦中繞著你對我所說的話，眞不知是不是能如你所說的結果，但我想你聽律師的安排絕不會太錯，我也想不出辦法，只求主保佑，還能有什麼辦法呢？怠！爲什麼你會傻得自己招認一切呢？並且還叫我不懂的是連律師你都叫我不要找。其實什麼事當時不能決定的，有律師可以作個緩衝，也可以有人商量，我眞是難過，就是難過你不給我一點點暗示。也許我會衝進你的書房，也許結果就不會如此。一切事都是在你出庭時，聽了當天的指證，我才知道，這就是我難過的原因。」

一月八日，無怠來信告訴我，律師晚來一天。

「小魚：（星期三晨十時）我昨前兩天給妳寫的信，打算交律師帶給妳，可是他忽然改爲明天（星期四）才見我，兩天無信，眞對不起，他說明天見我時妳不能去，因爲對方不准，所以當然無法。不過今晚會見到妳，那也就算了，妳見此信後要去找那律師去拿我給賽的信，拿到後複印了給咪咪三人每人一份，然後把原件親自送去給賽看（去前先去電話，如不知電話要問Gary律師），此

人關係重大。」

他又似乎是回答我的提問。接著寫道：

「……因爲我的所作所爲就宛如是一個姑娘的妹妹把姐姐的私秘日記洩給和姐姐已斷交的男友，使男友得知這位斷交的情人對自己並無惡意反有希望復合的心思。因之又覆水重收再行合好，在合好之後，如姐姐發現妹妹所做的事，是否還會責怪妹妹做了對不起她的事呢？如那樣作不是對妹妹太不公平了嗎？我信上又說，判斷一種行爲要看它帶來的後果，如後果是好的，該行爲怎能算壞？現對我的起訴書上是說我犯了『對美國有傷害』的事，但法庭決對不能證明我做的事對美國造成『傷害』，實際上是造成了大有益的結果。因此我在信上說，我決無所懼，如萬一被判有罪則等於是對我的一項冤枉，在世界上被人冤枉並不稀奇，被冤枉的人在心境上也並不會十分惡劣，所以中國大詩人屈原在被流放之後行吟江畔就說『衆人皆醉我獨醒，衆人皆濁我獨淸』的話了。記得當初咪咪就說過，這個案子會有高低反覆不要灰心，也別太樂觀，因此妳也應保持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

無怠在拘留所，一直爲自己的案件設計方案，他曾建議我爲他去拜訪國會議員，向議員呼籲，爭取釋放他。我雖然不懂法律程序，但認爲這種舉措，有些妄想。可是，我爲了拯救他，只要我能做的，我願意去試一試。但是，此事並未實現，因爲律師認爲不妥而作罷。

一月十四日，無怠仍抱著希望，他來信寫：

「小魚：（星期二中午）對不起昨天沒給妳寫信，因爲我在爲和國會議員談話的事在打腹稿，現在已大致決定是由律師K來幫我直接去找國會議員和他訂個日子，由他召我到國會大廈去會談，

如果這個安排可以辦好，對我的勝訴前景來說就是一個大進步，如果因K任何關係不肯去的話，我希望妳自己可以去國會大廈一次，去時可以拿一張紙條上面寫好要見的那位國會議員，把紙條給門警看，他即會帶妳到他辦公室了，到他辦公室想要見他當然也不容易，秘書要問妳有沒有約定見面，如沒有也許見不了面，那時妳可以把我寄給妳的一封英文信給秘書看，她就明白妳的來意了（該英文信我要「寄」給妳，因爲不欲K知這個安排，現他反對，他如不反對，則這英文信可以由K寫）。等知道國會議員見我的時間後，要事先通知我，以便準備。」

一月十九日，無忌在信中又設想了另一方案，使我感到驚訝，我覺得此一設想有些高不可攀。當然，我也希望能成功，我們已走投無路，任何方案都像一線曙光，願意去爭取。

「小魚：對不起，前兩天未寫信給妳。一月十九日（星期日晚六時半）K律師今天來了，談了一些找證人的問題，但最重要的是一個新的發展，就是據一月二十日出版的新聞周刊，目前鄧小平正面臨毛派重大壓力的困境，因他的開放政策招致了貪污腐化，使得毛派得以對鄧大加攻擊，一時使他難以招架，在這時候如爆出我案的內幕，對鄧無疑是雪上加霜，說不定可以促鄧倒台，因此由我向副總統提出，使對方取消控訴以免促成中國再倒向毛派勢力。此事我已交K轉交S來辦，因S是華府法律協會的會員，較有資格面晤副總統，如此事有副總統出面干預，則可能全面改觀，這當然也許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但是美當局有自己的消息，當然知道此事的嚴重性，如不採取防範措施，萬一我的預料發生，就後悔莫及了。明天將給S電話，促他一定要根據我的計劃去作……」

一月二十二日，無忌來信，告訴我，他在報章上看到一篇特寫，竟然聯繫了自己的故事，給他較深的印象。

「……昨天在華府郵報看到一篇特寫，是關於一位在維吉尼亞腎臟協會女強人自殺的事，給我的感觸很深。因爲她給了該會極大的貢獻，卻因小故而不得不自殺來解決問題。原來在她接管該會以前該會經濟不佳，自她上任之後，發明了向私人發信要求加入有獎捐款以助腎臟患者，捐款大小不拘，獎品是微波爐等用品，因不限於捐款多少都可參加，所以參加者極衆，每日來信上五千封，年收入達五百萬。女強人把收入存入專戶，大部份交該會，一部份支付開銷，一部份入自己腰包，該會業務十分發達，因有款幫助腎患病人，甚得社會好評，幾年以來毫無紕漏，並被名爲募捐界的風雲人物，自己住很講究的一幢住宅，自己也有一個管理工作的情人，但後來因從專戶撥一萬元給一位腎科醫生來作研究費用，被發現此專戶，再一查該專戶賬目，其中有些被她私用，因此調查她的貪污，導致她精神失常住院治療，最後自殺。該會從此捐款大減，又恢復到以前不死不活的狀態，妳看這女強人冤不冤，給了自己服務機關偌大貢獻，卻爲自己份內所應得的報酬而不被諒解而送命，這就是該腎協會打反面算盤的結果。對比起來，我對美國的貢獻豈止千百倍該女強人的貢獻，但可能也被反算盤所害，姑拭目以待……」

一月二十七日，無怠爲了使他的案情更爲符合歷史事實，又恰巧在所裡看到一本題爲「季辛吉」的書，借此書的提示，對其所寫的闡述案情的文字做些修正：

「小魚：一月二十七日，一九八六年（星期一晚八時）。今天送書。車子到時忽見其中一本書，名叫『季辛吉』，是講他在當年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偷偷飛往北京去見周恩來和後來又在一九七二年二月陪同尼克森前往中國的事。其中包含很多內幕之情，是我所不知的，這些詳情對我有用，我現打算在星期二見K律師時交他轉給鹿石，請鹿石仔細看過對我所寫的東西按之加以

修正，以符合歷史事實，我另寫信給鹿石，附入請轉給他。我希望他能在星期四到達。

「請不必再爲我擔心，我看一月二十六日世界日報第一版有篇報導，題目是『活在監獄半世紀』，上面說一位叫安娜的女犯在俄亥俄州因一九二九年犯謀殺罪判終身監禁，在一九四二年可以假釋重獲自由。但她不願出獄，一九五六年又不願出獄，在獄中活到一百歲才過世，在獄中管花。由此可見獄中生活多麼安適，可以活到一百歲，也可以看出，即使終身監禁也可以在十三年內獲釋，如非終身監禁，當然更易提早獲得自由，這是對方的底牌。看了這個還有什麼可懼怕？況且這次出庭無罪釋放的機會很大，不必再爲之揪心了。妳信上說『如你出不來，讓我怎麼活下去？』哈哈，憑妳這句話，我是決不會判坐監的。」

一月二十八日，無忌的信是這樣的：

「K律師今天不能來見我，明天也不行，要等後天（一月三十日）星期四才能在對方的辦公室在那邊查閱偷錄電話的記錄時見面。那時我會收到妳交他帶給我的東西，如有支票我會簽給妳，那時如鹿石已到就好了。由我給穗蘭的信中妳可看出，法庭要對我判罪一定要證明我的行爲對美造成『損害』這一點，當然他決對無法證明。但我方卻可由目前中美關係上證明對我大大有益，因此陪審員不至決定我是有罪。如決定無罪即可當庭釋放了，所以我的信心十足，妳也不需這樣擔心（想想看那時妳是要跟我離婚的，如我要被判坐牢，妳只當做當初已經離了婚，現在後悔也來不及就得了）。當然這個情況不會發生，爲什麼這麼著急呢？想想如果我是今早在太空船中的太空人，那妳著急還有點名堂，我今在這裡優遊自在，著急何來？」

「在八三年五月，我那時發現金單不見，以爲一定是妳拿去，因別人不會動的，現在才知可能

是對方偷去，現對方說是我那次去是爲了要把『范小姐』介紹作我的接班人，眞是荒唐至極，范那時已和美國職員結婚，根本不可能當作可資利用的對象，也許是那位『反正』的人想借此邀功，才造出這個話題。今天K律師和范通了電話，范說她並未受法庭傳訊，所以這點也許在審案中不會提起。在此信中我附了一份給鹿石看的英文資料（我本已寄了一份到加州給他，但恐他未收到），可用作他致詞的參考。

「我是很愛妳的，心肝寶。怠，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對案情及前景仍持樂觀

一月下旬，無怠爲了案件作了很多準備，原來希望幼子鹿石爲他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爲父親的案件作些說明。經與律師相商，後來決定作罷，無怠對他的案件抱著樂觀態度：

「……我上信所附的給鹿石的信本是爲他招待記者之用，現他既不用就可以交給S律師作他在出庭致詞時的參考，記得鹿石來時去看S時給他帶去。

「我是二月要再去出庭，也許可在法庭再見妳，現在大局已定，即不必爲我的案子再擔心，妳不要爲錢發愁，因爲我的產業有一半是妳的，即算是我犯法，妳並未犯法，所以妳那一份是動不了妳的，看樣子很可能我可獲無罪釋放，那我仍可以搬到蒙地卡羅去住，過一種無憂的日子。祝快樂怠，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月三十日，無怠在信中提及，在幾份華文報紙中報導了有關他的案情時，提到有一個王姓醫生曾給他以革命的影響，導致他爲中共服務。

他在來信中第一次告訴我，王醫生是何許人以及他們的關係：

「小魚：一月三十日，八六年（星期四下午一時），昨天見妳之後精神爲之一振，今天本定是到對方辦公室去看電話錄音的記錄，忽然又被取消。明天到法庭，當然又是虛應故事，不會有什麼有意義的結果，今天下午等一會我要再致電給K，看看有什麼新的變化……。

「此信到時當然鹿石應該到了。我上次附入的英文其中要有一點修改，就是在一九五二年我自韓戰回港，見到的是我認識的王醫生，那時他是北京紅十字會的會長，談到了韓戰中國志願軍戰俘營的福利狀況並無軍事機密，王醫生那時帶給我們在香山的房子出售所得兩千港元，我分給大哥和二哥每人約七百港元，此事一問大嫂及二哥即知。所以對方說我那時洩露了軍事機密獲得兩千港元的報酬是不對的，這個我寫成英文，妳交鹿石轉交S律師作參考（我在星期六會見到所以不必了）。

「昨夜睡得很好，外面下雪，裡面也相當涼，可是我蓋了毛毯，裡面再加一床被單就眞夠暖的了。早上六時，管理員叫醒我去吃葯，我都懶得起，在這裡我的葯要在早餐前服用，所以六點剛過就要起身吃葯了。明天出庭是在下午，可是一早就要去（大約和上次一樣），我特別和管理員要了剃鬍刀來剃好鬍子，免得上庭難看。我如這麼早去也許可以看到電話錄音的記錄，從中選出一些對我有利的對話。這次開庭可能又是秘密性質，即除當事人而外無旁聽的人員，但在出入法庭時可以見妳。

「此信要早些發出，希望妳可以在星期六看到。所以不多寫，暫停於此，明晚和妳通電話，以前請妳給我寄一月二十日的Newsweek中的一篇關於鄧小平的文章至今未見。

「祝好！怠，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日。」

自從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怠被捕後，電視新聞、中、英文報刊幾乎每天都有報導，有些登在頭版頭條；有些內容眞是聳人聽聞。孩子們和我一無所知，也無法去核實，無怠幾乎也都讀過這些新聞，在他的來信中，也提到他的案件情況，甚至寫下了自己的心情和設想，也涉及故事的一部份。我只能毫無保留地奉給讀者。

一個人的所思所想，只有其本人最明白。任何旁觀者只能了解幾個側面。我認爲，他給家人的信件，特別在這種特殊條件下，似應視爲他自身的剖白。

但是，最好的辦法是把它交給歷史。歷史會作出評論。

我只想盡我所知，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自述奉獻於世人。

這就是金無怠本人對其案件的陳述和當時的心情。

我可知道什麼是律師了

提起律師，經過無怠案件，我可眞正知道什麼是律師了。

美國是法制國家，舉凡有訴訟，原、被告並非主角，而在法庭上眞正的明星應該是律師。過去，我們和律師一直有交道，辦完事付了賬單，一聲再見，各自東西，有事再來。不十分理解，美國人那麼痛恨律師，電影、漫畫、歌曲、圖畫不乏描寫律師的作品，也許因爲有些律師黑心要高價，以其舌燦蓮花，由黑變白；或有意使案件一拖再拖，便於收費；相當的律師缺乏職業道德，破壞了律師形象。

爲客戶服務，付費是應該的，無可非議，乘人之危，扼人之腕，則有見死不救的少德印象。不在限時內交出現金，請君免談，好一副冰冷面孔；更有甚者，明知案件難度大，可能敗訴，要價驚人，以本身已有的名譽、地位作爲資本，扼人以咽喉，更是明目張膽，利慾薰心了。

我很理解，一名律師，經過數年寒窗苦讀，高昂的學費，躋身於律師行列後，辦案日夜奔波，研究案情，庭上辯論是很辛苦，多取收入也合理，但是，不論從事任何職業，一個人應有起碼的道德準則才對。

無怠案件如此軒然大波，在被捕的翌日，好心的友人就提醒我們要請一位好律師，在晴天霹靂之下，我孑然一身，人海茫茫，何處去尋覓一位「好」律師？

幾經友人相助，我們先後爲無怠請了兩位律師。

和律師打交道的過程和他們的表現，給我和家人許多知識和教育，使我們永生難忘，也可以說受用無窮，特別是教育我們如何爲人之道。

謝謝你們，律師先生，我的親友們都不會忘記你們爲我們所做的一切，十餘萬美元的代價，換來一份了解律師的職業道德和給人的教育並不昂貴。只希望他們在夜半三更或離開人世以前，寫下他們的傳記時，想到此段經歷有所感觸，在清點他的遺產時，其中有一筆來自不義之財，就算他還有一點知恥之心。

在無怠被捕的初期，友人介紹給我們的梅爾斯律師，只經辦了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一場初審，雖然表示限期先付酬之後再作計較，這也無可厚非。

那時案情朦朧，時間緊迫，我們仍然十分感謝他，在周末的幾天時間要他全面投入是有難度

的，他能接辦，甚是不易的事，我們是銘記在心的。

經過子女們日夜兼程尋到了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律師協會主席的雅各布·施特恩律師，這位律師是一位名流，自不必多做介紹，在我們走投無路之際，能承他接辦，當然感激不已，對他寄予極大希望，作爲被告人的家屬，此時此刻對律師的開價，毫無還價的餘地，自不待言，任其捉拿了，十萬美元的交易，拍板成交，無怠女兒美石以住宅抵押，以救其父。

事情就是如此淋漓盡致而又簡單無比。

我們全家爲無怠盡了心意。

律師上場拚搏了，這是一場金錢與良心的較量。

在孩子們告知父親聘請了酬金爲十萬美元的律師時，使他大吃一驚，那時我們無力付出此筆巨款，令他難以接受，無奈兒女一片孝心，他是十分激動的，同時，也對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抱著很高的期望。

我也同意爲無怠不惜代價，聘請一位好律師，我一再安慰他：

「關於你的事無論花多少錢，都要打這場官司的，我們的律師費，不包括上訴，如上訴大約還要五萬元，怠，你不要再爲這些去擔心了，你想你不出來，我怎麼辦？再說你現在的情形，不是永遠可以維持下去的，如果判有罪，你就要服刑了，那就要搬到另的地方去要做工，要跟很多人住在一起，你是受不了的，因此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打贏這場官司，不是這種信心在支持我，我早就倒下去了。」

經過近三個月的接觸，無怠對律師是再了解不過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來信中寫道：

「今天（星期五下午）上法庭時，我方有三個律師，一個是Gary，一個是Stein，還有一個是FF的律師尚可，上次Gary一人出庭時也是有此人陪伴（他的名字是J0hn Lenahan），那時他便跟我說他就住在FF拘留所的附近，五分鐘就可以到，如有問題可以直接致電給他，倒是挺熱心，也許是看我們是一個『大戶』不定。」

「（星期五下午七時）剛剛和妳通過電話得知一切情況都好，等鹿石回來，請他去看律師看看我寫的訴狀，讓他知道一點端倪。」

「小魚：（星期五下午）今早不到五點管理員就把我叫醒，說是要我把房室收拾乾淨之後出門，我問他是去那裡，他說他也不知道，因爲要出門所以我特別洗漱並搽了潤膚劑，後來才發現是上法庭，換了便裝，吃了早餐再上手銬，天不亮就開出獄門，果然是上法庭，還是在Alex的那家，七點就到了，但等到早上九時半才提我上庭，那時我律師Stein已在證人台向法官要求延期辯論，因爲至今我的律師還未獲得可以調看機密證件的身份，法官爲此向檢查官大怒，限他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辦好這個手續，檢查官連連稱是，於是就退庭了。我去了一次絲毫未起任何作用，但卻趁機將我所寫的訴狀交給我的律師，臨行時律師告訴我明天星期六會來看我，如果鹿石在律師來前可以見到他，我希望鹿石可以向他索閱我所寫的訴狀，使他明瞭一點眞正的內情，然後到加州去之後可以告訴咪咪和巨石，在未去之前也可以把情況告訴妳，你們知道以後大概對我的勝訴會增加不少信心，可是律師爲了保密也許不肯給鹿石看，我在明天見他們時一問便知……」

無怠希望孩子們在外，協助律師了解情況，溝通他們之間的瞭解。所以，他建議幼兒鹿石參與

其事。

十二月二十八日，無怠信中提到的律師形象，給我一種職業性的虛情假意之感：「小魚：今天（星期六晚十時）中午看過律師，兩人都來了，Stein看過我寫的訴狀，大加讚賞，說我可以作一個好律師，並說他希望他在對陪審員講話時能講得和我寫得一樣好，同時他對我說我所寫的東西還需要一點客觀的實證，這一點並不難，我可以在一兩天後想出來寫給他。這份訴狀我不知現在是在誰手上，如鹿石想看可以先打電話給兩位律師，看是在誰手上再去那邊拿一份複印的。如律師認爲不該給他看，即不要勉強，但可對律師說是我說該文件是可以給鹿石看的。

「律師帶來的空白支票我簽了兩張給妳，想來妳已去取出一張夠你支付一個時期，妳要他帶來的信也收見了，那些複印的報紙、報導相當完全，使我明白了一點外面的情況，希望等眞正開庭時，由於我的訴狀一公開便會有個根本的轉變，如陪審員能判無罪，一定會有作家要和我接洽寫書，並有電影公司接洽拍成電影，因爲素材很多，使電影的情節可以十分動人，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星期日晨十時半）剛剛管理員來說我可以和妳通電話了，這是每周兩次中的一次，我想在早上十點，妳也許還未醒，如果這時打來妳的安眠藥還未過勁兒，則妳混混沉沉就把這次通話浪費了，所以我跟他說最好改在下午一點左右，他說沒有問題，這邊的管理員個個都這麼好說話，眞是難得，他們在外面走廊執勤，可以隨時請他們做任何事，譬如要申請單、要一捲廁紙，要他開或關小室的電燈，或是給律師打電話等，從不拒絕，並且總是和顏悅色，有時還要逗笑兩句……」

寫就長達四十頁的訴狀

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夜，無忌來信除祝願我們新年快樂外，提起律師的可能建議，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最新出版的Time週刊把鄧小平登在首頁封面，並選他爲一九八五年的『風雲人物』。這週刊每年都自己選出一位該年的風雲人物，而每年的人都絕對不同。可是鄧小平卻被選上了兩次（上次一九七七年），足見鄧對世界局勢的影響力，我律師可能要求法庭傳鄧小平來庭爲我作證（那當然不可能），如不能作證就只有賴於其他的旁證。這些現成的旁證，尤其是由對方提出的以爲對我有害的旁證卻正足以證明我的所作所爲對於中美近年來的化敵爲友、改善關係並建立雙方都相依爲命的合作關係來反蘇防蘇有重大的貢獻。憑這一點，這些陪審員就會決定我的無罪（此是天機不可洩露）。我的訴狀長達約四十頁把這個情況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要律師能有點好的口才照理直說就可以大事底定了。因此妳現在不必再擔心，我的情況已轉機在望了，妳要把這份週刊到樓下買它一份，把有關鄧的部份影印下來附在信中給我寄來會大有用處，要不然直接撕下附在信中寄給我也是一樣……」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無忌見過律師後，他告訴我律師的建議，他很奇怪，律師做此類建議，並對律師的工作責任心表示驚訝：

「……律師又說如我申請認罪，則一切開庭的辯論都可免做，直接由法官判決，但那樣一來我就無法提出我的證據（即我對中美改善邦交的大貢獻），那就沉冤莫白了，何況我現有如此強有

力的說詞，很可能得到陪審員的同情而被判無罪，因此這個官司一定要打到底，可是我對鄧小平的影響使他改反美爲親美……他（律師）又說即使判有罪還可以上訴，據理力爭（我只是不知我們所付的律師費包不包括上訴，如再要花錢又無勝算的把握即不必了）……律師總算把委託書給了我（我已申請公證手續，辦好後會直接寄給妳），我又問他那兩張簽好的支票，他說一時未找到，回去再找，這個人如此拉乎，怎麼能作律師，眞是奇怪……——

一月二十一日，無怠在信中，表示他已察覺律師並未努力，他看出了律師的品質，因爲錢已入袋，他來信寫道：

「小魚：（星期二晨十時）昨天給妳發一信，發後才知原來是新的假日（馬丁·路德·金的生日），郵局不辦公，所以大約妳到星期三才會收到，今天這封大約星期四可以到手。我星期五又要出庭，這次是爲了一項新的動議，要求在機場對我非法搜查的東西和因搜查而引出的證據統統不能在控訴中提出作證。這個動議其實並無大道理，因爲那次並未搜出任何有意義的東西，KS律師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動議的目的無非是要賣弄他們精通法律的知識，勝負對我實際無補，可是我還要起早摸黑去出一次洋相……

眞正對我有大意義的還是S拿我的信去見布希，如蒙布召見可以大有轉機。可是S他也說不肯去作，那末我可能直接和布寫一信，看他肯不肯見我。我現發現我們的律師根本不賣力，顯然是見錢已到手就袋袋平安了。現在唯一希望他們作得到的一件事就是在我最後上庭時能對我提出合適的問題，使我有機會向法官要求給我十分鐘，來解釋我的情況來說明眞相，那才可以扭轉我的劣勢，勝負在此一舉（我現在擔心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妳，因爲目前的這種生活我已習慣，毫不成問題，只

是妳在外面沒有我，做了菜無人吃，變成了大問題），希望一切能按我所想來發展……」

同日上午他又寫道：

「（星期二晨十一時）我剛和K律師通了電話，他說他和賽和滿哈德已聯繫過，賽要和他在辦公室見面，滿卻不在家，而是在南卡羅來納渡假屋渡假，我告K說關於我當初在朝鮮的事，已隔三十餘年，美國法律中有一種時限，即一種案子過多若干年即失時效，不能再究。這才提醒他要找法律書來看是否可以免究。如果可免究即不必再找滿來作證了。關於S去看布希的事，K說他星期四見我時再詳談，大概S不肯直接去找布希來談，只想寫一信給布，附上我的信，再看布的反應如何……」

無忌已十分形象的描繪了律師的面孔，眞是栩栩如生。

一月二十三日，無忌敏感的反應是有先見之明了。尚未開庭，就先談上訴，豈不此地無銀三百兩？我看到此信後，憂心忡忡。

「小魚：（星期四晚十時）昨天星期三以爲也許妳會來，但不見。今天律師來，

「談了好一會，明天要上庭，本無大意思，可是爲了律師要賣弄其本事，只好照出庭不誤。

「現在最好的對策就是我所擬定的了，KS兩位都贊成，若是如此則在最後開庭以前亦無須再作隱瞞，給布希的信要明天發出，只是請他給我一個面談，也許他會導致對方撤銷。如我不能見布，則也許在開庭前接見英文華府郵報記者，把我方的論據詳述無遺。這樣一定會見頭版，使得對我有偏見的人都爲之觀感一新，陪審員也不會看不見，在決定時也會對我有利（我已寫信將此意見告訴咪咪，看她們的意見如何，現在時間非常緊迫，必須著手進行）……。

「K現在和我談話一直在講上訴的事，可見他認爲這場官司恐怕要敗，所以才會提『上訴』，要不然就是想在上訴上再賺一筆，我看我們請了這兩位『名律師』是花了冤錢。但是沒關係，如果能見到布希或是索性招待記者大談我方的道理，這場官司在二月四日開始是會打得贏的。我因在趕寫我訴狀的補充部份，費了一天的工夫，忽想起昨天就沒有給妳寫信，今天再不寫要被妳罵死了，希望明天在法庭可見到妳。

怠，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月二十六日，我急匆匆寫了一信給無怠安慰他，如果萬一要上訴，我們也要全力以赴，主要的原因 是要拯救他出來，誰讓我們落在律師的股掌之中呢！

「……現在我還是那句話，我對錢不重視，能過得去晚年就行了。你是知道的，我能靠誰呀？手上兩三萬夠是不夠，但總不致於就活不下去吧？現在你的情形如此，可能我們還要上訴，爲了你我可以一切都不要，只求你早回來，怠！我難過死了……」

同日，無怠和我講解了上訴的事。可是我仍希望律師有所作爲，他畢竟非等閒之輩，無怠在來信中提到：

「……如果我們在不勝訴的情況下一定要上訴，就更不必心急了。因爲開庭日期是二月四日，庭訊完畢至少要到二月十二日，決定是否有罪要到二月十三或十四日（如陪審員不能達成一致意見，可能還會重審）。如無罪則當庭釋放，如有罪由我們律師提出要上訴，則一切不算，再重新由頭至尾再來一趟。如我們因任何原因不提上訴，則法官也要再等兩三星期或一兩個月才能裁定如何判刑。在這等候裁判之期也還有很多事可以進行，譬如會見國會議員或副總統之類，總之現在看

開庭日近但對最後定期現還有一大段時間，不必預先著急。……現在緊鑼密鼓二月四日轉瞬即至，希望妳已和鹿石通過電話，鹿石可以和K律師聯繫（這件事勢在必行，即使律師反對也要照作，因爲非如此不足以洗淸我的名聲，做了之後，即使判罪也有以後由國會議員或總統特赦的轉彎餘地）……。」

一月二十八日，無怠來信說，律師並不按約定的時間去看他。因爲離二月四日開庭只有一週時間可以利用。律師難道眞的錢已入袋，就不負責任了?抑或有其他原因?

「……今天晚上K律師應來看我（但也許又改明天不定），那時我會把此信給滙豐信和支票一起交他帶給妳（可是我記得他手上的最後一張空白支票已經給我用掉了，因此沒有，只好等下次拿了空支票再說）。如他不來看我，我就等明天星期三交給他。今早我已給他打過電話，秘書說他下午兩點半回，現在差不多兩點半，等一會我會打去給他，如接通，再告訴妳詳細情況），上次請妳交律師給我帶來的空白信紙有些特薄的紙不能用，厚的一共僅五六張，現已用完，請妳告訴律師再帶幾張給我。（我和他通話時可以和他講了）。我剛和他通過電話，他說今天不能來，所以此信由郵局寄上，他要星期四才見我，屆時會帶紙給我……」

一月三十一日，無怠告知，律師將於二月一日與他會面。緊接著在二月一日，無怠的信中，便對律師充滿了信賴和期望：

「……今天已踏入八六年的二月，日子過得好快呀，今下午KS兩人會來了。我要看S怎樣用我供給的素材寫成一篇約二十五分鐘的開場白，這個致詞將緊跟對方的開場白，兩方本應針鋒相對（即對方說我作了什麼犯法的事，有何爲證等等，而我方應說我並未作，而對方的證詞不足入

信），但我方的開場白卻是利用對方的詞鋒來作我方的證據，使對方無法招架。這種作法在法庭是極端少有的，且看其具體的發展好了。星期五的法官還是那位叫作布瑞安的老人，但他卻宣佈在二月四日開庭時卻由一個叫做瑪麗的女法官來主審，這是個新的因素，是福是禍要看具體的情況了。不過不管誰是法官總要以陪審員的意見爲準。如果陪審員認爲無罪，法官也奈何不得的，可是現在我案除了主案之外還有副案涉到未報稅的事。

「據K說有此副案，可引至主案無罪，而副案的有罪判罰會極爲輕微，可能判罰款或緩刑，那就馬上可以獲釋了……總之目前情勢大好，如主案無罪，不但可以洗清我的聲譽而且可以因創作方面的安排有大名大利的收穫，那麼什麼罰款都不在話下了。」

律師的態度難以捉摸

二月四日開庭在即，無怠要做不少準備，而律師可能準備得不夠全，無怠在來信中特別提及：

「小魚：（星期四晚九時）今天忙了一天，一早便被開往聯邦調查局在華府的分部，原計劃是去找文件，可是到了之後才發現文件不在那邊。律師卻在和我談了不少明天（一月三日）到法庭後要作證的事，和我說開庭的時間改在下午兩點。在早上我可找兩位律師商討出庭的做法，又給我看一份六十頁的文件，是寫給法官看的，說明我的自白不能做證的五大理由。我回來以後即在研究這份文件，所以無法寫信，但後來一想不寫信也不對，因爲今天不寫，妳的周末就收不到我的信了，所以還是寫幾個字比較好，即使寫得少些也無所謂，是不是，總比沒有信的好。

「我換了一枝筆，因爲不知爲什麼字也寫不好了，也許是因爲文件看得太久了，眼睛有些發花

看也看不清了。這份文件寫得很有分量，如果明天法庭上的應對得體，我的自白不能作證應無問題，只不過因爲此案被渲染過甚，如不能作證，那對我律師來說也許是一個打擊，但對我自己所擬的辯護來說卻無大礙，因此我在出庭前夕十分篤定，無論明天是成是敗對我都無所謂。此信只能寫到這裡，因爲寫了一半被室友拉去打撲克牌，現已快到熄燈時刻，明天法庭有大陣仗，回頭見。怠，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

二月二日的信，無怠也談到對律師的看法：

「……在收妳一月二十九日信的同時也收了鹿石的信和他對我訴狀所重新打過的字的原本，我會交給S來作參考，昨天我們在一起時他當場表演開場致詞，我看他慢條斯理地講，不知對陪審員會起什麼作用，當初請他時咪咪已經說他的講話不及另一律師那樣強而有力，不過因爲他經驗老到，牌子很硬才找了他，但若是他臨場的表現欠佳就不十分好了（不過他在我面前講也許和在陪審員面前講的情況不同），此信到時，當然妳和鹿石他們已聽過他的致詞了，結果如何自有分數了：……」

二月三日，無怠來了一封長信，使我們看了以後，震驚萬分。我提不出任何意見，因爲事出突然，內情不明，是律師好意免去開庭的諸多麻煩，還是別有意圖？這只有無怠和二個孩子磋商決定了，是凶是吉，前途難卜。我只希望無怠能釋放回來就好了。

律師在這關鍵時刻是怎麼回事呢？

一九八六年二月三日，無怠寫了一封長信給我。

「小魚：今早和S律師通電話，他們忽然告訴我對方問我的兩律師提出可以不用庭訊來解決我

案的辦法，就是由我自己認罪由法官判決（一般來說，一個犯人如自己認罪，法官可以輕判，但判了之後就成定案，不能改也不能上訴。有時控訴雙方可以在庭訊前彼此磋商達成協議。在控方決定減刑至若干程度時，當事人決定認罪以省去庭訊。這種情形常常是因為控方無把握能勝訴，深恐在庭訊中當事人可以無罪開釋，則控方為該案所花的工夫和心血付諸東流。如當事人的罪證確鑿，決無法逃掉判罪之災時，控方則決不肯提出這種認罪減刑的方式）。這個消息使我為之一驚，因為在最開始時我即向我們律師詢問是否可以協議定案，免去庭訊的麻煩，那時S即對我說，這個檢察官十分傲慢，他認為我已如俎上之肉任其宰割，所以決不肯減刑。如果認罪也是白認，但想不到在開庭前夕卻有此舉（可見對方已自覺我方的訴狀有成功免罪開釋的希望，而他們控訴可能不生效力）。我問S，對方提出的減刑條件如何，他說可以把控方當初提出的罪狀十七條減成一條，即自認有陰謀作間諜的意向。我問S如自認此罪則判刑為何，他說此罪的刑期可由二十年到終身監禁，由法官全權決定，不必開庭，所有對庭訊的準備統統取消，僅由法官在數周或數月內決定刑期而已。我心想這真是玩笑，對方對我案前後光是偷錄電話就用了兩年半，光是翻譯電話和對話就至少要用兩三人全日工作，至於其他的跟踪、調查、分類我的文件、銀行和海關方面的調查等等，所用的支出要數萬至數十萬元，現在卻答應如我認罪可以輕判，若不是笑話，說不定是一個詭計誘我認罪之後變成了俎上之肉任其宰割而無反抗的餘地了。

「照S所說，如明日開始庭訊，我方提出認罪則可馬上退庭大家回家，我回監獄，以後就靜等法官的量刑。但是其間我仍可招待記者把自己方面的情節訴諸公論，這個情節對法官判刑略有影響，但就不如在法庭公開辯論來得有效，因在法庭公開辯論可引致陪審員的無罪開釋。

「這兩者之間（即在認罪和庭訊之間）各有利弊。認罪的好處在可以不必耗時費事於庭訊，罪狀可能比庭訊敗訴要輕，可以免去因逃稅的罰款，避免了每日庭訊在報上和電視上的張揚，自己方面的說詞照樣可以在報上發表，判刑之後可以據情節向副總統申請特赦。其弊端在於一旦認罪就不能反悔改爲不認罪，亦不能在判罪後不服而上訴，如法官和控方搭線共謀則仍可判最高刑期，沒有無罪開釋的可能，自己方面的說詞亦因已認罪之故不如不認罪的情況下來得理直氣壯。

「在和KS兩人權衡重輕之後，我們覺得還是不認罪而進行準備已久的庭訊比較好，對方之所以在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對我方提出認罪減刑的建議，一反其一貫的高傲闊步的姿態，可能是獲知了我方的以柔道勝拳道的招數。自知要打不過我們所以想借此下台，也可以是在星期五的秘密庭訊中，我方提出的兩項有關我的秘密作業要在庭訊中提出作我的有利證供時，對方以『國家機密』作爲理由，提出不得在庭訊中說出，可是被法官否決，現在也許對方發現此點如被我方利用作爲有利證供，將對美政府的形象大爲不利，因此迫得要和我方妥協也不一定。

「總之，目前我方的決定是不認罪而進行庭訊，巨石、鹿石在今下午來亦認爲這個決定較好，因有無罪開釋的可能亦有可以上訴的權利，不過我有點覺得我們律師也許因爲自私自利的理由希望庭訊，如勝訴則有光彩，如敗訴則有上訴的收入。本來對方在星期五退庭時即已提出認罪減刑的建議，那天在庭訊畢後，我即和K說在行前再到拘留室來見我一次，可是他未來（可能是不願把上述的建議告訴我，怕我贊成則他要馬上和對方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協議，則我案即無戲可唱）。而次日（即星期六）他見我時未提此建議，直到今日我打電話給S時，S向我問起對此建議的意見時，我才知道本來今天S不打算來的，只由K來一次算數，但在電話中聽我對認罪減刑的情節問得很詳

細，也許有意接受，S才提出他和K一起來見我詳談此事。談時他說一個律師按理說不應阻止他的僱主進行認罪減刑的措施，不過在我的情況，庭訊對我可能利大於弊，而且可以大爲揚名，所以不希望我認罪減刑，我鑒於第二頁下半頁所說的理由，就決定照律師之意用庭訊來打這場官司。

「不過我想也有這種可能，就是對方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許會在明天庭訊開始前進行一次最後的努力，向我方提出最好的認罪減刑的條件，譬如提出雖判二十年，但可獲緩刑，而無罰款，只要我方認罪以免庭訊而張揚一切，如果對方果有這種寬大的處理辦法，那我認爲就可以接受，但在接受後仍將把我方的情節公諸報端來澄清我的名聲，這樣完事之後，肯定很多大公司要來接洽拍片了，那時妳千萬不要自作主張，答應任何公司任何條件，要等各方面的競爭完畢之後再作定奪。

「由於以上情況妳可知我們的情形已如守得雲開見月明一樣了，聽起來我的情形好唬人，使大家都爲之退避三舍而唯恐不及，但細看之下其內大有文章，等於是在季辛吉秘密訪華時一回來才轟動全球一樣，且看此案的發展罷，一定是有得好看的了。

「祝快樂！怠，一九八六年二月三日。」

我也幫助無怠與律師聯絡，我更進一步了解到，在開庭前的關鍵時刻，律師的態度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二月三日，我給無怠的信：

「……今天爲了打聽你明天出庭的時間地點，給K不知打了多少電話，他一個也不回，後來我打給VA的律師Jonh問他，他也不知情，說去打聽後再通知我，到九點還沒通知，我又打給K，他後來打回來對我發脾氣。我問他『你爲什麼對我發脾氣？』他說他一整天都在爲你的事忙，而他已通知Jonh告訴我我要問的事了，爲什麼還要打電話給他。我說「什麼時候Jonh打電話給我了？」

他才沒話說，他的意思說我根本可以不必去，因爲去了也不能進入法庭的，我說『沒關係，我可以在外面等，我只要看看Lary，他也希望能看到我』。他很不客氣的說：『一點半，還是原來的地方』，看到律師如此作風，眞寒心，我以爲他們是以公正來作人處事的，那有這種態度對顧客的，眞叫我生氣，想想一切都是爲了你，希望他是因爲累了，所以才發脾氣的，只要他能打勝這場官司，我給他磕頭都行。怠!眞的，誰要能使你早日出來，叫我作什麼都可以。明天星期五，這封信我帶在身邊，請律師交給你，不然星期六你就收不到這封信了，我明天再給你寄信，那麼星期一又可以收到我的信了。」

二月四日，開庭時的暴風急雨來臨後，他來了一封信：

「小魚：(星期二晚十時)今日開庭，寄大希望於S律師的開場白，以爲他將我的貢獻和作用烘托出來要引起大轟動，結果他只輕描淡寫一筆掃過，和對方的濃抹細描相比之下簡直不成比例，我後來問他爲什麼如此輕掃娥眉，他說等我上台時再加重描不遲。可是我怕等我上台時如他的問話不能引導我有機會詳細說明我的情況和貢獻的話，這個庭訊就眞不如在昨天接受認罪減刑了。今天在法庭我和SK兩人搭不上話，當約翰律師跟我談話時，我問他知否對方提出要我認罪減刑的條件，他說根本不知此事，可見SK兩人把他也矇在鼓裡了，我問他是否可以在庭訊時提出接受認罪減刑的條件，他說要看對方肯不肯，在退庭時我和S說要今晚和他研究問題，S說可在明早開庭前和我談，那我看一定是不行了。

「今日庭訊時我出去小解，回來後看我桌上放妳一封信，K對我說是妳以前托他轉交的他忘了，但此信被管理員看見，進行干涉，打開一看內有一張空白支票，管理員說是犯法(因犯人如有

現金或支票可以在逃獄時有經濟能力），要看信的內容，他不懂中文所以要明天交翻譯看過再定奪，我想這個K眞是糊塗……」

這兩位律師的迷宮，讓孩子們和我都迷惑不解，無怠的案件怎麼辦了近兩個月，突然，律師提出這個突如其來的建議？且另一律師竟然一無所知？爲什麼早不提出來商議呢？孩子們是常與律師有聯絡的，不見律師提及。

在最緊要的時刻，律師卻來了這一奇招，豈不是水中月，鏡中花了？

二月七日，法庭宣讀了陪審團的報告後，宣佈無怠以十七項罪狀判決有罪。我們完全墜入淒愴絕望的深淵中而難以自拔，我們不禁呼叫：律師怎麼回事了？

二月八日，無怠認爲這位律師至少沒有負責任的理會他的意圖，更沒有使用較多時間作必要的準備。那麼，律師又爲何作爲當事人法律上的代言人呢？無怠在八日的信中，有五次提及他不能理解律師玩了什麼花招。他寫道：

「……昨天陪審員決定有罪後，好多記者去問S律師是否上訴，他說要上訴，因爲控方沒有把我有利的證人請出作證，而法官應將這一點向陪審員交代明白（但他沒有）。這位證人就是中國情報方面向美『反正』的那位官員……。

「……而此人才能佐證我所供給的情報是爲促進中國和美方的合作而對美國不但無害反有大利，今FBI不將此人提出作證，是對我方不利的行爲，S認爲法官應將此點向陪審員交代，但法官沒有，因此可以提出上訴迫使控方提出對我有利的反正人員，作爲庭訊中的重要證人。這一點當然有點理由，但對我減刑有多大好處仍在未知之數。今天下午鹿石巨石都來看我，那時再和他們研

究。他兩人那時應已和S談過此事了，可以告訴我S的具體意見，看最大的好處在那裡，有多大的價值。

「此信我一定要在星期六早上發出以期於下星期一可以到妳手上，因此暫停，下信另寫，在今晚寄出給妳。

怠，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

已知被控十七條罪狀

一九八六年八日下午，無怠又補充了他對律師的評價，他也奇怪律師有什麼別的算計：

「小魚：（星期六下午四時）昨天和妳及兩石通電話，巨石說在今日早上來，鹿石說在下午，可是我等到現在也不見來，不知是不是這邊不准或是其他的原因。這邊的規矩是下午三點三十分至四點三十分換班期不能會客，四點三十分至五點是吃飯期也不能會客，所以如他們兩人在這時已到也要等到五點才能見面。可是鹿石說今天巨石要在下午搭機回加州，這樣看來大概今天是不能來了，不知他們和S律師談話的結果如何，今天未收妳的信，也許等到星期一見妳信時可知一點端倪。如果S要上訴，而無須再花錢是可以的，要是再花錢，我看就不必了，他並不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律師，對此案他既無把握就應在二月三日我提出要認罪減刑時同意我的觀點，那時有了減刑的條件，再招待記者在報上登出此事的全部始末就有了眞相大白的基礎，使這個案子得到公衆的同情，也有減刑和作劇本的條件了，現在的情況是十分欠佳的。因爲除了判刑之外還有罰款，可能吃掉我們在美的全部財產和將來可能的收入……」

八日下午五時半，他續寫道：

「小魚：（星期五下午五時半）我寫此信時，是在法院樓下的拘留室，法官宣佈我被控以十七條罪狀統統成立，但判罪卻要在約一個月之後。這次庭訊在二月三日我才獲悉對方曾提出可以認罪減刑，那時我本想接受和對方庭外談判，只是因爲K並未和我早說，耽到二月三日晨我打電話給S時，S才告訴我這件事。等二月三日下午一時他兩人來時我提出接受庭外談判，S認爲不必，我以爲他有把握，但實際上我現在看出他兩人是想我判罪後再接此案上訴，再賺一筆錢。我知道咪咪、巨石、鹿石三人和妳一定決定要上訴。可是我看有此兩律師，上訴也是白搭，不如就此打住，由法官判刑吧，反正頂多不過是坐牢，現我已習慣，生活安適愉快，美國又有假釋的制度，幾年後就可出來的，我的情況相當於政治犯，並不是刑事犯，所以在政治上可以發生變化，採取政治措施而獲得釋放，不必悲觀……」

二月九日，孩子和我去拘留所探視無怠，他們父子二人討論了如何進行下一步的安排。我們離去後，他又回去寫信給我們，因爲每次探視時間短促，去的人多，每人只能有五、六分鐘的時間，三言兩語，匆匆輪換，只能以信來補充言猶未盡之事。

二月九日晚上，無怠的信又提起律師來，看來他眞動氣了，也很擔憂：

「（星期日晚十時）剛剛和妳及鹿石見面，鹿石對SK十分不滿，甚至要求其他律師和SK交涉退款，可是那有何用呢，明後天K將來這兒和我商量上訴的事，如果上訴，當然他們兩人又可以每人賺一筆，K來時要帶來一封S給我的信說明上訴的理由，我看後再說好了：

「這次選了這麼差勁的律師眞是倒霉之極，他們明知怎樣可以脫罪，卻教我承認一切，強調動

機，打動陪審員的心思，孰知陪審員要一切依法行事（SK兩人明明曉得的，卻引我入此狹徑），我那時在選定他們之後，應再和最初的律師訂一個諮詢的合約，問他用何種辯解方式來取得脫罪的最大可能，那就有希望有把握得多了。可是現在事已至此，當然什麼也沒有用，SK兩人主張上訴，如果不用花錢，當然不妨一試，希望也許不大，等我於星期一或星期二見到他們時再講……」

二月十日，無忌深感律師極端不負責任，因此在信中提及：

「……等一會兒我要打電話給K律師，問他幾時來看我並要他把燕京大學的文件和我寫的訴狀帶來（S和K在法庭根本沒有利用我的訴狀，但事先也不跟我說，使我爲此白費力而眞正的情況不能對陪審員表達）……」

二月十二日，無忌等了一天，律師爽約不到，他感到律師更是不負責任，當天，他的信是這樣寫的：

「……K現在和我談話一直在講上訴的話，可見他認爲這場官司恐怕要敗，所以才總提『上訴』，要不然就是想在上訴上再賺一筆，我看我們請了這兩位『名律師』是花了冤錢，但是沒關係。」

「……（星期三下午一時）今天K律師是約定來見我的，他說可能在早上也可能在下午，然而到現在仍無消息。等下給他一個電話看是怎麼回事，如他提出上訴的問題我會決定上訴，在這個案子上S和K都大有收獲，如果上訴，我們無錢，他們可以按我們所付的價錢向政府來收費，因此我們這場官司最獲實惠的反是SK兩人，此信趕時寄出，爲的是妳在星期五或星期六可收到。」

二月十三日，無怠希望和律師談話，再進一步磋商他是否眞正需要上訴。奇怪的是，律師竟然藉口事忙而不接聽電話，他感到事有蹊蹺，連預約的會見，也不踐約。更奇怪的是，律師因要陪妻兒渡假（似乎二月中旬亦非渡假的良好季節），而延誤與客戶的約談，這眞暴露律師的職業道德。也許還有其他原因也未可知，但是，無怠還是以平靜的心情寫道：

「小魚：（星期四早十時）昨天是會客日，可是妳未來，我想起了那天通電話時，妳說可能不能，所以並未因此著急。昨天本來K律師說來看我，可是也未來，剛剛我和他通了電話，他的秘書居然說他在忙，無暇接電話，妳看氣人不？後來我說只要和他講一兩句他才接聽，我問他報告所要的資料是否可以拖到上訴之後，他說不能，最好和報告員合作，又說判罪之後有三十天的時間來提上訴，所以現在不急，在上訴的過程至少要六個月也許要一年半才能第二次判罪。但在此期間我大約要換另外一個監獄，究竟在何處K說要看法官的決定，但律師可以作具體地點的要求。又說他下次看我的時間要拖到二月二十二日，因爲他要帶他的妻子和小孩去渡假，由此妳可看出這個人對我案的態度了，當初實在根本不應找這兩位如此無責任心的律師，他們並且在審案時故意把我引入歧途，使得根本無機會上法庭來申訴，現在的上訴，實際上也是一種拖延時間而已……」

二月十三日，我在回信中，也表示對這種律師承辦案件的看法，他們建議提出上訴，可能是他們想再敲我們一筆巨款而已，我在信中提到對上訴的看法：

「……我現在也認爲上不上訴都不要緊，咪咪已打聽好加州監獄的地點，咪咪說她會給你寫信……」

無怠也有同感，也許他對律師更有了解，他在信中也提到：

「……上訴的問題我看不上訴也好，還不夠折騰的，實際上也不見得會減刑，我有了長期入獄的心理準備，反樂得一個無憂無慮，隨遇而安，國與國之間的安排有固然好，沒有也不成問題：……」

在我們對上訴不再抱希望後，那位律師又給我來了電話，告知他有要事需與無忌相商。於是，在二月十四日無忌給我來電話時，如實告訴了他。可是，他與律師聯絡時，律師卻不見了踪影。大約又是虛幌一招。

二月十五日，無忌來信便提及此事。

「（星期六午十二時）昨天和妳通電話，妳說K律師要我今天給他電話，有重要的事情對我說，我想他這個人自庭訊結束之後即馬上對我冷淡，怎會忽然積極起來，大約有兩三個可能，一個是可能有公司要利用我案的情節來拍影劇，一個是可能有美總統和中國方面商談解決我案的消息，另一個可能是案情忽然有意外的發展。這三個可能無論是那一個都會對我有利，使我的情況峰迴路轉，別有洞天。可是今早十時我先按K的紐約電話打去，結果一位女士接聽說是還沒有K的消息，再打給K的秘書，是個錄音，等到十一時一刻再打給這位秘書，結果是她同事接聽，說是巴巴拉出去了，也許下午一時半到二時半可回，我只好等到那時再打，結果如何在此信的後半會告訴妳，可是等信到時我已和妳在星期日晚見過面，這個結果當然已告訴妳了……」

同日，無忌又附一句：

「（星期六晚九時）今日給K律師及女秘書的電話一直找不到人……」

大約將近一周，無忌忙於會晤記者和撰寫文件，時間十分緊湊。由於他對這位大名鼎鼎的律師

已失去信心，並且決定不上訴了，隨事態發展去。

他在去世前夕（八六年二月二十口），留下的最後一封信中提到：

「……我現在決定不上訴之後心情特別平靜……今日收到S律師的信提到上訴的問題，其中所提的上訴理由並不十分強，並說最後要告到最高法院可以拖一年半，今晚那位助理律師Bob來電話，我問他是否上訴期間判罪的項目可以暫時不執行（即財產可不充公，退休金照拿），他說不知，問他是否仍然住此處，他說不能，要遷往正規監獄，其情況較佳，但地點則『不知』，這樣看來可能是在其他鄉下，一定相當遠了。所以不如不再提上訴，一切停止，等判罪之後遷往加州便了。B律師要我開具可以證明我『爲人』的親友名單……」

這是無怠和律師打交道的部份經歷。

我們十分理解律師的辛苦工作，他們應得合理的報酬，自不待言，但是，所有客戶都十分信任所聘的律師，這也是不言而喻的。最可貴的是道德準則，無怠的這位律師的道德水準一定會在良心的天秤上，由歷史去做評價吧！

十幾萬美元，我們還有緣份又和律師打交道，也和這位律師有過聯絡，且看下回分解吧！

自從無怠被捕後，孩子們和我除了全力以赴聘請律師以外，每周的探視，彼此的信函往來，加以悲傷的心緒，人是疲憊不堪的。另一方面的壓力更是難以支撐，那就是我們沒有那足以應用的錢財。

說來誰也難以置信，如報刊上所載，無怠是一個三十多年的「間諜」，所得的報酬少不了也有百萬以上，多麼嚇人聽聞的消息。可是，事實卻不是這樣的。後來，也得到了證實，也讓人難以置

信。

我們平時的家居生活是依靠無忌的月薪和他在工作之餘筆耕的收入。我們在婚前，各自的積蓄，為了贍養撫育子女，投入購置房產，收租賃費以扶持子女成人。由於那時積蓄有限，所購之房產也非上乘，只能出租給低收入人家。收不回租金也是家常便飯，甚至有些住戶只能按週交費或半月交一次，有的甚至訴苦要求緩交，所以，我們每週末得去收租，往往難於如數收齊，無忌還得為住戶完成一些小型修理。他常常看到住戶的窘境，一掬同情之淚，收租也免了。後來，這些住戶得悉無忌被捕，我們無暇顧及，有些也趁此機會不付租金了。我獨自挨家去叩門，安全堪虞。本來就月月補貼購屋貸款，確實負荷不起。無忌被捕後，我們商議結果，將這些房屋無代價退回原房主，以免除我們無力補貼。但是那房主卻要我們連同住戶預繳的訂金也給他，還是經過多方交涉，他仍限我們一個月以後轉移訂金給他，這種落井下石的事，也是世上少有，天下無雙的。

以往我們偶因赴賭城有些斬獲，但，畢竟不是固定收入，存起以備不時之需。

在這種經濟情況下，為無忌事先後聘請的律師，所付之十餘萬美元之巨款，只能由女兒美石以她的住宅作抵押，借來此筆款項，以應急需。

在初審時，已知還有我們的稅務罰款，加上無忌入拘留所以後的各項開支和日常起居，使我們的經濟捉襟見肘。這經濟事態，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

我自一九六三年與無忌結婚後再未踏上社會做過任何工作。一旦無忌罪名成立，我則分文沒有，成為無家可歸之人。

無忌對我今後的生活十分憂慮。如果半年前，我們離婚，我可擁有半數財產，如今，在稅款

上，我仍有一半責任。因爲報稅是無怠和我共同簽名的，當然，我也爲自己的今後生活擔憂，因爲，我的自尊不允許我去依賴子女贍養，那麼，我的晚年將老境堪憂。

他催我提取銀行現金

無怠在拘留所裡，憂心忡忡，始終感到內疚，也極力設想，我應留些款項在手上，以備不時之需。

我不願做違背良心的事，更不願違法。當他和我商量今後生活時，希望我在尚未宣判之前，取出僅存的款項留存備用。我一直爲此事膽顫心驚，因爲，平時，我們的財務是分開的，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存款號碼，更無他的取款卡的密碼。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他的建議一直延宕未予實現，因爲，我十分害怕而不知所措。

直到看來無怠案情日益不利，而支出不減，無怠催促我早做準備，要取出我銀行存款，特別是定期存款，要取出現金，我眞是進退維谷，莫衷一是。即使我放棄全部利息而提前取出現金，按銀行規定是允許的，可我又如何處理這些現金？即使維持我來日，又能維持多久？對我而言，猶如天塌地裂，可悲可憫，可怕可憐。

我的存款只有兩萬五千美元。

可是我獨立一人是不敢去取回的，因爲我害怕來回路上發生意外，一籌莫展。

人是自私的，在這種眼看前途茫茫之際，會去孤注一擲的，我決定去銀行提款，因爲我要活下去。

天如人願，我的一位好友給我以援手，他做了我的保護神。

我們如像電影情節似的，好不讓人心驚膽戰！我們每人手提一隻大手袋，先到我存款的銀行。當我告知櫃台後面的小姐「我要取現金」時，她看了剛接到手的單子，立即瞪大了眼睛看了我們一眼，半天沒有說話，又十分吃驚地雙眼直勾勾地盯著我們。

「很對不起，我們這裡只能付兩千元，只能麻煩你們到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總行，提取剩餘的部份，很抱歉。」

沒有辦法，我們知道到那裡停車是個大難題，一不作二不休，我們驅車徑奔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而去。

好不容易在離銀行兩個街區的路口找到了車位。

總行的櫃台內的職員一聽我們的要求，說：「請稍等一等可以嗎？這事最好請向我們的經理談一談。眞對不起。」

經理來了，想來那位職員已向他做過報告。

「很對不起，讓你們久等了。」

「我因爲要購買一家餐館，你知道中國人只相信現款。所以，我只好取出現金給他們。」我佯裝鎭靜地說。實際上，我聽到那職員說要與經理談一談的時侯，心都要從胸膛裡跳出來了。我鼓勵自己一定要平靜，事情都走到這一步了，怎麼辦？好像小偷被警察當場捕捉一般。

經理看了我們一眼，低頭想了一想。什麼也沒有說，回過頭去吩咐那位職員照付不誤，他說了一聲「再見」就離去了。

那位職員進去，開了保險箱，又仔細數了一遍，放在櫃台一小堆現金，這在美國是不多見的。我仍然壓住緊張的心情，極力裝出一副平常神情，我眞不敢想像我那時的面孔是什麼一副尊容，如果有福爾摩斯在場，他一定像一台窺視鏡，看見我心臟在狂跳，我們仔細數好了錢，分別裝入各自的大手袋裡。

那位職員看我們裝好以後，好心地問道：

「你們的車停在哪裡？」

「就在兩個街區的路口上。」

「你們最好把手袋的提把掛在頸上，用雙手護著手袋，請你們一定多加小心！」

我們十分感謝她，和她道了「再見」匆匆離開了銀行，緊張萬分地快步奔向停車的街口，兩個街區只需要幾分鐘，我們好像這距離有一里路。越心急，連車門都開不開，終於全進了車座，深深呼了一口氣，迅速倒出車來，一踏油門，只恨紅燈閃亮，欲速不達。

進了寓所，好友告別了。頓時，我更不知所措，這筆現金無處可放，好像自己是偷兒，竊來了一筆錢，一包「贓物」，我怕有竊賊入室，又怕有人來搜查。總之，很後悔有此蠢行。但是，這些款項對我今後的生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如我省吃簡用，可以維持兩年的生活。在我去探視無怠時，告訴他我已取出了這筆現款，免除他擔心我今後生活無著，豈知他聽到後認爲並不安全，另擇他途才好。

我又將原來寄存在銀行保險箱的一點留作紀念的金幣也取了出來。

在我們自感形勢如風聲鶴唳之際，好心的朋友助我將這些現款和少許金幣存到紐約的一家銀行

裡，我心裡如一塊大石落了地。我十分感謝我的友人在我最困難的時刻，幫助了我，此情此義，我永銘在心，今生今世永誌不忘。

不久，無怠和我的銀行存款全部被凍結。另在一家銀行開戶頭也不可能的，我還需要用支票付房租、水電等費用。無怠的房客已不交房租了，只好將房子無代價退還原房主，他又限一月內將房客的預訂金全部給他。那時，我眞是四面楚歌，只好與無怠幼子鹿石相商，暫由無怠從大陸接來的侄兒先代墊付。

無錢寸步難行，無錢逼死六尺好漢，何況我一個弱女子，到何處去求告？

在一月三十日，將正式由有陪審團的法庭開庭審判，如諸多罪名成立，還要罰款二十五萬美元。

天哪！加上十餘萬律師費，我們得付出近四十萬，這筆巨款從何而來？如果此案定罪，無怠名下的任何資產，包括房子、車、存款均要沒收，我也被牽進稅務事件中，因爲報稅我也署了名，那麼，我只有露宿街頭了，沿街乞討了。

我們全家墜入愁雲慘霧之中，心情極爲沉重，一籌莫展。

我的香港之行

一月中旬，無怠曾告訴我，他在香港還有十萬元存款。在開戶時，他曾辦過一項手續：即其本人不克前去提款，可憑他的委託書及賬戶號碼，即可依此憑證付款或按信件要求匯往指定地點。無怠認爲當時稅務部門尚不一定查封那筆款項，可藉此良機將此款提出，轉到香港另一家銀行以我的

名義開戶頭，這樣，我有一筆款項可度餘生。他立即請律師帶一封委託書給我，讓我親赴香港辦理此事。

我一聽此事，驚愕萬分，因爲我根本不知有此一筆款，同時，此時此刻辦這種事有極大風險。何況，我又沒有辦過這種事情，眞是如熱鍋上的螞蟻。

我左思右想，輾轉難眠。我在一次信中寫道：「……我希望這次去，能把事情辦好，我知道這是你一直希望我作的，如照我自己的意思，我是不會去作的，但爲了了去你的心願，我去辦，但也有很多風險。怠！求主吧，讓我們渡過難關，過兩年太平日子吧。」

一月十一日，我告訴無怠，赴港事絕非輕而易舉。

我對銀行轉賬之類的事一無知曉，也沒有親自辦過。我非常畏懼，心中左思右想，下不了決心，可是，一旦身無分文，我怎麼辦呢？

無怠認爲，如果在港的十萬存款能用來付律師費也好，以免美石以住房爲抵押，增加她的負擔。他極力建議我及早出動，以免夜長夢多，我實在膽戰心驚，如今信息發達時代，萬一我的行踪被人察覺，不僅全功盡棄，反而引來更多的麻煩。

但是，事已如此，我又急於要拯救無怠，只好孤注一擲，親自出征了。因爲我的確無人可以磋商，只好孤單去奮戰，我想，這樣也好，不牽掛其他人，心中也好過一些。

我害怕被察覺，首先請在紐約的親友代我訂赴香港的機票，我又不放心無人去探視無怠，眞是腹背受制。我帶著緊張、痛苦的心情離開維州，向香江冒險了。

我的幼稚社會經驗使我幻想最好神不知鬼不覺地悄然只去四天，立刻回來，估計不致被人察覺

吧！

我曾請一位會講廣東話的友人協助，與香港銀行先聯絡一下，知道一些情況，以免到了那裡更是手足無措。

在這裡，了解的情況不盡如人意，既已走到如此絕境，人會橫下一條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到今後我只有無處棲身之窘，不妨試一試運氣，讓命運去安排吧！

我於一月十八日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機先赴芝加哥，再轉機赴香港，一路順利。

我到了機場，人海茫茫，看著一片惜別和歡呼交織的場面，難道這就是人生的逆旅，時間的過客？我一人坐在候機室，甚感涼意，孤軍作戰，此行前途難卜，此刻心緒萬千。

一月十八日，我曾經在機場給無怠寫了一封長信。

我又回到往事，心中很痛苦，我連寫的信看都沒有再看一遍就投郵了。

心中沉重，體力消耗殆盡，都難於在機上入眠。只見白雲飛逝，再不見踪影。人生也如浮雲吧！可是浮雲輕俏、自由，雖有太陽強光追逼，但，浮雲仍自行幻變美麗的圖案，悠悠然行走在廣闊無際的宇宙之中，而人呢？

一陣輕輕顛動，我已看見香江夜城的彩色繽紛、璀燦燈光，我到達香港，東方的明珠。

我曾與無怠一起到這裡旅遊過，那時心境的美和生龍活處的氣氛令人難忘。可是，我此行，完全無心他顧，只是來此冒險而已。語言不通，我眞是叫天天不應。幸好，我帶來了無怠在港的一位堂妹的電話，好不容易才聯絡上，我眞是如墜海之人，拉住一片浮木，她還決定次日陪我一起去銀行。

翌日上午，我立即赴九龍匯豐銀行。首先，我向櫃台職員說明了來意，那職員十分客氣地告訴我：

「請稍等片刻，我去請示經理，這是一件重要的業務。」

等了一段時間，經理才出來。

「很抱歉，讓你們久等了，我剛才手邊有些事。」

我又說明了來意，並且出示了無怠的委託書。

「很抱歉，這件事恐怕得麻煩你們了。我們這裡是九龍分行，得請你們到香港的總行去辦理。」

我們只好到香港總行去。

到了香港總行，又敘述了一遍來意，結果，又是等待。那位職員可能去請示他的主管；又見那位主管去回另一位先生，大約是層層請示上去。

最後，總行經理出來了。他說：

「很對不起，這筆款是存在九龍分行的，按規定，應該由分行處理，不在我們這裡辦，只好再請你們跑一趟九龍分行了，眞抱歉。」說完他就起身送客了，看來此事有麻煩了。

我們又回到九龍分行，直接要見剛才那位經理。

經理來了，彬彬有禮。他聽了我們的要求以後，他想了一下，說：

「很抱歉，這筆款我行不能在這裡撥給妳，雖然金先生已開了委託書。因爲，這封委託書不是在開戶時寫的，按我行的規定，開戶者在開戶時寫了委託書，我行就承認，現在，請金先生再寫一

封信給我行。我行也只能將這筆款項直接轉到金先生在美國的銀行的賬戶上。」

堂妹和我知道對方已沒有商量的餘地，話已說絕了，我們也無話可說，起身告辭了。

那位經理也很客氣地送我們出來。

我已絕望，無心戀棧，香江的美景亦留不住我，美食也難於下嚥，親友不想打擾，我帶著滿眶淚水和一腔悲傷離開了香港，飛返維州。

返美是在舊金山入境的，在領取行李時，我乘的那班飛機的全部乘客都取走了自己的行囊，而我的箱子卻無踪影。我去航空公司的櫃台詢問，那位辦事人員聽了我報的名字以後就告訴我，先到一間房間裡稍等片刻。我走進那房間，一看空無一人，只有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我看見海關人員就站在門外，他們正低聲交談著。

我坐了一會兒，進來了一位女警員。

她說，她想檢查一下我的化妝箱。我十分驚訝，我想一定有人知道我的香港之行了，抑或我離去期間發生了什麼事，我把化妝箱給了她。她將裡面的東西都掏了出來，又放了回去。她走了，聽見她與門外的男警員說了一會話，又進來，告訴我還要看一看我的皮包和衣服，我問她爲什麼這樣做，她什麼也沒有多說。我想，我什麼也沒有儘管檢驗好了。她翻了一下我的皮包，又檢查了一下我的衣袋，她又出去一會兒，她又進來了。

「妳先到航空公司失物處去掛失妳的箱子，妳去紐約的航班還有九分鐘就要起飛了，趕快到XX號登機門去吧。」

我提起我的皮包和化妝箱直奔航空公司失物處，用了兩分鐘說明了來意，也沒來得及問一問，

是否能隨我的這班航機一起到達紐約。好不容易擠過人群，快步直奔登機門而去，在此行程中，感到上層通道有閃光燈閃爍，我的視野的反映好像是朝我的行進方向在拍照似的，也許不是在拍我，可能我遭此突襲檢查，過於敏感了。

機場虛驚恰如偵探小說

我剛在我的座位上落座，機艙門就關了。

我的心奇怪地平靜了。也許，命運就是這樣，我焦慮、猜測、緊張、失望有什麼用？我應該承受一切，心中反而豁達起來。

我到紐約後，立即轉機飛返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以便盡早回到維州的家中。我在取行李處徘徊，因為只有五分鐘的登機時間，來不及再問我的箱子究竟在何處，我想可能有人拿去檢查了，也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運來。

奇怪！那不是我的箱子嗎？它在行李轉盤悠閒地轉來擺去。我不相信我的眼睛，我揉了一揉我那過度疲倦的雙眼，是的，是我的小箱子。

一切都不必多說了。但是，我更知道自己多麼無知和幼稚。還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呢？告訴任何人，都會為之捧腹。可見病急亂投醫的道理一點也不假。我也證明了我原來的擔憂和估計是有道理的。我反而冷靜起來，以自立的精神來迎接我的未來，我可以依靠我的雙手，維持我的生活，非份之財不要也罷。

我有一點始終難以釋懷的是：無怠既然是「間諜」，他怎麼只有這十萬美元的存款？而報刊上

則認爲他豈止百萬？我們的存款一向分開，每日家用都是量入爲出；他連一套像樣的西服都捨不得買。我實在覺得他太儉樸，在節日或生日，我常爲他添置大衣或其他衣物，他知道我用自己婚前的儲蓄買的，常責備我太奢侈。他的現金存款才有二千多美元，而他看到他的房客交不出房租，不論他們是白人、黑人或華人，他都同意延期或分期（每週），甚至同意有錢才付不遲。我常常思索他爲什麼並不像電影或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特殊人物。

他是一個十分虔誠的基督徒，他常說：「人就是到世上走一遍，爲什麼不去幫助別人呢？」我的親友也難於置信，他只有這麼少許的存款，怎麼應付律師費呢？我回來以後，便去探視無忌，告訴他，香港之行空手而歸，途中還遇到不少插曲。

他只好無言苦笑。

我把在途中的經過詳細回憶了香港之行的前前後後，斷斷續續寫了信寄給了無忌。

一月二十二日，我寫道：

「十八號在機場匆匆給你一信，因無限的感傷，寫了很多以前沒表達的情感以及我的想法，如有使你不愉快，請原諒。有很多事我實在悶在心中很久了，能發洩一下，對我來說也許好一點。

「這次去辦的事，雖沒有馬上有成果，但總不虛此行，先把你要我辦的事告訴你，然後再報告我一路的情形。

「十九號到香港總行，談到我們的要求，總行先說可以，當他們去查後，因總行沒你的簽名證件，於是要我們到九龍分行去辦，到分行後，當把證件給他們看後，說不可以，因你已幾年沒動過戶頭，所以一定要你本人辦才行。當我拿出委託書等各種證件證明還是不行，我說我在他們銀行開

一戶頭，把款轉過來，也不動此款，還是辦不通。我要求跟他們的負責人面對面談談，說經理不在，開會去了，我約訂了時間，下午再去，一定要面談。下午見到經理，只有一個辦法，你寫信給負責人Mrs.Marter Toylor（附名片）將黃金賣了將美金匯票寄到美國Lary金本人美國銀行戶頭（匯票只能寫Lary金本人的名字），你要馬上作的，收到信後，馬上寫一封信稿給我，當照你寫的信稿打好信，特別掛號寄去，銀行收到信後，照當天的市價寄匯票來，你可以寫我們兩人共同的銀行戶頭。

「十八號乘了十四個小時的飛機，由D.C到芝轉東京，再乘五小時的飛機才到機場。沒見二姐來接，提了箱子去乘「的士」，一年輕人要幫我提，我很怕，還是自己拿（忘了拿推車），後見到一老美，我問他乘「的士」是否要先換港幣，給美金可不可以（記得你以前說可以），老美說大概不行，問我去那裡，結果是往同一家旅館，於是便乘了一部車，到了以後，我要換錢還他，他不要就走了。

「十二點多小妹才到旅館，見面後就抱頭痛哭，談到早上快四點，約好十點去銀行，回來都四點了，實在支持不住，睡了大覺，晚上小妹請吃飯。我本來打算二十一號就回美的，小妹問我是否能受得了，坐了十幾小時才到，又再坐十幾小時飛回去，想想也對，就多住一天吧。

「身上難過極了沒法容忍，買了葯吃了就到機場，小妹等又來送我，正好還有港幣，都給了她，我就到機場咖啡館坐坐，等飛機起飛，請小妹給你寫信。上機後我發現我病了，喉啞了，一直打噴嚏，問空中少爺要葯時，結果鄰坐的男士給我兩顆葯，吃了就睡著了，現在已好了一點，大約是太累的關係，由港到ＳＦ睡了十小時。

「到ＳＦ市機場，我的行李找不到了。安全人員知道我是 Cathy Chin後，叫我到一個小房間，把皮包、化妝箱全倒出來檢查。當然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我沒作犯法的事，心中並不怕。最後要我到航空公司掛失箱子的事，一切手續辦好時，才告訴我快跑去，還有七分鐘班機就要起飛了，你說緊張不緊張。由ＳＦ到紐約約五個多小時，再到ＤＣ大約飛了十六個小時，去時坐了二十多小時的飛機，腳都腫了，鞋都穿不進，後來我把腳放高一點，才好一點，五天等於坐了三天的飛機，眞夠受的。

「想到這一生中，這段時間是我最難渡過的。我跟小妹談才知用什麼辦法才能救你，她說越南跟泰國法術很靈，舉了幾個例子，眞打動了我，回美找找看吧。可能在最後一個星期出庭前，我還可以到ＳＦ市找找法師，拜託他們幫忙。

「這幾天你還好吧？眞是掛念你，本來計劃昨天回來，那麼今晚就可以去看你，實在感到身體吃不消，而且機位沒有。今天客機全滿，因爲不是747，是727。前面是商業艙，三等坐位不多，可眞擠，西北的服務很壞，沒得吃，以前由西岸到東岸有兩頓晚餐，現在由港到美，只有一頓中飯及一頓早點。

「後天早上你要出庭，不知準備的如何了，不到兩週了，緊要關頭就到了，我眞不知我能不能支持住。叫我求誰呢？如誰能幫你，我任何事都願去作，只求你能出來。如你不能出來，我活著又有何意義呢？老天！我求求你，幫幫我們吧！老天爺你叫我到這世界來，爲何給我這些痛苦呢？我眞覺得生不如死好！

「怠！這信是由ＳＦ市飛紐約機上寫的。到ＤＣ後可以馬上寄出，明天大約收不到，週五可以

收到，律師週末去看你，信由他帶給我比較保險。」

從香港回來就病倒

我從香港回來以後就病倒了。我在病中，更覺孤單無助，心情十分黯淡，一月二十三日，我寫信告訴無怠：

「我眞的是生病了，今天整整睡了一天。昨晚九點三十分到的，我在去航空公司辦公室，要報告行李遺失的事時，忽見我的箱子出現了，出乎意外我的箱子出來了。

「下午不想吃東西，喝了很多水就睡了，直到三點因爲要拿信，才起來。收到你十九號的信，金來電話問候我，我告訴他生病了，一天沒吃東西，他勸我無論如何都要吃點，不然眞會倒下去的，煮了點麵吃。按摩的小姐來，我要她在兩肩處按了很久，因左肩已疼了幾天了，她走後我還不覺餓，忽然想吃鹹魚，於是蒸了點飯，鹹魚下飯，喝口茶。現在已十二點多了，頭疼得要死，吃了兩顆葯，好了一點，明天大概會好的。

「我沒吃飯，煮了點麵吃，我已不行了，洗了澡，吃了葯，睡是睡著了，可是一夜都睡不安，不舒服極了，聲音也發不出來。起來後喝了鍾伯母給我的蜜糖泡金橘，加上『胖大海』好了一點，打電話才有了聲音，鼻子一直流清水。

「下午收到你的信，心中萬分煩惱，不知你的案子如何了，我盼二月四號到來，又怕二月四號到來，所以這就是這些日子的心情，不願出去，不願見人，不願說話，也作不了事。怠！我眞不大樂觀，你說找副總統，這事似乎都很渺茫。副總統肯不肯是個問題，這是國與國之間的問題，而不

是這件事只是你一個人的事。

你想我怎麼能不去想，不痛苦呢？看看四週的人，都是你曾經幫助過的，買房子的買房子、該慶祝的慶祝、過年的過年、該玩的玩，只有我一個人，每天守在房中，想……

「什麼事都沒頭緒，眞不知該怎麼辦？今天本來不打算給你寫信的，但也只有給你寫信，才安得下心來，你說我該怎麼辦呢？你勸我的話是沒用的，沒你在我身邊，我是活不下去的，我想你是了解的。我非常的不舒服，想想今天不給你寫信，星期六你就沒信看，還是打起精神，勉強的完成這封信。怠！你的影子比平時更大更重壓在我的心頭。」

無怠在收到我的二十三日的信以後，在二十六日復信中並沒有埋怨我香港之行一無所穫，反而安慰我不必自責，一切聽從命運的安排。

「小魚：剛剛和妳見過面，得知妳並未在那邊開戶即回來，眞是可惜，如果妳再看一次我的信便知我要妳去的目的主要就是開戶，然後才是將戶號塡在信上寄出，那樣便無事了。那時收我信的人如見是自己銀行的戶頭轉賬，當然就會照辦。如妳拿信去接洽而信上沒有轉賬的對象，要現開現塡，那當然又要令人起疑，結果空手而返，戶頭也未開，眞應了妳那句話，勞命傷財了。現在事情已過，也不必自責，反正現在一切仍在未知之數，且看吉人天相不相了。」

自我從港返維州後，再無人提起在港的存款，因爲我們不可能支用這筆款項了。

後來，親友們逐漸知道了這件事，正如有人說，這完全是一件盲人騎瞎馬的故事。

的確，可以說，這件事眞是天眞得近乎愚蠢，但願上蒼知道，一個走沒無路的人，只要有一絲希望，都會去嘗試的。

決定命運的日子

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有陪審員出席的審判之前，曾舉行過若干次非公開的聽證會。一九八六年一月三日舉行的聽證會約進行了兩個半小時，鹿石和我都去旁聽。無怠被傳出庭，就許多問題作交代。

庭訊程序依然如故，律師主要的辯護重點是控方不應以威脅逼迫手段，使被告交代自己的問題。控方曾採用欺騙手法，讓被告就範。但是，法官認爲律師的辯護不能成立。結果，無怠還押，等候二月四日正式的陪審團出庭的審判。

這一次，鹿石和我萬分驚愕的是，在開庭後宣佈的無怠罪狀。這些事是我們前所未聞，連想都想不到的，有些連聽都聽不明白。鹿石和我緊張之至，怎麼我們最親愛的人，什麼時候進行了這麼重大的鋌而走險的事？又爲了什麼？

孩子們和我自無怠被捕後，連篇累牘的報導都仔細看過，我們已驚訝得難以名狀。

每次探視時，往往因時間太短，什麼事都沒來得細說，就該結束會見了。

一月三日庭訊後，我們又借此話題提起他的過去到底做了些什麼，他卻不願回答，只說自己促進了中美兩國的建交。他認爲自己是有貢獻的。同時，他表示自己太荒唐，不應搞婚外戀，使人們對他有了不佳的印象，損了他的事業形象。言下深感內疚。

我曾有無數問題想讓他澄清。難道他事已至此，還不將眞相告訴家人嗎？我們有權利知道。可是，他從不鬆口，到他去世前，我們全家知道的就是報刊或法庭上看到和聽到的。

我曾有一次問過他，他是不是認爲我是來自台灣，曾爲國民政府服務的廣播事業人員，可以利用我來掩護他？他表示，他與我結婚時，他並沒有與中共來往。

此後，律師爲了查尋辯護資料也帶無怠外出去聽錄音帶，也陪他到法庭去問訊。只要我知道他去法院的那一天，我一定去法院那裡等著。他一般是由律師陪同，車子先進入法院的底層。下車後，先進入候審室等待召喚。然後乘電梯上去，進法庭前取下手銬。進來以後，坐在被告席上。我看見他的車子進了底層後，我就進入法庭，坐在旁聽席上，因爲是非公開審訊，所以沒有記者在場。我們不能交談，只能以微笑示意，或以目致意。法官開始問話，大約在法官已離去，法警再給無怠上了手銬，送他到電梯前，然後乘電梯到底層，上車送回拘留所。每次我可以陪他從法庭走到電梯前，我們不能說話，但，卻有一股安慰和滿足感。

記得有一次，電梯從下層上來晚了，一法警讓我握一握無怠的手，無怠低頭深深地吻了我，法警在旁邊微笑著，並沒有干預。誰說天下沒有人情？諺語曰：「人心是肉長的。」一點不假。

我眼看無怠進了電梯，立即奔到街上，我知道送他回去的車一定經過這裡。我等待著，看見那輛車開出了法院，經過我的身旁，匯入了車流，消失在遠方，我才回復到現實，邁開沉重的腳步，帶著空虛的心靈，茫茫然去尋自己的車子，開上歸途。

二月四日至七日，是決定命運的日子。

二月四日，是選陪審員的一天。

上午九時，本來是莊嚴肅穆的法院顯得有些熙攘而微亂。一百多位陪審員候選人已經落座。法官座席台下，左右各擺一張桌子，一邊是控方檢察官艾羅尼卡和他的助手，另一邊是無怠的辯護律

師雅各布，施特恩和他的助手。

巨石和鹿石未能出席，美石即將分娩，也無法前來。只有侄媳陪伴著我，坐在旁聽席上心情又緊張又焦慮。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整個法庭，這是我們首次出席審判會，只好默默告誡自己一定要鎮定冷靜。

法官入座後，宣佈選陪審員。

每一位參選的陪審員均已塡好了一份表格，由艾羅尼卡檢察官和施特恩律師輪流各提出一名。由雙方互相介紹參選人情況，然後雙方協商後決定。開始階段，雙方協商順利，無甚異議。將近結束時，艾羅尼卡檢察官發現施特恩遴選的陪審員多爲女性，立即提出意見。最後雙方達成協議的是三男九女，共十二位陪審員。另一位男士候補，這十二位陪審員全爲白人，因爲參選者中只有極少數的黑人，也沒有少數民族。

沒有入選的人士絡繹離開法庭，有幾位以同情的目光向我示意；有幾位還過來和我打招呼。一時使我激動不已。我心想，謝謝你們，我不知名的朋友！我會渡過難關的。

下午二時正式開始審判。

在法官馬瑞治宣佈開庭後，首先，由艾羅尼卡檢察官發言。他以四十分鐘的時間，綜述了案情。內容大致與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開庭預審時，他的發言相似，但他強調了：無怠在一九六五年已正式成爲美國公民；在「服務處」工作期間，曾於一九七一年和七二年分別通過安全審查並獲得「密碼」機密之批准。因此，他了解美國一定範圍的機密。這些資料無疑對中共是極爲有用的。無怠收受了中共報酬，控方已有確鑿證據，在審判過程中，將出示這些證據。因此，無怠以機

密文件換取利益，進行間諜活動已觸犯了美國法律。

接著，施特恩律師發言，他走向陪審員席前，他說了三點內容：

他承認被告曾往返於香港、澳門、多倫多和北京之間，控方對上述行為已據有明證，自不必多言。他認為被告傳送情報給中共的動機並非為了牟利。他特別指出：七十年代正是尼克森總統敲開中國大門之際，季辛吉穿梭於中美之間，但，中共無法知曉美方之誠意。被告認為，如果美中外交關係正常化，不僅對美中雙方具有重大意義，對全世界的格局均有重大影響。被告有此意圖後，為了使中共相信美方的誠意，決定以分析性質資料為主，告知中共方面。因其本人認為美方是有誠意的，從而，間接促進了美中關係正常化。以其所知資料，沒有足以破壞美國國家安全的軍事和武器情報。再者，被告在韓戰期間，擔任扣留中共戰俘的戰俘營的華語譯員，曾從事對中共戰俘的訊問工作。那時，被告並無安全審查，也談不上接觸機密。且戰俘營座落之方位，亦算不上什麼機密。談及被告獲取報酬而未報稅事，確出於無可奈何。

第三位發言的是聯邦調查局的馬克•江森探員。也就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前來無怠書房談話的那一位。

江森探員主要提出證據：即宣讀了二十二日他與無怠的六小時談話的記錄。其中包括他們了解到的被告赴香港、澳門、多倫多以及北京的行踪細節。內容也與十一月二十七日預審時的發言大同小異，並已為媒體披露過。只補充了二個情節：即一九八三年，無怠曾告知中共他已退休，似應發展其他人選，以繼他的任務。由於中共方面認為不妥，故未實現；一九八一年，被告退休後，曾擔心失去中共方面的信任和待遇，曾偽稱另受僱於美國國家安全局，並謊稱從該局取到一些資料。其

實所謂資料，卻摘自市場銷售的描寫特工的小說「迷宮」的一些章節。

江森探員發言後，馬瑞治法官宣告休庭。

二月五日上午九時，繼續開庭。

侄媳和我隨著人群離開法庭，彼此都沒有交談。從施特恩律師的辯護辭聽來，著重「動機論」，首日開庭，難見端倪。我的心緊縮得疼痛，只有心中默默地祈禱。

同日上午出庭的還有約翰·史丹先生，他是中情局官員。主要指證，如被告洩露了一些情報，必將導致美國情報網的破壞，危及從事情報工作的一些人員的安全。

另一位發言的是麥可·亨利探員。從他的講話中，好像他對中國情況很了解，他介紹了中共的情報機構及其演變；還介紹了中共如何吸收一般人爲他們服務，包括採用優渥待遇、照顧其在大陸的親屬，以及灌輸思想等辦法。中共傳遞情報的辦法多是通過第三國的城市來進行。對美國而言，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國是最好的第三國地點。

有一位證人是無怠在「服務處」工作時的上司布萊格曼先生。今天他作爲控方的證人發言的。他侃侃而談，介紹了無怠所工作過的「服務處」的功能。他主管的中國部主要是監聽中國的廣播、閱讀新聞資料，各報刊、雜誌圖書之類，並譯爲英語，也做雙語服務。有時協助國防部等有關機構，翻譯一些有關中國的資料。此外，他也介紹了無怠可以接觸到什麼級別的機密文件。

布萊格曼先生還說：被告（無怠）是他手下的最佳譯員之一，甚至在被告退休以後，還與他簽有契約，爲該處做些文件翻譯工作。他沒有想到他認爲卓有才能的這麼一位屬下，竟然一直在爲中共提供情報方面的服務。

布萊格曼先生以前曾常到我們寓所來作客，我也認識他。在開庭前，我曾在過道上和他相遇，他還向我招呼示意，我沒有理他。

再一位是原太空人葛倫參議員的外交事務助理，當時爲中情局官員的卡爾·福德先生。他認爲，七十年代，美中關係正處於極其敏感的微妙時期，有關兩國的任何問題都必須經由最高領導來作決定的。此時此刻妄自傳送機密資料給對方，就是對美國有害。

福德先生被稱爲是中國事務的著名專家，以對中國有極端了解和經驗著稱。經他的分析，無怠的所爲，已造成對美國的極大傷害。

二月五日的審訊是以福德先生發言爲結束的，他的發言，留給在場的出席者較深的印象。

歐先生未出庭令人驚異

二月六日，上午九時，再次開庭。

今天，出庭的證人是衆所周知的三星上將史迪威將軍，現已退休。五〇年代韓戰期間，他在那裡負責戰俘營工作。

史迪威將軍認爲，在韓戰時，如從中共戰俘中套出的情報，對當時美方研究敵情及作戰佈署，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他認爲，中共戰俘營座落方位是公開的。那時，被告（無怠）在戰俘營裡做翻譯，了解戰俘的情況，他記得被告曾告訴過他，戰俘多是農人。戰俘不習慣提供的飯食，因爲只給麵包而無米飯，最後給他們一杯極苦的叫「咖啡」的苦水，不知是什麼意思，也不給他們茶喝。

由於當時戰俘中，有人希望能遣返中國大陸；有人希望去台灣，如果將戰俘營的內情外傳，有

可以影響當時正在進行的談判。

隨後的證人是稅務員麥卡錫。以前他一直爲我們做報稅的賬。他證明無怠在香港的存款沒有報稅。他在發言時，我注意到，他的目光投向我們，他可能有些難言之處，我也能夠體諒他。

「服務處」的負責管理檔案的波倫小姐也出庭作證。他認爲，在韓戰期間，美國獲得的情報中，有相當部份至今尚未解密，如果認爲有關戰俘的情報並不重要，那是站不住腳的。

她還證明，無怠曾經向她借過檔案。

聯邦調查局的卡森探員則由法庭外搬進一塊長十呎、寬五呎的放映幻燈片的屏幕板和木架，置於陪審員席前方，然後用幻燈機將幻燈片打在屏幕上。原來是無怠的日記，內容是無怠在香港存款存摺的記事。記下了用款的項目，其中有他抵港的日期，也有我離港的時間，也記下了會見過什麼人。他以簡扼的英文記下事項，爲的是備忘和查證。卡森探員擇其中重要的若干張幻燈片又打給陪審員看，其中包括無怠記下的一九八三年他赴北京訪問時，參加宴會的時間、地點和菜單，還有一張幻燈片是一把鑰匙，即無怠在北京下榻的前門飯店房間的門匙。卡森探員一邊放映，一邊解釋。

到此控方的證人全部發言完畢，馬瑞治法官宣佈休庭，下午繼續開庭。

我聽完最後的發言，心中一陣緊似一陣的感到窒息。人證加上物證，形勢相當逼人，相當部份的資料是來自無怠本人，對案情顯然影響甚鉅，我有一種預感，結局一定是可悲的。

二月六日下午二時，繼續開庭。

是辯方的證人發言，辯方只有二人作證，一位是原哈佛大學博士、當時是喬治城大學中國歷史和政治教授史賓勒先生和無怠自己。

原來不少人以爲揭露和出賣無怠的那位「歐先生」要出場了，後來大家都失望了。

史賓勒教授作證說：他認爲無怠所洩露的情報，其實在報章雜誌、圖書館，到處均可獲得，被告所送的資料並無驚人的內容。

控方指出，如一個有做情報背景者，即使一份普通的文件，也隱瑜重要內涵。

當法庭宣佈無怠出庭作證時，法庭有些騷動，有人輕聲說：「怎麼沒有別的人了？」、「那位歐先生呢？」

無怠走上證人席坐下，神情鎮定。檢察官艾羅尼卡的全部問話，他都坦白承認，他坦白表示，他的動機是爲了改善美中關係。那時，他認爲通過傳遞情報的方式使中共方面相信尼克森總統對美中邦交正常化的誠意。如今，美中已建交，他是作了自己的貢獻的。

至於他採取出售資料，得來報酬可以說使資料被認爲可靠，他可以說是一種副產品。而且這筆收入，是不能報稅的，報了稅，會使事情有可能敗露，也是無可奈何（當他提到收取報酬是附帶產品時，法庭上引起一陣笑聲）。爲了促使中共對邦交正常化做些有益的事，他不能讓他的所爲，因報稅而夭折。

無怠還強調補充說：當時他認爲中共內部有分歧，毛澤東與周恩來對中美邦交正常化有不同態度。他希望他傳遞的情報能上達周恩來手中，以便據以使周恩來說服毛澤東進行中美邦交正常化。這樣，中美雙方消除敵意，大陸得到開放，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這是他的目的。

接著，艾羅尼卡檢察官所問的一切問題，不論被認爲對無怠有利與否，都盡可能做了簡單的回答。

下午的庭訊就這樣結束了，馬瑞治法官宣佈二月七日上午十時繼續開庭。

十七項罪狀無一倖免

巨石和鹿石已從加州趕來出席這次開庭。我們從彼此的目光中已經洞悉對方的心情，記得在這次開庭前，我們去探視無怠時，他告訴我們：他已決定出庭作證答辯，而不接受認罪免庭訊由法官量罪判刑的建議，是因爲施特恩律師是在前兩天才通報這個意思，無從了解底蘊，更不知律師本人葫蘆裡裝的是什麼乾坤。所以，只好按原定日程進行庭訊。

施特恩律師告訴無怠應如此這般答問題，施特恩律師在此次我們探視時，還告訴巨石，請他轉告其父，在庭上應採取「實話實說」爲佳。當時緊迫，無從體會他的意圖，我們當然十分信賴和尊重施特恩律師，以其地位和聲譽，以及其處理過的事務應有相當水平和功力，我們是當事人當然只有信賴他。

孩子們和我，一天旁聽下來，心力交瘁，眼看前景黯淡，黑雲壓城城欲摧！

二月七日，上午十時，是控辯雙方進行終結辯論。

首先，由艾羅尼卡檢察官發言。實際上，是對三天來的雙方發言作結論性重述。他認爲，在六日的庭上，被告已承認竊取了美國機密資料，提供給了中共。姑且不論這些情報是否給美國的安全造成傷害，而被告的間諜和報稅不實已證據確鑿。三天來，這樣證據已展示，陪審團可依這樣證據判斷被告是否有罪。

令全場驚訝的是，艾羅尼卡檢察官忽然提高音量對陪審團似乎在喊叫：

「在座的你們的丈夫和兄弟，成千上萬的在韓戰戰場上死去，都是這個人殺死的，這個人就是他。」他轉身指著無忌：「就是他殺死了你們的親人！」

全場鴉雀無聲，氣氛相當冷凝。

接著，無忌的律師施特恩發言，也總結了三天來他所辯護的論點：他認爲，被告之動機爲的是協助開展美中兩國關係，且所做努力已獲相當之成果。被告索取報酬乃是爲了使中共信任，從而重視他所傳遞的情報。

施特恩律師還說，控方所請之證人，無人表示曾目睹過被告送給中共的資料內容，陪審團六日已聽過被告本人的證詞，其中已說明他所傳送之資料與美國軍事國防機密無關。

施特恩律師與艾羅尼卡檢察官的風格迥然不同。他緩慢而輕聲地敘述了他的觀點，其音量之微弱，估計在場的人們難以聽得清楚。

馬瑞治法官在控辯雙方發言後，用了一小時時間向陪審團解釋許多法律名詞和與此案適用的法律條文。他還特別向陪審團強調說明：「動機」的好壞，不能用來作爲行動判斷的標準。這簡短的一句話有千鈞之重。

陪審團離開法庭，進入會議室討論去了，可是，我們看見記者們並未離開。從法庭氣氛反映，人們也許已從三天的發言中，揣測了結論的趨勢，對比相當鮮明。

三個半小時過去，法庭書記人員通知繼續開庭，我和巨石、鹿石三人在休息時，相視無語，心情是一樣的緊張，我甚至希望陪審團今天不要匆匆做出決定。

在等待陪審員磋商案情、決定判決結果之際，巨石兄弟和我在庭外休息等候的時候，一位華文

報社的記者走上前來，要和我說幾句話。

我一向不願接受記者採訪，盡可以避開他們，我也做過採訪，知道記者咄咄逼人的氣勢，我從來不這麼做，但是，當時我仍不得不回答這位記者的問話。

「請談談妳對金無怠傳遞情報的看法。」

「我認爲，他愛中國有什麼錯？他給中共傳遞資料，爲了幫助中國了解美國，使雙方關係得到改善，這就是他的動機。」

「妳和他在一起生活這麼多年，妳知道他與中共的關係嗎？」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不知道他暗中做這些事，雖然我們結婚已二十二年了。」

「有人說，你們用了很高的代價聘請律師，是這麼回事嗎？」

「爲了替金無怠找一位好律師爲他辯護，他的女兒已將房產抵押，用了十萬美元，我們爲美國服務了這麼長的時間，如今，落得這個下場……」

我們的談話，被開庭的通知打斷了。

二月七日下午四時。

陪審團三男九女共十二位，魚貫進入法庭，入席落座。在會場上，有人輕聲而略帶驚奇地問：

「怎麼這麼快就決定了？」

無怠由法警帶上法庭，面對陪審團而立。

一位陪審員將一份報告交給了法警。法警又轉呈給馬瑞治法官。法官給了法庭書記，由他朗聲逐條宣讀陪審團的裁決，無怠共有十七項罪狀，全部宣判有罪。

聆聽宣判後天崩地裂

艾羅尼卡檢察官對無怠所指控的十七項罪狀是：

一項罪狀是共謀間諜罪：一九五○年至一九八五年，被告與中共情報人員合作，在韓戰期間，將中共戰俘資料送給中共方面，在其任職「服務處」期間，將接觸到的機密文件，傳遞給中共，並接受中共報酬。此一罪狀，可判無期徒刑及罰款二十五萬美元。

二項罪狀是被告將中共戰俘情報送給中共，已造成對美國國防有所傷害。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及罰款二十五萬美元。

三至六項罪狀是：被告在擔任美國公職任內，將美國政府機密情報非法傳遞給中共，如送往香港、多倫多等地。每項可處最高徒刑十年。

七至十二項罪狀是：被告自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申報所得稅時，未列入中共給他的報酬和其在或外存款之利息收入。每次最高可判三年徒刑。

十三至十七項罪狀是：一九八○年至一九八四年被告未依法申報在外國銀行存款賬戶、股票等，每項最高可判處五年徒刑。

書記宣讀畢，陪審員又離席進入會議室。

馬瑞治法官宣佈十七項罪狀成立，並訂於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七日開庭正式宣判。

我在聽完宣讀罪狀報告，看見無怠面無表情，眼睛直勾勾地僵立在那裡。法警將手銬銬上他的雙手，帶他離開法庭，只見他走到出口處，突然止步，回過頭來，深深地注視著我，然後隨著法警

離去。

在宣佈繼續開庭後，龎石看見陪審員進入法庭時，告訴我，他有些頭痛，先走一步，於是他起身低著頭走了出去。

在我聽到每一項項罪狀都宣判有罪時，心頭緊縮得像一個石塊。我已禁不住悲泣起來，等到宣讀完報告，我再也控制不住，終於失聲痛哭，倒在座席上。看到無忌戴上手銬，被帶了出去時，我的痛苦像排山倒海壓了過來，我也禁不住失聲呼叫：

「無忌！無忌！」一大聲的一呼又呼，一定震驚了場內陸續起身離去的人們。

在我看見無忌消失在門口前，他轉頭注視著我，我頓時感到他將要永遠離我而去，永不復見了。我恨不得奔往前去，拉住他，「不要走！不要走！」不，不是他要離開我和家人，而是他被帶走了！我大聲呼喚：

「你們還給我的無忌，還給我……還給我……！」

我睜大雙眼，盯著那扇已經關閉了的門。法庭上已空無一人了，顯得那麼空寂、肅穆。我還在聲嘶力竭地大聲連續地呼喚：

「請還給我無忌！還給我……還給我……」

我胸膛裡在淌血，絞擰著十分疼痛，像一塊鐵封住了我的咽喉，有些刺痛，頭腦很空，額頭沉痛，呼吸急促，眼前一會兒一片白，一會兒一片黑，有些閃光在前面，我想嘔吐，最後，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看不見，只覺得很冷，雙腳浮了起來……

整個法庭只迴蕩著我的聲嘶力竭的呼喚：

「無怠！無怠！」

「你不要走，不要走……」

「請你們還給我的無怠，請還給我……」

我已聽不見自己的聲音，眼前好像一個人影越走越遠，悄無聲音。

這一幕，如烙鐵烙進我的腦海和心中。至今似常出現在眼前，甚至夢中。

不知經過多久，我聽見巨石的聲音：

「凱茜阿姨，凱茜阿姨……」

我看見一位法警站在身邊，手裡拿著一杯水正放在我嘴邊，好像勸我喝一口，我只看見他那一雙很深的藍色明亮的眼睛。

我還在法庭的座席上，我想起剛剛過去的一幕幕，我又熱淚盈眶，喝不下一滴水。因爲咽喉哽塞，巨石和侄媳扶我坐起，緊緊握住我的雙臂，怕我再不省人事，勸我多少喝一口水，侄媳輕輕用手梳理了我額前的亂髮，那位法警還手捧水杯，直直站在一旁，他垂眼看著我，我覺得他眼中的神情已不完全是公務在身或司空見慣的注視了。

大家勸我，回家去吧！回去吧！

無怠已不會再站在門口向我深深顧盼了。

法庭上的熙攘、輕輕的腳步聲，檢察官和律師的振振有詞和犀利逼人、抑揚頓錯的答辯及舉證、聽衆席上的低聲驚歎，以及瑯璫的手銬聲，難以察覺的窒息而又沉悶的氣息……不再出現了；三天的唇槍舌箭，來往過招，煞是一場如簧之舌的交戰，也不再出現了。最後的一聲槌響，結

束了一切。我好像置身其中，身上有硝煙氣息。又好像與我無關，懷疑怎麼兩個多月後，我會在這裡。

是的，一切都結束了。我是不是還要再來經歷另一場考驗？或是我再也不來了？

我被孩子們扶持著離開了法庭，連頭都沒有回，我記不清我怎樣嘔吐後踉蹌上車的。

回到家，走進了我的臥室，鎖上了門。我想讓自己靜一下，將心中積壓的痛苦、失望、悲愴、怨恨、無奈、憤懣……一古腦兒地盡情發洩一陣，我呼喚著無怠，大聲不再顧忌地痛哭。

我不理會有人在呼喚我，也不理會有人用力拍打我的房門，我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

我願意讓黑暗將我吞噬，永遠不見天日，連我的悲傷一起消失殆盡。

很久，很久，我不再聽見室外有動靜，我一丁點氣力也沒有了，但是我淚滿衣襟。

突然想起今天是無怠可以與家人通電話的日子，怎麼到現在還沒有電話過來？最應該安慰的是他。沒有電話來，是不是出了什麼事？一定有了什麼問題了？他獨自被帶回拘留所，一定心力交瘁，三天的緊張、懸念、憂慮折磨著他。回去以後，竟沒有人安慰他，我得打電話過去問一問。

我擦乾了淚水，衝出了臥室，看見鹿石以臂遮目，躺在客廳的沙發上；巨石伏在餐桌上；侄兒們散坐在客廳，一片寂靜。

「爲什麼到現在無怠沒來電話？今天是通話的日子。」一語驚動了四座，大家都緊張地看著我。

我撥了電話，對方有人接聽，我急促地詢問：今天是通電話的日子，金無怠怎麼沒有打電話回家？

「我去問一問。」」等了如同一個世紀那麼長的五分鐘。

「小魚，是妳呀！我聽見妳哭了，別難過，我們還可以上訴，是不是？」他還以輕柔的聲音說。「是不是」的口頭禪又夾了。

「爲什麼過了通電話的時間，還不打電話回家？」我很焦急地問。

「回來還要吃飯呀，還要等別人打了電話，才能給妳打呀！」他仍輕鬆地說。我知道他在安慰我，我知道我適才可能有點胡思亂想，擔心他回去出了什麼事，才這麼心急如火。

我深知在家中的諸多親人和我一樣關心他，我立即將話筒遞給了巨石，父子倆說了幾句，巨石又將話筒轉給了弟弟鹿石。鹿石只說了一個字：「爸……」再也說不下去了。

大約通話時間已到，那邊收了線。

大家眼睜睜地看著電話，好像他還會打過來似的。然而，悄無聲息。

深夜了，孩子們已經歷了三天的煎熬，今天到現在，粒米未進。我建議侄兒們帶鹿石兄弟倆去進晚餐，我知道兄弟倆的悲痛和失望不亞於我。特別是鹿石在法庭上看到大勢已去，不忍心聽到宣佈父親的罪狀，借口頭痛而提前退席。他不願進食，我讓侄兒們勸他回去，巨石表示要留下來陪我，我十分憐惜他，如此鍾愛父親，就坐下來和他一起分擔沉痛。

室內安靜得連一枚針落在地上都能聽見，我們認爲用什麼話語來彼此撫慰都是多餘的。

一個小時過去了，沒有一點聲息。

最後，還是我起身到廚房，爲他煮上一碗麵，多少溫暖一下孩子冰冷的心。

翌日，二月八日，我們知道，施特恩律師對判決表示不服，並宣佈決定提出上訴，他認爲在控

方和他陳述後，馬瑞治法官向陪審團表示：「動機的好壞，不能成爲辯護的理由，要看行爲是否構成犯罪。」此語實際上誤導陪審團，給予傾向性暗示，他不敢苟同。他也不同意馬瑞治法官對一些法律條文的解釋。上訴時，他要對上述諸事表示抗議。

施特恩律師還表示：那位出賣無怠的歐先生不出席作證，實爲不可思議，他將對歐某缺席事還要表示抗議。

我們和他談到了昨日的敗訴，很希望總結一下原因，施特恩律師首先向我們表示歉意，並表示如果我們決定上訴，他將分文不取。

我們離開律師樓就去探視無怠，並決定不提昨天的事，主要討論今後的決策。大家抑止心中的痛苦，向前看，寄望於上訴。

我讓巨石兄弟倆與父親先談，我不願介入他們父子之間的談話，遠遠靠在牆邊看著他們，我只看見無怠和孩子們談話時幾次將目光投向我，他和兄弟倆談完之後，又單獨和巨石說了幾句話。最後，孩子們呼喚我過去，我看著無怠，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小魚，我在法庭上聽見了妳的哭聲，我知道妳很傷心。我們並不是沒有希望了，是不是？我們還可以上訴，律師也答應去上訴，我剛才跟巨石說了，要他照顧妳，他也答應了。」

我只能流著淚，望著他。原來他還惦念著我，我什麼話也沒有說，因爲探視時間到了。

一個淒涼冷清的農曆年

二月六日，我回來以後給無怠寫了信。

無怠在回信中，除了告訴我他的心情外，他也告訴我，施特恩律師一再對他說，在法庭如實認罪，爭取減刑，強調自己的所爲動機是善意的，要他一定遵照他的指導作供詞。

顯然我們誤信了他的設計，簡直上了當。

巨、石兄弟倆認爲應另請其他律師，並且要施特恩律師退款，但是，從經濟上，我們沒有能力再付巨款請其他律師。我們考慮，施特恩律師已答應上訴不再另收費用；同時，他曾要求檢方讓那位歐先生出庭作證；並且他是已熟悉案情，另請別人，又要從頭開始，也未更有把握。我們決心，那怕傾家蕩產，也要竭盡所能，去拯救無怠。

二月九日，正是中國的舊曆新年，也是春節，本來按中國的習俗，是舉家歡慶的日子，而我們全家都沉浸在傷痛之中，沒有誰還記得要迎春。我經過二月七日的巨大悲痛和失望之後，已不再痛哭流涕。心中承認事實，我只要獨處，就默默祈禱。除了企盼無怠能得到自由外，什麼奢念也沒有，我已深深相信命運乖舛，可能只會一天比一天無可奈何，一天比一天更加無望了。

二月九日，我寫下了我的心情：

「今天是中國年大年初一，現在鹿石跟大嫂他們去吃中飯，可以安心給你寫信以慰這兩天來不能平定的心情。

「七號在法官宣讀了所有的罪名都成立時，當時我愣了，看到你沒表情的站起來，我心碎了，起先我還能控制，後來我就不能控制我自己了，我崩潰了，我大哭大叫，我要我的丈夫，我要你跟我回去，我要在法院等你回來，我不肯走，我哭得胃都疼了，大吐，他們拿藥給我吃，我不吃，兩條腿已不能動，我躺在椅子上，我只想死，我要跟你一塊去死，如果你不走，我會要求你跟我一塊

兒去死，我要跟你一起走，在人生路上不能在一起，我們就到陰間去在一起，要不是大家拉著我，我會一頭碰死在法院裡，他們不公平，他們帶走了你，要是你不回來，我就去死，我的陰魂去陪你，你不知我多痛苦。當兩個男人把我抱了起來，走到樓梯時，我又大吐。他們放下我，讓我坐在樓梯邊吐完，也冷靜了下來。回到家中，看到床上的枕頭一個你的，一個我的，你的那個何時才能有人睡。

「我堅強了兩個多月，就是盼望著這一天的到來，我盼，我也怕，我知道，有時我是自己在騙自己，我想老天爺不會這樣不公平的，你一生都在爲別人忙，而我這半生卻是在爲你忙，而到了老年，應該讓我們平安的過個晚年，而在這晚年把你硬生生的從我身邊就不聲不響的帶走了，連話別都沒有，你就離開了我。不，怠！我受不了，受不了。

「我回到家，鎖上房門大哭，當然也引起大嫂的傷心事，足足的哭了三個小時。我已聲啞淚乾，但我更不放心的是你，你受的打擊當然不會比我少，眼前都是你的影子，高高瘦瘦的站在那兒。鐘已七點半了，你還沒電話來，我不放心打電話到獄中去問：『爲什麼還沒電話？』對方說過幾分鐘就打過來。我在電話旁等了半小時，沒有消息。我急了又打了去問。對方說，馬上打回來，果然你的電話來了，我知你裝著鎮靜，你是多麼的盼望著出來呀。

「我心在滴血，你知道嗎？你在電話中跟他們說話，我在旁邊哭，即使我現在在給你寫信，也止不住淚。我不知我能堅強到何時，怠！你知道在感情方面我是很弱的，我怕我會做傻事，時時提醒自己：無怠需要妳，無怠需要妳的支持，需要妳給他勇氣。

「堅強起來，堅強起來，也許是這種呼喚，才使我理智、冷靜下來。回憶去年過年，我們就沒

在一起了，就是因爲那個掃把星，我們幾乎分手，那時雖然很痛苦，但在友情愛護下使我渡過痛苦的時光，今年的痛苦更大，而友情反而沒有了。並且每個人都在忙著自己的生活，即使受過你恩惠的人，可能心中有點難過，也只是刹那間的事，他們還是該吃的吃，該玩的玩，過年慶祝過年。

「即使你的兒女，他們是那麼的愛你。咪咪前天還提醒鹿石不要忘了他的生日，約好出去吃飯的事，是的，你是被判罪，可是他們還是要過生日，要去慶祝，巨石昨天回洛城了，他說，爲了買新房子的事一定要先回去，更因他太太的關係，不得已，請我原諒。我沒什麼不原諒的，父親是他的，他們愛不愛你，是他們的事，對我有什麼關係。只要他們忍得下心，心能安，這都是他們的感覺，不關我的事。

「基強中午來等瑪麗接鹿石跟他們去吃飯，對我說：星期五他該請假去法院的，因忙，沒去請假，表示歉意。我說：星期三我就通知大家了，平時都說要去看三伯，去看舅舅，沒機會，現在你們可以到法院去看看你們的三伯三舅，家裡的人去的多，也表示家人給你們三伯跟舅舅的支持，結果你們沒一個人去，歉意有什麼用。我又對他說，你們從來沒有爲三舅做什麼，我只是告訴你們他的情形，看看他也只有這個機會。去不去看他，在於你們。他對你們盡了所有的力，自己從不捨得爲自己花一個錢，爲家裡的人，從不吝嗇。現在他受難了，大家都不關心，對他來說沒什麼關係，對你們來說，你們如果能心安也沒關係，這是你們自己的事，對我，對他都沒損失。不過，我爲他叫屈，爲他不平就是了。

「我不願見任何人，也不願聽任何電話，怕提起你，只要提起你，我就會傷心痛哭，這兩天提起你，我就會哭，一閉上眼睛就是你站在我的眼前，你是那麼的無助，那麼失神的眼，怠！我不

忍，我不忍，我不知如何安排自己，我只能一個人悶在房間裡想你，哭……痛哭，大聲的哭。

「我想白天鹿石會去看你，今晚我就單獨去看你，我要你給我勇氣，使我能活下去，多希望你能用手拍拍我的頭，給我安慰、給我鼓勵、給我力量，使我有勇氣仍能做你的支柱，希望你跟我有個單獨的時間，我也多希望我們能抱頭好好的大哭一場啊，怠！我的怠！」

亘石兄弟倆返回加州了。

無怠在拘留所裡，表面上他似乎無可奈何的平靜地等待三月七日最後判決，我知道，他內心十分沮喪和不安，他思索過多，更增加了我的不安。

二月四日，開庭後的結果，更增加了痛楚，但是，我面臨著活生生的事實，我下決心，去面對現實：我一方面盡全力爲拯救無怠去做我所能做的事情，我也準備在最後判決後，我應該怎樣生活下去。

無怠大約眞是「病急亂投醫」了。他平時思想敏捷，善於思考，在拘留所面壁而坐，想的都是如何拯救自己早日走出鐵窗之外。

我也如此，只是苦於無計可施，無路可走。

人是有強烈的求生的欲望，那怕有一根稻草可以救命，也會緊抓不捨的。

我的香港之行失敗歸來後，無怠提出一項奇想，好讓我驚駭瞠目。半天也沒有回過神來，我力所不及，力不從心了。

審判後，有一次去探視時，無怠對我說：

「小魚，我有一件事想了很久，妳記得我曾經告訴過妳一個關於一對捷克夫婦的故事嗎？」

「我好像記得你在信中曾經提過好幾次。」我記起來了。

「我想和妳商量一下，妳能不能到北京去一趟，先找我弟弟無驕，與他商量，設法去求見鄧小平，只要鄧小平能給雷根總統通一次電話，有可能得到釋放，這是一個路，不知妳願不願意去？」

我聽了以後，想了很久，沒法回答。

緊接著，二月十二日，無忌的信來了。

「……等我的案子底定之後，也許妳可以自己飛北京一次，找我弟弟無驕商量此事，直接和負責人討論這個問題，但現在還太早，要等塵埃落定之後，如在中國有美國人在服刑，則可提出進行交換，這種建議美國官方是聽得進去的，這樣一來報上又要大事渲染，反增進了兩國的友誼，那是值得的，如此種做法是妳所贊同的，則上訴不上訴也無所謂了（因爲如上訴反而拖住妳和所有的人）。妳如上北京，一定要強調我是被裡面的人所出賣，其證據就是在搜屋令 (Search warrant) 中所提的詳細情節……」

我是願意爲無忌去赴湯蹈火的，但是，這一件事則不知如何是好？我又求救無門，只能暗自思忖，如何行動呢？我能對他的要求置之不理嗎？

可是，我怎麼去北京呢？一九八三年，我只是到昆明去看望嫂嫂，沒有去過北京，我已離開北京達四十多年了。

更有甚者，我連無忌的弟弟無驕都沒見過面，鄧小平有可能接見我嗎？

即使我每次探視，再三問過他，到底他做了什麼事，他一句也不回答，我是從報章和在法庭上知道的一切，我到北京又能道出什麼呢？

他對中共出面寄予厚望

我左思右想，幾乎每天夜晚我都爲此事失眠。

二月十二日，無怠的信中，還再次提及那一對捷克夫婦的故事：

「……這夫妻兩人也是歸化美籍的美國人，後來他們賣了房子獲得二十四萬元交律師代爲進行「交換情報人員」，結果居然和捷克政府打通關係，昨天（八六年二月十四日）在東西德的邊境和東德所拘捕判刑的美方間諜作交換而回國，這件事在昨天（二月十一日）是英文華府郵報的頭條新聞，（在過去東西方雙方交換間諜的事十分普遍，進行過無數次），由此可見即使被判終身監禁也不見得會執行到底，好像這個捷克間諜僅入獄一年即獲自由。現在中美邦交如此敦睦，正如前天女記者對我所說，美總統可能特赦讓我回中國，果眞如此，則目前中國又是開放的國家，回去後西方一定很多人關切我的命運，中國可以和西方直通電話，如妳願去，我們一起去，不願去我就在獄中過無憂的日子。此事當然還沒有端倪，但是一個很可能的發展，妳可以在這方面想一想，這是一個新的出路，來表示即使被判終身監禁，還是有其他的機會和辦法的……」

我輾轉反側，如果因我畏懼而失去機會，我會抱憾終生的，我一籌莫展。

二月十三日，無怠收到我十一日的信後，來信提及：

「我這兩天差不多每天給妳至少一封信，怕妳爲了得不到我的信而失望，現在我看我們大的希望還是寄在交換回國的打算上，這個打算並非不現實，因爲其他的類似情況都行了，難道我們會不行？記得尼克森第一次去中國提出請中國釋放中情局在韓戰時空投到東北的特務唐奈，中國爲了賣

尼克森的面子，馬上把唐釋放，唐回美後收取了他被俘時期二十多年的薪給，現於芝加哥在競選國會議員。中國的胡耀邦定於八六年來美訪問，如雷根會見時提出我的問題，也許會同樣獲得釋放回國，可是這件事在事前要先向中國官方打個招呼，表示我們希望回去，要不然胡耀邦是不會提出這個要求的，所以我在上信說請妳回國一次就是這個道理。我起初以爲咪咪可以去，但現在想起咪咪的中文是有限公司，不如妳去一次來得有效。如這個計劃能夠實現，則至少我們可以一起在中國到處去旅行一番也不錯呢！

「……如果我們決計走這條路，則用不著上訴了，先定了案，然後平靜一個時期，妳再去無驕那邊旅行進行這件事，不要急，沉住氣，慢慢把情況弄清楚，把我被人出賣的緣由充分表達，來得到那邊同情和大力支持，這樣事情提高到國與國之間的高度來磋商是應有一個好的結果的……」

「所以不必再心焦了，一切可順其自然，我們的房業都被沒收也無關係，如果稅務局來信說要十幾萬，那也不是一個大數目，可以慢慢付，頂多付不出，它也奈不得我們，世界拳王路易斯欠了稅務局幾百萬，還不出還是不了了之，賬多不愁，是不是？」

他建議我去找鄧小平

二月十四日，無忌大約左思右想，還是建議我去北京一趟：

「……我現在想也許妳自己去找無驕是不大好，也許可以請某某或某某去好一點，因爲妳的目標太大，一舉一動都受注意，但如事情已經平靜下來，妳能不事張揚不和外人商量，使越少人知

越好，靜靜地做這件事，憑妳的熱情和口才，可以不限時間的奔走，並用妳的夫人身份來和關鍵人物商談，我看成就也許會大一點，那還是妳自己去罷，此事可以和我的子女透露……。」

我實在不知所措，因爲我曾經允諾過，我會爲他去做一切的。

我想起了我的一位老友，他一直對我十分關切，我將他視爲良師益友，他也是我的顧問。

我向他訴說了我的苦衷，我進退維谷，請他給一些指導。

「謹予，妳應該了解，無怠現在在拘留中，他一定無時無刻都想出來，所以，他每時每刻都在思索各種可能性，想盡一切可行的辦法，這妳能理解的。現在，只有妳能和他見面，他也只能請妳去試一試哪條路可以走得通，我想別的事情妳都可以去試著做一做。但是，讓妳到中國去見鄧小平，這是不可能的事，妳知道中共已否認有無怠其人，與他們毫無關係，妳怎麼能見到鄧小平呢？

「當然，我知道，妳願意不顧生命安全和後果去爲無怠做一切犧牲。妳要了解，妳是局外人，如今妳尙且處於事外，只要一旦妳到中國去，妳就牽扯進去了。如果妳去中國，確實能拯救無怠，那還有代價，妳就應該去。可是，現在有什麼可能呢？

「如果妳去了再回來，妳可能有罪，說不一定也有牢獄之災。我認爲，此行妳是行不得的。這是對妳的萬全之計，無怠爲了妳好，妳連無怠做過些什麼都不知道，可說是個局外人，妳自己再好好想一想。」

我的良師一番肺腑之言，使我茅塞頓開，他分析得入情入理。

記得在無怠被捕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說：就金無怠事已向中國政府正式提出抗議，並表示，已向中國政府表示美方對此事極爲關切。美國國務院會見中國駐美大使館

一名官員，國務院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一名官員對此中國官員說：美國「對此事深表關切」。那位中國官員說，他對此事一無所知，但答應稍後會提出正式答覆。不久，中國外交部表示：中國與金無忌沒有任何關係，認爲此事「沒有根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李肇星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同那個人沒有關係，美國方面的指控毫無根據。」

中共方面已將此事說絕了，我知道北京之行是絕對不會有任何指望的。

我再去探視無忌時，他不再提及讓我去北京求見鄧小平了。也許，他也想到中共已經不顧他的貢獻，把他拋棄了。正如鹿石所說的檸檬那樣。無忌不是擠出的汁，而是被擠完了汁的檸檬，他也被棄之如敝屣如秋扇。他身處逆境，對中共已沒有價值了，現在棄之唯恐不及，那裡還會管他的死活？

我曾看過一些這類的作品，也讀過一些報導，哪個國家都會珍惜爲自己悄悄奉獻的人，而中共則採取劃清界線和不承認的辦法，無忌還希望中共會拯救他。讓我想起他的這個幻想都只想流淚。他還這麼天眞，以爲中共還記得他、同情他。也許是「當局者迷」吧！

他終於放棄向中共求援

他後來不再提起要我去北京求什麼人相助了，我不知道他是爲什麼又想通了。

我不僅爲我的良師曉以道理，勸阻於我感到欣慰。我也想到，中共接管了大陸以後的所作所爲，除了鞏固極少數人的統治地位外，什麼時候爲老百姓眞正做些有人性的事。用得著百姓時，就口口聲聲要「爲人民服務」；百姓稍有一點點要求享有人權時，什麼名目的運動就來了。幾十年把

偌大的國家整得那麼落後，文化大革命的殘酷鬥爭，無辜死去多少人。世界上哪個國家也不敢這麼做。我想起我的五妹夫婦，我的博學多才的哥哥的遭遇，任何時候我都感到毛骨悚然。

我常常想：如果我早知道無怠在爲中共服務，我一定盡一切可能阻止他。他的親屬中也不乏有人受過中共的整肅，被批挨鬥，這麼心狠手辣的政權，爲它賣命不啻是引火燒身，助紂爲虐，做這種冒風險的行當，隨時可能出事，那時，中共肯定翻臉不認人的，這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無怠沒死，能活到一九八九年，看到中共不顧全世界視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坦克、機槍，不惜恪殺莘莘學子的屠城面目，不知做何感想？年輕學生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培養大學生那麼不易，他們只是以他們僅有的可能，表示對啓蒙的民主、自由的要求，並沒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意思。只是表達自己的意見，中共當局連見都不敢和學生見一面，平時，他們不是將「人民」的美好名詞掛在嘴邊嗎？最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悲的是，竟表示不能和學生「平起平坐」？世界哪個國家的首腦都恨不得多和老百姓接觸？哪有像中共的頭頭，進了北京，一頭栽進中南海，再也不出來，將一個歷史古蹟僅供幾個人享受。中南海是老百姓的，這些自認爲是人民公僕的人，實際上，把老百姓當成任他們宰割的羔羊。

我始終想不通爲什麼無怠要這麼做？他所取到的報酬，按做這種行業的標準而言，那眞是可憐的一點賣命錢。只要有勤勞的雙手，做什麼事不好？

對於要我去中國的設想，他放棄了。他又提出要我去拜會本區的議員，爲的是爭取議員的同情，能通過議員上達布希副總統。

我爲了給他勇氣和支持，凡是我能做的，我都願意去試一試。這又是他的奇想，眞有些越想越

離譜了。是的，如我的良師指出的：他隨時隨地都在盼望有一天：「白由了」。

沒想到此事還沒來得及付諸行動，就開庭了。

後來才知道，即使由我去求見議員，那也是枉費心機，徒勞而已。

不久以後，無怠也逐漸明白上訴……也是徒勞的。不論律師如何表示不再收費，從情勢看來，也是難以勝訴。

他有些承認事實了，但是，他還是搖擺不定。雖然，他見到我們或在信中都表示一種偽裝不以爲意的神態。我怎能輕鬆自如呢？我知道，一旦正式判決，我們所有的一切將被沒收，抵押來的律師費用要還；我是一貧如洗了。

我們開始計劃申請讓他到加州去服刑，我們雙方的子女都在加州，多少可以就近照應，雖然我無意依靠他們。我可以找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去做，自食其力。只要離無怠服刑的監獄近一些，週末，我可以去探視他。我們雖不能常見面，但知道親人在相伴相守，也是一種安慰。

我們都能堅持十年，還可以盼到在有生之年有相聚的一天，那時，生活再苦，也免除眼下這樣絕望的煎熬。心中在滴血，表面佯裝輕鬆，口是心非，是人生最大的苦難。我們可以生活儉樸，但心裡平安和寧靜。我們雖然「一生不同日」，但可以「死同穴」，攜手度過最後的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們如此起伏不定，忐忑不安的迎著朝霞送走黃昏。電話、通信和探視，傳送了思念和支持，將希望寄托到十年以後，我們決心翹首期待遙遠的未來，等待互相廝守的日子。

可是，命運卻在暗中作弄了我們。

會見記者

自從無怠被捕後，許多新聞媒體不斷來電話，或詢問問題，或要求採訪。

由於自初審後，我們有許多事待辦，特別敏感的問題還要和律師磋商，所以，我們婉拒了記者們的要求。在一些場合，我盡可能的避免與記者相遇，偶爾被堵截，也不回答任何問題，以免節外生枝，干擾了律師的辯護戰略，所以，還算平靜。

一九八六年一月下旬，由於開庭已迫在眉睫，無怠的許多設想和希望大約難以實現，特別是律師的辯護方案搖擺不定，後來這律師也似乎難於按時約見。我們已看出一些端倪，預感到內情有些蹊蹺，但事態尙不明朗；其次，我的香港之行的遭遇，也說明問題。我們開始通過媒體申訴情況，爭取輿論的同情和支持。這大約已是強弩之末，作最後的一搏，但是，我們還必須與律師磋商，尊重他們的意見。

無怠喚來他的兩個愛子到維州，他認爲我身單力薄，且不善於與記者周旋，但，我堅持一定要愼重考慮，更要聽取律師的建議。

一月十八日，我還在信中希望多做斟酌：明天咪咪找S談，鹿石找K談，晚上我們三人再在電話中商量，再決定招不招待記者，怠！你知道這幾天眞是過一天都很難。

一月二十三日，無怠顯然也作了考慮，來信提到：

「昨天星期三以爲也許妳會來，但不見，今天律師來談了好一會，明天要上庭，本無大意思，可是爲了律師要賣弄其本事，只好照出庭不誤。

現在最好的對策就是我所擬定的了，K、S兩位都贊成，若是如此則在最後開庭以前亦無須再作隱瞞，給布希的信要明天發出，只是請他跟我面談，也許他會導致對方撤銷，如我不能見布則也許在開庭前接見英文華府郵報記者，把我方的證據詳述無遺，這樣一定會見頭版，使得對我有偏見的人都爲之觀感一新，陪審員也不會看不見，在決定時也會對我有利（我已寫信將此意見告訴咪咪，看她們的意見如何，現在時間已非常緊迫，必須著手進行）……

「把我的情況和論點完全向報界公開，使得在開庭前來個高潮，對我將大有好處，此點我已和S、K兩人提過，本星期日K來此時再決定（但我以爲無論他倆同不同意我都要做了）。可是我要一份所寫的訴狀和一份我給賽的信，和我與紐約教會有關燕大復校的來往文件，這些都在S、K之手，本星期日要和他們要回，以便通知報界擇日對我訪問，講明要在開庭前發表才好。

「如果能見到布希或是索性招待記者大談我方的道理，這場官司在二月四日開始是會打得贏的……我因在趕寫我訴狀的補充部份，費了一天的工夫，忽想起昨天就沒有給妳寫信，今天再不寫要被妳罵死了，希望明天在法庭可見到妳。

怠、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凡有記者打電話給我，希望會見無怠，進行採訪，我則告訴他們：

「很多情況我不了解，你們可以直接和拘留所那邊聯絡，如果他們同意，你們和金無怠本人聯絡，也許他可以接受你們的訪問。」

一月二十四日，無怠已決定接見記者了：

「……現在距開庭的日期已極迫近，我對報界應馬上進行聯繫，妳見此信後，可以打個電話

給英文華府郵報找一位女記者叫作Ruth Marcos（唸做「入司瑪爾克司」）（如不會打，可請某某代打，請該記者打電話給妳），告訴她妳是金太太，說是金先生可能願接受訪問，請她直接問我這兒的主管，提出訪問我的要求。報館的聲勢很大，這邊一定答應這個要求，則我可以選擇一個合適的日子和她見面（我之所以選此記者是因爲她在一月二十四日該報第A6版登了一篇有關這種性質的報導，但可能該報認爲像我這樣特大的大魚，這位小記者不夠水平而派更爲資深的記者對我採訪，那當然更好，此事可以和君師商量如何接洽）……

「此信到時想是星期一（一月二十七日，八六年），那時我在星期日應已與妳見過面，並也和K見過面，對此事的作法也該有個最後澄清（是否照此頁所述的辦法進行還不一定，也許由K先見記者或由K來進行聯繫，但妳可以在決定由妳聯繫的情況下按上述方法來聯繫），我案因牽涉的範圍很大，記者可能要致電話給我的敎母、紐約敎會主管賽、咪咪、鹿石、S、K兩律師等等來取得各方的資料，再寫這篇一定轟動一時的報導，也許需要幾天的時間，但不宜延遲以致在開庭前還不能發表，看字體可知我心情很好。

怠，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收到他的信後，我緊鑼密鼓，準備作些具體安排。

一月二十六日，他在信中說：

「現我在給鹿石寫信，著他於星期四前來，他來前應和K律師聯繫，由K律師致電華府郵報和紐約時報在星期五接受訪問，也許在我們家，最好能在星期日見報，此消息一出將會大爲轟動，至少可以洗淨目前一般人對我的印象。」

一月二十七日，又提到：

「如萬一不能，則最好由K律師預先約好華、紐兩報的記者在星期日到水門來訪鹿石，這樣可能在星期一見報，對星期二開庭也有好處，今天已是一月二十七日，還有一週就要開庭了，日子過得快也不快……」

接著，他又闡明自己的想法，又寫道：

「……如今在法庭我的論點已經公開，當然就無須再行保密，公開招待記者便已無所謂，乘此機會，把我方的證據詳加解說，一定可以全部刊登，抵銷對方的污蔑攻勢，此信到時如鹿石已照作當無問題，如未照作則時機已逝，只有等庭訊完畢後再說了。庭訊完畢後如陪審員決定有罪，我看也不必上訴了，S、K兩人辦事根本不著力，上訴也是白搭，只有看法官如何判刑（判刑之後當然還有辦法可想），庭訊畢到判罪還有一段約一兩個月的時間，在此期間也可找副總統看看……」

無忌已決定接受記者的採訪，他除了撰寫問題回答的提綱外，他還做了些心理準備，我們這些家人束手無策，期待他自己運籌帷幄了。

據說記者們自有自己的渠道來安排採訪事宜。於是，二月十日始，記者採訪之戰，拉開了序幕，無忌又在電視和報章上成爲熱點。

第一位到拘留所採訪無忌的是華盛頓郵報的女記者蓋爾·墨菲女士，接著，是紐約時報記者以及華文「中報」的記者。

採訪的情況，無忌來信中先後提及：

「八六年二月十日（星期一早十時），昨天華府郵報的女記者摩菲(CARYLE MURPHY)打了電話上來，可是管理員說沒有事先的安排我不能接聽，我想今日也許會安排好，那我明後天就可以見她和紐約時報的記者了。」

「我回屋後問管理員是否華府郵報女記可以來見我，他說不但不能見，連電話也不能打，必須事先安排才成，我想明天她會由報館負責人來和這邊的最高領導接洽，想來是會成功的，倘如會見了華府和紐約的兩記者，如果將我的情況和盤托出，也許會引起一些反響。

「妳現在就安心生活，看在一兩周內有什麼新發展。目前機票便宜，妳可以乘飛機去加州看看子女，散心散心，我在這邊一切都受管制，但生活卻有條有理，各方面都有專職人看照，所以可以放心了。」

「我已和K通過電話也和妳及鹿石見過面，其間又接見了華府和紐約的記者，這兒我招待記者的時間僅半小時，所以在這半小時內我要語如連珠，那時女記摩菲問我如雷根總統特赦我回國，我去不去中國，我說不去，因我是美國人，我做的是對美國有益的事，如我因此被判罪對我來說代價是值得的。但如美國准我去第三國家，我是會選法國或摩納哥（首府即蒙地卡羅）……當時我應借題發揮說是特赦回中國我是不回，但特赦還自由我則感激不盡，這種順水推舟的話，我居然也不會講眞是笨到極點了……。

「K電話中告訴我要在二月十二日星期三晨或下午來看我，當晚會和妳見面，可以告訴妳詳情，明天報上刊登對我的訪問可能對我大有助益，但有點像亡羊補牢，略遲了一步。」

記者們採訪後所發表的報導，此刻我不再贅述。因爲，那時無怠案已是熱門話題，幾乎每天的

英文、華文報章、雜誌均刊載篇幅長短不一的報導，電視上也有報導。

接著安排的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的電視採訪。此事無怠也多次與律師磋商，並徵得了拘留所同意，可以在現場採訪，無怠總結了前兩次的記者採訪的經驗，做了些新的準備。

他在二月十五日信中，這樣寫道：

「……現在已晚上九時，我將再試一次，這邊的管理員本來是晚五時之後即不准打律師電話，可是也許我說有緊急事項也可能通融我一次罷，我剛到門前敲我自己的門來引起管理員的注意，可是自門玻璃望去，兩人都在忙，還是回來給妳寫幾個字之後再去試試看……

「……我剛和管理員講過這個情形，居然講通了，結果電話打到紐約，以為可以找到K，可是接電話的卻是巴巴拉，她告訴我說原來CBS電視公司要對我進行電視訪問，在星期二，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她說我可以想一下，把結果告訴妳，巴巴拉在星期一再和妳聯繫，是肯還是不肯，如肯的話，則星期二即有CBS電視人員登門訪問這件事。我眞要好好想一下，如此的話當然可以把我的思想傳播天下，可是不知會不會激惱中國，反而不肯救我，但這樣一來也許產生一種壓力使得救我的事更變得義不容辭，等我仔細想好……。

「好了，這封信現在即寄出，使得妳可以在星期二下午收見，我現在想也許我可以要求CBS把他們要問的問題先給我看看，有一點準備免得臨時慌亂，要是那樣的話我要請CBS略延一兩天再來才好，我剛才到外室拿了TV節目來看，發現CBS有一個叫做「六十分鐘」的實地採訪的節目，將特定的題目把其中的主要角色都加以採訪成一個博採衆議的節目，由聽衆自己去評理，好像這節目播過關於江南被暗殺的事件，以前妳已看過，這次訪問我，當然我是主角，恐怕還要訪問季

辛吉和尼克森等人，也要採訪賽和中情局的局長等人，也許會問我願不願回中國，那時我會回答得適當一點了。

「希望妳現在精神上可以平靜一點了，不用太過焦慮一切，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如此，說不定有好結果呢。

祝晚安，親愛的。

怠，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五日。」

此後的幾天，無怠安心在拘留所裡準備他的採訪答問。家人無能爲力，只是期待此舉能收到一些效果。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經與拘留所具體磋商後，採訪安排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下午一時，並擬訂於當天午夜二時在其名爲「夜間觀察」(Night watch)的節目中播出，該公司還通知了我，請我屆時注意收看。

無怠也於十八日寫來了信：

「八六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二早上十時），昨夜九時過後，管理員突來我室當面打開一信，交給我，我以爲是副總統或國會議員的信（那種信要當面拆的），但不是，卻是ＣＢＳ用專差送來的，裡面說希望我今天（星期二）下午一時准他們對我加以電視訪問，並略述了他們訪問的內容，我看後馬上回電給來信的人(Kathleen Paterno)告訴她我可以見他們。因她在信中對我說那是一個大好機會來向美國公眾解釋我的情況，這個訪問將在今晚午夜後二時的Night watch節目中播出，至少廿分鐘，最多一小時，我告訴她給妳電話，告訴妳這件事以便在今晚可以看。

此信到時當然妳已看過，我會要他們問我是否我如有美總統的安排願意回中國。

「根據妳的同意，這次我要說願回中國繼續爲恢復美在中國的十三家教會大學工作，我相信CBS在第九頻道今天白天的節目中就會預告今晚對我的訪問節目，一定有很多人會收看，那時我可以把詳情對美公眾和在美華僑作一交代，我想妳是會錄下來的，我現在在準備這個訪問，所以此信不多寫，在訪問後我要訪問的人把這個節目的播出一事電告韓叙，使他也錄一份作爲參考。

「昨天睡得很好，這個安排好的訪問對我有一點安心作用，如有觀衆看後寫信給美總統要求特赦放我回中國，則我可以繼續我恢復燕大的工作，又可以作一番事業了，是否會成功當然是未知數，但至少我至今並未愧對美國，並反把美國的一個敵國轉化盟邦，這個貢獻無人可以否認……」

我得到這消息後，心情十分緊張。我早早就準備好錄影帶，好像立即可以看到採訪似的。可是到午夜過後的兩點鐘，還有漫長的一整天。我一直在客廳裡踱來踱去，好像害怕錯過時間；更不敢出去走一走，分散一些緊張的注意力，害怕有什麼變化；連進餐也忘卻了，其實已食不下嚥；偶有電話鈴聲，半天才回過神來去接聽。

經過整整一天，時鐘敲過午夜一時，我已嚴陣以待，正襟危坐在電視機前，熒屏上的各種夜間節目不斷幻變，我視而無睹。直等到「夜間觀察」字樣在熒屏上閃動。我已摒住呼吸，雙眼直視，生恐有什麼細節涼了過去。

這個節目開始時，由主播簡單介紹了這個節目的主題，鏡頭淡出後，即是採訪，背景在室內的一角，記者查理・羅斯和無怠分坐在一張長桌的兩側。無怠身著藍色囚衣，神色比較鎮定自若，他

一定心中有了準備。

攝影機在他們兩人前來回轉移，羅斯先生的提問包括：爲什麼要爲中共服務等等，與法庭上所涉及的問題大致相似。

無怠在回答中表示：他既愛美國也愛中國，他的作爲導致美中兩國改善了關係，最後終於建交。如同一個孩子既愛父親，也愛母親一樣。他又以司馬光擊破水缸以救落水之孩童爲例，爲了使中國走上民主道路，他本人被判多少個終身監均在所不惜。個人犧牲也是值得的，他無悔無怨。

從熒屏上看來，記者也頗咄咄逼人，無怠一直保持穩定神情輕聲回答，畫外音的介入和畫面的轉換，看來許多問題還未完全回答完畢，又進入另一問題，給人以支離破碎的印象，由於記者根據他們的傳媒要求和職業特色來編輯成半小時的節目。

我看完以後，在電視機前呆坐了很久、很久，說不出心中是酸是苦還是辣，只覺全身僵硬，室內驟冷下來。

已是深夜三時了，我向誰去訴說我的內心情緒？身旁只有一片寂靜，我獨自在深夜的黑暗中，看著熒屏上已轉換了節目，我不記得放映的是什麼。是的，再過片刻就是黎明，都說黎明前的黑暗最深，但不久即有魚肚白黎明前的第一道光亮出現，眼下我就在最黑最黑的黎明前，我們能迎來一片光明嗎？

我的耳邊由遠而近的是馬瑞治法官的輕聲而果斷的：「有罪！」

一疊十餘人聲的「有罪！」越來越刺入耳膜，我雙手捂住耳朵，大聲呼喊：

「不，不，……。」

深夜的黑暗已吞噬了我，我跌坐在沙發上。

翌日，二月十九日，無忌的信來了。這是在電視記者採訪後的次日早寫的。他回憶昨天的情景，這封信還較詳細地描繪了當時採訪的情況。他認爲，可能在正式播出時，有所刪節，他自己也看了深夜四時的重播。

以司馬光的故事自喻

「二月十九日八六年（星期三上午十時）昨天下午一時果然CBS的電視訪問團來了，一共五個人，兩位攝影師、兩位女記者、一位男記者，女記之一名Kathlee Paterno，男記者是和我作問答的人，名叫Charle Rose，管理人員只給我們一間很小的房間，攝影器材一放進轉身都困難，不過到底是攝錄了半個小時，（爲了適合實際播放的時間有一部份恐怕會剪掉）。當夜二時和四時果然播出，管理員特別通融，在已熄燈就寢，電視關掉的情況下，在四點特別把我喚醒來看，可惜略晚了一點，最前面的部份沒有看到，但看到後半部份也不錯了，今晚將和妳見面，也許妳可以告訴我一點我未看見的內容和妳的意見，我覺得還算不錯，當然這位男記者爲了討好部份觀衆對我時常進行侮辱性的問句，譬如問「你承認不承認你是間諜」，「你對你的行爲不感到慚愧嗎？」等等，可是我相信我的回答還算得體（此例一開，也許其他的電視台也要訪問了）。其中當然又問到如有機會回中國我是否願去，這次我說如我在美不要入獄我願在美，如須入獄則我願去中國。男記者問我會不會向鄧小平請求幫助，我答是的，我同時也相信他會助我。如果這個播影被中國大使館錄影送回中國，我相信在中國領導人方面會引起相當震動的。他問，被判了終身監禁你不怕嗎？我就告訴

他，我對改善中國十億人口的生活水平感到無比欣慰，我一個人的終身監禁的代價是不成比例的。美國人大抵個個都是自我中心，把自己的利益擺在一切之上，看我這種肯爲自己同胞的福利自我犧牲當然覺得難以理解，所以他後來又問如我能重新再來一次我會不會仍然做一次，我就說等於司馬光打破水缸之後，雖救了小孩一命仍受懲處的話下次又有小孩落水他打不打破水缸，那他當然還是照做不誤，講到這裡他才無話可說。」

在紐約發行的華文報紙「中報」的記者陳國坤先生也要求採訪無忌。我建議他直接與無忌聯絡，這次採訪安排在二月十九日進行。

這次，無忌還將一份十六頁的「自白書」交給陳先生。此份「自白書」和陳先生的採訪記錄將附在本章節之後，以便讀者了解眞相。

無忌在後來的信裡還補充了「自白書」中的遺漏之處：

「……昨夜的電視想來妳已看過，今天中報的記者來訪，我把一份十六頁的自白書交給他，請他先印一份給妳，然後帶去紐約在中報發表，他答應照辦，但我不知他辦不辦，我在自白書中漏提關於我所提供的資料的內容，那位「反正」的人應該最清楚，他應該出庭作證，可是控方卻把該人深藏不露，因此S律師才要根據此點提出上訴。可是我看對我的刑期不見得有好處，還不如靜等政治上的發展，因爲現在的情勢逼得中國非承認我的角色不可，美國在這方面都有過多次先否認再承認的例子，中國何嘗不可照作，現在我的案子越是大受渲染，越是轟動反而越容易解決。另方面我在獄中生活得很安適，一切不往心裡去，我們當年在沖繩下雨開山路結果汽車倒滑到山澗的邊緣才停住，那次未死，以後的生命就是撿的，所以憂的是什麼？反正是撿來的。

「另外我為了今天中報記者的訪問，自己寫了一篇文章，共有十六頁，希望能在中報全文刊出，其中報章雜誌可能轉載，等刊出之後希望妳剪一份寄我。」

同一信中，他意味深長的告訴我：

「小魚：收妳二月十七日八六年星期一的信……接妳星期一的信，妳說大家的分析都說要等一切塵埃落定之後才會有新的發展，並勸我要作心理準備。我老早跟妳說過這種心理準備，我在一開始已經作好了實際上我並不在乎坐監或服牢役，長期短期都無所謂。我所擔心的是妳，只要妳能保持鎮靜就行了。」

在十九日晚上，無怠又補充告訴我，他要將「自白書」譯為英文，而不必請他人代譯：

「中報的長篇報導妳收到後要寄給我，我可以把它譯成英文在華府郵報刊登來給華府的政要們看，妳不要再找別人幫任何忙，搜屋令拿到後可以給大使館寄一份去，中報的報導也附入一份。

「現已星期三晚上，比信要明天才能到郵局，妳星期六也許才能收見，星期五晚再和妳通電話。

怠，二月十九日一九八六年。」

十九日下午，我去探視無怠時，我們的話題主要是記者的探訪。那時「中報」記者還未來採訪，我們商妥，以後凡是記者要求採訪我的話，均請他們與無怠晤談，在面向媒體以後，我們初步決定，還是上訴。

看來自記者採訪後，隱約出現一線希望的曙光。無怠的神情比以前似乎有些好轉，特別在二月七日陪審團報告宣佈十七項罪狀成立後，那時的愁雲慘霧壓得喘不過氣，現在，有機會通過新聞媒

體，向人們宣告無怠的情況，使人舒了一口氣。

但是，此舉福耶？禍耶？無法論定。

我可以坦誠地說，我的心情雖然隨事態的起伏波動，但是，我的心始終如鉛、如石一般的沉重，從未有一時一刻的輕鬆。也如針、如刺在疼痛，從未有一分一毫的緩減。

二月十九日下午的探視，雖然一如往日的深情凝視作告別；也一如昔日，期待下一次的探視；也一如前日，交代各項瑣事。我目送無怠離去，我也離去，誰知此次一別竟成爲永訣？

我們連「再見」都沒有再說一遍，他就這樣走了。

我們永別的一天

二月十九日，是我永遠銘記的日子，是我最後一次的探視他，我們永別的一天。

我常常想起這一天，連每一個細節都鐫刻在心扉。以往每週的探視的景象，我可能有時記憶模糊，但二月十九日那一天，我怎麼也忘不了，已經深深烙印在腦海裡。無怠的每一句話，他的音調、頓挫，他的眼神以及那片刻的沉思，都栩栩如生在我的眼前。我眞追悔，當時沒有多關注他，我爲什麼沒有預感他要永遠不再會出現在我的眼前，怎麼一點也沒有預感？

以下是無怠親筆所寫，長達十六頁的自白書，並於一九八六年十九日交總社在紐約的「中報」發表。

自白書長十六頁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半，我正在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卓的水門大廈的書房裡整理文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振欲聾。

我一開門，只見三位西裝整齊的青年人向我閃了一下他們的身份證，說是聯邦調查局的探員，要和我談談。我請他們進門之後，三人圍坐在客廳的長檯的兩邊，我則夾在兩位探員的中間，我可以看見每位探員都在腰際有隆起的東西，那不用說一定是手槍了。

他們跟我的談話圍繞著一件事，就是說我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在美國中央情報局退休前，曾把該局的機密性文件轉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邊說一邊把幾張照片給我看，說他們是中國國家安全部的人員，和我曾有聯繫，又告訴我很多事情的細節，這些細節是只有照片中的兩個人和他們的直接上司才會知道的，其中包括一筆該部給我的拾伍萬美金來助我解決前兩年我和妻子謹予要離婚的離婚費。根據這種情況，我知道如不是照片中的兩人之一就是他倆的助理或上司已投到美聯調局的門下（後被ＦＢＩ文件證實），要不然這些情節這幾位探員怎會得知呢？同時這幾位探員又出示很多文件顯示聯調局對我已監視了至少兩年的時期，有些情節是只有偷聽了我在過去兩年的電話或偷看了我的信件才會知的。但那些情節和搞情報毫無關係，他們之所以提到這些情節，不過是要炫耀他們兩年來對我生活和活動熟知罷了。

我當時提出要請律師來助我，但他們不理（但在法庭作證時他們都在手按聖經發誓後硬說他們對我要求律師相助時曾指著一座電話，叫我用它來招律師，實際上他們未作，在客廳也根本沒有電話），一味要我表現合作，否則要審問我的家人並向美司法部報告我不合作而從嚴處理，並說他們已有確鑿的證據在手，不怕我會抵賴。

在那時我因為自認於心無愧，實際上在中情局最後的十年（自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一年一月）我自信憑我的良心曾在促進中美兩國的化敵為友及結成盟邦方面起過關鍵性的作用，所以就把過去卅年來我的生活和工作情況對他們明說，並向他們指出這樣作的根本目的，在促成中美合作，可是在這些探員的書面報告中卻對我這個根本目的只輕輕一筆帶過。

我之所以從事這項工作是基於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美之間勢同水火，在韓國戰場已經重兵相見，其後又有第七艦隊巡邏台灣海峽，在越南戰場又各助一方，變成不共戴天的死敵，而中國又和蘇聯反目成仇變成孤立，人民的生活日益貧乏，同時那時中國又有一種排外主義，使得中國和自由世界完全隔絕。那時我想如有一條可以直達中國最高領導的專線，則可在適當時期把勢同水火的中美兩國透過這條專線來消除表面接觸時所必不可免的極端猜疑和猜忌，而達成逐漸修好的情況，這種猜疑和猜忌就像一座防火牆，使任何打算修好的暗示都遭碰壁。中國大陸的勤勞勇敢的偉大人民只能在這防火牆內孤軍作戰，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進行成效甚低的「自力更生」。

我所渴望的這種機緣終於在一九七〇年到來了，那年四月我被中情局的外國廣播情報服務處(FBIS)調派到該處在華府的總部工作，並給我可以參閱機密文件的身份，在這些文件中我發現了一份當時美總統尼克森給國會的特別報告，其有關中國的部份，一反其一貫反共的語調，把中國人民說成是「偉大而有生命力的人民」，並說「美國應盡力促成和北京修好」，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在越南戰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美國最反共的尼克森總統忽然發表這種論調，實在是不可思議，不可理解，我當時是中情局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的政治情況瞭如指掌，以中美之間彼此猜疑和猜忌之甚，美國的這種突然間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若在官方正式提出，肯定會被認為

另是一種陰謀或詭計，其目的也許是要離間中越之間的「戰鬥友誼」，所以一定不會被接受甚至反被嘲弄（那時連已進行了共一百三十四次的中美在華沙的大使級會議都已無結果而中斷，後一九六九年二月雖提議恢復，又因美給予中國駐荷蘭代辦廖和叔政治庇護而告吹），可是這份尼克森總統對美國國會的特別報告不可能是假的，如能用我的直達專線送到中國最高領導，一定會起到「知己知彼」的作用，給中美和好打開了大門。

中國的「孫子兵法」上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可是又說「勝之至上者，不戰而屈人之兵」，細研其中的道理似是以武力勝敵則不如以和談來化敵為友共擎善舉，這是孫子兵法的偉大之處。在「水滸傳」中這種事例是不勝枚舉的，玉麒麟盧俊義就是被宋江感化而和宋結義金蘭變成忠義堂上的第二把交椅，以中國領導人對「水滸傳」之精通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的。

在我把這份尼克森的報告送出之後（一九七〇年六月），心想一個旋乾轉坤的變化也許可能發生，當時中蘇已經決裂，應是一個中美和好的良好契機，尼克森的報告會起到一種消除猜疑和猜忌的作用，那時如美方再在公開或秘密的場合對中國示好，則中國可能欣然接受，同時中方既知美國有意改善關係，也可能「主動」來表示這種意向。在雙方多年談判無結果的「爾虞我詐」的氣氛中，這個報告將加強了雙方的信任和誠懇，消除了對對方猜疑而加嘲弄的成分。

幾個月後，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廿週年的國慶日，那天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張燈結綵、光耀奪目，毛和美國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並肩立在天安門城樓檢閱廣場上的如潮群衆。斯諾後來在他寫的「毛澤東自傳」中說，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澤東對他說：歡迎尼克森到中國來，無論是用美國總統的身份或是遊客的身份來都歡迎。這種論調在毛來說也是一個一百八十度

的大轉變，如果毛不是知道尼森總統有意和中國和好的底牌，大約是不會這樣說的罷。試想在「毛澤東選集」的第一章第一頁，毛就開宗明義地說「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過去中國革命的鮮有成效，就是因爲我們沒有集中我們的力量來對付我們主要的敵人」。在這裡這個「主要的敵人」指的當然是「美帝國主義」，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所在，中國全國人民都所深知的，怎麼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竟親口說出歡迎美總統尼克森的話來呢？

隨後到一九七一年四月發生了中美之間的乒乓外交，到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經過極細緻的秘密外交和安排直接自巴基斯坦人不知鬼不覺地秘密飛往北京爲尼克森總統訪華鋪路，尼克森總統在一九七二年二月果然親自訪華一週，他後來宣稱那是「改變了世界的一週」(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使得中美之間的合作敞開了大門，這些當然都已經成爲歷史，但在當時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可是其後的五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把一個大好神州搗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嚎，中國政府的主要人物都人人自危，有的入獄、有的自殺、有的在受極左勢力的迫害，而我的專線也斷了。直到一九七六年底毛已去世而四人幫已倒台才恢復。

一九七七年中國的最高領導以鄧小平爲首極欲實行經濟改革與美國進一步修好和合作，但是卻受到極左派的干擾，「兩個凡是」派的勢力仍相當大。那時我在中情局的機密文件中，發現有大量研究中國的資料，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析、中美合作的展望、美國對中國的期望和中國在世界範圍所能扮演的角色等等都有專文論述。

這些專文一方面表達了在對中國的觀察，也表示了美國對中國的期望和可能合作的程度和條

件。我認爲這些文件如能達到中國領導人之手，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中美合作會大有助益。

本來中國的領導人對發展中國經濟和外交政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如果這些專文是來自公開來源，可能他們看也不看，然而因爲是秘密得來，而其可信度又是百分之百，所以自會詳加研究並對其中合理部份作選擇性的實施或採用，其中有美專家對中國的公社制度的觀察和見解，其精辟之處令人嘆服。

自該時以後，我所觀察到在中國發生的變化起初是農村改革，逐漸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隨之便是設立深圳和珠海經濟特區、汕頭和廈門經濟特區，在外交上則採取開放政策，和美國交換各種代表團，並派遣數以千計的中國留學生來美攻讀高級科技，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中國的十億人口初步改善了他們的「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的貧乏生活。因此在英文華府郵報女記者墨菲訪問我時，我即對她說，我看到由於我的工作而使中國十億人口能初步改善了他們多年以來的貧乏生活，倘因此而我一人被判終身監禁，這個代價是小之又小的了。

在法庭上的控方證人作證說我在中情局所能接觸的文件範圍極廣，包括軍事、政治情報甚至要上交總統和國家安全署的文件，所以因此我所能傳給中國領導的文件可能造成巨大的對美損失。然而其他的證供又說我一年只去兩次加拿大，兩次所送的資料不過是六個膠捲，以每捲三十六張來計，一共不過是二百一十六頁的文件。我上述的專文，常常一份就達一百頁，所以是相當有限的，而這些文件的選擇權在我，而我所選的僅是對中美共同有益的東西，對美毫無損害。

這和我個人的心態大有關係，我自一九六年加入美籍，那時我就決定我要作一個決不愧對美國的人，我眼看美國這樣一個充分民主、充分自由，又如此富足的國家能夠如此善待來自中國的移

民，毫不歧視和嘲弄，使我感激得五體投地，深深地希望中國有一天也能發展成如此民主和富足，所以才決定利用我的獨一無二的地位來做一件獨一無二的有利於中美兩國的事。

在中美兩國處於互相敵對水火不容的時期，我的心態就猶如在太平洋戰爭初起時日裔的美籍公民被美國統統關入集中營時他們的心態，那時美當局審問一位日裔公民：「現在美日交戰，你站在那一邊？」，這位日裔公民回答：「如你的父母打起架來，你站在那一邊？你當然願意他們修好，共享天倫之樂」，這位日裔公民的話可以充分代表了我當時的心態，我雖現在身在囹圄，並有可能被終身監禁，但我自知我並沒有愧對美國，只是把它當年形同水火、不共戰天的一個敵國轉化爲今日偉大的盟邦而已。

據法庭上控方證人的證供，說我「可能」給美國造成重大的損害，這種「可能性」並不能當作入人以罪的理由，現在事情已過，重要的是要看眞正的損害有沒有眞正發生。如有發生或發現，很容易用人證或物證來證明，現在控方提不出任何證明，一切的表現只能證明我的作用，使中美邦交大爲改善，使十億的中國人民初步改善了他們的生活和將來的前景，控方所入我以罪的只是我破壞了美國的法律，把機密的文件傳遞給另一國家，該行爲如對該國有利「或」對美國有害都是非法的，在這句話上控方特別挖空了心思，對十二位陪審員說，金的行爲要判在一個「或」字上，即使對美無害，只要對中國有利就足以入他的罪，他並沒有說如對美國也有利的話怎麼辦。

任何中國的小學生都知道一個關於司馬光幼時的故事，那時司馬光和幾個其他的兒童一起在牆頭玩耍，不小心有一個兒童落入牆下的一個大水缸裡，所有的兒童都嚇呆了，但司馬光卻不慌不忙地跪到牆下，用一塊大石打破水缸，使水流出，救了小孩一命，所有的大人見了此事都讚司馬光的

聰明。同理，在我看到中美邦交浸沉在深仇大恨的水中，促使我打破美國法律的束縛把仇恨的水洩出，而挽救了中美邦交。今日卻要被判以「打破水缸」的罪名，即令如此我對我的所做所爲不以爲憾事，因爲它到底使中國打破了孤立的境界，並採用了先進有效的方法改善其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有了對這種成就的自豪感，即使被判終身監禁我亦不以爲意了。

美國多年都有援外撥款，其目的無非是促進受援各國增加對美的友誼和反共的力量，一九八五年的援外撥款共達三十四億美元，這些受援國家人口的總和也頂多不過和中國的人口相當，然而這些援外款項並沒有顯著的效果，頂多也不過使這些國家保持原狀而已，能使一個共產國家轉爲美國的盟邦的，更是絕無僅有，如今社會主義的中國卻一變而爲美國在遠東的一位盟友，其價值是不可限量的，無論如何，我對這種轉變在我的獨一無二的位置來說是盡了棉力的，我的所做所爲可以說未見其害先見其利，控方在辯詞中不敢提對美「其害」，也不敢提對美「其利」，卻只著眼於我「對中國之利」，而憑此一點引導陪審員入我的罪，其是否公道，當然自有公論了。

在法庭的控方證人中，美國中央情報局東南亞事務情報官卡爾·福特說我把尼克森總統有意與中國進行「關係正常化」的情報交與中國，使中國得悉美國基本立場，而使中國在談判中採高姿態，因之對美有害。他這種話可以說完全不了解兩個敵國之間的猜疑和猜忌的心理，會使得這種談判在這種心理的影響下變成徒勞無功。

華沙大使級談判談了一百三十四次而毫無進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即令中國果然因知美國底牌而採高姿態，但到底使談判成功，發表了聯合公報並最後建交，對美的害處在那裡呢？何況實際上得知此項情報之後，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已在和斯諾的對話中主動對尼克森總統伸出了友

誼之手（這是遠在季辛吉一九七一年七月秘密飛往北京之前的事），這項具體事實就證明對美有害的論點是毫無根據，並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符的了。

在目前的國際情勢波譎雲詭的情形下，秘密外交有它一定的價值和需要，而秘密外交常常需要一定的秘密情報來相配合，而起正面作用的秘密情報是和有良知的秘密工作人員分不開的，試想埃及和以色列是兩個極端敵視的國家，各以對方爲自己國家的死敵，然而在一九七八年埃及的元首，沙達特竟突然乘飛機直達以色列首都進行和平談判，若非沙達特得悉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的底牌，這種行動顯然是不可能的（以色列應巴不得有將此底牌洩給埃及，使得埃及可以接受條件而和以色列簽定和約）。

即以目前海峽兩岸的情況而論，可惜中共和國府之間沒有秘密外交，所以即使在雙方打算和解統一的條件已十分拉近的情況之下，也不能解決問題，大陸所提的一國兩制（讓國府可以保持一切現行制度和人事安排六十二年不變，只要答應統一），如果細節能有專線到達蔣的手上，則蔣可能對此建議詳加研究後作出相當的反應。在另一方面，國府所提出的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如其細節可以通過專線到達鄧的手上，鄧可能也會在詳加研究後作出適當的反應，實際上國父所創的三民主義，其具體內容和鄧今日所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相去不遠（而目前大陸已逐漸採取了台灣模式來發展大陸的國民經濟，如將來沒有根本性的政策轉變，其經濟發展遲早會趕到和台灣一樣的水平），只可惜雙方沒有現成的秘密工作人員來通消息，使得一切談判不得不公開化和表面化。在這種情勢下，雙方不得不顧全自己方面的「面子」，因而有很多保留，一直達不成統一和解的目的，這是很可惜的事，國共之間沒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比起埃及和以色列之

間的血海深仇要差得遠，如果像埃以兩國都可以在秘密外交的情勢下化干戈爲玉帛，爲什麼海峽兩岸的中華領導人會作不到呢？試想如果有一天忽然蔣乘專機飛往大陸或是鄧乘專機飛往台灣進行會談，那對全體中國人民，包括在美的華僑，將是多麼大的喜訊呢？

我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主動自中情局退休，因爲那時中國局勢已經穩定，實踐派已穩佔上風，並已採取了一系列的有效制度來發展經濟，並與美國進行各方面的友好合作，我可以退而致力於促使恢復當年在中國成立的三家美國教會大學，包括我的母校燕京大學。我在一九八二年即由我的教母郝思奇夫人介紹給紐約的「世界教會聯合董事會」(UNITE CHURCH BOARD WORLD MINISTERS)提出這個計劃，得到了熱烈的響應，但該會認爲希望中國准許實施這個計劃的可能性很微，在幾度函信來往之後，又適逢胡娜事件，使中國斷絕了中美文化交流。在一九八五年，才又重新進行，我委託一位同班的燕大校友，持了我和上述聯合董事會的來往函件往見胡啓立，當蒙接見後又介紹給中國教育部長何東昌來研究燕大復校的可能，也得到熱烈的支持，該校友回美後，即和我和燕大在美校友會總會長共同商議此事，並著手辦理成立基金會來推動這個計劃，正當緊要關頭，我卻因「間諜案」被捕，這個宏偉的計劃不知此後是否有熱心人士繼續奔走下去促其實現了。

我這案件的梗概已如上述，但很多人對我在工作中收受中國方面的金錢不能原諒，在美國什麼事一沾上金錢，那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在我的情況當然也難以洗清，可是在中國方面來說，金錢可以發生「風箏線」的作用，使得風箏不致隨時飛走，我爲了表示要保持「不飛走」的態度，以維持我所要保存的專線的暢通，所以才發生了這個金錢上的關係，實際上我所收受的金錢大部分，都用在資助七八位大陸來美讀書和立足的青年身上，希望這也是對中國人民的一種貢獻，取之於民用

之於民。

在調查我案時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又發現我有款項自香港調入拉斯維加斯的賭場，認爲我賭輸了大筆金錢，是個十足的賭徒，可是實際上我並沒有賭輸。

我是一個會玩「二十一點」的專家，（稅務局在詳細檢查我的一切賬目之後，今年二月四日給我開一欠稅單，包括了我自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四年中，每年玩二十一點所淨贏的金錢；在七八年是二千三百四十元、八〇年九千三百零五元、八一年六千四百零七元、八二年二千六百零一元）我之所以去賭場，只是去遊樂，並每次略有斬獲，並不貪心，也不傷大雅，後來因爲賭場採取多副牌和勤洗牌的措施，使廿一點專家不能穩贏時，我在一九八二年底即不再去，至於我自外面把金錢匯入賭場，只不過是我調頭寸的一種手段罷了，我在賭場常可以保持清醒的頭腦，而且永遠採取主動不陷被動，所以可以優遊自在不傷脾胃，這是一種消遣並樂得有一切免費的高級待遇，並非身陷賭場難以自拔的那種人。

在上星期一我接受英文華府郵報女記者墨菲的訪問時，她問我如果雷根總統對我特赦可以回中國的話，我願不願回中國，當時我回答說：我是美國公民，對美有好感，所以願意待在美國，但是本星期二（二月十八日）全國性的ＣＢＳ電視台記者蒞斯對我作電視訪問時問我相同的問題，我卻說在我思想過一番之後，覺得如能回中國到底還可以爲恢復美國在中國的教會大學的工作辦一點事，因此回中國也是好的，而我的妻子謹予也願意和我一起回中國。我在中情局工作三十年，在本身的工作方面，曾獲得最佳獎狀，稱讚我的工作成績，顯示我並沒有拆過爛污。另外在秘密向中國通消息方面，只促進了中美的化敵爲友並開始合作，並導致了中國在對內和對外的開放政策，放鬆

了政府對人民的管制，因而改善了十億同胞的生活水平，對於這種成就我自覺無愧於美國，如因我的工作破壞了美國法律而入我的罪，我亦毫無怨言。

在電視訪問中，惹斯對我說常言道「一僕不事二主」問我認爲對不對，我說不對，因爲如果二主之間有彼此的利害衝突才不對，如利害一致則只有更好，如能將二主本來利害衝突的能因自己的服務，而改爲利害一致並化敵爲友就最好了，惹斯又問我只憑我口頭上說對中美改善關係有所貢獻，但是有何證明呢？我說目前中美之間的最友好的情況就是鐵證，因爲FBI的探員自告密人口中得悉我所傳送的資料是直達中共中央的文件，並受最高的重視，由此可見這些資料對中國的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對促成今日中美邦交之改善，自有一定的貢獻，現在中美並非敵國，我在這方面是否有貢獻只要一問便知了。

香港出版的「爭鳴」雜誌有讀者投書主張美國和中國談判用釋放金無怠來交換中國的釋放魏京生等被捕入獄的人士，如果美國果然有這種意思，那是最好不過了，繫我入獄終身監禁對美毫無益處，對我也談不到懲罰，因爲我對這種待遇心安理得，無愧於心和中美兩國，中國大詩人屈原被流放江潭時行吟江畔，說「衆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難道屈原所受得了的我受不了嗎？佛經上所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古往今來多少偉大人物在獄中渡過無情的歲月，連今日的鄧小平都親嘗過這種滋味，我在芸芸衆生之中，眞是渺若滄海之一粟，當然無法和這些歷史上的偉人相比，但是能享到與他們相同和相等的待遇也不必有何悔恨了。

在我案初上報章時，中國官方發言人否認中國與我有任何關係，這種否認是連美國也作過多少次的。譬如在一九五二年韓戰期間，美國軍機在東北被擊落時，一位中央情報局的諜報人員唐奈被

生俘，美國即否認唐奈和中情局有任何關係，而唐奈一直被囚禁在中國獄中，直到一九七二年二月美總統尼克森第一次訪華才向周恩來坦承唐奈確是美國中情局的間諜，並要求中國將他釋放，而中國政府果然將唐奈釋放。回國後唐奈回到芝加哥故鄉開始競選美國國會議員。

又如在艾森豪威爾作總統時期，美間諜飛機U-2在蘇聯上空被擊落，美國亦否認間諜行爲，但其後因飛行員被俘而坦承其事，最後將該飛行員交換回國。他的新職業是開直升機在三藩市上空交通繁忙期報告公路阻塞和暢通的情勢，現在我的情況略似，但無惡意，反而對中美建交化干戈爲玉帛起了有價值的作用，自然應爲美國所諒解，如中國繼續否認，我亦無所怨言，但如中國能像美國一樣有大國之風，則我案在中美邦交史上，只會是一個小小的漣漪，對中美合作方面相信不致起有害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曾說「一個紳士是不偷看對方的信件的」，這種論調後來被自然而然地推翻，但如果是偷看了對方信件，反而促成和對方化敵爲友兼結金蘭的話，恐怕這種行爲卻另有一番獨特的道理了。

以上就是無怠在拘留所中寫下的長達十六頁的自白書全文，後來在接受中報記者陳國坤訪問時交給陳。

和紐約中報記者陳國坤的對話

一九八六的二月十九日下午八時，在維吉尼亞州馬維薩斯威廉王子成人拘留所裡，無怠曾接受過當時在紐約「中報」任職的陳國坤先生的採訪，以下是部份訪談內容的記錄：

陳：我們編輯部認爲這件事情很重要，因爲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談到一九七〇年那一段時候。

金：對。

陳：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爲什麼他們（包括你自己在內）都認爲那是蠻機密的，事實上，在一九六七年時，尼克森已經在外交季刊上寫過一遍文章，那時侯他已經有主動示好，而且……

金：可是一九六九年他還說除非中國有所改變，不然……

陳：你具體的、確實的把那一份文件交給中國是在一九七〇年六月？

金：對。

陳：有些改變是在十月？看你文章上是這麼寫的。

金：對。

陳：照你這邊講的，事實上是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我們一直想知道到底是給了什麼樣子的文件？因爲事實上在法庭我們也沒有看到任何機密文件。

金：對，是。

陳：你能不能稍稍描述一下是什麼樣的？

金：噢，這個這個……喔！我是不能講的，嘿！

陳：喔，這是不能講的？

金：就是特別報告。

陳：大部份是有價值的？

金：對，裡面當然講的基本上是我不能講的事，可是由那裡看一個大轉折。譬如就像是兩個情人決裂了？可是，這邊想和那邊好，可是呢？愛面子，不能講？那一邊說什麼他都反對，可是他寫的日記表示心裡還在想對方，如果有人把日記拿給對方看，她一看就知道「喔！原來是這樣子」，所以接受了。甚至於主動表示，那就和好了，要不然的話，永遠都不能和好，對不對？這個事情很簡單，就是這樣子，你看，在雙方有疑忌的時候，好像中國和越南現在邊境上的糾紛，越南提出說我們元旦日停火，中國說不行，你宣傳，你這是故意表示什麼，其實你心裡還是和我們作戰的，是不是？總是這樣子，所以，那時情形也是如此。

陳：你在庭上談到區啓明這個人，談過幾次，根據你講的一九八五年二月，你還跟他見過面，但是聯邦調查局說他們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就在調查你的案子，那這個表示什麼？

金：這個表示不是區本人來投奔自由，那麼就是有別人了，是啊！聯邦調查局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就開始偷聽我的電話，五月份就查我的行李。可是呢，五月份之後，六月、七月的事情，聯邦調查局都知道，可見就是說，那個時候，他雖然已經通了消息，可是他還在裡頭，直到我一九八三年九月回來的時候，內容他都知道，所以這就表示這個人……。

陳：你大概心裡有沒有數是誰？

金：這個我想不會是區，也不會是朱，因爲朱他知道我的名字，可是這個報告人不知道我的名字，只知道我一個代號。所以，他就是講這個代號，可是所提的情節，聯邦調查局一看代號就可以調查了，所以查我幾時到北京，住在那個飯店，還有說我幾時到香港，去見什麼人，那麼，根據這個和飛機票上海關入口的簽證上，就查出來了。

陳：區跟你算是單線聯繫？

金：對，是。

陳：他的官階有多高？

金：起訴書上面已經寫了。

陳：是確實的？

金：我是不知道確實不確實？不過它是那麼說，如果聯邦調查局是那麼說，就可見反正那個人提供的。那個反正的人所提供的幾個細節都是對的，譬如區的官階是什麼？朱是什麼樣的官階？他和區有什麼關係，這些我都不知道。

陳：前一陣子「紐約時報」的記者包德甫寫一篇東西，他訪問一些華人牽涉所謂華人的忠誠問題。例如他訪問到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王靈智教授，他就是認爲說，CIA過去跟國民黨的關係很密切，他倒是認爲是不是你和國民黨有沒有什麼關係？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有人認爲說你能做這些事，傳這些文件傳這麼久，可能是中情局的上級默許你這樣做。

金：（笑出聲來），如果默許的話，他就不會來抓我了。

陳：甚至傳言說，你被上級出賣。

金：哈哈！不過有這樣的一句，在我的上級，就是那個賽（S－），他那天來那個BERGMAN，我在那個時候，是一九七五年，七四年、七五年的時候，那個時候中國和美國是完全敵對得不得了，那個時候好像報紙上有個……，說中國可能有一個工作人員在CIA，他就跟我說：其實我還希望有這樣一個人。因爲有這樣一個人的話呢，就可以打通，就可以把眞正美國的態度和意願傳

到中國大陸去。

陳：華人的社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說，這件事既然已經調查這麼久了，爲什麼現在才出現？有人懷疑是不是中美關係發生什麼問題？另外一個說法是，中美關係越來越重要，在美華人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是不是白人或大公司要壟斷這種關係，不要你華人介入，爲什麼在時機上會是這個時候，你對這事有什麼看法？

金：在這個時機上，我想主要的就是他們已經監查我有兩年半的時間，光是電話紀錄就有一千六百多頁，如果是一千六百多頁的話，錄音帶恐怕已有一萬卷也不一定，可是其中一點也沒有我的把柄給他捉住，我的信件五百多封，他們查也是一點都沒有把柄，他們看沒有證據，所以就是想再做下去也是這樣子，所以就出來想詐我一下，把內情詐出來，因爲他們到底是有一個反正的人所供給他們的內部情況。

陳：我記得你上次在庭上提到章文晉和黃華，你跟他們是什麼關係呢？

金：我們以前都是燕京校友，而且我這次就是關於燕京大學復校的事，黃華也寫過幾封信給不同的人，其中有給季辛吉、尼克森還有卡特，洛克斐勒他們的信，表示黃華支持這個運動，希望他們也能夠幫忙。

陳：問一個有關你家庭的問題，我想你大概也知道，英文報紙先登，中文報紙跟著翻譯，對你太太大概造成很大的傷害，除了我們報紙跟周女士談過，她稍微作了你在一九六二年跟你的元配仇氏離婚，有這樣的事呢？或這也是捏造的？

金：你是說我的前一個太太來揭發我的，是不是？

陳：沒有說那一個太太，只是說你的男女關係不太好。

金：哈！哈！哈！

陳：有這麼樣的一種說法。

金：哈哈哈哈！那是沒有的事，我前一個太太對我是不錯的。

陳：那是仇氏；是一九六二年離婚的？

金：實際上五八年已經離婚，六二年我們還照樣通信就是。

陳：那周女士是你……

金：第二個，她跟我是六三年結婚的（這時他翻他的一個記事本）。

陳：你上次在庭上提到，當然這邊（手稿）也提到，香港有一筆錢是要跟周女士離婚用的，你們沒有離婚吧！

金：對，結果是沒有離婚，後來我們和好了。

陳：兩個小孩和一個女兒都是前妻生的？

金：對，都是前妻生的。

陳：我本來準備了一些問題，但你這份東西（按：自白書）已寫得很清楚。

金：哈哈，凡是裡面沒包括的，你可以問（稍停），你這一訪問，大概那一天可以登出？

陳：明天回去馬上就可以用。

金：喔！馬上就用？

陳：我們很快，昨天ＣＢＳ的訪問我們也登了，我昨天晚上沒有睡覺，我看了馬上寫了新聞就

登出來了。

金：喔，你也看了？

陳：有些問題中國人大概是比較容易理解，像你講的那些我們中國人對美國、對祖國的那種愛，中國人或第一代移民的中國人我想很容易理解，你對陪審團的選擇有沒有什麼意見？

金：陪審團所選的都是白人，沒有華裔，沒有黑人，也沒有少數民族，所以當然他們看到我時，一個黃種人。你可以看出在作證時，都是小部份少數的白種人，他們的眼光並沒有所謂宏觀和微觀？微觀「只見樹，不見林」是不是？

陳：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你昨天提到政治庇護，可能的話，要求政治疪護到中國去定居，但中國幾次都否認跟你的關係，你想這種可能有多大？

金：這是很難說啦，因爲我（手稿）上面已經講過了，好像美國一直就否認唐奈是中央情報局人員，一直否認U-2的PILOT是間諜，可是等到後來一定罪，美國又承認了，馬上放人……我想，中國是最後也會這樣的。

陳：你相信中國會這樣？

金：我相信中國會這樣！因爲什麼呢？至少要做給世界看，是不是？人員出了事情，結果，好，就把「我根本不理」，這從人情上說不過去。

陳：這是要給中國壓力？

金：哈哈，這不是給中國壓力，我是憑一般的公理。

陳：這話是什麼意思要講出來。

金：是一種常識，就是這個國家不負責任，不會永遠不負責任的，對不對？不過，問題就是，如果是中國鄧小平或者胡耀邦馬上就要來美了，他們如果向美國提出，美國也許不肯，是不是？不過呢，我在那上面（手稿）也說得很坦白，如果不肯，讓我在這裡住，也無所謂。CBS的ROES問我好多次，我說沒關係，是啊，你只是微觀，認爲一個人難道爲此一生就在監獄裡嗎？可是我宏觀！中國這麼大，十億人口，因爲我這個工作而改善國民經濟、改善對外貿易、改善中美關係、改善對人民的控制，這個所有的情況，都是欣欣向榮，人民的生活都改善，這個在我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喜悅。

陳：在法律上呢？在法律要求特赦的可能性怎麼樣？

金：當然大！如果是中國方面提出，美國可能辦到，也許說，你那邊也放一些你扣留的「民主鬥士」好嗎？請他們也出來嘛！好像二月十二日捷克的事件，捷克那邊承認這是我們的人員，如果是交換……好，獄方現在通知時間已到。

陳無話。

金：你這能不能先寄一份（手稿）給我太太。

陳：好。

猶記得在二月四日法庭上，無怠的罪狀經陪審團決定，經法官一槌定音後，電視和報章記者採訪時，曾問及：「如果讓你到中國去，你去不去？」以後，他也曾幻想由鄧小平出面營救他，或許可以交換到中國去。大約他曾思考過這個問題，他曾多次問過我：如果一旦他的幻想變成現實，我是否願意和他一起到中國去定居。

幻想攜手榮歸故里

自從開庭以後，無怠的若干方案，有的是剛剛起步，受到阻力；有的他經過反覆思索，自行放棄；上訴事一直猶豫不決，前途甚是黯淡；律師已漸露無能爲力的退卻，只有引頸待斃之勢。另聘新人，財力不濟，我們全家都不知所措。只有等待，盼望在媒體報導後，有一線轉機，記者的訪問，又使無怠萌發去中國的幻想。

無怠雖然在大陸易手後，由上海轉到香港，此後，也可以說，一生唯一的工作，始終圍繞著中國大陸，加以他生長在中國北平（北京），孩提時代青少年時代都是在北平渡過的。雖然，直到一九八二年他重新回到他的故鄉北平。他對故里依然情深意濃，經常聽到他提及他的香山別墅，燕大校園以及他的北平城內的故居。

也許他也知道中國的百姓生活艱苦，知識分子不受重視、科技落後，而且統治者十分專制。但是，他畢竟來自中華大地，飽受傳統文化薰陶，他熱愛中華歷史、文化、藝術和風土人情，以至對中華民族具有難以割捨的情結。在他身處絕境時，如能獲得自由，雖然在新大陸已三十年，人生的最光輝的時日在自由、民主的美國度過，在走投無路之際，如可能回到中國大陸，度其晚年，他當然願意去。

他又開始有新的幻想，自從他初步決定不上訴以後，就計劃去中國了。

二月十三日開始，他除了在探視時徵求我的意見外，又在信中提到：

「我昨天信上問妳是否願意到中國去，並不是我想離開美國，而是想在美國虛度後半生倒不如

回中國也許可以重新進行恢復十三家美國在中國設立的基督教大學的工作。那天女記者問我回國的問題時，我的思想不快，沒有了悟到這個機會，所以回答得不是很得體。我回答我的感情還在美國，所以不十分想回……」

接著，他又在二月十四日的信中，再次設想，如果有機會可以回到中國，首先，說明能獲得自由，同時，可以從事寫作和辦教育，這些設想多麼美好。

我對於艱苦的生活並不畏懼，記得自一九三七年抗日烽火，不僅難於保證粗茶淡飯，茅舍棲身，有家不能歸，而且日軍身後追殺，生活顛沛流離，那時，爲了抗戰，什麼艱難均視若等閑，一腔熱血，爲國爲家。直到五十年代在台灣經濟有了起色，我也駐外工作，生活逐漸好轉，那時的記憶依然不忘。如果眼下生活變得艱苦，我也不會介意。我一心希望無忌早離鐵窗生活，有決心爲他赴湯蹈火，去中國自不待言，何況我和無忌一樣，在北平有我孩童時代的回憶，也有可尋覓的青少年生活的足跡。雖然，我是一九八三年去過大陸探望嫂嫂，只到昆明而未去北京，雖然感到中國非常落後，但，我有克服一切的決心。

所以，在無忌二月十四信中重提去中國事。

「……但也許因此給我們生命中來個轉折點，要我們開始過另外一種生活，可以遨遊一個新的大陸，甚至可以去四川、甘肅、三峽、敦煌等地一開眼界，現在各地開放自由市場，我們無論到那裡都可以品嚐當地的精美食品和果品，享受另一種旅遊之樂，如有美國朋友來訪可一起去旅遊，重溫過去的友情。情況是有救的，如果到了中國我們有在美的孩子可寄錢來供我們生活，所以絕無可能會有用錢方面的問題，樂得放開胸懷享受一點老年之樂了。

「我在電視上看非洲的難民，成千上萬，衣衫襤褸，住破棚，吃草根，自覺簡直是在天堂，如果有機會能花幾年工夫完成自己的著作，還可以完成一種心願，豈不快哉？情況由於我的貢獻使中國十億人口在生活上可以走上暖飽之途，對自己的良心亦有交代了。」

我的答覆言簡意賅，表達了我的心意：「先答覆你來信的幾點：一、你說回中國，我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天涯海角都可以。」

二月十五日，無怠的信寫道：

「這兩天來有了新的主意，也許妳情緒上可以穩定一點，我的情況是與衆不同的，所以即使被判終身監禁還是有辦法可想，如果當初我們在中國沒有做過什麼旅遊，這次倘能交換回國就可能如願以償了，當然苦也許苦一點，可是到底兩人在一起，是不是？兩人在一起苦有什麼關係？」

我一看此信，就知道他又陷入冥想了。也許人的本能就是渴望自由，那怕外面是冰天雪地、荊棘叢生、萬丈深淵，還是豺狼虎豹，也在所不懼。自由如此具吸引力，須臾不可失。

但是，無怠的到中國去，設想是寄希望在「交換」上。「交換」就意味著要中共出面交涉，這是上層在對等條件下，有「交」還得「換」，還涉及到有對象才可以去「換」。這絕非一般事務。中共已絕口否認有金無怠其人，更無關係，誰來主辦這件事呢！

他不能寄希望於大衆輿論，可是法院已宣佈有罪，作爲美國公民的他，怎麼可能不服刑呢？他是插翅難飛的。也許，他寄望於什麼奇蹟的出現吧！總算有個展望的前景，說不定可以支撐著他度過痛苦的日子。

我最後冷靜了，我的良師的分析和現實的條件，我也自我作了分辨。「交換」是不可能的，至

少在眼下毫無可能。輿論難以寄托很大的希望，但是，我只能含淚聽他滔滔不絕的談去中國的自編自導自演的一齣妄想曲。我想在此曲中扮演一名配角都不可能，簾幕終於軟弱無力的徐徐降落，爲了撫慰一顆絕望的心，我還要表示我的支持。

也許，無忌在另一個世界裡，已經滿足了他的願望，在他的墓塚周圍沒有鐵窗，他可以隨時走出來，回到他童年時所居住的香山別墅；有朗朗讀書聲的燕大校園；遨遊紫禁城、天壇、北海及頤和園。住進古老而寧靜的四合院，以特有的北平口音向孩子們描述自己的經歷。也許他不去中國，而到蒙地卡羅，尋找他所鍾愛的那幢座落海濱的精緻而典雅的小居所，更有可能，他去棲身於他迷戀的大自然之中。

到中國去吧！了卻你最後的心願！可惜，我暫時不能與你隨行。但，我的精神會伴隨你遨遊三峽、敦煌和巴山蜀水。

任意自由的翱翔吧！我知道你多麼渴望自由！

我希望你的靈魂在中國探幽訪古以後，到蒙地卡羅去，再看一看那所小居所。

但是，我仍然希望你回到自由、民主的美國，回到美麗的加州，和孩子們、孫兒們在一起。

我的最後歸宿是在加州你的青塚之旁。

臨終前的最後幾封信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五分。

無忌拋下家人，靜靜地連一句話都沒有留下，就這樣永遠地告別了人間。

他沒有遺書，但是，在他的桌上留有一封給我的信，是來不及發出，還是故意讓它多在你的身旁溫存片刻？

我曾給他發了一封信，等這封信送到拘留所時，他已撒手西去了。所方還給了我，我一直沒有拆開，也不想再看一遍，直到我寫此文時才取出拆開來。

信封上的郵戳正是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無怠沒有看到這封信，他連最後聽我訴衷情都等不及，他爲什麼去也匆匆呢？他不是牽掛著我嗎？

他的最後一封信是二月二十日下午四時開始提筆作書的，最後幾段是晚餐後七時繼續寫的。由於此信是在他桌上發現的，所方估計可能是遺書，因此拿去譯爲英文，後來送還給了我。

我願意將我們最後的書信奉獻給讀者，以便作爲本章的結束，同時，也作爲無怠悲劇的開幕詞。

他到永別人生的前夕，依然思維清晰，有條不紊，以流利的筆法清秀的書法寫下他的心曲，難道他臨死前，如佛涅槃？心如止水？

還爲其案設想下一步舉措麼？關心服刑地點，還是企盼明天？

他似乎已對未來，有所設計，比作「神仙世界」，而即證他孩童時代在北平遠郊的香山看見的一副對聯：「山中不知歲月，世上那有神仙」。難道是他一生的讖語？

我更相信在冥冥天地中，人的一生早有定論，只是本人沒有覺悟罷。

難道他想到此處，竟抱有「視死如歸」的心意，而決心「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他對服刑、上訴、罰款、金錢、證明、思念、憂慮……全部置之度外。像奎格教徒一般兩袖

清風，一無牽掛？

無怠走過人生之途，留一下的就是他在拘留所中所寫的信，也是他留給我最珍貴的遺產。

以下是無怠去世之前，連續寫給我的幾封信。

「目前的情勢十分細緻和微妙，究竟怎麼變化誰也不知，事情弄大到一個程度，說不定下次總統的記者招待會上就會有記者問他是否會對我特赦以和中國修好。」

「那時這個總統就要被難倒了。今晚見妳有很多話要談，妳一定要把要談的事先在紙上寫好，然後見面就不會遺漏或是想不起了。」

「今日意外地收到金天和眞兩人的問侯卡片，其中並附了五十美元的匯票，眞是難得，我沒有他們的最近地址，所以附入一張謝信，請妳轉交。此外我另外有信直接寄給華、珏兩人。」

「（星期三晚八時）剛剛和妳見了面，看妳的精神還算好，使我有不少安慰，談過之後我覺得果然是不上訴也好，早些安定靜等事態的發展，有好的結果就有，沒有新的發展就照樣過日子，當它無這件事。我也可能安下心來寫我的回憶錄，只是因爲我把妳連累得這樣子，使我十分感到抱歉。

「希望妳一切都想得開，人生就是如朝露，什麼也帶不進棺材，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記得我跟妳說過在上海時美國奎格教會有一時期要我加入作該會的牧師，凡是該會的會友要把整個財產和收入奉獻給教會，然後所有的開銷都由教會開支。

「那些教友，個個都是神職人員，脫胎換骨，神情迥異，與衆不同。我今天的處境可以說與那時入會後的情況相同，無債一身輕也是無物一身輕，反可專心享受人生的樂趣……」

「小魚，我看我的情況至此要告一個小段落了，下一步就是三月十七日的判罪，當然是終身監禁還有罰款，反正我交出所有在美的財產，然後入獄就是，無論在那裡，妳我都可以通電話、通信和見面，頂多是遠一點，但總比失事而死好得多，守得雲開見月明，在自以無望的時候，說不定救星就來了。

「中報的長篇報導妳收到後要寄給我，我可以把它譯成英文在華府郵報刊登，給華府的政要們看，妳不要再找別人幫任何忙，搜屋令拿到後可以給大使館寄一份去，中報的報導也附入一份。現已星期三晚上，此信要明天才能到郵局，妳星期六也許才能收到，星期五晚再和妳通電話。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九日。」

他收到我二月十八日給他的信，於二月二十日寫長信給我。

「我們這邊的信是下午兩點左右，妳信中所講要給馬姬寫信的事很對，她應可以順路去看老四，然後看如何接頭法，這種事辦起來簡單也可能很簡單，不簡單也可以不簡單，要看那邊合作不合作（可是絕不能勉強），不知馬姬幾時再帶隊去旅遊就是了。我會給她在一半天內寫信的（我最後兩信給妳信封後的郵戳是這邊COMMISSARY的，因爲我帶郵票的信封已用完才用那種無郵票的信封，沒有什麼特別）。

「今日收到S律師的信提到上訴的問題，其中所提的上訴理由並不十分強，並說最後要告到最高法院可以拖一年半，今晚那位助理律師BOB來電話，我問他是否上訴期間判罪的項目可以暫時不執行（即財產可以不充公、退休金照拿），他說不知，問他是否仍住此處，他說不能，要遷往正規監獄，其情況較佳，但地點則「不知」，這樣看來可能是在其他鄉下，一定相當遠了。所以不如不

再提上訴，一切停止等判罪之後遷往加州就好。B律師要我開具可以證明我『爲人』的親友名單，我這裡無地址，所以就請妳按我以前寫過的名單開給他好了。這名單上如沒有MANHARD請加上他的名字，B律師又告訴我中情局的人想和我談話，我想不必了，至少我現在保持沉默的自由，再談也談不出所以然，對我也不會有幫助，所以決定不再多談，妳說第七頻道中出現一個人，可能就是我日記中所說的那位，如有照片我很想看看，也許他就是「反正」的人（也許是先我被捕的人）。

「我現在決定『不上訴』之後心情特別平靜，今早剛醒時做了一個十分『神仙世界』的夢，使我身心都極暢快，想起醒後什麼也不必做，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時間，也可以繼續睡懶覺，實在是舒服至極。記得我在香山旅遊時，在香山公園內的山中別墅中看見一棟很講究的居停，門外一個對聯，寫的是一筆十分熟練而蒼勁的草書，上聯是『山中不知歲月』，下聯是『世上那有神仙』，那時我對這個居停的主人眞是十分羨慕，覺得他眞是對生活的享受吃透得到家了，可是我現在想我的生活還不是一樣，『獄中不知歲月，世上那有神仙』，住在香山山中的人當然不會有冷熱水俱全的衛生設備，也不會有這邊有的精神食糧、醫療條件和豐富的膳食、換洗衣物的便利等等，當然更談不到一年四季的空氣調節，因此我目前的生活環境比在香山居停的隱士要好得不知多少倍了，一個人在老年能夠退隱山林是一件最優雅的事，然而卻仍不免爲一切生活所必須的俗務所牽扯，如果這些俗務有人自動提供的話，眞是神仙不易了。所以，小魚不必再爲我擔心，我現有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偉大哲理，但卻享受到『神仙不易』的生活條件，豈不是一人生快事。除了不能和妳在一起而外，其他的要素都全了，等於是退隱山林頤養天年，妳知道這個情況也應放心，所以我現在的想法就是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再理，靜等判決，一個終身監禁也好，兩個半終

身監禁也好，對我毫無影響，也毫無區別，等我長期入了獄，可以靜享一切人生的無所牽掛的生活樂趣，其間如有人搭救最好，無人搭救就靜享我的神仙不易的生活。我所唯一擔心的是妳，如妳能把我放得開，那妳也解脫了痛苦，也解脫了我的心理負擔，如妳放不開，那妳只設想我雖入了囹圄，但並非受罪，照樣可以和妳通信、通電話和見面，比那些生離死別要好得多了。同時在我們兩地相隔正可能編織天下最優美的羅曼史，一切人間的俗務都可能放開，不必縈想，如妳能去彼得那裡幫他開店，我覺得比在『砲』家要好，因爲可以有正規的工作也可以幫他發展事業，蹦蹦也可在假期去和妳一起住，在砲家，他的妻子有點像方的作風，妳會受不了的，試想連大嫂都不肯和湯妮一起住，就應知道其中的道理了。

「今天下午法庭報告員JOHN LONG來我這邊，他說和妳約定下星期四見面，即二月二十七日，並說他找不到合適的譯員，問我妳可不可以找到一位譯員，我說在『圈中』是很難的，要他和妳再聯繫，如妳找不到，可以預約在下一週再和他見面，我手上沒有巴的摩爾房屋的資料，妳可給他，如中報出來我的自白書請剪一份給我，寄來以便譯出給他作報告之用，現在反正我們什麼都放得開，也就不必爲這個報告的事擔心，一切妳所不知的可以推給我，讓我答覆，妳已知的就據實回答，最簡單不過。WELLS來信說我們欠房客的押金共一千九百多元（但現不知轉回給他有無問題，如發生問題也許還要轉還我們，那時我們付的押金可能被他扣去說是辦理轉戶的費用），唯今之計可以作的是由我們直接將押金退還給逐一房客，請WELLS再問房客收取押金就得了，我將寫信給WELLS說明這件事，我想妳手上應有這些錢來支付這筆開銷，他信中還提及這些押金的利息，我想我們退還給房客的押金時，他們看押金有著落大概已經謝天謝地，利息不利息想來也無所謂了。

「我希望至今一切事情都算解決，不用再往心裡去，妳在大西洋城所輸掉的錢也由它去吧，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等於我們加入了奎格教會，把我們一切資產都奉獻了教會，以後的生活，妳要自食其力，而我自有人照管，照通信、通話和見面不是嗎？

「好好睡覺，安心享受眼前的生活，樂得花錢來享受人生，金天跟貞貞結婚的酒席妳可支付也無所謂，樂得賺這個人情，是不是？親愛的，別再為此事揪心了。」

以下是我與無忌最後通的幾封信（二月十八至二十日）：

「下午五點多中報記者打電話來告訴我，今晚七點及早上兩點在CBS NEWS NIGHTWATCH有『訪問你的新聞』。七點新聞完了，沒有你的新聞，我打電話到CBS去問，他們說是明早兩點，而你曾交待那位女記者打電話來告訴我時間，她仍沒打來，這些人眞不負責。

「今早到銀行從保險箱拿出我們結婚證件以及一些必須拿的東西，我以為定期存款單定在裡面，結果沒有，回來又找總算找到了。我馬上去辦各種事，可是我們存款銀行沒有現款，要到DC總行提款，因是熟門熟路，所以很順利的拿了款。到家都三點了，早上只喝了一杯果汁，回來眞是很餓了，吃了東西想睡一下，怎麼都睡不著。怕六點新聞有你的新聞，結果三個電視台看來看去看了兩小時，大約也是我這有生以來第一次。

「昨晚信沒寫完，就請『天』給我拿去寄了，我的意見你看後，不知意見如何？七點某某打電話來，我告訴她，我們計劃申請你到加州服刑，我也搬加州就近照顧你，能早安定下來，也可以安下心來。她也認為很對，關於你建議她去老四處的事，我認為以後到紐約再跟他商量，因家中的電話我還擔心不方便談，這件事還眞要慢慢計劃，我們已經失敗多次了，這件事要辦的話，是只准成

功，不能失敗的，所以你要好好想想，細細的計劃，然後再作決定。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

「昨天看你後就到君師家，請他代我寫信給郵局，兩個月前一封掛號信丟了，通知單是週六收到的，週一到郵局去取，沒取到，連去兩次郵局都找不到。二週前又是週六的一個包裹也丟了，查了兩個星期，又是沒消息，所以寫信去問問。另外兩封信，需要處理，請他告訴我如何處理。後來到某某那兒坐坐，他們怪怪的，你在TV上的訪問（他們也錄了），因沒吃飯，他們家的窗子關得緊緊的，又不開窗，一種味，無法多呆就回來了，沒給你寫信。

「中午那位報告員來電話，問我那天可以來看我，我想週三去看你，所以約他下週四（二十七日）來，他問我說那種語言，我說國語，他說他會帶翻譯來。過一會兒，他又來電話，問我可否找個翻譯，我說晚上也許可以，他要我想想看，明天給他回話。還問我，有話對你說否，他今天去看你，我覺得他還滿人情味的，我謝謝他，告訴他昨天我已見過你了。剛才給君師電話，請他給我作翻譯他已答應，因君師比較好，其實也找不到別人，並且君師可以幫我，如我說的不對，他可以在翻譯的時候，就代我改正了。

「中報訪問你的記者陳，早上來電話，說你叫他把你寫的自白書寄給我，他回紐約馬上寄來，可是他人還在DC。我問他你爲什麼不現在寄給我呢？這時候他才發覺「爲什麼回紐約再寄給我」，於是又改口說「現在就去寄」，下午我就收到了，這回收到中報的報導還附了一信給我，我把信及報導寄給你，你知道輿論對你的看法後，想你也會安心。

「晚上華僑日報記者來電話，問我CBS訪問你，我對你的談話有什麼意見？我說沒意見，他

又問上訴否？我說還沒決定。他又問我要招待記者否？我說暫時不會，他又問三月十七日被判刑後要招待記者否？我說還不一定。怠！你要知道你說話一定要否定對你不利的，不然就說不肯定的話，唉！現在對你說都太晚了，因各報都訪問過你了，是不是紐約時報對你的報導不太好？今天看到世界日報登了一小段，每天心都在不安下渡過，各種問題在腦中轉來轉去，唉！老天，希望奇蹟能出現，唉！現在還是談點別的吧。

「希望不要生病，買了蘿蔔打算燒點湯喝喝，要是眞的病倒了，那才是叫天不應呢。怠！明天再給你信，盼你保重多保重，爲了我，知道嗎？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晚。」

四 疑雲未散

他在拘留所中自殺了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淸晨。

我床頭櫃上的電話「叮呤、叮呤……」不停地響，似乎不接就不停似的。

我自無怠被捕後，幾乎夜夜不服安眠藥就難以入睡，不然，午夜夢迴時，一定再不能入眠，各種影象，如電影般一幕幕掠過眼簾。遠至在沖繩島的年月，近至昨天，揮之不去。更多的是無怠冷峻又多情的眼睛始終縈繞腦際。偶然入睡，不是惡夢侵擊；就是飄緲無痕，一片虛無。一旦醒來，頭痛欲裂，如鎚擊額，如計刺顱，一種驚愕後的淸醒，很難形容滋味。

我怕夜晚。

今晨，我被這陣不罷不休的電話鈴聲催醒。自二月七日無怠罪狀成立之後，我不知經歷了有如一個世紀那麼長的日子，一樁接一樁的事件要去處理；什麼求見總統、國會議員，以至什麼去中國求見鄧小平等等，都不是我一弱女子能夠承受的艱巨任務。接著，幾家報社及電視台的採訪，攪得心力交瘁，六神無主，我既不能睡眠，又食不甘味。怎麼這麼早又有電話鍥而不捨？

我一看座鐘，早晨九時三十七分。

大約又成爲如催命符的記者來捕捉的對象，又有人想來採訪了吧，前天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則報導了採訪實況。有些記者把矛頭轉向我，因爲我始終避著他們，我有什麼值得採訪的呢？一個痛苦而無辜的普通女子。我已決心什麼人說什麼動聽話語，我都不接受採訪的，難道我的痛苦還不夠嗎？在大庭廣衆前曝光，又爲什麼呢？我有準備好的幾句說詞對付他們。

「哈囉？」我拿起話筒，腦際中殘留的惡夢還未褪盡，心中的無奈和煩苦也沒消去。

「我是某某報社……」

果然，又是報社，眞能窮追猛打，又來了。我實在有一頭無名火衝上心頭，不等對方往下說便接道：

「你們要採訪，直接到拘留所聯絡，和金無怠商量吧，只要拘留所同意，你們隨時去好了。」

我正要匆匆掛斷電話，心中想，讓我安靜些，好不好？可是，我從話筒裡聽見對方好像還正與另一人在說話，只聽見這麼一句話：

「可以告訴她嗎？」大約停了幾秒，我很奇怪，要告訴我什麼事？

「哈囉？」我對著話筒問。

「你的丈夫金無怠今天早上已在拘留所裡自殺了！」

我的腦際「轟」的一聲，完全空白了。我完全驚呆了，一句話說不出來，但，我並沒有放下話筒，還緊緊握著。

「哈囉！哈囉！」我彷彿聽見有人在話筒那邊急聲的呼叫。

「嗡、嗡……」對方掛斷了。我這時才回過神來，放下了話筒，雙腿發軟，站不住。全身好像一滴血也沒有，冰冷，雙手麻木，大約我要倒下，趕快下意識地命令自己扶住椅背。

我原來矇矓未醒，現在全身僵冷，倒醒了過來。我支撐著，我沒有眼淚，一心只想到哪裡去證實，這位報社的記者（我想他們是記者），爲了追捕新聞，就這麼單刀直入，不顧對方的感受，那麼，可能眞假參半。可是，我回想他的口氣並非詢問，而是通知的口吻，那麼，又像是眞實的。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立刻打電話給無忌的拘留所，只有直截了當去問他們，來不及兜圈子。如果我從拘留所那邊問不出什麼，就驅車親自去看一看。

我打了電話到拘留所：

「我剛剛接到一家報社記者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金無忌今天早上自殺了？有沒有這件事？我是他的太太凱茜。」我也單刀直入，連「早上好」都來不及說。

我焦急地等待，緊緊抓住話筒，好像要用力擠出對方迅速的否定答覆。

「我不知道，請稍等，我去問一下負責人。」對方放下話筒走了。

我等了又等，大約超過了五分鐘，這五分鐘如同半世紀一般。我眞的如熱鍋上的螞蟻了。手中的話筒了無聲息，我心中之焦急，是我此一生中最高點，我恨對方不體會他人感受，這般慢條斯理，要不，要不……我不敢往下想……。

終於有人來了。

「哈囉，我能爲你做些什麼嗎？」好一副若無其事的口吻，大約又是什麼不知情的人。

「我剛剛接到一家報社記者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金無忌今天早上自殺了，有沒有這件事？我是他的太太凱茜。」我的語氣已經有些不耐煩，因爲我焦急萬分，怎麼拘留所這樣若無其事？以前我也打過電話到拘留所，那時，管理人員答話很迅速，從不拖泥帶水。

「好。請等一等。」那人又走了，話筒重歸一無聲息。

「哈囉。早上好！我能做什麼嗎？」怎麼又來一位陌生人。

我又複述了同一段話，我加快速度又提高音調語氣，心中如火如荼，又碰了一塊石頭。

「對不起，金太太，請稍等片刻。」話筒又放下了，可能那人又走了。

我不能再等了，我心中的不安不斷加重，拘留所的「等一等」，事有蹊蹺。

我打了電話到施特恩律師事務樓。

我又將上述問話說了一遍，每說一遍，猶如鐵矛刺在心頭。

「金太太，對不起，你們的兩位侄媳已經正在往妳的寓所的路上了。」

「哈囉，怎麼回事？請告訴我。」

對方沒有回答，顯然也沒有掛斷電話。

「哈囉，怎麼回事？……」這時一陣門鈴，又一陣門鈴急急作響，我趕快掛上電話，一個箭步奔去開門，以爲侄媳們來了。

門開處，是三位警官。第一位是我獨自在法庭旁聽無忌發言的聽證會後，允許我送無忌到電梯口，還允許我握握無忌冰冷的雙手，很寬容地微笑望著無忌深吻了我的那位友善的警官；第二位是一位女警官；後面還有一位男警官。他們站在門外，表情十分嚴肅。三雙深深的眼睛直視著我，什麼話都還沒有來得及說，我一開門看見他們，立即眼前一片漆黑，胸腔擠得疼痛，很想嘔吐，我控制著自己，因爲他們三人的出現，什麼答案都不必多說，我完全明白了。

我不相信的事情就成爲眞實了。

我情難抑控，立即衝進客廳，倒在沙發上，嚎啕慟哭起來。我的肝腸已斷，心完全碎了。我不要聽他們告訴我什麼，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高聲叫喊：「不要聽，不要聽！」

我哭得聲嘶力竭，喘不過氣來。

那三位警官可能已司空見慣，但，他們站在那裡，不知如何是好。

正好這時，侄媳已經來了，她們雙雙環抱著我，她們也哭得如同淚人一般。

法警登門宣佈噩耗

三位警官靜靜地，佇立一旁。

過了很久，很久，那位法院的警官告訴我，那位女警官是來照顧和安慰我的。於是，他請那位女警官去倒一杯水給我。

那位友善的警官勸我先鎮定一下：「金太太，請不要過於悲傷。先請妳鎮靜下來，我們還有些事和妳談談。」

我看到他誠懇的眼神，我雖悲痛欲絕，但我急想了解眞相，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法院的這位警官告訴了下列的經過：

二十一日早上，早餐以後，大約是六點三十分，金先生回到他的居室，然後，他出來告訴拘留所的管理員，今天是例行房間淸潔檢查日，他房間裡的小垃圾箱應該淸理了，他想要一隻垃圾袋把垃圾箱淸理一下，他就回去了。

七點十五分，管理員淸理了垃圾以後，就從窗口，遞給金先生一只乾淨的塑膠垃圾袋。

七點三十分，例行淸潔檢查開始，管理員看見金先生躺在床上，由於有水槽和便器遮住，沒有注意他的頭部。

八點正，管理員例行淸點人數，金先生未到，看見他仍然躺在床上，値班管理員看見他的腳在

動。

八點四十分，管理員告訴金先生的鄰舍，去把金先生叫起來，因爲馬上要查監。

過了幾分鐘，管理員回到原處，那名拘留者回來告訴管理員，金先生沒有回應，管理員連忙來到金先生的房間，立刻打開了門，發現金先生將毛毯整個覆蓋了全身，頭部套著塑膠垃圾袋；在頸部用鞋帶將塑膠袋綁緊。那時，金先生的身體猶溫，管理員馬上解開鞋帶，取下了塑膠袋，一方面施以人工呼吸；一方面派人去召來救護車。

九點正，救護車來到，醫生立刻再施人工呼吸，搶救了半小時，爲時已晚，回天乏術。

九點三十五分，醫護人員宣佈金先生死亡。

這種情況，金先生是自殺身亡。

金先生書桌上有一封未發出的信。

因爲不知道是否是遺書，現保存在所方，候譯出檢查後，再予以宣佈。

現在，金先生的遺體已運抵威廉王子郡醫院，等候家屬去認屍，經辨認無誤後，將遺體運往維州驗屍所，請法醫檢驗死因。

按規定，在拘留所或在獄中自殺身亡者，喪葬費由有關單位負擔：棺木費爲一千美元，由醫院送往殯儀館，再送至墓地的費用亦由有關單位負擔，墓地由喪家決定，在維州或他州均可。

法院警官說完上述的經過及規定以後，他起立站在我的面前，拿著死亡證明書，他說：

「請聽我宣讀金無怠先生的死亡證明書：金無怠先生於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九時三十分在維州馬納薩斯威廉王子郡成人拘留所自殺身亡。」

法院警官在對我報告無怠死亡經過和宣讀死亡證書時，滿臉嚴肅，一無表情。

室內一無聲息，只有低泣抽咽聲，那是我們的侄媳在哭泣。

當我聽到那位警官一再重複「自殺身亡」時，我眼前好像有一團黑雲急速滾向我來，我覺得全身冰冷，想要縮成一團時，什麼知覺也沒有了。

我昏厥了。

太約過了很久，很久。

我聽見遠遠有人在呼喚我：「三嬸！三嬸！」

好像有人在緊握我的雙肩和手臂，有重壓感，很麻木，也很冷，喉頸堵塞，口內很苦。我不知道人在何方，身在何處？

有人在搖晃著我，我漸漸有了知覺，怎麼眼前有幾雙深藍色的眼睛？下意識的一瞥，看見了那位法院警官和他同來的兩位，都圍著我。我完全回到現實中，一切的往事和近景全都湧現在眼簾。

「自殺身亡──！

我的絕望、悲哀、痛苦化成如雨的淚水，如泉湧般傾瀉而出，我大聲呼叫：

「無怠，爲什麼走得那麼匆匆？爲什麼拋下我急急走了？爲什麼走這條絕路？」

「前天還計劃要上訴，還說有盼望，怎麼一夜之間就撒手拋棄了一切？」

「爲什麼不等待再見一面？什麼也不說，如此狠心拋棄一切的一切，獨自先走了？」

「我不相信你要走這條絕路，我不相信你是自殺的，我接受不了這個現實……」

我如訴如嚎，慟哭得聲嘶力竭，難以抑制，我已顧不上風度儀態，只想傾吐我的哀傷。

「為什麼他已經沒有了自由，還奪去了生命？」

這場暴雨雷轟的驟變，已將我澈底掀翻在地，一蹶不振了。我已全身無一絲一毫氣力。

我呆呆地坐著，任熱淚滿襟，抽泣得要窒息。

法院的警官可能等到我稍微平靜一些時，才敢再說話。最後，還鼓了勇氣，輕聲對我說：

「對不起，還有一件事今天要去辦，就是請家屬去認屍……」

我聽他一說，我得去看看無忌，一定要去。我一定要親眼看看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怎麼剛才沒有想起？這是我早應提出來的。

「我現在就去。」我立即起身。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已通知了金先生在加州的孩子們？」我問。我得立刻告訴美石姐弟這個可怕不幸的噩耗。

那位法院警官說，他們還沒有通知其他人，因為他們首先要告訴我。

在我以極為沉痛的心情拿起話筒時，實在不忍心給孩子們如此猝不及防的沉重打擊。

美石即日就要分娩，這一噩耗，對她的襲擊更是雪上加霜。她一聽到此事，立刻泣不成聲，我們雖在東西兩岸，但是，同心泣血，難以相互安慰。她告訴我，今天的認屍是趕不過來的了，她馬上通知弟弟，他們知道以後不知多麼悲傷，她說：

「凱茜阿姨，妳要保重呀！」

巨石兄弟得知此事，他們堅決表示難以接受這個事實，他們今天是無法趕到東岸來了，他們姐弟三人希望我能代表他們，向拋撒我們而去的父親致最後的訣別敬意。

警官與我約法三章

我將他們的委託和我本人的決定告訴法院警官，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警官認爲我如此悲傷是不適宜去的，如果發生意外，如何是好？我表示，孩子們來不了，我非去不可。

法院警官考慮了一會兒，他說：

「金太太，我知道妳的心情，這樣好不好？我們約法三章：首先，妳得努力控制情緒，先鎮定下來。再者，到醫院以後，不能再哭了，妳能答應嗎？」

我立刻擦乾了淚，我說：

「我答應，不哭。」表示我一定要去的決心，使我盡力地控制自己。

這時已屆中午。警官們告辭了，法院警官臨行前，又回來叮囑我：

「金太太，我們要到醫院去安排一下，我們下午兩點來接妳。但是，我還是強調一下，妳已答應到醫院後不再痛哭，如果，下午來接妳時，妳仍然不能控制自己，那麼，妳還是不能去。這是爲了妳，沒有別的意思。現在，我們走了，請這兩位女士陪伴妳，再見。」

他們走後，我們發現，我的寓所門前站了兩個警察，不許有人來打擾。在寓所門口來了警衛，爲的是不允許記者擅自進入作採訪。

我實在支撐不住，回到臥室，希望獨自靜下來，請侄媳們自做午餐。

我獨自鎖在臥室內暗暗哭泣，我聽見兩位侄媳不安的腳步聲，想來窺視我是否安然無恙。我一個勁地鼓勵自己，在此關鍵時刻，一定要鎮靜、平靜、冷靜，我要仔細觀察無怠的面容和肢體，看看有無何種疑點和破綻，一旦我淚眼迷濛，能察覺什麼呢？

下午兩點正。

那位法院警官來了，他對我說：

「金太太，今天是這樣安排！請妳和這兩位女士乘我的車到醫院去，因爲已有電視攝影記者和其他記者在醫院裡了，我們已通知在醫院的警方人員，將那些記者引開，我駕車另走其他路線。

「但是，金太太，我還要提醒妳，妳已答應不再哭泣，我建議，請妳一定履行諾言，甚至在車上也不能啼哭，妳能發誓履行諾言嗎？」

我點點頭，因爲我下午極力控制自己，因爲我一看到這位警官，想起他在法院值勤時，對我友善的凝視。他此語，已不完全例行公事，也許他眞擔心我又昏厥過去，同時，想起他今晨敍述無怠棄世的過程，宣佈死亡證明書的情景，令人不禁熱淚潸潸而下。

我們拉開房門，發現有那麼多警員在過道上，一種沉重感迎頭而來。

上了法院警官的車，我的眼前映出無怠雙目緊閉的面容，我緊緊以手帕捂住嘴，以免抽泣。

車子臨近醫院，法院警官轉了方向盤，進入小街，駛進醫院後門。

我看見有一、兩位記者模樣的男子正在醫院周圍漫步，看見這輛警車駛過，可能以爲是例行巡視的警車，沒回神加以關注，警官一個旋轉駛進了後門，但是，以記者如鷹隼之利眼終於發現大事不妙，立即一窩蜂似地由醫院前門飛跑而來，等他們飛奔而擠進後門時，我已被法院警官和侄媳左右夾擁離開車子，朝醫院裡走去，門口已有警員守候，我們進去後，警員擱住了記者們。

但是，下車時，雖然迅雷不及掩耳之快速，侄媳們遮住了我，連扶帶推，進了門，即使如此，仍被快手記者，啪啪，閃光直射，拍了照。

我這時再也按耐不住悲痛，大聲地呼喚：

「無忌！無忌！無忌……」

醫院裡已有一些人，大約像是醫生和護士，上前來扶生我：

「金太太，請不要過於悲傷，希望妳平靜下來，馬上就能看見妳的丈夫了。」

「請平靜一下，我非常希望妳進去時，不能痛哭。如果再哭，我們就不能讓妳進去的，妳答應嗎？」

醫院的過道裡很多人都在注視我，一片寂靜，寒氣襲人。

我昏昏沉沉，點點了點頭，我違心了。

我以手拭淚，我有些飄浮感，胸腔刺痛，好像心在滴血。

只見過道前方，有一扇門開了，原來擁塞在過道中的那麼多人，自動閃開一條路。

法院警官和醫生告訴我，只允許我一人進去。

我控制著自己的情緒，緊緊握住雙手，咬著下唇，不許自己流淚，我從人群中往前走去。

我遠遠看見一張床，床上有人躺著。我一步步向前，但，我雙腳沉重，抬不起來，不能跑步向前，我覺得這條路這麼長，我多麼想一步就奔到床前，同時，我又覺得距離再長些，再長些也好，我不相信床上是我的親人。

是的，床上安眠的是我的最摯愛的丈夫無忌。

我麻木不仁地走到了床前，現實並沒有欺騙我，我承認了事實。

無忌躺在床上，似乎睡著了。他的面容沒有異樣，臉色不白，不黑，也不紅。我凝視良久，潸

潸然淚滿衣襟。我走上前去，伸手撫摸了他的臉龐，冰冷，只看到鼻息處有些已經乾涸了的黃液，可能是鼻涕，他仍身著藍色囚衣，在領口處有一根線，還有可能是搶救時用的心臟起搏器。

我伸手掀開他的囚衣時，醫生上前制止了。我答應過不哭泣，但，我以頰輕輕挨著安睡的無忌冰冷的面頰，我雖泣而無聲，但淚珠滴在他的臉上，我低聲地呼喚著他：

「無忌，無忌，為什麼？為什麼這樣走了？」

正在我默默與他對話，心靈相應時，我眼前有一片青色的光亮，我覺得我已不存在了。

我佇立床旁，低下了頭，不知什麼人命令我離去。

我突然清醒了，是的，有人不允許我留在無忌的身旁，我轉過身來，看見一個素未見過的人，是他要我離開的嗎？我緊緊抓住床沿的扶手，我不要走。

突然，身後來了兩個人，用力掰開我的手，我也使出全身氣力緊緊抓住扶手不放。

他們更用力，另一隻手卡住我的手臂，我實在氣力單薄，手指被掰得生痛，一鬆手，腳下輕軟，跌坐在地上，我禁不住大聲哭號，那兩人一邊一個架起了我，無情地把我拖將出去。

人生之慘莫過於斯。

我只隱約聽見一聲門響，無忌和我人隔天壤，走向永訣的黃泉之路。

我又一次昏厥了。一條黝黑深沉的路出現在我的眼前，我騰雲駕霧般以小步緩緩走去，好像是無忌在前面慢慢地走，越走越遠，但，我只看見背影，頎長、穩健、步履很飄浮，我斷定是他，我大聲呼喚，那背影連頭都不回，我的身後，有人在拉我，有人在掰開我的手，很痛，很痛。

我抬頭看見一雙湛藍色的眼睛，我用力想掙脫什麼，又沒有氣力，很渴又乾涸，想喝點水，總

之，我想去追趕那背影要他回來。

我斷定那是無怠，他不讓我趕上他。

當我醒來的時候，我正躺在醫院的急救室的床上，護士小姐正在給我量血壓，檢查心臟，她以專業熟練的動作使我放鬆，又凝視著我，輕聲地說：

「金太太，妳稍微放鬆一下，安靜地躺一會兒，請這兩位小姐陪伴妳，舒服一些再回去。」

她站起身來，拍拍我，說了一聲：「多保重。」她就悄無聲息地走了。

法院警官送我們回家。

我走進臥室，坐在床沿上，無淚、無語。我已一整天在傾盆大雨般的強烈刺激下，無食無水，胃裡已被悲哀塡得滿滿的。但是，腦際好像雜亂無章的曠野，無從理出頭緒來，忽而又似一幅寬銀幕的螢屛，一幅幅往事的畫面掠過眼簾。我瞪著雙眼，看著天花板，最後漸漸地躺了下來。

我聽見臥室外、客廳裡來了不少我們在維州附近居住的親屬。他們悄聲地低語，偶爾，有幾位躡手躡腳地進來張望一下，又踮起腳出去了。

我緊緊閉著雙眼，一動也不動。因爲，我已精疲力盡，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同時，只要親戚一看見我，大家又陷入哀傷的苦海之中。

我就像一塊無知覺的木頭一樣，躺在床上，任室外一片淒淒低語。

突然，一陣電話鈴響，大家都不由自主的要跳起來去接聽，原來是律師打來的電話。

「金太太在嗎？我們剛接到法院的通知，明天上午要爲金先生驗屍。驗屍的法醫是由法官指派的，你們是不是要請一位驗屍醫生陪著，以免有問題。」

大家都將目光射向我，只有我能做決定。我告訴律師，這件事需要和金先生在加州的子女商量，一會兒給他回音。

我立刻打電話到加州，鹿石將在當天晚間啓程來維州，次晨抵達這裡。

「凱茜阿姨，我是醫生，我要親自去醫院看給父親驗屍。」他哭著說。

「鹿石，你最好不要去！你一定會非常痛苦的。」我聽見他的抽泣聲，心都碎了。

「我可以去，我一定要去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我也泣不成聲，我想我如果去，我的心一定被刺得粉碎，很可能，我會昏死在觀察台上的。

親子驗證無被害跡象

「凱茜阿姨，就這樣決定吧，我是醫生，我了解解剖，我雖然痛苦，不能看見自己父親任人宰割。但，我能知道問題在哪裡，妳最好不去，對妳可能更殘忍。」

鹿石說：

「我明早飛機抵達後，就直接去做解剖的醫院。有了結果，我會先打電話給妳的，妳放心好了。那麼，好吧，請妳告訴律師好了。」

在我和鹿石通話的過程中，在座的親戚都爲我們爲難又難過。無怠的一位姪女自告奮勇伸援手，次天上午她到醫院去陪鹿石，雖然她不能進去，她願意在外面等他。

巨石和美石以及她的夫婿和長子，還攜帶剛出生的小女孩，也就是無怠在獄中，爲她取名淑雨的小嬌嬌將於隔天晚上抵達維州。

我告訴他們，鹿石將於次天上午抵達後，逕去醫院看父親的驗屍解剖，我認爲，親子目睹父親屍體解剖，一定心痛，是一件十分刺骨錐心的事。但是，他想了解眞相，這是唯一的機會，如果，他失去了這個機會，他可能終身內疚、痛悔的。

無怠在九泉之下有知，有這麼個從醫的孩子，應可以告慰了。我們全家對鹿石這個決定感到安心，只有這樣，才萬勿一失的。

我放下電話，眼神怔怔呆視，臉色一定十分可怕，突然沒有了淚，我回到臥室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親戚們決定輪流守望著我，寸步不離，他們害怕會發生什麼意外。

我哀傷、絕望、無奈和心如死灰。二十四年來，我奉獻了我的愛及我的心，如今，他丟下我孑獨一身，他走了，他解脫了，一切痛苦的重負都放下了。他沒留下半言片語的遺囑，十數萬美元的罰款，得由我來承擔，我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來承受這重擔；我今後的生活，還有漫長的道路要去跋涉，我不知道怎麼走。

我已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氣和動力，世界上已無我所留戀，我也一走了之，豈不也是一種解脫？

我曾想過從我的住所十七樓一躍而下，豈不也乾淨俐落，一了百了？讓遺留的一切都由活著的人去處理吧。我不再受煎熬痛苦，不再焦慮如焚。

我曾有過這種思索，也有這種衝動，只要起身，越過陽台欄栅，就像飛鳥一樣幾秒鐘就毫無知覺，下墜，再下墜……

我就可以追隨無怠，有生的自由，也有死的自由，我也解脫了，多好！

我倏地坐起，有一種推動力，不，有一種吸引力在牽曳著我，我睜大眼睛看著窗外，一片駭人的漆黑！

我聽見一點動靜，原來有人被我的忽地坐起而驚駭跳起，是他們一夜未睡，緊緊守住我。翌日下午，昨天來的親戚一夜都留在這裡陪伴著我。大家默默無語，淚眼重垂，都已疲憊不堪，在靜等鹿石的訊息。

時鐘滴嗒不停。但，彷彿比往昔走得緩慢。

鹿石回來了。他滿面哀傷，大家擁著他，要他坐下報告他去醫院後的詳情，他低著頭，沉默了片刻說：

「一切正常，沒有被害的嫌疑。」

他不願說所見的細節，因爲大家已經受了悲愴的煎熬，他不忍心再勾起傷痕，他也不忍再述當時的景象，讓自己再承受這次慘痛的經歷。

大家一片沉靜，無一點聲息。

一小時過去了。

我疼心孩子，昨晚的夜航辛勞，清早直奔醫院，幾小時的血和淚交織的刺激，鹿石蒼白疲憊。我安排他先去休息，請其他在維州有家的親戚也各自先回去休息，儲存精神與力量，還有要事得商量。無怠本來是全家族的一根樑柱，他爲家人所做的一切，每人都心明眼亮。如今，突然與家訣別，悲痛是不言而瑜的。

我看到在座的親人，捨不得他們離開我的身旁，他們雖多已成家立業，對我而言，都是孩子，

我有義務承擔無怠遺留下來的重擔，他們也會化悲傷爲力量，未來還要堅決奮鬥下去的，不能丟給他們去收拾殘局的，否則我很自私，也不是無怠生前的作爲。

大家不忍離去，直到晚上，巨石夫婦、美石全家、無怠的嫂嫂及子女，以及我的弟弟都趕到了，親人見面，大家又不勝悲傷，哭成一團，整個寓所浸沉在淚水之中。

整整兩個日夜，大家既不知饑餓爲何事，只願以水爲食。到了晚上，還是我支撐著做出決定：大家都去晚餐。

只有鹿石不肯去，因爲他最痛苦。他坐在桌前，雙手支頤，默默沉思。我回到臥室，爭取時間躺下，因爲，我怕又要暈倒。

我看到深邃而濃黑的天空，星星在閃爍，很像晶瑩的淚珠。我走出房間，陽台上欄柵摸上去很涼，有些凍手，我有些站不住。我失去理智，麻木不仁，昂首再看天空，一般的黑，星兒依然在垂淚。我應該離開這塵世，我經受不了這重大的刺激，我，可以拋棄一切，一無牽掛。今後的生活窘迫、孤獨、痛苦，就在此一線決心之下，全都化爲烏有，什麼重負也沒有。

我的腦際掠過昨天在醫院裡一幕幕景象：無怠怎麼會躺在那裡？他的面頰怎麼這樣冰涼，連我的面頰也一樣的冷，他怎麼那麼平靜？雙眼閉著？

我揉一揉眼睛，一切景象都消失了，但耳旁卻聽見無怠的聲音，依然輕聲低語：

「小魚，我對不起妳。」

「小魚，妳知道我是愛妳的……」

「唉，怎麼會呢？」這是無怠的口頭禪。

我下意識地回過頭去，一片黑暗，我在幻覺中。

無怠爲什麼不留給我半言片語呢？他平時寫了那麼多信，爲什麼臨走以前，爲什麼不多寫一些，告訴我他怎麼想的。他曾經答應我，一定會將我從來不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他什麼都沒有說，怎麼就走了呢？他帶走了千言萬語。

「載不動許多愁」，本來可以向我傾訴，讓我來分擔他心中的隱密。這些事，壓垮了他！也就是這些事奪去了他的生命。我眞恨！

「叮鈴鈴……」一陣電話鈴震響寂靜的客廳。是一陣驟響，嚇醒了我，我全身冷得顫抖，眼前的一切幻象消失得無影無踪。

是鹿石的電話，他已經接聽了。

這一聲電話，使我一身冷顫，我趕快抓住欄栅。額頭有些冷汗，我踉蹌地回到臥室，躺了下來。

眼前的影象消失了，耳旁的話語也消失了，我特別清醒我回到現實：外出用餐的親戚尚未而來；鹿石接聽了電話，客廳又復歸沉寂，他還坐在那裡，因爲沒有腳步聲，寓所在十七樓，偶爾在夜晚傳來車聲。我身居此地「高處不勝寒」，我的心更冷得如一塊冰。

我的耳邊又彷彿出現斷續的聲音，發自我的內心：

「謹予，妳是有愛心，有良心又有責任心的人，妳的往昔一向如此，怎麼在這關鍵時刻，動搖了呢？這副擔子妳要讓誰去承擔？妳不去擔當，大家都寄望於妳，難道妳對得起無怠？或其他人？」

「振作起來，妳要勇於面對事實，無怠等著妳安排他的最後歸宿，他的後事還要妳來主持，妳忍心也撒手而去嗎？」

我揮去額頭的冷汗，甩一甩頭，讓自己恢復正常的知覺，深深地吸一口氣，先站起來，活動一下。雖然我已兩天滴水未進，顆粒未食，還可以支撐。勇氣代替了悲愴，毅力代替了痛苦，理智代替了感情，責任代替懦弱。

我決心迎戰未來，儘管我依然淚濕衣襟，腦際有了勇敢和責任心的武裝。我必須壓抑我的柔弱溫情，把悲哀壓在心底，以後再來咀嚼苦果，同時，我也不能讓孩子們增加負擔，特別美石還在產後幾天，這暴風雨會摧殘她的健康。無怠雖然走了，我應接過他在家庭肩負的擔子，以理智的常態來處理一切事務。

特別是，我一定詳細了解他怎麼採取這種突然的絕決辦法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昨天清晨，他還吃了早餐，怎麼在一個多小時的過程中，天翻地覆了？我還沒有看到在他書桌上的那封沒有發出的信。他又對我敘說些什麼呢？這臨終前的信是他昨晚寫的吧？那時，他的心情怎樣呢？

我恨不得立刻去找拘留所的那個管理員，問他什麼時候還給我，還有無怠的遺物，他留下了什麼，對我非常珍貴。

據那位法院警官說，無怠致死的用具是塑膠垃圾袋和鞋帶，即是如拘留所有關人員所說的，是無怠爲了檢查清潔，要清理房間裡的垃圾箱，而給了他一隻塑膠垃圾袋；那麼，那條鞋帶又來自何處？

昨天，我由於悲哀得沒有追問，他從來沒有囑咐我，給他買球鞋，如果要我買了送去，我也不能做，因爲拘留所不允許家屬送用品給他，即使徵得所方批准，也只能由所方代轉。那麼，鞋帶來自何處?何處?這令我非常疑惑不解。我得做些了解，至少拘留所有可能怠忽職守，要所方向我作出解釋是責無旁貸的。

我清醒了，我要仔細地將細節都要思索一下。我應很好地把這突變弄得水落石出，我有責任向家人交代，這樣，我才心安，所以，我不能躺倒不站起來。

我自責自己太軟弱，被痛苦、哀傷所折服，讓這些可恨的情緒把我吞噬，戰勝了我。我恨自己，像戰場上的逃兵敗將。我也慚愧，這麼軟弱無能。我決定，先充實我的體力，清理我的思想，我不能把自己鎖在斗室，走出去和親戚一起商量。

首先，先爲無怠安排葬禮，這是全家族的責任。

我推開臥室的門，走了出去。

我看見鹿石還在雙手支頤，呆呆地、痛苦地坐在桌旁。我很內疚，讓孩子這麼痛苦，他自昨晚登棧飛來東岸，又去醫院，受著終生難以忘卻的刺激，他也粒米未進，可憐的孩子!

我爲他做了熱騰騰湯麵，吃吧!孩子。雖然失去了父親，人生的道路還很漫長，讓我們同心協力，攜手尋覓一處有山有水的福地，讓你們的父親永遠自由安祥的長眠在那裡，好讓我們常去他碑前獻上一束鮮花，默哀致意。

我想，無怠也會在冥冥之中伴隨著我們，給我們以鼓勵和引導，因爲他是那樣關愛整個家族。

我們雖然滿腔悲愴，但有勇氣活下去。

沈痛的葬禮

二月二十二日，深夜。

居住在維州和華府的金氏家族聚首在我的寓所。大家沉重而嚴肅的商討安排無怠的後事。

大家看見我精神和體力稍有好轉，他們比較放心些，減少了他們的擔憂。

金氏家族會議的首要議題是無怠的安葬問題。

巨石姐弟三人建議採用火葬方式。

我主張還是土葬，我的想法是，自從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無怠被捕，到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去世，歷經近三個月的熬煎，昨天就突然和我們永訣了。他經歷的苦痛，我們是不知道的，他太苦，太苦了。

那有一個案件，在第二天下午就匆匆開庭的？他經受了多大襲擊和壓力，我們也不知道。在既無人證又無物證，法官還對全是白人組成的陪審團說什麼「行爲不以動機爲依據」等的誤導，三小時就確定了罪狀，他又承受多重的打擊？如今，又不明不白的慘死。又經過刀割解割，再受一次烈焰火葬，他不僅生前飽受精神痛苦，死後又受熬煎，我實在難以想像他在人世間的最後時刻還受這種罪。

我建議，讓他安祥而沉靜地如同安睡在床上一樣安眠在棺木裡，讓他告別世間時，家人給他安排一個安樂所在。

我這一訴說，全家族都無異議了。於是，大家決定明天去選購一具絕佳的棺木。

其次，第二個議題是安葬的地點。

我自先建議，孩子們都在加州，我一定要離開這塊傷心地，遷往加州去。無怠初抵新大陸時，就在加州的聖塔羅莎安家立業，他很喜歡加州。這樣，偶爾時逢節日和紀念日，孩子們和我都方便掃墓，向他獻上一束鮮花，以表哀思。他與家人近在咫尺，大家都安心。

大家一致同意，安葬事就決定了。

美石負責與有關單位洽商購買一塊山青水秀的好風水福地。

最後，我建議，不論無怠的一生如何論評，各方對他看法如何，對家族而言，他是一位受尊敬的長輩，好父親、好丈夫。如今他這樣的走了，我們雖然經濟困難，也要爲他籌辦一次莊嚴隆重的葬禮。

追悼會不僅在維州，也在三藩市舉行。因爲他的兄長重病在那裡；也要和弟弟作最後的告別，然後，下葬在加州。

我認爲，無怠篤信基督教，以基督教義爲他的行爲準繩，建議也爲他舉行一次追思會。我也不介意有多少人來出席追悼會和追思會。我完全體諒過去的友人，因種種考慮，有所顧慮。但，我是爲所愛、家族爲其至親，做自己應做的。有無更多的出席者，並不重要。但，我建議，在紐約和三藩市發行的華文報紙和華府的「華盛頓郵報」各刊登三天較大篇幅的訃聞，以通告無怠生前友好，並慰無怠在天之靈。

全家族都表示這樣做是完全應該的，全體一致贊同。最後，我們討論了分工。

二月二十三日，上午。

孩子們和我前往選購棺木。我們再三挑選，決定了一具質量絕佳的棺木。法院警官告訴我們，有關單位承擔棺木費爲一千美元，孩子們要求差額由他們支付。

我們又來到維州亞歷山大市，座落在南華盛頓街五二〇號的迪曼尼殯儀館。商妥了訂於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舉行的追思禮拜的一切安排。

追思會的通知，我主張本著無怠的一向崇尚基督教儉樸作風，設計簡潔的樸實的通知。

最後，我們在殯儀館附近的花店，訂妥了鮮花。我們都覺得這樣才對得起孩子們的父親。大家心情稍稍舒展一些，但依然是沉重的。

回到寓所，親戚們已經在等待著我們，大家都十分關心我們是否將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

美石已與加州有關方面聯絡後，並已購到座落在帕洛阿圖市的奧塔瑪哈墓園的一塊福地。費用由他們姐弟三人分擔，不願讓我承擔。我的孩子們也決定在無怠墓穴的右側，也爲我們購置了一塊福地，以便我在百年之後，能與無怠相依相伴，眞的圓了我們「死同穴」的夙願。這可以說是我們前世的情緣，今生的歸宿。孩子們，謝謝你們的周全與愛心。

美石也安排好了在三藩市舉行追悼會的一切細節，因爲我們要護送靈柩到加州。追悼會後，起柩赴墓園。美石辦事精細，一切有條不紊，很像她父親。

我仍照中國人的禮節，所有近親的花圈，都用白綢帶，墨筆題詞落款，這個任務也只有由我生長在中國的弟弟才能勝任。雖然教堂會準備參加追悼會的人，離去時都預備有「糖」，每人帶點「吉祥物」回去，可是廣東人的習慣，要帶「紅包」。

我侄媳等用紅紙作小紙袋，每袋放二角五分美金硬幣，作爲參加追悼會的來賓帶回去的「吉祥

物」。然後又請侄媳等，用白色毛線，作一朵白絨花，用別針夾好，預備近親女眷帶在頭上。男士預備黑布剪好五寸寬條，附好別針，以便箍在手臂上。這一切的一切，我能安排得井井有條，大家分工合作，我要給無怠一個莊嚴隆重的追悼會。

我深念無怠此生願爲親友慷慨解囊相助，自己從不肯添置新裝，只肯去家庭式的「車庫售貨」或「後院售貨」選些可穿的舊衣來蔽體。我曾在他生日時饋贈他價值五百美元的一套西服，他一直捨不得常穿。如今他已遠去，特地購買一套新西服送到殯儀館去。算做我贈送的最後禮物，伴隨他進入天堂。

我們又去請了牧師，安排好親友在追悼會上致詞。一切都準備完畢，親戚和家人都認爲功德圓滿，才放下心來，我也默默地對無怠在天之靈說道：

「安息吧，無怠，我們大家都愛你，我們特意爲你舉行隆重的追悼會，讓衆人知道金氏門中爲你驕傲，因爲你無愧於我們大家……」

我的弟弟和弟妹來到維州陪伴著我，我們周氏中，在美的親屬不多，我遭此厄難，如無親人在身旁，會感到孤獨無所依傍。他們要來安慰我，使我感到非常溫馨，也助長了許多勇氣，可以度過難關。

二月二十四日，下午。

金氏家族爲無怠舉行告別儀式。靈堂佈置得莊嚴肅穆，正中停放了無怠的黃銅靈柩。他安眠在潔白的緞被之中，身著嶄新的西服，繫了紅色領帶，雙手合十放在胸際，也許經過精心化妝，如同睡眠中那麼安祥。在他的枕邊放了孫兒蹦蹦特別奉獻的一隻白色心形小枕頭，充滿了濃厚的祖孫之

倖，令心動容。

在靈柩的下方放著我奉獻的一百朵紅玫瑰做成的花圈；兩旁是美石姐弟獻上的巨型花圈。靈柩前方是飾有黑色綢帶結成蝴蝶形的無怠的大幅遺像。

這是我第二次在無怠去世後又見他的遺容。我看見他以後，想到永遠再聽不見他的音容笑貌，他凝視的眼神和他那妙語連珠的詼諧。即使在最後沉沉壓力之下，也是思維清明，輕聲訴說，還要撫慰他人。無怠眞的安臥在靈柩之中了？

我雖然極力控制自己，怕給孩子和親戚增加哀傷，還是淚如雨下。

但我的心情有所不同，在甫知無怠噩耗之後，我眞想選擇一條絕路，隨他而去，一了百了，倒也算「白茫茫一片眞乾淨」。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我自覺有我應承擔的義務。不然，今天的一切，又由誰來安排？我感到無限安慰。我最後爲無怠舉辦莊嚴而具有風采的追悼儀式，我好像完成了一項重要的任務。

我走到棺柩前，一如往昔，在我們眞摯相愛的時候一樣，我用雙手抱住他的頭，以面頰貼著他的面頰。最後，以我滾燙的唇吻著那冰冷的雙唇，但，我覺得心中熱烘烘的，好像我們已合爲一體，時間已經停滯，沒有了時空，也沒有了存在，也許這就是永恆。

不知是什麼人，突然走到我的身後，扶住我的雙臂，把我從無怠的身旁拉開，輕聲地對我耳語：

「不要太悲傷，眼淚不能滴落在他的臉上……」他們扶我坐在椅上。爲我擦去淚水。

我環顧四周，金氏家族全體都佇立在左右，我的弟妹和我的長子帶著孫兒蹦蹦也在我的身旁，

他們都以悲哀而又焦慮的眼光注視著我。特別是孫兒蹦蹦父子剛從加州趕來。大家黑衣素服，更顯得嚴肅沉痛，又增加了悲戚的氣氛。女眷們髮上都佩戴了白花，有一種淒清之感。男士都低頭靜默，大家表示心中的哀思。

可能各人感受不同，有的表露依依不捨情懷；有些可能感到惶恐，因爲他們的叔叔不能再給予教導、鼓勵和支持。金氏家族猶如一艘大船，舵手已離船遠去。他們的生存，得依仗自己去航行了。

孫兒蹦蹦與爺爺有難解之緣。他們不僅共度了五個春秋，長幼親密無間，彼此有難言的共鳴。蹦蹦一直關心爺爺的情況，雖然幼小的心靈無法了解爲什麼爺爺不能回家，但，可以通信。在他知道爺爺已不再和他見面和他說話了，死，對孩子沒有概念。但，看見大人爲此傷痛，也明白是怎麼回事。

當天他身著無怠在他小學畢業時送給他的那套西服，小臉上露出很嚴肅的神情。

我看見他輕步走到靈柩前，看了看，好像吃了一驚，往後退了兩步，低頭停下了。

他又走向前，久久凝視著棺內。我看見他用他的小手握了爺爺那雙放在胸前的大手，一直不放。此情此景，在場的長輩爲之感動不已。我更是柔腸寸斷，心都碎了。我走上前去，扶住他瘦小的肩膀，把他帶到我的身旁，他說：

「我剛開始有點害怕，爺爺怎麼回事？可是，爺爺是那麼愛我，我不怕的。我摸了摸他的手，他的手好涼啊！」他說著就流下了淚。

他的幾句話使我更加心碎，再也禁不住痛哭失聲。我的淚猶如衝開閘口，翻江倒海似的難以控

制的痛哭。我呼號著：

「無怠，你眞的走了？怎麼就這樣地走了？」

大家也深爲悲哀，女眷們也痛哭失聲，整座靈堂一片哭泣聲。

我實在難以自制。蹦蹦一語，宣佈了無怠再也不會和我們在一起了，他孤單單地走了？他心中還有多少話沒有說，連他走時，沒有一個人在身旁。想起一週前，我們還商量今後如何安排，倏然，如一片煙雲，走得無影無踪。除了留下記憶外，我一切皆空。人生好不殘酷。

我眞悲痛得胸膛隱隱作痛，有些窒息；頭額欲裂。我哽咽得喘不過氣來。親戚們也在唏噓抽泣。眞是一片愁雲慘霧，這是我一生遇到過的最悲慘的景象。

我的長子走到我的面前，一雙憂慮眼睛直視著我：

「媽媽，看著我。」

我只覺得遙遠的地方有人呼喊我，我有些茫然，淚水水漣漣。我看不淸楚，也聽不淸楚。

「看著我，我是生兒。」我看見了，我的長子扶著我的雙肩，帶著懇求的口氣，說：「妳不能再哭了，答應我，好不好？」我也極力注視著他。是我的孩子在對我說話，我感到一種溫暖。我的面容一定十分可怕。呆呆的直視他。

他看著我呆若木鷄似的表情，一定十分焦急，他雙手捧住我的面頰，說：

「媽媽，妳要保重。妳知道還有多少事等著妳去做呢。答應我，不能再哭了。我馬上得帶蹦蹦乘飛機回加州去，我明天得去上班，妳不能讓我這樣放心不下地走呀，答應我，媽媽。」

我有些淸醒過來，我怎能讓孩子這樣牽掛呢？我的孩子和小孫兒已分擔了我的悲哀，我不應再

給他們增加負擔。

我擦乾了淚，緊緊握住他們父子的手。我的孩子就在我的眼前，不論他們回到哪裡，永遠在我的心中。有了他們的愛心及親情，我不再孤獨，心中有了溫情，冰凍了的心，有了知覺。是的，他們該回加州了，我只能點點頭，他們依依不捨地向無怠行注目禮，再深深地看了我。就走了。

七點，告別儀式應結束了，殯儀館該結束一天的業務了。

殯儀館的負責人走到我的面前，遞給我一個信封，原來裡面是無怠的死亡證明書。

我打開一看，眞是黑字白紙，證明無怠眞的已和我們永訣了。我將這紙證明緊緊地貼在胸口，再次走到棺前，我想再證實一下無怠是不是眞的一去不返了。我當時，大約神志有些恍惚。我總覺得無怠一直活著。

「我想再在這裡待一會兒，陪一陪無怠，請大家先回去吧。」我已擦乾了眼淚，定定地佇立在靈柩旁，不準備離無怠而去。

全體親戚驚訝萬分，束手無策，面面相覷。大家圍著我，以同情的眼光看著我，有幾位女眷又流下了淚。

我的弟妹走到我的身旁輕聲地勸說，希望我和大家一起回去，不然他們也不走，陪我一起留下，她們非常不放心。

我完全充耳不聞，我只有一個最後的願望：多陪陪無怠。我不能讓他孤伶伶在這裡。現在，他自由了，讓我們就自由自在地在一起，多停留一會兒吧！

隆重的追思儀式

大家的議論聲驚動了殯儀館的服務人員，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其中有一位先生走到我的面前，十分嚴肅而彬彬有禮，又帶著專業意味地對我說：

「金太太，妳知道金先生的遺體不可以放在外面時間太久，現在，已經近三小時之久了，我們必將遺體送到底層冷凍室去，這樣，明天的追悼會上，他的容顏才不受影響。你在這裡願意和金先生多待一會兒，我們十分理解，不過，我們是應該立即將他的遺體送下樓去的，請妳諒解。」

我茫茫然地同意了，雙手捧著死亡證明書貼在胸前，緩慢地移動步履，不知怎麼就回到家了。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

二點以前，孩子們和我以及幾位近親就來到維州亞歷山大市迪曼尼殯儀館教堂。

靈堂一如昨日，佈置得莊嚴肅穆，我們十分吃驚的是，靈堂的四周擺滿了鮮花，是誰送來的？有四、五個花圈是親友署名饋贈的，其中不少題了悼念金無怠先生等字樣，而有幾個花圈落款處卻是「無名氏」。有一些花圈只有題款，卻沒有署名。我們都甚感安慰和感激，這說明不少友人和社會友好，對無怠的去世，深表同情和哀思的，我們從心底感謝，無怠並不孤單，有心的友輩，與他同在。

無怠的靈柩已端放在正中，果然他的面容一如昨天使我們大家甚感欣慰。

牧師到達後，和家屬商討了致詞程序和按中國廣東省的習俗，出席者離開時要帶走的吉祥物，硬幣和糖應放在適當的地方，一切事宜均要安排妥當，因為前來弔唁的客人已絡繹進來了。

我走到無怠遺體前，伏身吻了他的面頰，輕聲對他說：

「怠，你是與榮光同在，這一切悼念，會使你安心長眠。」

兩點正，來弔唁的客人紛紛入座，有許多人我並不相識，而且還有一些美國人，出席者占了教堂的一半座席。

追思禮拜的儀式是牧師首先宣佈追思開始，他帶領大家先唱了一首聖詩。

無怠的一位生前友好介紹了無怠的生平：

「金無怠，中國廣東南海人，一九二二年出生在中國北平，祖上為滿族正黃旗，歷代為官，後外調至廣東南海，金氏原姓是愛新覺羅氏。

「金無怠先生自幼入學中國北平香山小學，後讀大同中學。中學畢業後，先考入輔仁大學，一年後，進入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先後就職英國軍事代表團、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屬下的福建廣播電台、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後曾在韓戰期間，任中國戰俘營翻譯官，接著考入『外國廣播情報服務處』，服務至一九八一年退休。」

講話結束後，牧師又帶領大家唱第二首聖詩，接著由家屬致辭。

第一位家屬是無怠長兄的長子講話。他說：他緬懷他的無怠三叔對他們全家的愛心和親情。早在三叔在香港工作期間，即對他們關懷備至，幫助他們全家移民到美國成家立業，在他們的父親去世後，三叔是他們的主宰，仍一如往昔關愛後輩。如今，三叔離他們去了，他的弟弟妹妹不會忘記叔叔的教誨，遵照他的教導繼續努力，絕不辜負叔叔的一片苦心孤詣。

然後，無怠從中國大陸接來美國深造的他的弟弟的長子，以低沉而悲痛的音調說：

「我和我的兩個弟弟都是由我們的無怠伯伯接到美國來的，他用了很多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教育我們、幫助我們，扶持我們獨立生活，如今，我們稍有起色，希望他能和我們分享一些成果的時候，竟和我們永訣了。他不僅是我們的好伯父，也是我們的導師和益友，我們會永遠懷念他，他在天之靈看到我們的成就，會得到安慰的，我們的好伯伯，安息吧！」

大姐的長子熱淚盈眶的回憶了無怠舅舅對他的關愛：

「當我剛踏上新大陸時，無怠舅舅一直把我帶在身邊，教導如何在美國學習和生活，他不厭其煩，耐心地指導我，包括教育我許多知識，甚至向我介紹美國的習俗，使我比較順利地投入美國的生活環境。他到最近還關心我的婚姻，舅舅對我的愛心不是我用語言所能表達的，我會永遠想念著你的。」

巨石以沉重的、緩慢的步伐上講壇，他先向親愛的父親的遺體行了注目禮，以十分沉痛的心情，用英語致辭，他說：

「我們今天在這裡聚會是向一位曾爲人所報導、爲世人所知曉但並不了解的人表示敬意的。他曾被人們稱之爲難以理解的、如謎一般的人物。他就是金無怠，但是，我們，他的家族和朋友熟知他，也非常理解他。金無怠是何許人呢？他是一位崇敬宗教的人。

「在他風華正茂的年歲，他就讀於基督教教會興辦的大學；他參與許多宗教活動，熱愛唱詩。近年來，在他生命的最後年月，他獻身於在中國恢復基督教會興辦的大學的活動，以便致使上帝的教義和對西方的了解能在中國傳播，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他依然日日捧讀聖經和唱聖詩，他忠於奎格教義，並追隨奎格教徒，不以受苦爲意，而篤信良心與信仰。

「他是一位熱愛家庭的人，全心全意熱愛妻子，他經常表示，在世間最傷害他的莫過於他不能照顧和關愛妻子，使之獨處無援。他不僅將他的孩子撫育成人，並重視給予良好的教育，他爲他的已成爲救死扶傷、減少人類痛苦的醫生的孩子而驕傲，他將自己女兒撫養成長爲賢妻良母，如今已有四個可愛的孩子，也是他鍾愛的孫輩。他還將他的兄弟手足和侄甥接到偉大的自由之邦，使他們成爲自由之國的公民，爲之作出貢獻。如今，金氏家族在此已有四十之衆。

「他是一位慷慨好施的人，他自身一向衣著二手服裝，駕駛一輛老舊的二手汽車，爲的是節約下來款項施於他人，以此款項將他的侄甥接到他所鍾愛的美麗國家美國來。他毫不錙銖計較，所以，他的子女可以毫無後顧之憂而完成了醫學院和大學的教育，他永遠以他的利益爲重。

「他是一位愛心百倍的人，他曾說過愛不是一塊糕餅，如果你給一個多些，那麼，其他人就少些。他說，愛猶如一條河，不論你給他多少河水飲用，但，他人亦夠飲用。他深愛他的祖國美國，也深愛他的母國中國。人們之所以對他感到迷惑不解，因爲不可以如他一般具有同樣的能力熱愛兩個國家。

「因此，他是一位熱愛家庭的人；一位信仰宗教的人；一位樂善好施的人，也是一位可親可愛的人，他的一生無視自己受苦與否，而本著道德信念行事，他被不了解他的人們所誤解，但是深受理解他的人們所深深崇敬和熱愛。

「假如他今天能與我們同在，或許，他也像我一樣，抑或人們所習慣的去引用他所崇敬的偉人的名言箴語。例如，馬丁·路德·金即是這樣一位偉人。他爲了幫助自己的人民而被迫害，最後，爲其而死，正如我的父親所做的那樣。馬丁·路德·金曾經說過：『終於自由了，終於自由了。

啊，感謝上帝，我終於自由了！』

「爸爸，你也是終於自由了。願上帝爲你祝福，讓你再不受任何傷害，讓你永遠安息在永恆的祥和之中，我們大家將永遠懷念你。」

末了，鹿石致辭，他走到講壇前，已熱淚盈眶，剛站定已泣不成聲，流淚不已，難以自持。無法說一句話，全場鴉雀無聲，只有陣陣抽泣聲。最後，他好一些，說了幾句話，因爲聲音極低，無法聽見，他也許向父親訴說什麼。

鹿石是幼子，不到一周歲，父母已離異，他隨母親茁壯成長，但是，他們父子之間，情深意重。無忌對孩子們，可能有一種內疚感，在他們孩提時代，正需要父愛的時候，他不在他們身旁，只要有可能，他百倍地關愛他們。

我看到鹿石如此傷悲，對他身心的打擊一定極大，便請侄兒扶他下來。

牧師帶領全體出席者唱了第三首聖詩。

孩子們和我肅立，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親友們的致哀與慰問，他們離去前，都帶走了吉祥物。

客人離去後，我走到無忌的靈柩前，向他傾訴了我的哀思，不禁痛哭失聲。

金氏家族仍在靈堂上不忍離去，因爲三天以後，將起靈赴加州。正在這時，記者們一擁而上，讓我們不知所措。我眞難以設想，在大家悲痛欲絕的時候，記者爲了搶新聞、保職業，他們爲什麼不能以己之心，度他人之哀呢？他們的人之情哪裡去了？特別是巨石姐弟和我被記者團團圍住，我們哪有心情去和他們對話？我們不願如此擾攘，在無忌的靈柩前怎麼這樣做？逼不得已，我們已抽

身不及，只好簇湧到教堂的另一個房間裡去。記者的提問、攝影燈光忽閃不停，又是話筒錄音，鬧得我心煩意亂。

「請談談妳對金先生之死的看法？」

「金先生那封沒有發出的信是遺書嗎？」

「所方是否已將這封信和遺物還給了妳？」

「有什麼可疑的跡象嗎？」

「金太太，妳去認屍了嗎？妳相信金先生是自殺嗎？」

「妳認爲有疑點嗎？」

「金先生使用的鞋帶是怎麼回事？」

「誰給他那雙有鞋帶的球鞋？妳們看見那雙球鞋了嗎？」

「聽說金先生有糖尿病，病情嚴重嗎？」

「金先生不是還要上訴嗎？怎麼突然自殺了？事前有什麼暗示嗎？」

「中國方面對金先生之死，對家屬有什麼表示嗎？」

「金先生生曾企盼中共出面營救，那時有可能嗎？」

「妳們還準備爲金先生做些什麼？」

「……………」

記者們的傾盆大雨般的提問，讓我們難以招架，最主要的是，我們又被推進回顧暴風般的往事，豈不是對我們創傷灑上鹽粒？眼看記者們是不回答誓不罷休的架勢，幾天來，我們已不眠不

休，難食難飲，心力交瘁已達極點。我們只能三言兩語回答了提問，其中我也將自己的三個疑惑告訴他們，我說：

「我在金無怠去世後，曾到醫院認屍，除了他在鼻孔處殘留一些穢物外，狀態很是平靜，如同睡著了一樣，如果因窒息而死，一定有掙扎過的跡象，不致如此平靜安詳。」

「他有糖尿病，並不十分嚴重，因爲他的孩子是醫生，他服的藥是按孩子開的處方，每天服一粒藥丸，效果很好，不知爲什麼，自殺的當天給他改爲注射胰島素。」

「在退還的遺物中，有一雙十二號的球鞋，金無怠穿九號鞋，平時，他因腳有濕氣，最不願穿球鞋，所方說，這雙球鞋是金無怠拘留所裡，自己訂購的。他每天都寫家信，連買一塊糖都告訴我，從來沒提及他買了一雙比他原來的鞋大三號的球鞋。」

巨石姐弟也被追問得難以脫身。

夜幕早已籠罩了全城，遠處燈光點點，忽閃忽爍，猶如淚眼中的亮光，我們婉言請記者適可而止，請他們體諒喪家的心情，有幾位記者點頭稱是，才陸續散去。

我們也迅速離開，又囑咐殯儀館的服務人員好生照顧無怠，猶如請他們照料一個嬰兒，其實殯儀館不必關照，一定做得十分周全的。

人的心啊！怎麼這麼割捨不下？

重回加州

加州是美麗的，不僅山青水秀，春夏秋冬五彩繽紛，加州獨特的魅力是難以形容的，特別是，

無怠和我在加州度過了生命最美好的時光。那時，我們都有較重的生活負擔，共同的生活剛剛起步，孩子需要撫養教育。但是，那時也正是我們精力無比充沛，不怕苦，也不怕累，有甜蜜的忠貞愛情在滋養著我們。人生猶如百花園一般，正等待著我們耕耘。

四分之一世紀以後，誰能想到，我竟與無怠的子女黑衣素服，帶著沉重如石的心，槁木般的軀體，扶著無怠的靈柩，送他復歸他熱愛的加州，永遠長眠在加州的芬芳泥土之中。

人生福禍豈能預料，命運豈能隨人心意回轉？

二月二十六日，晚間。

美石和我由維州護送無怠的靈柩啓程去加州，美石緊抱著剛出世不久，爺爺爲她取名淑雨的美麗的小女兒，我們登上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機，告別了無怠曾度過近二十年的維州，我在飛機起飛後，心中默默的和無怠對話：

「無怠，我們正向加州飛去，不久，你就到加州了，我們不知從維州到加州去探望孩子多少次，怎麼這次我們竟天地相隔，這樣的殊途同歸呢？」

是巧合，還是情緣？

飛機到達底特律，轉機赴加州。飛機停穩後，乘客都起來，準備下機。我幾日來的疲憊，無意搶先離機，美石還抱著小淑雨，讓後面的乘客先走吧，我無意間，望望舷窗外，竟有如此巧合？正看見無怠的銅棺緩緩從行李艙門推了出來。如果，我那時先走，又不從航窗向外張望豈不是錯過了？好像有什麼冥冥之中力量，使我向外張望，是無怠希望我看一看他？而恰好我們的座位就在行

李艙門的上面，眞有點奇了？我告訴美石，她又驚又喜。我們都認爲是無忌要我們知道，他在我們的身邊。

更令人驚奇的是，我們換了另一班飛機，座位和上一班飛機的座位完全相同，我們坐定後，想到又在行沒艙的艙門上，立即從舷窗外望，說來又那麼巧，無忌的銅棺又剛剛運抵行李艙門口，正在往艙內滑進，我們眞有說不出的驚奇和安慰。

晚上十時，我們抵達三藩市國際機場，我們在機上等到從舷窗看見無忌的銅棺從行李艙裡推出來，上了運送車，我們才下機。

巨石兄弟也同到達，我的孩子們也來機場迎接和照料。當晚，有三藩市長靑街殯儀館的服務人員來機場接了無忌的靈柩，送至該館停置，我則回我的孩子家休息。

記者眞是消息靈通，我們剛一出現在機場候機室，就被記者圍住採訪，又要拍照。

我們已經飛行了數小時，疲憊不堪，記者們還是不依不饒，窮追猛逼。我們不願多談，只能簡單作答。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

孩子們和我到三藩市長靑街殯儀館，安排訂於三月一日舉行的追悼會。

我們首先要求開棺看看無忌的遺體經過長途飛行後的情況，我們很不放心，在開棺後，取出我送給他的一百朵玫瑰花，發現他似乎消瘦些，雙手的位置也移動了，但是，情況良好，我們如釋重擔。

我們又去請了無忌的一位老朋友，他是牧師，請他主持追悼會。

又與中文報社聯絡，送去了訃聞稿，準備在二月二十八日登載。與殯儀館的負責人商討了追悼會的具體安排，其他如親友贈送的花圈放置、白花與黑紗吉祥物等等也順利安排妥當。

我們又檢查了一遍有關起靈、安葬、墓園方面的諸多事宜，全家覺得滿意以後，我們才安心了。

三月一日，下午一時。

孩子們和我提前來到長春街殯儀館，靈堂佈置得莊嚴肅穆、簡樸寧靜。無怠的靈柩已安放在正中，我重新奉獻的玫瑰花放在靈柩前，孩子們和親友贈送的花圈分列兩旁，今天出席的親友不多，無怠的兄長重病在榻，我們怕他過度哀傷，不希望他出席告別會。我們的親友多在東岸，我們也謝了他們要專程飛來西岸的好意，這次追悼會更像家族內的家祭。

牧師宣佈追悼會開始後，首先由巨石的妻子、長媳穗蘭唱了無怠生前最喜愛的一首歌曲「丹尼小子」。穗蘭本來歌喉甜美，十分動聽，此時此刻，她除了本身的良好嗓音外，還帶著內心的情感，唱得格外繚繞，使我不禁想起無怠在家時，哼著這首心愛歌曲時的情景，那個時刻他心情愉快，情不自禁，因爲他很喜歡唱歌。然後，牧師帶領大家祈禱，希望無怠平靜安息，由於牧師是無怠多年老友和同事，他作了講話，回顧了無怠的一生、他的才華和工作風格。

穗蘭唱了第二首歌，是一首聖詩。

巨石代表全家族講話，也是他在維州舉行的追思禮拜上的講話，總結了全家族的共識和哀思，所以，他再次表達了全家的情意。

穗蘭唱了最後一首聖詩。

牧師最後帶領大家作最後的祈禱。最後，他宣佈：

「蓋棺！」

我一聽這一聲嚴肅又沉重的宣佈，立刻感到無忌和人間、全家族、朋友在一刹那間天人兩隔，永遠再不能見面了。我起身衝上靈前，俯身棺前，注視著無忌，緊吻了他，我慟哭地請求：

「不要蓋棺！我不讓蓋棺！不然，我再也看不見他了。」

我伏俯在靈柩前，雙手伸張，很怕有人將他帶走，我嚶嚶而泣。

在我耳旁聽得一聲「叮叮」的巨響，感到身後有人將我緊緊抱住，我已眼前冒著金星，一忽轉爲一片漆黑……我人事不知，昏厥過去。

在我嗅到一股阿摩尼亞的味道時，我的腦際有朦朧知覺，但不清。很久，過了很久，像從夢中轉來，發現我怎麼坐在靈堂的地上？身後是我的次子，我正背靠在他胸前，有聲音在呼喚：

「媽媽！」

但是，我的耳旁卻是一聲緊似一聲地：

「叮叮……叮叮……叮叮叮……」

「快扶媽媽到旁邊的客廳去。」

我的次子和女婿連扶帶架，送我進了客廳。

「媽媽，妳要保重呀，妳已休克好幾分鐘，讓人好著急。不可以再哭了，好不好？」

我呆呆地望著我的次子，沒有知覺似的，沒有反應，因爲在我的耳旁充滿了：

「叮叮……叮叮叮……」

三月三日，中午十二時。

今天是無怠安葬的日子，入土爲安。

中午十二時，金氏在三藩市的家族成員再次來長青街殯儀館，因爲純屬家族葬禮，沒有通知其他友人。

我們大家黑衣縞服，集聚在殯儀館的客廳裡，因爲殯儀館將負責運送無怠的靈柩赴帕洛阿圖的奧塔瑪哈墓園。

須臾，似乎客廳外有所動靜。

我的長子進來對我說：

「媽媽，要起靈了。」

我的耳旁仍然充滿了前天的「叮叮」一聲，我聽到他的話，立刻起身快步來到殯儀館的門廳，看見親人們已將靈柩輕輕抬起，緩緩走向等候在門前的靈車。除了巨石兄弟、女婿親自扶靈外，我的孩子們也參加了。我雙手捧住無怠巨幅遺像在後緩緩跟隨，靈柩放置靈車內，我們全家族才登車隨後駛向墓園。

奧塔瑪哈墓園果然是一片山水福地，綠草茵茵，修理得潔淨細緻，四周開闊，是一塊長眠的樂土。

葬儀的牧師已來到，墓穴已掘好，我緊捧著無怠的遺像坐在墓穴前的座椅上，孩子們已將靈柩放置在墓穴上的支架上，親友們都已落座。

牧師開始祈禱，聲音低沉而緩慢，祈禱畢，只見靈柩由架上緩緩下降到墓穴中。萬籟俱靜，沒有哭聲，只有注目凝視。

在我們看不見靈柩後，友人們先起立，走到墓穴前，取了一朵花，投入墓穴裡的靈柩上，接著金氏族人一一投花入穴，最後，我走到穴前，淚濕衣襟，無聲地暗泣，佇立良久，我輕聲地說：

「無忌，安息吧！」

我不願也不忍離去，很久，很久，我凝視著靈柩，上面都是鮮花。時空靜止，人間靜謐。

我感到有人在身旁，手臂緊緊圍抱著我，給我極大的溫暖，充滿了愛心。

「阿姨，我們回去吧！」美石無限關愛和溫馨的在我耳旁輕輕地說。

我投下手中的花。

「永別了，無忌！」

處理善後還得上法庭

金氏家族經歷這場暴風驟雨，各自返回自己的家園，耕耘自己的土地。他們多已成家立業，失去了長輩、良師、益友，雖然有所缺憾，但是，可以在生活中磨練自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各自奮鬥去了。

無忌已長眠在美麗的加州帕洛阿圖的綠草如茵、靜謐而寧靜的奧塔瑪哈墓園，他自由了。除卻塵世的喧囂、俗務、爭鬥，到達了彼岸，正如他自己說的「神仙世界」，當我在他的靈柩上投下最

後一朵玫瑰之後，我心中默默地說：

「無忌，你安息吧！你太累、太辛苦了，眞的太辛苦了。只希望你在冥冥之中，如往昔一般助我，引導我，將一切未了的事務辦理完畢，是你留下了我去做這些事的，我也一如既往，認眞負責去完成。」

無忌的突然離去，給我的打擊是刻骨錐心的，我在生與死的分界線上徘徊，最終，我從地獄中走了出來。暴風雨過後，反而萬籟俱靜，大約經過了整整兩個晝夜，我反覆思索，終於擦乾了淚水。我決心料理善後，然後，面對生活，勇敢地走下去。

爲慰藉無忌，因爲在他生前，我們曾討論過，即使他判了終身監禁，我們都到加州去，他申請到加州服刑，我去他的監獄附近居住，如今，他已先行一步，我決定趁此時身在加州，先去物色一個永久的住處，以履行我陪伴無忌的諾言。

我不能在維州住下去，雖然那裡有我衆多的至愛親朋，但，那裡有太多刻骨難忘的痛苦回憶，我又不是從政的人，在政治中心的旋渦裡毫無意義，我只需要儉樸而安靜的生活。

我的女兒終於爲我在離帕洛阿圖不遠，離孩子們較近的佛瑞蒙，尋到了一棟樓房，那裡有共有公寓正在出售。我孤身一人，就屬意於居於樓上，下有可鎖的大門，那鄰居的住處。我十分滿意地決定立即去辦理手續，女兒非常高興母親有了棲身之地，離她們兄妹只有咫尺之遙。

其次，我必須返回維州，因爲還有幾場官司在等待著我，我也有些事要去打理。

我又回到了維州，在我回到我們在「水門」的大樓時，我的步履沉重，大樓的花園、球場、樓廳的走廊、車房都充滿了無限回憶。無忌的身影好像在各處隱約出現，我不敢打開我們住處的房

門，那裡空蕩蕩，室內有一片寒意，無怠的音容笑貌，他的喜怒哀樂，充滿了客廳、臥室和小書房。我放下箱子，先在室內看了一遍。

「無怠，你在哪裡？」

高處不勝寒。

我不願意開燈，因爲有了光亮，更清晰地看到，除我的影子，空無一物。我捲縮在沙發裡，讓黑暗伴隨著我，黑暗有時會編織故事，但，也讓人清醒。

我任由電話鈴陣陣作響，不去理會，因爲維州給我太繽紛的回憶和太沉重的打擊，我要思索，冷靜地理出該辦的事項。

首先，我按通知去聯邦調查局取回被沒收的無怠的文件和資料以及遺物。那位江森探員和卡林先生接待了我，他們對無怠突然自殺表示震驚，向我表示慰問。

記得我曾在法庭上和他們見過面，那時，我非常厭惡他們，也不理會他們，如今，人已去了，怎麼說呢，他們表示了慰問，我也謝了他們。

在他們將物件拿出，要我簽收時，我曾提出：

「我有一件事想請問一下：我本人的一個地址本怎麼也被查抄了呢？如果是從我們家中拿走的，照了相，那時是一九八三年，是私人民宅，不合法的……」

卡森先生一聽此話，立刻變了臉色：

「如果這麼說，那就要到法庭上再說了，那麼，金先生的文件和遺物暫時就不必領回去了。」

在場的另一位探員（我已記不得他的名字）也是我在法庭上見過幾次面的，他每次看到我時就

微笑和打招呼，對我一直十分友善客氣，他立即走了過來，說：

「金太太，妳的地址本是我檢查金先生的行李時查到的，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八三年，妳和金先生一起離開維州，到達拉斯機場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機，然後由東京轉機，妳去台灣，他去香港，你們的行李同時交運，兩隻箱子，一紅一白，是我檢查的，不知那隻是妳的，那隻是金先生的，都檢查了，也拍了照，當然包括妳的那本地址本，還有北京飯店的鑰匙，都拍了照，經過情形就是這樣的。」

我聽了以後，他說不是擅入我們的寓所查抄的。那時，他追踪無怠行踪，是查案的需要，我也無話可說，我的地址本沒有什麼秘密，與無怠無關。既然那位探員已作了說明，我決定還是將文件和遺物取回，了此一段公案。

其次，我還得去法院出庭，原因是：雖然無怠已去世，欠稅單未了，因為報稅表是我們二人共同署名的，我有責任接受罰款，因為無怠在香港還有十萬美元存款，聯調局告我有逃跑的意圖。我請我的女律師馬多克女士和一位會計師代表我發言，我又請了我的一位女友做我翻譯，開庭前，我們還做了預演。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上午十時。

開庭的日子到了，這次是在維州州府瑞奇蒙的法院開庭。瑞奇蒙離我所在的亞歷山大市有兩小時車程。

由於我需要一名翻譯，事前請住在瑞奇蒙的女友璟作我的翻譯，在開庭前，律師要先跟璟講解情況，故必須提前一小時到達。

淸晨六時，我的女律師乘了我們租來的車，接了我及會計師，朝著瑞奇蒙駛去，九時許到達法院，律師、璟，都到了，我的女律師告訴璟應注意的事項。

十時正，法官宣佈開庭，檢察官和控方還是無忌案件的原班人馬。檢察官知道我的翻譯是我的朋友，請她先上庭，先問她一些問題，是關於她的姓名、目前的職業以及她和我的關係，我的女友如實告訴了他們。

然後，艾羅尼卡檢查官發言，他列舉了一些我可能因賴稅而逃跑的事例，主要的例子是：我曾計畫轉移無忌在香港的存款；在無忌的存款被凍結前，我匆匆將自己的存款取出；又取出了存在銀行的零星存款等等，跡象表明，我有意逃跑。

無忌的律師簡單地介紹了我的情況：諸如，我是家庭主婦，以前依靠無忌爲生等等，沒有什麼新鮮事。

接著，我的會計律師報告了我的經濟現狀，並告訴法庭我已在加州購置了共有公寓。

我的女律師馬多克女士代表我發言也指出我在料理完無忌的後事，已在加州佛里蒙購置了共有公寓，準備不久遷往加州定居……

法官沒等馬多克律師說完，就截斷了她的話。

法官先生拿起法槌，說：

「我現在宣佈：金凱茜太太無罪，退庭。」

我驚訝萬分，沒有宣我上庭，我緊張的心情，如大石落地一般，一時如墜入五里霧中，不知所措。我的女友緊緊擁抱了我。

十五分鐘的庭訊就這樣結束了。

第三項待辦的事務是關於經濟方面的，也是最棘手又複雜，令人難以想像和忍受的是這項經濟問題居然像一場多兵種的馬拉松戰役。

第一件事是關於無怠的退休金問題。他所在的「外國廣播情報處」根據美國法律規定，公職人員因犯罪停發退休金。我請馬多克律師來處理這件事，理由是，無怠已在該處服務了二十七年，退休金是他的存款，不應沒收。可是，無怠的律師則認爲按無怠的情況，雖然沒有開庭判決刑期多久，但，十七項罪狀已經成立。經查證美國法律，確有明文規定，這種情況，已屬公職人員犯罪之列，那位律師說：

「唯一的指望，訴諸法庭，看看法官據情裁決，如果，法官表示同情，成敗參半，又是一場官司。」

我一聽又要對薄公堂，心中本能的產生恐懼心理。如果成功，倒也罷了，如果失敗，這一筆律師費從何而來？法律條文白紙黑字，身爲法官豈能因同情而逾法律的界限？罷了，我舉雙手投降了。

第二件事是稅務局開始催還所欠稅款，新的難題，要先清算一下到底我們還有多少財產。

稅務局告知應補交稅款十八萬美元，這筆龐大金額猶如泰山壓頂。款從何來？無怠的退休金被沒收了，已斷了我的一條生計：十八萬美元的稅款，前後兩期的律師費和其他費用，對我而言，大有趕盡殺絕之勢。我眞是被趕上絕路，但是，事已如此，無怠遺留下來的事務、稅款我亦署名，我咬緊牙，好漢做事好漢當了。

我先請鹿石到維州來，協力助我料理此事。總之，我決心竭盡所有，那怕我沿街乞討，不再有分文，也把事情了斷。

我們先到稅務局，想將我們的財產現狀向該局的負責人通報一下，也提出我們的初步解決方案，可是，那位稅務局的負責人說：

「很抱歉，處理這種問題，我們是不能和當事人個人討論的。請你們交代給你們的律師來辦吧。」

好，又是律師，恐怕還得請會計師。我們只好又回到律師的圈子裡，按部就班地、一步一個腳印的去走。鹿石和我又去物色律師，訪問了三位律師，選中了其中一位，但他要求我們還必須另請一位會計師，以便處理財務事宜。

這樣，關於稅務事項的戰役正式揭開序幕，眞沒想到這一戰役打到了一九九〇年！

首先稅務局凍結了我銀行戶頭，沒收保險箱內物品還要我親自去開保險箱，稅務局通知日期後，我到稅務局，伙同稅務局人員，開往銀行。當打開保險箱同時，稅務局人員都很興奮，滿以爲金銀財寶不知有多少，負責檢查的稅務員大聲的說：

「看，出來了，出來了。」當他看完所有的「財產」，露出了失望的神色，箱中只有我給孫兒蹦蹦跟他的弟弟買的一千美元的股票兩張、公民證書、結婚、離婚證書、幾十只銀元，如此而已。

稅務局將這些東西拿走了。

其他的財產就只有無息以貸款方式購置的房地產和在香港滙豐銀行已凍結的十萬美元，如此而已。我實在難以計算，到底稅務局、律師、會計師和我們之間往返磋商了多少次？

總之，東併西湊還了十萬美元的稅款，接著，律師和會計師的費用又討價還價，付了八萬美元。這一場戰役，鹿石和我眞是心力交瘁到了崩潰的邊緣，但，我們從中學到的知識，是我一生獲得的最寶貴的財富。

談到遺產一節，又是一項複雜的法律事務。一是無忌沒有留下遺囑，二是美國關於遺產的法律因州而異。不外三種分配比例：即妻子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全部。無忌去世後，他的現有財產不沒收，他的遺產由法院作出決定，孩子們和我首先要解決的不是遺產分配的比例問題，而是盡可能先交付十八萬的稅款，所以先請稅務律師和會計師早啓動，無忌存於香港滙豐銀行的十萬美元，因爲沒有遺囑，需要法官批准，還得請香港的律師辦理，不動產又難於立即出售。

此外，無忌生前曾告訴我，他已爲我買了六萬美元的人壽保險，那時他還問我夠不夠，按中國人的老習俗，怎麼問這種問題？我還以嗔責的口氣說：

「誰知道誰先死呢？」

結果寄來的人壽保險通知，保險費只交了四萬美元，而是妻子及兩子各一半，拿到錢後我首先付給我的女律師馬多克女士一萬美元，剩下一萬美元又怎能派寓所用場呢？我首先急需壓縮我自己的開支用度，勒緊口袋，否則難以爲繼了。我在維州住不下去了，原因是「水門」寓所要續租（一年爲期），這座寓所對我目前的經濟狀況，侈奢而無用，於是決定租期屆滿前，一定要遷出，要到加州去。

我在加州佛瑞蒙購置的共有公寓是用無忌建議我早先取出自己名下的存款，也是那次我的女友陪我到華盛頓哥倫比亞銀行總行，帶有驚險行動的取出的那筆現款。

我幾乎所剩無幾，還有稅務律師、遺產律師、會計師以及一時無從計算的開支還沒有著落。

這時，我才眞正嚐到「錢」的重要性，以及更品味出無錢的窘境。

這些迫在眉睫的事情逐一處理得如火如荼，原因是許多事與有關單位、律師和會計師有著千絲萬縷的糾結。我們希望將一切事務辦得一淸二楚，以了此一段公案，因爲每辦一件事，不僅給我們帶來極大的體力、時間、錢財的消耗，更使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飽受精神和情感上的刺激和痛苦。

但，在我們全家族的心目中，一直縈繞著一個無法釋疑的問題，就是無怠的整個案子木存在著許多不能自圓其說的疑點。其他的置疑，暫且不談，最後大家難以接受的是他的「自殺」的細節。

我們雖然有鹿石親臨驗屍解剖現場，證實沒有被害的證據，但是，導致他自殺顯然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是這場訴訟，以敗訴告終，那麼，律師對此事有一定責任，二是拘留所至少在管理上存在著不可推卸責任的問題。

我們首先去找施特恩律師，我們向他指出：這次訴訟的失敗，他們有一定責任，現在，人已去了，他們應正視這個問題。

施律師表示，如果家屬決定再上訴，他們可以代爲上訴，並且不取分文，但，上訴事必須在一年之內提出，即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七日以前作出決定。

我們需要做進一步考慮。

我們對拘留所的置疑是：無怠所使用來自殺的鞋帶從何而來？即使如所方所說，是無怠自己訂購了球鞋，那麼所方允許他擁有鞋帶，而一般球鞋鞋帶都比較長，怎麼說都有危險性，至少所方是十分疏於注意的。其次，無怠穿九號鞋，即使自己訂了與自己鞋號不同的鞋，所方爲什麼不注意

呢?無怠每天給我寫信,我們每週探視或通電話,他連買一塊糖都告訴我,從未提起買了一雙球鞋,而且買的又是比自己鞋大三號的鞋,不得不令人感到奇怪?而且球鞋一般在運動或勞作時才穿,無怠一向不穿球鞋,他有腳濕氣。如果,他即使改變了習慣,平時也穿了球鞋,穿了一雙比自己腳大三號的大鞋,所方不察覺嗎?大三號的鞋走起路來是異樣的。

其次,二月二十一日早餐後,所方點查人數時才令另一位被拘留者去喚無怠來報到,所方至少是不負責的,早餐離查點人數之間是拘留人員打掃清潔,發現無怠並沒有在室內動作,要了垃圾袋又去睡覺,難道所方不覺得奇怪,而該去巡視一下?可以認爲所方有玩忽職守之嫌。

再次,無怠的糖尿病,每天需服用鹿石所開處方的丸藥,即使在拘留所時,醫生也是認可的,怎麼,二月二十一日卻給無怠改爲針劑,說是注射「胰島素」針劑,怎麼不讓人懷疑是不是可能用了別的什麼針劑?也沒有任何人向家屬解釋爲了控制糖尿病,由丸藥改成「胰島素」,似應與原處方醫生通報後再改不遲。

無怠的狀態看上去很平靜,如以塑膠袋繫上鞋帶,肯定窒息氣悶,以人之求生的本能而論,會作掙扎,但他的遺容看上去很平靜,有些令人不可相信。

我們決定控告拘留所。

晤見了三位律師,最後決定一位,我們認爲所方在管理上應負一定責任,這位律師要我們先付五百美元,以後,開始運作,他開價兩萬美元。

律師費不貲。到目前爲止,我們已算不出有多少筆律師費要付,還有多少開銷等著我們,我還要遷往加州……總之,一切離了錢,寸步難行,我們十分困窘,因此,我們躊躇了。

律師告訴我們，即使我們告了所方，又勝訴，所方賠償我們的錢，不知要分多少年還淸，因爲威廉王子郡成人拘留所經濟境況非常拮据，因爲該郡在維州是個窮郡，我們全家想到一場官司不知又要打上三年五載，我們在精神上實在奉陪不起，同時，巨額的律師費又到哪裡去籌措？我們只好放棄了。

我們之所以想將事態查明，最主要的目的是講個公平合理。無怠的死，也應死個明白，人生一場，來有始，去有終。不論他一生做了什麼，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全家族都不淸楚是怎麼回事，只有「自殺」二字，就算將一個人的一生寫下句號了嗎？

更使人迷惑不解，像進了迷魂陣的是：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天，我收到施特恩律師的一封信，信的內容很簡單，大意是詢問我們是否還計劃再上訴，因爲上訴有效期到當年三月十七日截止，如果，我們上訴，他繼續承辦，但分文不取，如申請上訴，得以我的名義提出云云。

孩子們得知此事，急來和我商量，我們舉棋不定，十分躊躇，因爲再投入上訴，最沉重的打擊還是我們的情感。

無怠去世後，施特恩律師與美石電話聯絡了，他說：

「金先生的去世已經給你們全家族，特別給你們和金太太極大的悲痛，好不容易由於時間的過去，多少沖淡了悲傷，如果現在又將悲傷的事件重新提出，再去打一場不一定能取勝的戰，是不是值得，我想提請你們考慮……」

好，連律師對上訴是否取勝都無把握，也可以說他是言不由衷，應付差事，不然，也許另有他意，不便明言，還寫信來做什麼？

我們反復磋商後認爲：我們進行這一場戰役，得依靠律師來代言，而律師的態度已不言而喻，戰事未始，已無鬥志，豈能獲勝？再者，我們的當事人已不在人間，死無對證，我們縱有千張嘴，亦無意義，同時，我已來到加州，還得回維州去打這場官司，東西兩岸飛來飛去，加以食宿開支豈是眼下我們的經濟狀況可以實現的？一旦此事重新拉開序幕，又是媒體追逐之對象，那種咄咄逼人的攻擊，豈是我能招架得了？

施特恩律師抓住了我們的要害：不願重歸歷史的深淵、感情的煎熬。最後，我們決定放棄上訴。

我們並非已經全部接受事實，作爲家屬，我們有自己的角度來分析、判斷一切。有些疑問並未得到有說服力的解釋和澄清；有些問題未得公平合理的對待；有些問題並非一視同仁地依法處理；有些問題帶著因人而異的色彩，實際上，褻瀆了法律，幕後台前恐怕都有一本可以大書特書的故事……

也許，人生世事大概就如先哲所說的「不可太白，亦不可不白」吧！無怠的事，在涉及的有關方面和個人都有一本自己的帳，那麼就讓他們各自去分析吧！

作爲家屬，我們經過事態的演變和情感復歸平靜以後，幾乎無時無刻不繞縈心頭在回憶往事。我們抱著實事求是的觀點來做些歷史的言論，我們由於對他的所作所爲一無知曉，難於做出結論，我們亦非無原則地袒護他。

一個人一生，在其選擇的道路上，有著客觀的條件限制和影響，必然有得與失、好與壞、正確與錯誤、貪與捨……兩個對立又互相平衡的性格與作爲。「人孰能無過」與「人誰無惻隱之心」

都可能集於一人之身，人生如萬花筒，人的性格也是多稜鏡片，那麼，一切都容易解說了。

我們最終放棄了上訴。

經歷了幾個春秋，善後事件一起接一起地辦妥。雖然我們明知在一生中，都被這次事件的陰影所籠罩，但，我們很希望有間隙，讓我們稍微舒一口氣，因爲，在人生劇場上演的戲劇是無法落幕的，但是，每一幕之間，有片刻休息，正是我們身心最需要的。

我們太累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四日。

我匆匆結束了必須在維州辦理的事務，打點行囊，告別了曾經帶給我歡樂和痛苦、創傷的維州，因爲我既付不起昂貴的房租，更受不了觸景傷情的環境。但是，我無力僱請搬家公司來將我僅有的一些物件運往加州，幸好我的兩個孩子前來援手，我們租來一輛「運貨拖車」，由大兒駕駛，我們母子三人自東岸駛了六天，星月兼程，越過河流山川，走完了三千英里抵達了加州。沿途雖然冬季風光仍旖旎無比，賞心悅目，美國眞是美景萬千，但，我們無心觀賞。

記得二十年前，無怠和我離開聖塔羅莎，滿懷凌雲壯志，又是二人輪流駕駛載著簡單行囊，急奔維州履新。那時，何等心情！如今，眞是「一重山、兩重山」，「載不動許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了。

我住進了我的共有公寓，雖然，方圓小小，但是，我可以一切從新開始。居室陽台外，遠處有青山，一片寬闊景象，令人舒展。我與無怠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們近在咫尺，可以享受親情的撫慰，無怠長眠的奧塔瑪哈墓園隔橋相望，也依偎在身旁。

我將在身心恢復後，重建自己的家園，開始新的生活。

美麗的加州接納了我。

美麗充滿勃勃生機的加州！我將永遠在你的懷抱裡治療我的創傷，迎接美好的未來。

最後的回聲

我的故事到這裡可以結束了。

我的一生在大千世界裡不足爲道，可是，我的一生中，將近三十餘年和一個「間諜」有了不解之緣，給我的此生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三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滴水，對一個人而言，三十年佔去了她生命中最寶貴的時光，而這三十年歷盡了酸甜苦辣，許多傷痕終生難以磨滅。有時，爲了使自己，使自己的餘年稍微過得輕鬆一些，我把歷史割斷。可是，很難辦到，我再也沒有回過維州，但是，那些年月留給我的苦痛，總會在不知不覺中出現。

八年了，我由感情的漩渦漸漸脫身出來，我將往事歸咎於命運；我自孩提時代起，就走上一條不平坦的道路：戰爭、輟學、工作、婚姻破裂、再婚、最後的這場意外打擊……都是命運的捉弄，我相信一個人是命運所主宰。

我敘述自己的故事，並無他圖，只是告知讀者，在這一段歷史過程中，有這麼一個故事而已。只要有相對的國家，特別是敵對的國家，都會有「間諜」這個職業，不論從小說、戲劇、電影裡，「間諜」的故事也不少。情節大都相當神秘、離奇和緊張，扣住了讀者觀衆的心弦。對「間諜」的評價而言，只有兩種：一是英雄，一是叛徒。

我也曾被這些小說和電影吸引過，也還想過：說不定有個「間諜」擦身而過而不知覺；也許在什麼場合恰好有個「間諜」正在作案，外界視而無睹，「間諜」就那麼離奇神秘。

再怎麼想，也是命運捉弄著我，正如俗語說：「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我和一個「間諜」竟朝夕相處了廿四年，一無知曉。睡在身邊的「老虎」，也沒有絲毫警覺，說起來誰也不相信，而且，到他離開人世，什麼事都不說。

永遠難解的謎

我所知道的只是從報章、刊物、電視和法庭上看到和聽到的。我曾千方百計、兜圈子問過幾次，也沒有透出一點口風，有人說，這種行業都是「獨行俠」。

我不知道是他高明，還是我麻木不仁，其次，他操此行業爲了什麼目的呢？衆所週知，這行業充滿了危險性的，他以生命爲代價，從事這行業，到底是由於信仰或金錢？

可以說他對中國大陸相當了解，對中共的倒行逆施，違反人權準則，封建專制，不無憤怒和怨懟，爲什麼還爲之賣命？他的行爲不啻是助紂爲虐，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如果說爲了金錢，難怪人們都不相信，他的收入區區十萬美元，有什麼利可圖？

他曾在被捕後表示他爲的是促進美中邦交，幫助中國走上民主化，使中國更加開放，中國老百姓生活好些。可是，如控方所揭露的，他爲中共服務已有三十餘年，那麼，那些時期的中國，談不上民主化，他的服務目的是爲了什麼？

居住美國多年，目睹了美國的民主自由、科技發達、法律健全，是世界的強國，他熱愛美國，

而美國不僅對他，也對他的家族情深義重，其本人已宣誓歸化爲美國公民，無條件遵守美國公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他在政府部門服務，知道工作紀律和規定，他卻爲中共服務，竟直接違背了一個公民和公職人員應遵守的規定，形成監守自盜的行徑，冒天下之大不韙，甚至賠上自己一條命，成爲美國的叛徒，他肯定明白這個道理，爲什麼還要這樣做呢？

無怠是一個深沉、細緻、聰明的人，一個有知識、有閱歷的人、能辨是非好歹的人，他一定揣度衡量對比，才一心一意一條路走到底的。

他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專職人員嗎？當然，我們不了解中共怎樣訓練「間諜」的。一般常識告訴我們：幹這行業者，不露珠絲馬跡，也不留下破綻，讓人窺到自己的行跡的。可是，令人費解的是無怠留有相當完整的日記和筆記，一切資料整理得有條不紊（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展示給讀者），來往信件從不銷毀。他很像一個忠於職守的資料員，而不像一個手腳乾淨俐落的諜報人員。

第一次到北京去，竟然帶回下榻飯店的鑰匙，並且還和那裡的人留了影？和小說與銀幕上的間諜有天淵之別，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也令人費解。

是他疏忽大意，還是低估了現實？要不他就是一個十分蹩腳的演員。

我曾問過無怠：跟我結婚是爲了掩護他的行爲？賭博、找情婦、做貸款經紀都是爲了掩護？他沒有正面回答。

無怠是個如謎一般的人物，他的案件也是一個謎團。

但是，作爲一個與他共同生活了近三十年的人，將他作爲一個客觀的人物來看待，我在不太可

能了解更深層的情況下，將他的生活的一個層面的故事奉獻給讀者。

了解他的故事發生的歷史背景，因爲他多少是個歷史人物，他所生長的時空，那一段歷史過程是苦難的中國人經歷最坎坷的現代史：

了解一個由中西文化薰陶、教育成長，在兩個國度生存的知識分子的歷程，一個特殊的人物的歷程：

了解一個被稱爲首次捕獲的中共間諜的故事。

作爲社會萬花筒中的一個顆粒，可以看到社會的縮影中的許多畫面，從那畫片上的人物的表演，多少得到一些生活知識。

也提供給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作家、社會人士一些破碎的資料，對曾經在八年前成爲新聞話題的一個案件，作了另一個側面的補充。

但是，我他願借此機會，請讀者諒解一個家屬難免有感情色彩的浸染，一時片面的袒護，是非莫辨的混沌，好在見仁見智，在一個有民主、自由，特別有言論出版自由的國度裡，可以暢所欲言，就是最珍貴、最幸福的事。

我的故事結束了。

我說出了自己的歡樂、痛苦、無奈、悲傷、失望，甚至曾經企圖也走絕路的複雜心曲，好像有人分擔了我的一切情緒，使我決心以歡快的心情走完人生的旅程，也許，我還將金無怠遺留給我的文件資料、編輯成書，再奉獻給讀者，作研究的資料。

金無怠的事件是一個謎團，金無怠也是一個謎一般的人。

請對他，或對此案件有興趣的人士去研究他。如果，有了謎底，請告訴我。

最後，作爲與丈夫朝夕相處、同甘共苦的三十年的妻子，請允許我以我時常吟哦的一首宋代名家蘇軾悼念妻子王氏的名詞「江城子」，作爲本書的結束：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一九九四年周謹予寫於加州）

註一：糠末撒瑞(Commissay)

註二：圍車（送刊物的推車）

金無怠小傳

周謹予

金無怠英文名LARRY，祖上姓愛新覺羅，是滿族入主北京的淸朝創建者努爾哈赤(淸太祖)的后裔。康熙年間，祖輩曾誥封爲武功將軍，駐防粵海，編爲漢軍正黃旗，后封爲正紅旗(漢語：愛新的意思即「金」字，覺羅即是「姓」)。朝廷敕命到兩廣爲官，舉家南遷，在廣東南海落戶，故爲廣東南海人。

父金國寶，留學法國，學成回國，任當時由法國人創亦的平漢鐵路局(由北平到漢口)處長職。元配陳氏，育長兄無病。生母楊氏爲側室，育長女孔章，子無忘，無怠，無驕。無怠排行第三，生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金無怠一九四九年在上海與仇女士結婚，育有一女二子。長女美石，長子巨石，次子鹿石。兩子皆爲醫生。一九五九年與仇女士離婚。一九六〇年結識在沖繩島聯合國軍之聲電台VUNC播音員周謹予女士，於一九六三年在美國舊金山結婚，無子女。

無怠的小學在北平西山碧雲寺完成，中學進北平東城大同中學，畢業後因考燕京大學落第，曾進輔仁大學讀一年，再投考燕京大學，進入了新聞系。學校遷四川後，隻身赴四川成都，繼續學業，但兩年後綴學。抗戰勝利後，再回到北平燕京大學，完成學業。

他在成都讀完兩年大學課程時，英國軍事代表團招聘翻譯人員，投考被錄取，派到廣東。一年後抗戰勝利，考取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所屬福建廣播電台，任國語播音員。

一九四七年他在上海考進聯合國救濟總署。一九四八年考進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一九四九年隨美國總領事館轉往香港。

一九五一年他被派到韓國，擔任戰俘營翻譯官一年。一九五二年由韓國返香港，路經日本東京，考取在沖繩島屬於美國國務院的「外國廣播情報服務局」英文簡稱FBIS開始在沖繩島分局服務。

一九六一年他由沖繩島分局調到美國加州Santa Rosa分局。一九六九年分局結束，調到華府總局，一九八一年退休。

退休後，他參加社區工作，最主要的是爲燕京大學復校事奔走。同時友人相邀參加爲國際借款事務效勞。

幼年時，正室生的長兄隨父母住城裡。側室生的四姐弟，住在北平郊外的香山別墅，由佣人照顧，接近大自然，酷愛大自然。

由於是生母的第二子，上有姐兄，下有弟、得不到寵愛，鬱鬱寡歡中成長，他全心全意埋首在書中，背詩文、背英文字典，在書中尋找樂趣及安慰。爲了要爭取寵愛，他在功課上表現優異，在家中是位出衆的人材。

讀大學時，爲了把握學習時間，他課外活動全不參加，包括交女友，他認爲對他來說，這些都「太奢侈」了，他只能專心學業。他能唱男低音，又能唱男高音，於是「團契」約請他參加，在歌唱方面又表現了他的特長。滿腦中只想好好把握時間，在難得的有名的學府裡完成學業。

父母(正室)去世後，他是家中的支柱，要撫養老母，又要照顧兄姐弟，毫無怨言的挑起了這付

重擔，還要幫助幼弟讀燕京大學。

一九五二年到沖繩工作，因中英文根基好，加上腦筋靈活，在工作上是得心應手。工作的性質是收聽北京中央廣播電台播報的新聞，把新聞內容摘要，用英文在打字機上記下後，交給編輯看，編輯認爲有價值的，用筆記下，交還給他，他將收聽時的錄音內容，馬上翻譯成英文，電送華府總局，作爲資料。翻譯的快、意明字簡、深深得到編輯以及局長的賞識。每逢特別節日，或北京中央台有特別廣播時，特令他加班。退休後，總局每年招待各局局長會議的晚會上，他是座上客。

一九六三年派到美國加州Santa Rosa分局工作，也是同樣性質的工作。他在燕京大學讀的是新聞系，有新聞眼光。當北京中央電台報新聞時，插播預報幾分鐘後有特別消息，他馬上提高警覺，通知局方，局方馬上聯絡華府，各線路都暫停，專等中共的新聞 。當北京中央台新聞報完，他也譯好，專線送到華府。第一號資料。華府總局曾兩次頒發獎狀，以資鼓勵。同時英國ＢＢＣ電台也發一項獎狀。他被認爲是位天才。Santa Rosa電台收聽不理想，總局決定結束收聽站。工作人員調到華府總局。工作者必需是公民。金無怠半年後才能取得公民身份。此時他投考聯合國中文組被錄取。同時Santa Rosa局長情商，希望他仍留在原工作。總局決定Santa Rosa分局可留局長及工程師兩人，等金無怠拿到公民身份，調總局工作時再結束。金無怠在ＦＢＩＳ已服務了十七年，總部又如此器重，乃放棄了考取的聯合國工作，於一九六九年到華府總局工作。對工作他非常投入，一絲不苟得到各方好評。

一九七八年總部計劃在南韓釜山設立收聽站，派金無怠到南韓招考收聽人員，並加以訓練。一九七九年完成任務，回美國前，派到沖繩島視察一週。新同事們得知他們考試試卷的原作者到了，

都以欽佩、羨慕態度迎接。

一九八一年退休，總局介紹他到荷蘭海牙政府工作，荷蘭方面邀請他到海牙參觀一週同時談工作細節。他到荷蘭後了解當地稅收太重，辭謝了這份工作。回美後仍爲世界銀行作翻譯工作，參加華府社區活動，更爲燕京大學復校事奔走。

金無怠雖爲皇族後裔，但卻是書香門第，他博學多才，在學校時苦讀英文，曾學過速記，翻譯時看原稿就可以用打字機打出一篇順暢流利的譯文章。看電視邊看邊練習口譯。只要認爲有學習的必要，他就專心去學，總會成功。

金無怠生長在中國傳統極濃的皇族後裔家庭中，成長時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性格，成爲基督徒，還曾經有過做牧師的念頭。他爲人深沉、內向、敏銳、多思，對工作投入，盡心負責，一絲不苟。生活上易于滿足，煙酒不沾，自奉甚薄，相當節儉，對人卻週到，對手足親友能慷慨解囊。但有時也放浪形骸，及時行樂。他血型是AB型，顯得有雙重性格。

他多才多藝，能鋼琴、揚琴、口琴，愛唱歌、跳舞、游泳、打排球。爲人幽默、詼諧，對事情跟常人常有不同的看法，卻不與人爭辯，只是以微笑或沈默代替回答，使人莫測高深。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突然被拘留，控以中共間諜罪名。八六年二月七日，庭訊宣佈罪名成立，定三月四日宣判。二月二十一日，他被宣佈自殺于拘留所中，得年六十三歲。

後記

先夫金無忌逝世已十二年三個月了，雖然可以說他已「蓋棺論定」，但是在我的心中，除了他的死因是個謎外，午夜夢迴，內心悲痛，常是傷感不已，更使我難忘這個謎。報章雜誌的許多關於他的文章，使我讀後感到有責任把我所知道的忠實的寫出來，留一點痕跡，也許可以有助于解開這個謎。

一九九四年承加州羅省的國際日報記者劉玲小姐的介紹，我寫的這些文字得該報副刊連載了十個月，並由副刊主編董桂因小姐，以她的文才和生花之筆潤色，使它生色不少。

陸鏗先生的指導以及陸夫人崔蓉芝女士熱心的策劃，羅孚先生的協助，才能使此書出版。特別在此向熱心愛護我的朋友們，致上真誠的謝意。

本書即將出版之際，驚聞劉玲小姐已於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逝世。英才天忌，英年早逝，謹以無限悲傷的心情，懷念這位真摯的朋友。

周謹予　美國加州菲里蒙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的丈夫金無怠之死／周謹予　著. --初版. --
臺北縣永和市：東皇文化，1998〔民87〕
面：　公分
ISBN 957-8529-05-8（平裝）

1. 金無怠--傳記　2. 間諜--中國大陸

599.72　87011883

我的丈夫金無怠之死

著者
周謹予
發行人
洪美珍
發行所
東皇文化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永和市民權路1巷32號
電話：02-29471985・29466587
傳眞：02-29426564
劃撥：10536230洪美珍帳戶
印刷所
嘉良印刷實業公司
定價：新台幣400元
中華民國87年9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849號